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前言

□ 张迪杰

世界人民的金典

毛泽东，伟人，领袖，统帅。

毛泽东著作，结晶，真理，金典。

毛泽东思想，旗帜，支柱，财富。

《毛泽东全集》，收录了史上最全的毛泽东著作，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的沧桑激昂。这是一部诠释毛泽东的百科全书，是蔚为壮观的人类理论奇迹，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丰厚的指导和推动世界人民革命、和平和发展的金典。

《毛泽东全集》在全球的公开出版发行，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盛事。她将使你全方位地认识这位东方伟人和他所开创的东方大国的真情实貌，她将成为世界人民为本民族乃至全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食粮。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诗词家和书法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具有过人的智慧，非凡的远见卓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善于驾驭历史进程的雄才大略。他是人民最忠诚的儿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浓

缩和集中体现，人民占据了他人生轨迹和情感世界的全部。人民也在自己的心底里，永远印记着毛泽东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他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百大人物，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一面鲜艳的旗帜，深刻而长远地改变着中国，影响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毛泽东的名字和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他的最伟大功绩是在领导党和人民的英勇奋斗中，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和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世界普遍性的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共正确的思想路线。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自中共七大以来始终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培育了中共一代又一代领导干部，教育、启迪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成为主持国际正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旗帜，赢得了全球不同肤色的人们的认同、信服和赞誉。他的名字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常用词，他的著作被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大为逊色。他在人们心中，比丘吉尔、戴高乐等更有魅力。他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物化载体，它凝聚着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精华，根植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土壤，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为世界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财富。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著作，既有十足的中国传统哲学风格，又有用中国现代革命实践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气派；以《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代表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既包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

想，又体现出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才能；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代表的毛泽东政治著作，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立了独具一格的国体和政体学说；以《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毛泽东社会主义论著，彰显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远见卓识，闪耀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科学总结和创新。毛泽东著作中的其他篇章，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教育、文化、政策、策略、法律、伦理、文学、艺术诸方面的重要思想，无不饱藏着毛泽东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活的灵魂。毛泽东的古体诗词，气派雄浑，寓意深远，使人心潮澎湃，力量倍增；毛泽东的白话文体，更是新人面目，奔放流畅，是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字珍宝；毛泽东的书信电文，阐述了他志存高远的人生追求，呕心沥血的革命履历，情真意切的革命家风范。

对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中，特别需要我们深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单靠目前已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集等已不能满足需求，出版《毛泽东全集》已成为顺应历史的全新期待。关于出版全集，我们先把视线移到国外。

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在前苏联出版发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尤其是第三世界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人民，普遍崇拜毛泽东，纷纷成立机构大量出版和广泛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有的建造了用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标志性建筑，有的还成立了活学活用

毛泽东著作的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形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空前团结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局面。就是在意识形态不同的发达国家，也大量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兴起了“毛泽东热”，先后出版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著作，并十分畅销。特别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热”在日本再次兴起，先后成立了毛泽东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等组织。这期间以著名学者竹内实为代表的毛泽东著作研究者，编辑出版了具有全集性质的《毛泽东集·补集》20卷，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文献资料最全的版本，在全世界影响极大。我国学者也纷纷抢购该书，致使该书价格暴涨，最后脱销。

在西方最早介绍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于1928年出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朱毛会师湘赣边区等情况。1946年6月，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记者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后，迅速再版20多次，被译成15种文字，发行100多万册，该书和毛泽东的名字再次红遍了全世界。美国史迪威将军赞扬“斯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的书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斯诺因此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三次接见，被罗斯福称为“中国通”，美国也因此改变了对华政策。自此，全世界的“毛泽东热”持续升温，有关毛泽东的书成为各大藏馆的新宠，特别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23卷《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被西方学者评价为“全新的、准确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材料”，是目前世界上卷帙最多的也具有全集性质的毛泽东著作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出版，使得世界人民学习、研究和应用毛

泽东著作的形势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势不可挡的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有关组织和著名学者，都不惜重金和时间来收集、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性质的著作，其远见卓识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毛泽东出生的国家和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我们作为身受毛泽东福泽和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新生代，责无旁贷地应把这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事扎实做好。

值得欣慰的是，我和同志们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坚信不疑，在36年收集、研究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20余年编辑，终于编出这套52卷本的《毛泽东全集》。她与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著作集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全面系统。自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我就下决心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从那时起我用36年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收集毛泽东著作中，坚持东找西淘、不惧辛劳，节衣缩食、珍藏国宝的精神，先后从我国各地以及美国、日本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约有七、八吨重，仅藏书目录就达38万余字。先后被有关组织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和“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称号。这些丰厚珍藏，为编辑全集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可靠的资料保障。在20余年的编辑中，无论是文章、书信、电报，还是诗词、书法、图片等，自毛泽东1893年出生以来所能找到的最早一篇文章，即1901年的杂言诗《迎春》，到1976年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电文，即《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共计10862篇著作2015万字，完全按时间顺序完整地编排成卷，使读者能方便地以时间为序查找资料，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著作，在

新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

二是图文并茂。毛泽东写文章历来反对空话套话和八股式的臭长文章，他的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透，注重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最能使人受到启迪和鼓舞，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在编辑中仍深感毕竟是几十卷的巨著，加之读者对历史背景了解不多，容易使读者对全集望而却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真考察了世界上各种全集的编辑情况，认为只有在编辑中实现全新的突破，切实增强全集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才能使读者喜读易记。为此，同志们以人不爱书不死心的惊人毅力，经过无数次的试编和比较，最后决定只有集文章、书信、电报、诗词、题词、题字、批注、书法、图片九位一体，图文并茂，才能出彩出果。特别是编辑的3000余幅书法作品，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编辑的7300余幅照片、油画、国画等，具有原始性、资料性和鲜活性，容易使读者的视觉和思维在九位一体中，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原始场景的感染，从而转化成自觉不懈地学习、研究、应用和创新的动力。

三是原汁原味。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尊重事实，客观公正，既不把毛泽东神化，搞“一句顶一万句”，把没有依据和出处的一句话、一段话甚至成篇的文章、诗词等硬编进全集，搞所谓的最多最全；也不把毛泽东当作一般的常人，他是人民领袖，是大著作家，他的著作和读者数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一，他的著作和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全国上下普遍公认而又心悦诚服高举的伟大旗帜，是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编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摒弃个人和他人的好恶，切实做到客观公正，实事

求是，不带任何私利和偏见，不受任何影响和束缚。在编辑中，除对原文个别的标点、字和极个别的词、句做了改正之外，我们完全按照作者的原著进行编辑，让全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具有真实的历史文献价值。

四是严谨扎实。编辑《毛泽东全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是一项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缺、福祉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来不得半点的虚荣、浮漂和马虎。哪怕是一个地名、一个事件、一个数字，甚至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标点，都要一丝不苟地将其搞准，尤其是涉及篇目多，引经据典多，有的文章历史久远，又写于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虽然参与编辑的同志都学过中国革命史，又具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但真正进入实际工作后，普遍感到知识匮乏，障碍重重。在20余年的编辑中，大家坚持在编中学，在学中编；互请教，勤研究；高标准，严要求；经常为弄清一个问题，查阅大量资料，有时会耽误几小时甚至是几天、几十天，有的曾因此累病，三番五次住院；有的曾因此耽误了家事，受到家人的误解。但同志们没有一个抱怨、厌烦和瞎编，始终不渝地抱着对党、国家和读者，特别是对历史极端负责的态度，不分春夏秋冬、节假日和白天黑夜，始终坚持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地耕耘，才铸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有极个别的文献这次没有被编入全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从中外全集编辑的情况看，所有全集只能是相对的全而不是绝对的全，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逐渐解密的文稿和新收集的著作，利用不断再版的机会逐渐编入全集，使全集逐步完备的。编辑《毛泽东全集》是一项宏大浩繁的工程，虽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还有诸

多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当您身静心清地翻开这部全集时，您会亲历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伟大领袖的过程，您会领略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凝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的艰辛，您会感悟在未来的征途中学习、研究、传承、应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从而发自内心地感叹：不懂毛泽东，不能做大事。进而对这部全集倍感亲切，爱不释手，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其精神实质。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毛泽东全集》在全世界的公开出版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将对世界人民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产生新的巨大的促进，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张迪杰

世界名著中的瑰宝

在浩瀚的世界经典名著中，出版发行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实际效果最好的毛泽东著作，凝聚着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精华，根植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土壤，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确切地展现了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全世界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丰功伟绩。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是影响和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旗帜，是世界经典文献中永放光芒的瑰宝。

当我们经过36年收集、研究、整理资料和20余年编辑，把这部52卷的《毛泽东全集》在全世界公开出版发行的时候，特精选50多位世界著名领袖和大家，对毛泽东著作和其本人及思想的高度赞誉作为序言，让他们引领读者走进毛泽东精神世界的神圣殿堂。

毛泽东著作具有时久更强的科学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

泽东个人出色的战略眼光，让那个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一百年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和军事家。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将永远影响世界。

——美国著名学者斯图特·R·施拉姆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军委原主席邓小平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的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原书记陈云

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的各种指导和指示，他的讲话和著作，他在政治、哲学、历史、军事、策略和战略等方面的所有学说，是我们和世界一切真正革命者在斗争中得到革命认识和正确方向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奥地利马列主义党中央委员会
前第一书记施特罗伯尔

您（毛泽东）的著作，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时间越久越

能显现出它的魅力。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世界上深受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列农

毛主席由于对人类变革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毛的理论是不过时的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武器，将会不断取得成果。当我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有幸认识毛泽东时，我重申了我说过的话，他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我一向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中国在一个世纪里受到十一个国家的剥削，这些国家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使中国屈服，到处都是卖淫和吸毒，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使中国得到了解放。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是有朝气的、乐观和勤劳的人民，这个国家已经繁荣昌盛起来，而它的人口占人类的四分之一。

——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毛是本世纪历史上的伟大主角之一，他领导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面貌，中国是差不多像一个大洲的大国，有着极其古老的文明。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最广泛运动的决定性人物，他代表着当代最大的变革之一，他为我们现在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为开辟人类历史新阶段作出了贡献。正是因

为这一原因，我们感到毛和毛主义在当代历史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是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些变化是同中国的特殊情况密切相连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的经验为国际工人运动、为别国人民开辟了进行对照和借鉴的新天地。毛的建议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国界之内的，影响了别国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影响了广大青年的方向，培育了新的理想和意识。

——意大利众议院前议长英格拉奥

在那些丰富了整个世界的人中，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我要强调指出，他的事业、理论、行动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不是仅限于中国人民或限于亚洲。我们的一切见闻都向我们证明，全世界千百万人都承认毛主席和他的非凡的一生，他的丰功伟绩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为未来敞开了大门，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觉悟过来，拒绝继续当奴隶，以便使他们的才智和志愿得以发挥。他为争取一个我们大家都得到和平和幸福的世界进行了工作。

毛泽东建立的红军打击了日本，是毛开创了这种人民战争，每一个男人、妇女、孩子都有觉悟，自觉地动员起来打击敌人。在这些年中，他写作、工作，起草了令人钦佩的文件。今天，世界上一切军事学校，到处都在学习这些文件。他也写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他写下了这种非凡的观点、这种阐明一切革命问题的世界观。组成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著作后来把革命引导到胜利了。

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

象征。

——英籍著名华人作家韩素英

毛泽东著作是“世界经典中的精华”

毛泽东通过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具有不仅给中国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光辉的拥有超人天赋的人物。毛是国际性人物。他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经典中的精华。我仍然确信，中国依据毛的著作，将进步得更快，因为他为中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写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实行了很多东西。正是由于毛，正是由于毛的努力，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我们希望为了人们的福利，社会主义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世界也由于他的忠告而不断进步。

——毛里求斯前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

我整个一生都是崇拜毛泽东的。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我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这些话语，我都熟知是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并能将其用到我们的国家，因而我们不断取得胜利。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力争早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列宁。他在各个领域中都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并坚决维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当前世界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

同志们，当列宁逝世的时候，工人们加强了对列宁主义的掌握，并且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赢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现在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与世长辞了，我们感到最深切的悲痛，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珍贵的和强大的武器。让我们在建设瑞典共产党的斗争中，在建设瑞典的社会主义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努力掌握它。

——瑞典共产党前主席罗·彼得松

毛泽东的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推翻外国的统治，克服内部分裂，依靠自力更生，坚持继续不断的革命变革。就连不赞成他的社会观点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生是一位历史的伟人的一生。中华民族失去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和政治家，但即使他逝世后，他的著作也会使他永生。

——荷兰前外长斯图尔

我编《毛泽东集·补集》20卷后深感，毛泽东著作，是开启世界美好未来的钥匙。

——日本著名毛泽东著作研究专家竹内实

任何语言确实都不足以描绘出毛泽东同志的雄伟形象。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

业绩震撼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这些业绩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社会主义，而且鼓舞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沿着为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前进。今后也将继续是这样。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比任何纪念物都更加珍贵。这份遗产就是献身于革命和用革命鼓舞（人民）的榜样，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方面。

——澳大利亚共产党前主席希尔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此，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崭新的局面，使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朱德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

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军委原主席邓小平

展望将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国外敌对势力，正在疯狂地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妄图把它搞臭。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有人说，改革就是“非马列化”“非毛化”；坚持马列，就是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这话不是无知、误解，就是一种挑拨。我们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的。延安时期确定毛泽东思想，是经过政治局多次会议讨论过的。最初有的同志提议用“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后来说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叫毛泽东思想，在杨家岭那个小楼上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同意了。

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现在，

世界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各种各样的思潮面前，就会无所适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各族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曾经到西方找武器，这个思想、那个主义，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最后，我们用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选择和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

——中共中央原常委、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
中央军委原主席胡锦涛

毛泽东是一位“人类的领袖”

毛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国家，他以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引导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在对已离开我们的这位人物默哀致敬时只能说，他已把他在中国人民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思想传播给所有国家，传播给各族人民，不管他

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管他们的种族如何。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在生前已经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无私地献身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事业的一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毛泽东主席始终是一位革命家。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就显示了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的品质。甚至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就立志投身于中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事业。毛泽东主席当过工人、教师，他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是哲学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在从事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时，他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

——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毛泽东是20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R·特里尔

毛泽东是一位改变世界面貌的人物。毛通过他的活动和追随他的那些人（周恩来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的活动使中国再生，并使中国恢复了她正常的本来面貌——世界大帝国之一。

——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

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使得好几十年来和好几世纪来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国家实现了统一，在他的组织下，他确实结束了一种周期性的饥饿和水灾。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

伟大的领袖。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等，但是，他的国家是一个曾经陷于混乱的而且被进行了数十年的内战搞得四分五裂的有七亿到九亿人口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世界领袖。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都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毛泽东是世界“巨人中的巨人”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甚至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

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不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H·哈特

毛泽东是我们世纪的伟人。他把现代马列主义理论巧妙地应用于一个半封建的农民国家。毛在过去四十年中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毛显示出是一名战士，一位有实践经验的人。毛有能力彻底确立诞生于马列主义的但得到丰富的和适合于亚洲现实的中国新哲学。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应用了一个五十年前似乎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不可能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所接受的理论。

——墨西哥前驻中国大使欧亨尼奥·安吉亚诺

他（毛泽东）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中毁灭了自己。"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他的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

毛泽东是世界“革命家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此基础上领导党、军队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朝鲜劳动党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前主席、朝鲜国防委员会前委员长金日成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中共中央原主席、国务院原总理、
中央军委原主席华国锋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不朽的业绩就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把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坚定原则性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信任，并使她成为他们斗争中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斗争，为各国共产党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曾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中国，今天已经变成伟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革命的堡垒，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热爱和支持，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和同情。这就光辉地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

——德国共产党前主席奥斯特

毛泽东是“举世无双的政治家”

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不论我们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也不论人们是否赞同中国制度的思想，我们只能对善于使中国人民得到应有的尊严的这位举世无双的政治家的功绩表示敬意。

——卢森堡前首相加·托恩

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方面，只有很少数几个人起过像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起的那样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位实行家和哲学家，他在统一中国的革命中，既提供了实际的领导，又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柱。他经常关心的是亿万中国人民的福利，把提高他们的生活看作自己的责任。

他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是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历史将说，以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的红书里的思想为的是使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心情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农生产，因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此。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朴康健、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这主要是由于他虽然以马列主义作为革命建国的理论动力，但他一生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的主义逐步变成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理论实践的光辉体系。

毛主席对中国以外大部分的人类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类史上很少有像毛主席这样兼通理论实践而又高瞻远瞩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毛主席从二十年代直到目前，在整整半个世纪之中，不断地融会贯通理论与实践，而且自解放以来更着眼于占世界大部分人口和资源的第三世界的现在和将来。毛主席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必会随着第三世界的继续解放和进步而日益崇高。

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炳棣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主席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越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国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

毛泽东主席从发动民族解放斗争、长征直至逝世，为把中国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民逐步获得幸福和社会正义而一直坚定、顽强地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不想回顾由于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的英明远见和坚韧不拔精神，革命中国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所写下的光辉篇章，我们只想提及坚定的中国人民经过令人钦佩的不懈努力，不久前在外交上获得的胜利，我们指的是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尽管遭到帝国主义的否认，但是毛泽东的伟大人民中国的威望日益提高，从而使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为了承认旨在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并有利于刚果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年轻国家，巩固独立的积极对外政策的功绩。毛泽东的中国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的和正在继续提供的真诚、有效和无私的援助表明，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在非洲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昨天还有不少非洲国家因为受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毒害而产生错觉，一想到“黄祸”就发抖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于一国人民和一位伟人的积极外交，中国人民已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真诚朋友。

毛泽东主席永远是革命的不朽形象和象征。

——刚果前总统恩古瓦比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粉碎第三次“围剿”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抗日战争，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二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彭德怀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
中央军委原主席江泽民

毛主席留下的思想和业绩，对今后的中国来说，肯定成为支撑它的基础，是一盏伟大的指路明灯。

——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统帅”

看来他（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中国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苏共中央前总书记、苏联前最高军事统帅斯大林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

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国家原主席刘少奇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国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已经在政治、思想、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开创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最强大武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国务院原总理周恩来

兴旺的中国是毛泽东“永久的纪念碑”

他（毛泽东）漫长的一生和壮丽的事业记录了许多方面的独特成就。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由于他的指引，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开始起重大的作用。兴旺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

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不仅具有战士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和正直的品德，而且具有一位政治领袖的勇气和智慧。他成功地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卓越的胜利，使中华民族重新赢得了在世界上的应有的地位。毛泽东主席的名字将永载史册，同许多无法想象的伟大事业的实现连在一起。如：不畏路途遥远、天气恶劣和天然障碍而进行的横越中国的长征，把广大中国人民从贫困、饥饿和社会弊端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建设一个走向努力工作、进步和正义的新中国社会。毛泽东主席恢复了中国保持自己本色的意识，正如几千年文明所培育出来的那样，也正如当今时代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毛泽东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民族依靠纪律、劳动和民族禀赋而消除了不发达状况的范例，并以此而载入史册。

——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对于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主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性革命的开拓者，是领路人，是伟大的孜孜不倦的舵手，是他使中国有了今天。

——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

作为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生活的中国革命之父，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人类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巴基斯坦前总统乔德里

杰出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争取现代中国的自由、独立、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几十年来一直领导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杰出的领袖。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

目　录

凡例……1
世界人民的金典（前言）……张迪杰 5
世界名著中的瑰宝（序言）……张迪杰 13
杂言诗·迎春……3
（1901年）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一）……11
（1902年）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二）……15
（1903年）
五言诗·井赞……19
（1906年）
五古·咏指甲花……23
（1907年）
杂言诗·耕田乐……25
（1907年）
七绝·呈父亲……31
（1910年）
七绝·咏蛙……34
（1910年）
和东山小学堂先生应对联……35
（1910年）

和萧三应对联 ……37
（1910年秋）
和萧三的谈话 ……38
（1910年）
看报谈话 ……39
（1910年）
商鞅徙木立信论 ……43
（1912年6月）
五言诗·登高泛海* ……49
（1913年10月）
讲堂录 ……50
（1913年10月至12月）
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 ……109
（1914年）
给文咏昌的信……113
（1915年2月24日）
杨昌济记毛泽东的谈话……115
（1915年4月5日）
悼友人易咏畦……116
（1915年5月）
五古·挽易昌陶 ……117
（1915年5月）
给湘生的信……121
（1915年6月25日）
《明耻篇》题志 ……125
（1915年夏）

给友人的信……129
（1915年7月）
给萧子升的信……132
（1915年8月3日）
给萧子升的信……134
（1915年8月）
给萧子升的信……137
（1915年9月6日）
给萧子升的信……143
（1915年9月27日）
征友启事……145
（1915年9月）
给黎锦熙的信……146
（1915年11月9日）
给萧子升的信……149
（1915年冬）
五律·登云麓宫联句 ……151
（1915年）
杂言诗·游泳启事 ……153
（1915年）
治学联……154
（1915年）
贺廖廷璇、皮述莲同学新婚联……155
（1915年）
赠毛泽建联……156
（1915年）

给萧子升的信……159
（1916年1月28日）
给萧子升的信……160
（1916年2月19日）
给萧子升的信……161
（1916年2月29日）
挽吴竹圃联……162
(1916年5月)
给萧子升的信……163
（1916年6月24日）
给萧子升的信……164
（1916年6月26日）
给萧子升的信……166
（1916年7月18日）
给萧子升的信……171
（1916年7月25日）
给黎锦熙的信……179
（1916年12月9日）
怎样看待别人……182
（1916年）
给白浪滔天的信……187
（1917年春）
体育之研究……188
（1917年4月1日）
赠王熙联……203
（1917年夏）

《一切入一》序 ……205
（1917年夏）
和夏默安应对联……209
（1917年夏）
给黎锦熙的信……210
(1917年8月23日)
国文教授案……218
（1917年9月）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220
（1917年9月）
夜学招学广告……223
（1917年10月30日）
夜学日志首卷……227
（1917年11月）
七律·游学即景 ……240
（1917年）
七绝·赠刘翰林联句 ……241
（1917年）
五言诗·玉潭即景联句 ……242
（1917年）
四言诗·露宿 ……243
（1917年）
四言诗·题安化北宝塔壁 ……244
（1917年）
七古·游泳 ……245
（1917年）

五律·赠周世钊 ……247
（1917年）
四言诗·奋斗 ……248
（1917年）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病故同学追悼会联……249
（1917年）
挽某同学联……250
（1917年）
心之力……251
（1917年）
《伦理学原理》批注 ……256
（1917年至1918年）
夜学招学广告……413
（1918年3月2日）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415
（1918年4月）
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418
（1918年5月29日）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礼堂联……425
（1918年）
给罗学瓒的信……426
（1918年8月11日）
给七、八舅父的信……429
（1918年8月）
七绝·魏都怀古 ……430
（1918年8月18日）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的讲话……435
（1919年初）
五言诗·大沽口观海 ……438
（1919年3月12日）
给七、八舅父母的信……440
（1919年4月28日）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443
（1919年7月14日）
各国的罢工风潮……450
（1919年7月14日）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455
（1919年7月14日）
强叫化……460
（1919年7月14日）
研究过激党……461
（1919年7月14日）
实行封锁……462
（1919年7月14日）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463
（1919年7月14日）
阿富汗执戈而起……464
（1919年7月14日）
来因共和国是丑国……465
（1919年7月14日）
好个民族自决……466
（1919年7月14日）

可怜的威尔逊……467
（1919年7月14日）
炸弹暴举……468
（1919年7月14日）
不许实业专制……469
（1919年7月14日）
割地赔偿不两全……470
（1919年7月14日）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471
（1919年7月14日）
彭斯坦……472
（1919年7月14日）
各国没有明伦堂……473
（1919年7月14日）
什么是民国所宜？……474
（1919年7月14日）

1901

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这里诞生。

杂言诗·迎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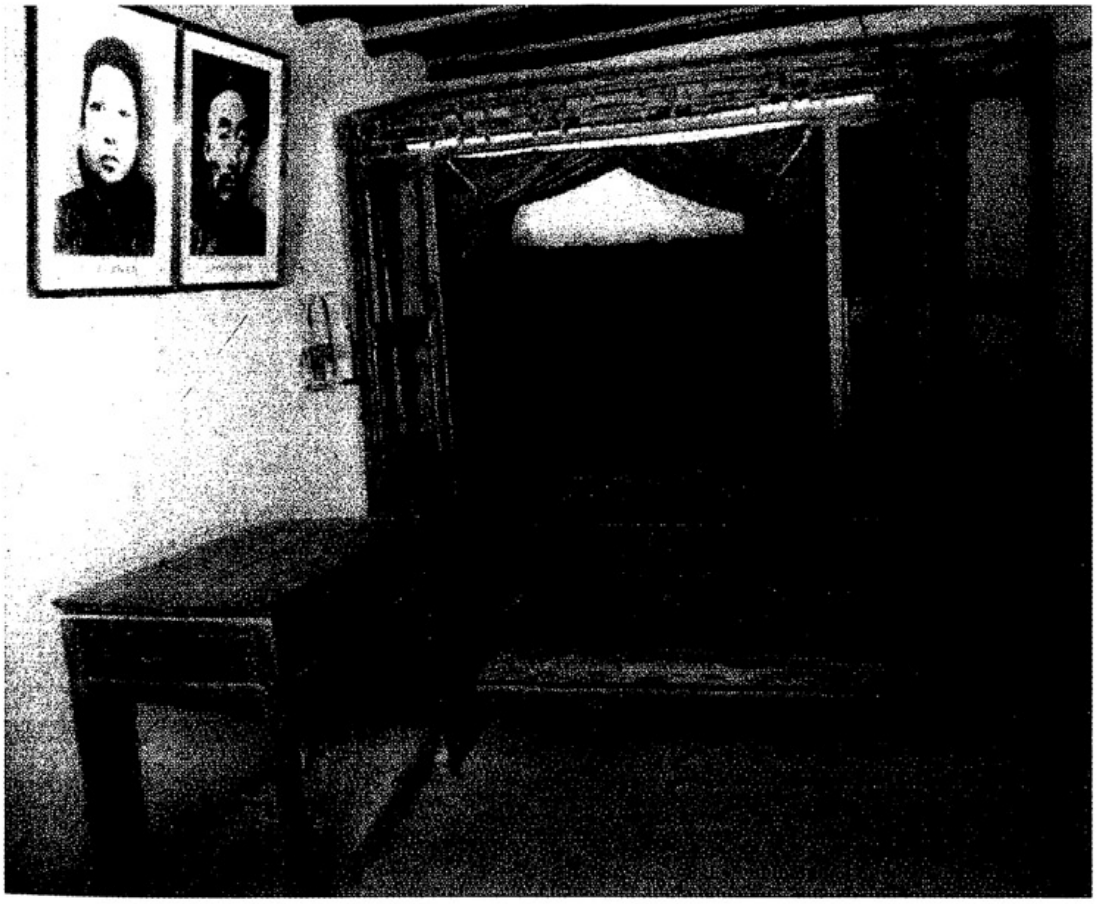
（1901年）

狮子眼鼓鼓，
擦菜子煮豆腐。
酒放热气烧，
肉放烂些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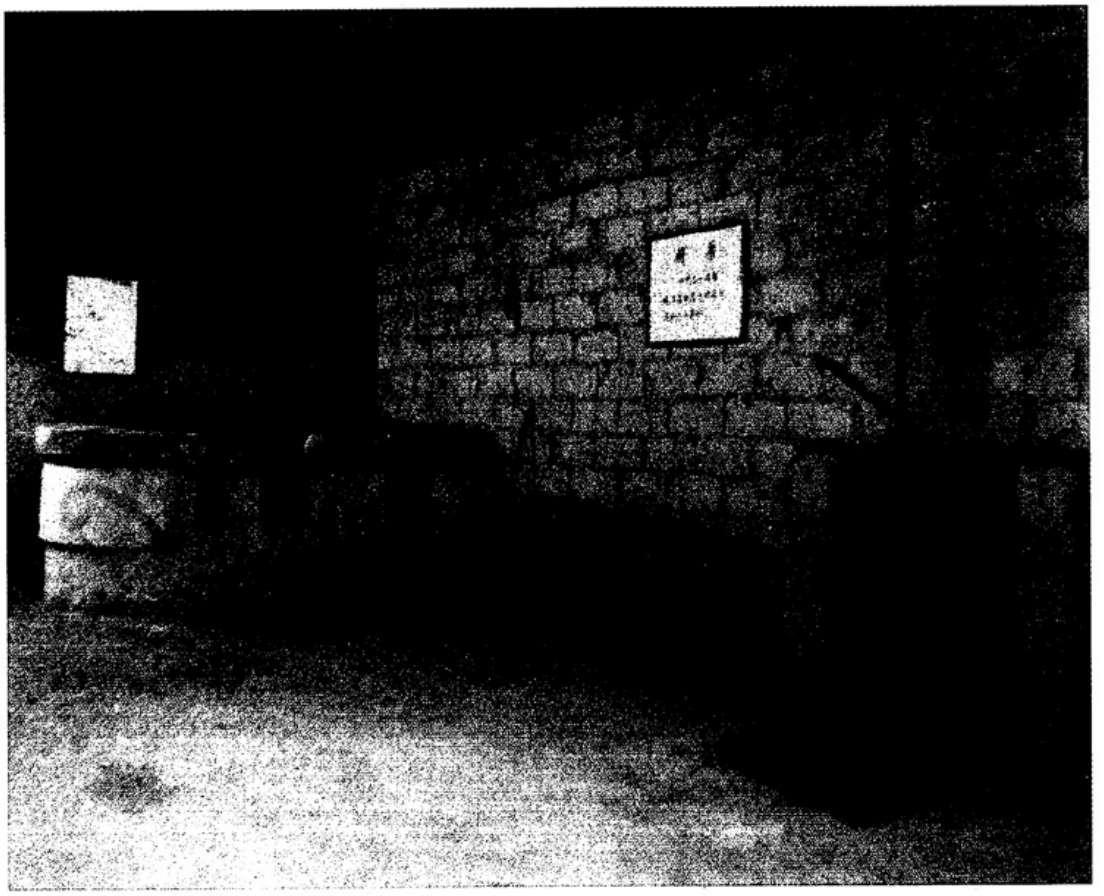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满8岁那年，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拜年，正遇锣鼓鞭炮昼夜不停，龙灯狮舞接连不断，外公指着狮子笑着说："润之，你若能赞狮子，外公再给你一块压岁钱。"毛泽东听了，立即爬上桌子，不慌不忙地唱了起来。这首顺口溜反映了当地农民过年的习俗和毛泽东幼年时欢快的心情。

毛泽东外祖家的居住地——唐家圫。毛泽东的童年主要在这里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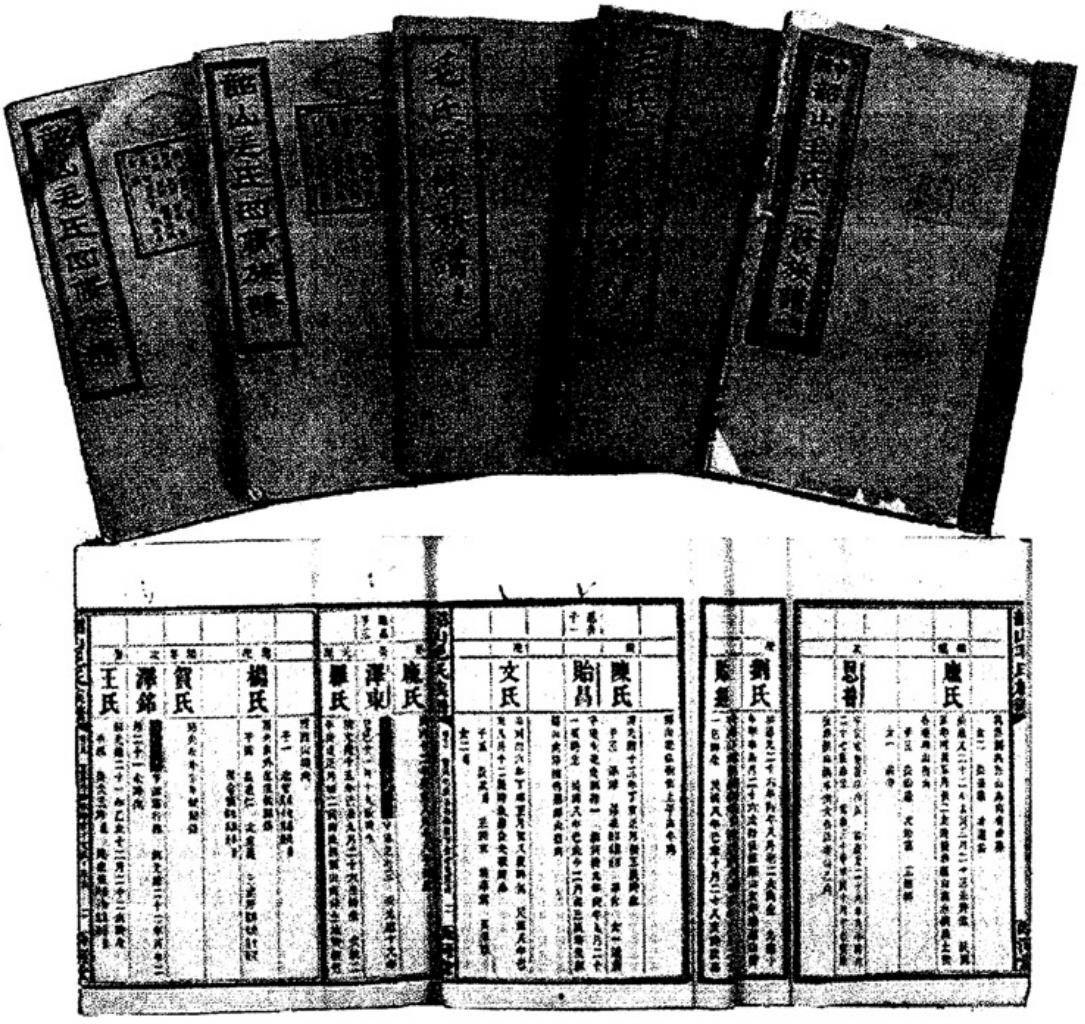
《韶山毛主席旧居》（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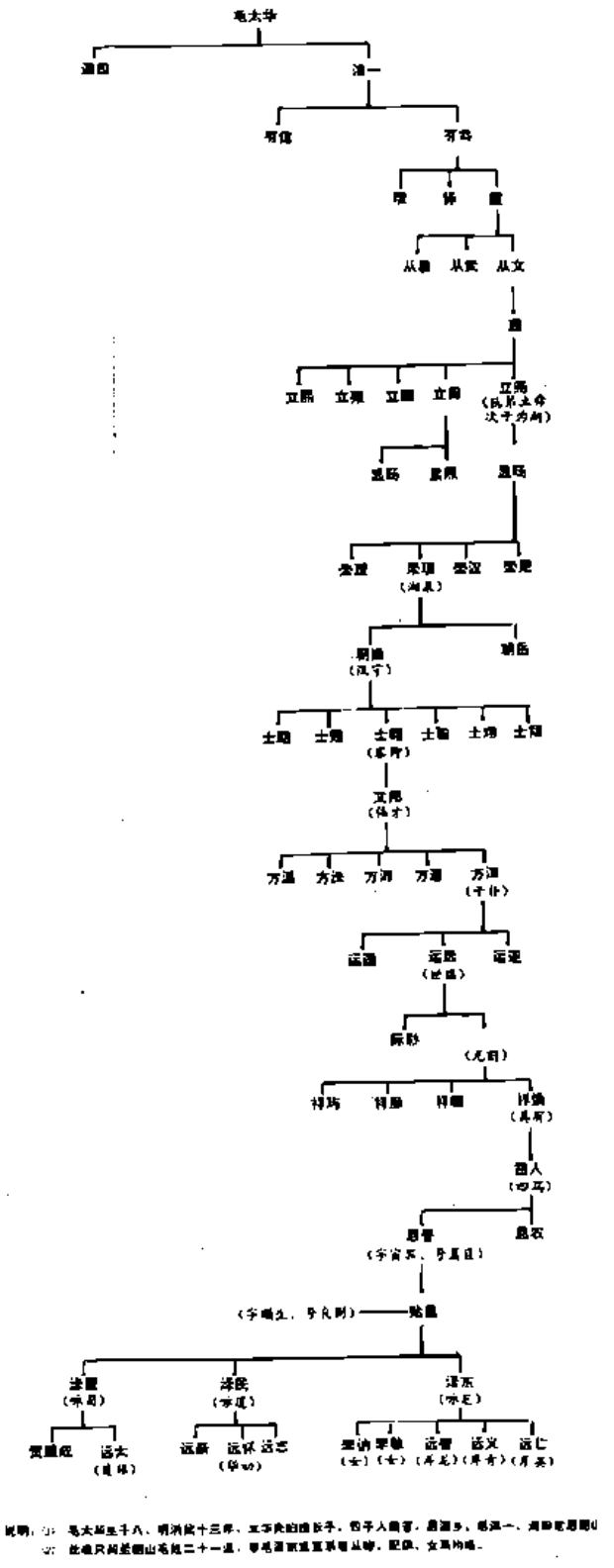
毛泽东父母的卧室。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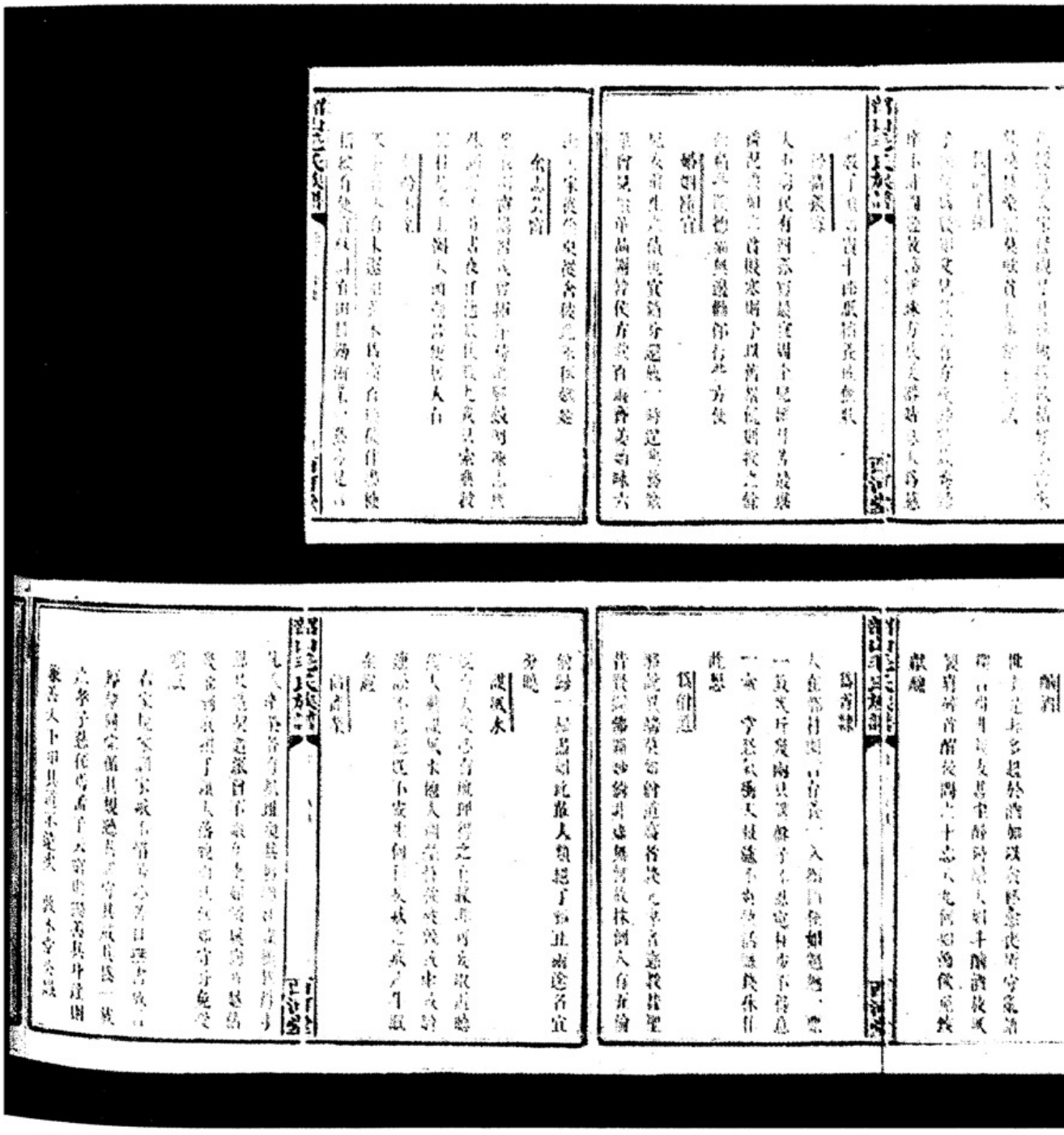
毛泽东故居中的厨房。



韶山毛氏族谱及毛泽东祖上三代的记载。


毛太华
毛一
毛德
毛奇
从善
从武
从文
立新
立顺
立国
立海
（抗日战争时牺牲于湖南）
思瑞
思顺
思贵
（湘潭）
明德
（汉宁）
明伦
士聪
士敏
士翔
士知
士翔
士强
（邵阳）
文郁
（佛子）
万通
万洪
万洲
万潮
万源
（十仙）
运强
运昌
运建
（世昌）
际新
（元阳）
祥玛
祥麟
祥福
（昌荣）
润人
（四马）
恩普
恩权
（字育英，号昌廷）
（字明生，号民刚）——泽覃
泽覃
（承周）
泽民
（承道）
泽东
（承龙）
贺龙
（女）
贺敏
（女）
远新
（早亡）
远怀
（早亡）
远志
（早亡）
远智
（早亡）
远义
（早亡）
远仁
（早亡）
说明：（1）毛太祖生子八，明洲娶十三岁，立不良的继长子，四子人杰早，恩源乡，恩源一，湘阳定居明山
（2）此谱只简述明山毛氏二十一世，带毛源源直系有从略，配偶、女系均略。

毛泽东世系延流表。



毛氏族谱之家训、家戒。

宋祖風沐雨櫛風沐雨之勞安用許多機巧

宋祖十則

[illegible]

人有耳目竅窍竅人有了見聞說話見聞
官發不盡之智慧其竅大道為過午童謂詩書
盡無用無家訓為縣令見此頗道有時
編經

明博

人生世間遭逢之際安逸家資一無所有三五
成羣遊蕩相引相使鑽穴踰牆無惡不為
中者乎保無好欲不知之時不知之或遭
罹苦

判語

爭長論短毒甚客氣論到公庭太爭小物出與
人間將拳頭意下頭腦官錢天府地錢或理的
受辱徐罰幸或罹苦但費時費力思想

宋祖十則

[illegible]

人有耳目竅窍竅人有了見聞說話見聞
官發不盡之智慧其竅大道為過午童謂詩書
盡無用無家訓為縣令見此頗道有時
編經

明博

人生世間遭逢之際安逸家資一無所有三五
成羣遊蕩相引相使鑽穴踰牆無惡不為
中者乎保無好欲不知之時不知之或遭
罹苦

判語

爭長論短毒甚客氣論到公庭太爭小物出與
人間將拳頭意下頭腦官錢天府地錢或理的
受辱徐罰幸或罹苦但費時費力思想

宋祖十則

[illegible]

人有耳目竅窍竅人有了見聞說話見聞
官發不盡之智慧其竅大道為過午童謂詩書
盡無用無家訓為縣令見此頗道有時
編經

明博

人生世間遭逢之際安逸家資一無所有三五
成羣遊蕩相引相使鑽穴踰牆無惡不為
中者乎保無好欲不知之時不知之或遭
罹苦

判語

爭長論短毒甚客氣論到公庭太爭小物出與
人間將拳頭意下頭腦官錢天府地錢或理的
受辱徐罰幸或罹苦但費時費力思想

宋祖十則

[illegible]

人有耳目竅窍竅人有了見聞說話見聞
官發不盡之智慧其竅大道為過午童謂詩書
盡無用無家訓為縣令見此頗道有時
編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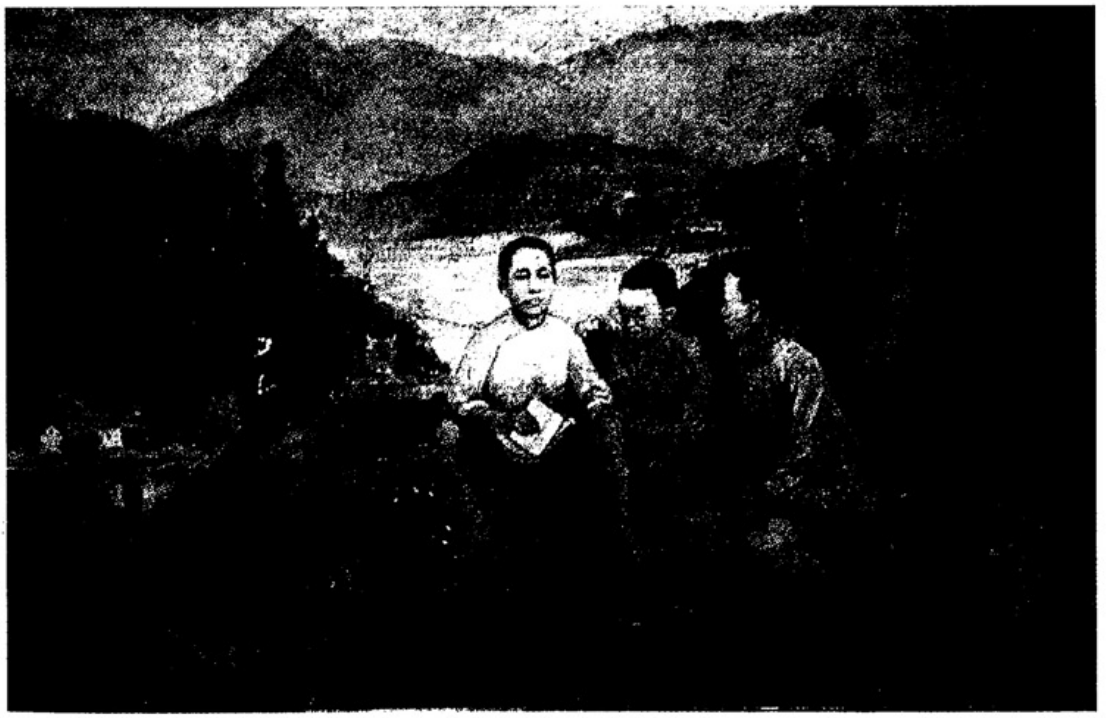
明博

人生世間遭逢之際安逸家資一無所有三五
成羣遊蕩相引相使鑽穴踰牆無惡不為
中者乎保無好欲不知之時不知之或遭
罹苦

判語

爭長論短毒甚客氣論到公庭太爭小物出與
人間將拳頭意下頭腦官錢天府地錢或理的
受辱徐罰幸或罹苦但費時費力思想

1902



《私塾学习》（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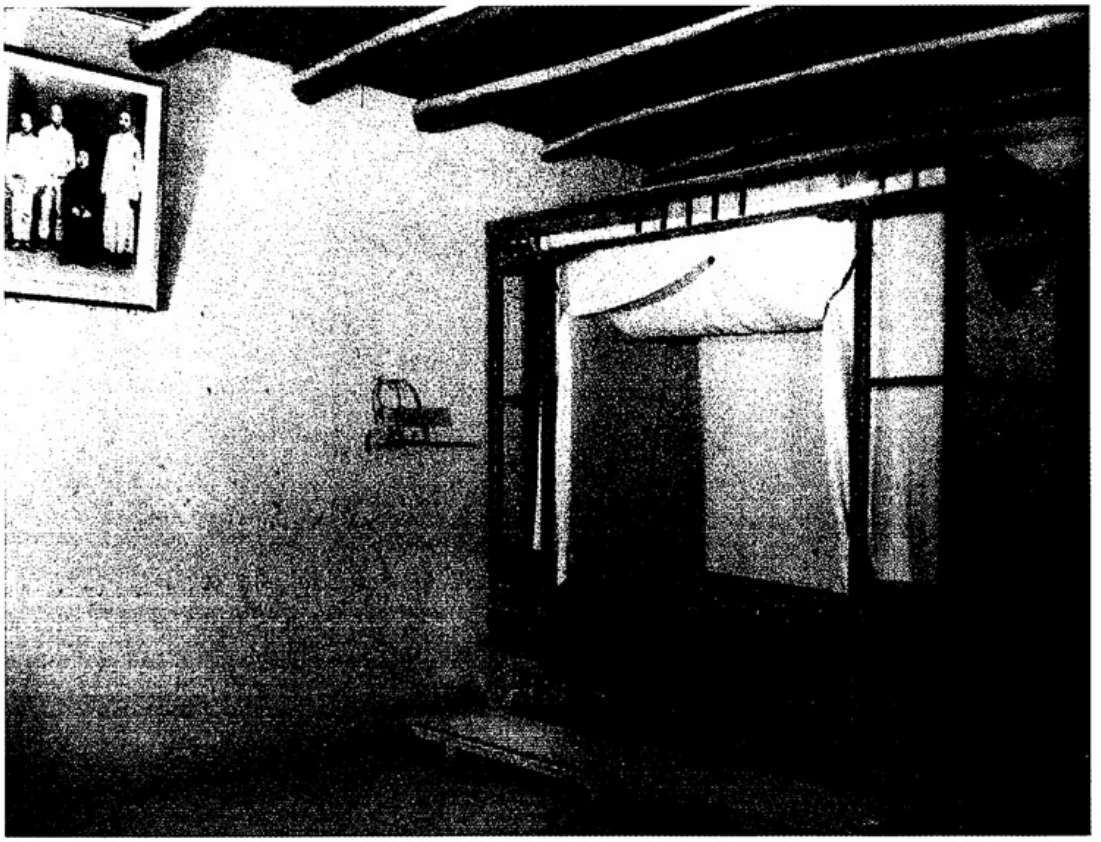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一）[1]

（1902年）

濯足；（邹春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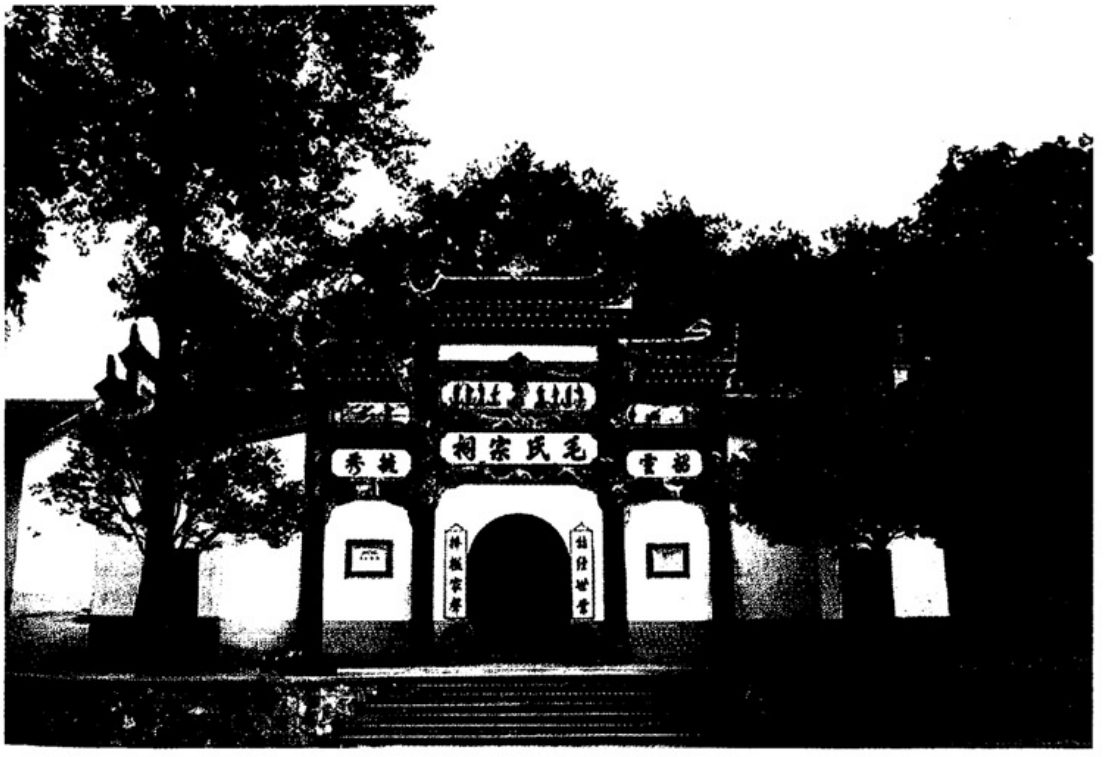
修身。（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和私塾先生的应对联。1902年春，毛泽东从唐家坨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邹春培。一天，邹春培先生因事外出，嘱学生背书。但是，先生回馆一看，却见毛泽东和几个孩子在塘中戏水。先生好生气恼，把毛泽东和几个孩子叫到跟前，指着他们的泥巴脚丫子，念出上联要他们对，对得好，可免于打板子，毛泽东灵机一动，脱口对出了下联。先生听了，不禁暗暗点头赞叹。邹春培，1902年春至1904年秋，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少年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常在晚上把门窗遮起来念书，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1903



韶山毛氏宗祠。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二）[1]

（1903年）

牛皮菜[2]；（邹春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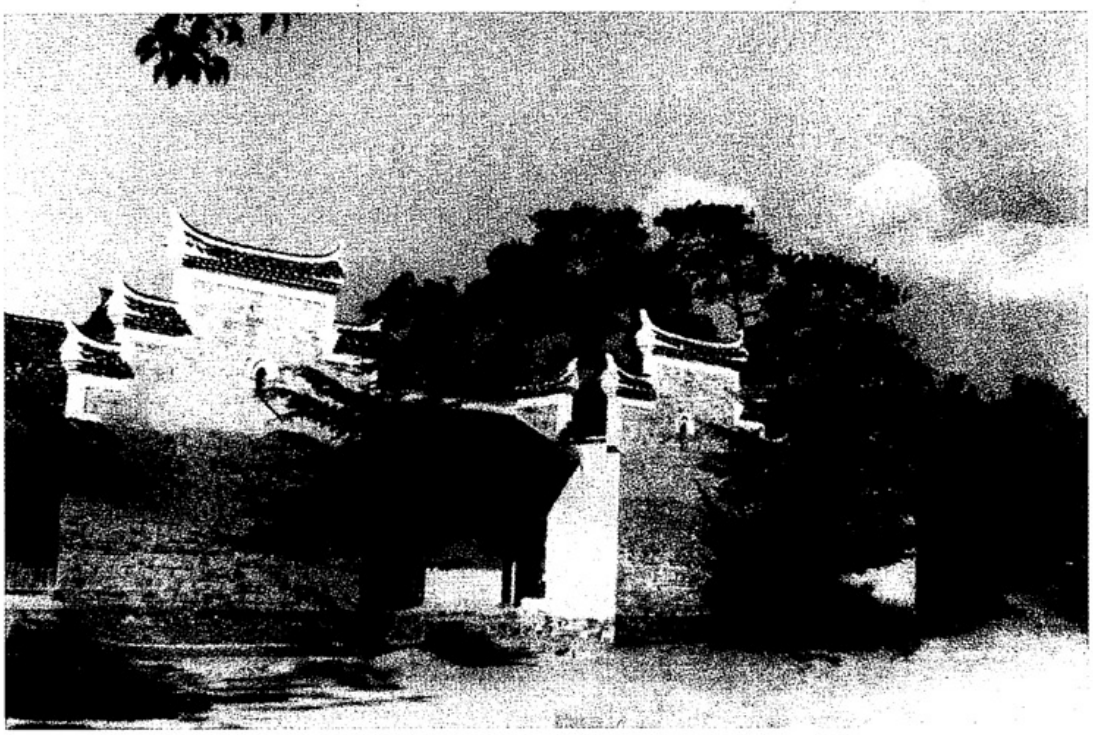
马齿苋[3]。（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私塾先生的应对联。

[2] 牛皮菜，学名“叶用菾菜”，又名“蕃茲菜”“厚皮菜”，属藜科，菾菜的变种之一，二年生，草本。植株矮生或直立，根小，叶片卵形，肥厚，有光泽，色淡绿或浓绿，叶柄有长者也有短者。种子小，肾形，褐色。适应性强，春秋季节栽培为主。

[3] 马齿苋，马齿苋科。一年生肉质草本，通常匍匐，无毛，茎常带紫色，叶对生，倒卵状楔形。夏季开花，花小型，黄色。蒴果圆锥形，盖裂。生于原野，我国分布甚广。茎、叶可作蔬菜或家畜饲料，中医学上以全草入药，性寒味酸，清热、解毒、消肿，主治痢疾、疮疡等症。



毛泽东少年时最初入学就读处——南岸私塾。

1906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在此水井旁用井水冲凉，以锻炼体魄。

五言诗·井赞[1]

（1906年）

天井[2]四四方，
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3]，
小鱼圈中央[4]。
只喝井里水，
永远养不长[5]。

---

[1] 五言诗，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每句五字，包括五古、五律、五绝、五排。《诗经》《楚辞》和其他古歌谣中已有五言句式，到汉代才出现整首是五言的诗体，唐代以来有五言律体。这首诗首句押韵，不拘平仄，格律比较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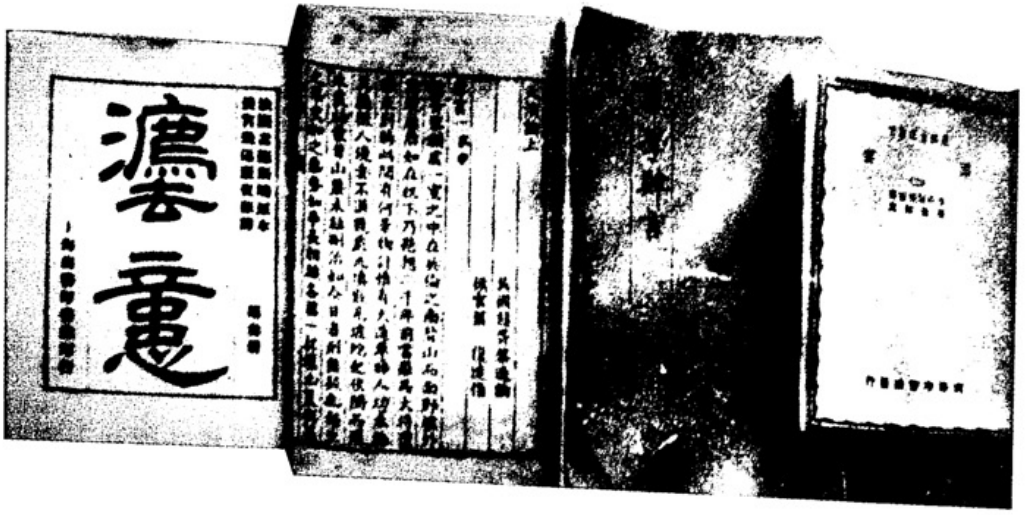
[2] 天井，宅院中房子与房子或房子与围墙所围成的露天空地，形状似井，故名。

[3] 清清，指水清。卵石，卵形、圆形或椭圆形的石块，铺于井底有助于防止井底泥土上泛，保持井水澄清。

[4] 圈，局限。中央，中间。这里指小鱼局限在井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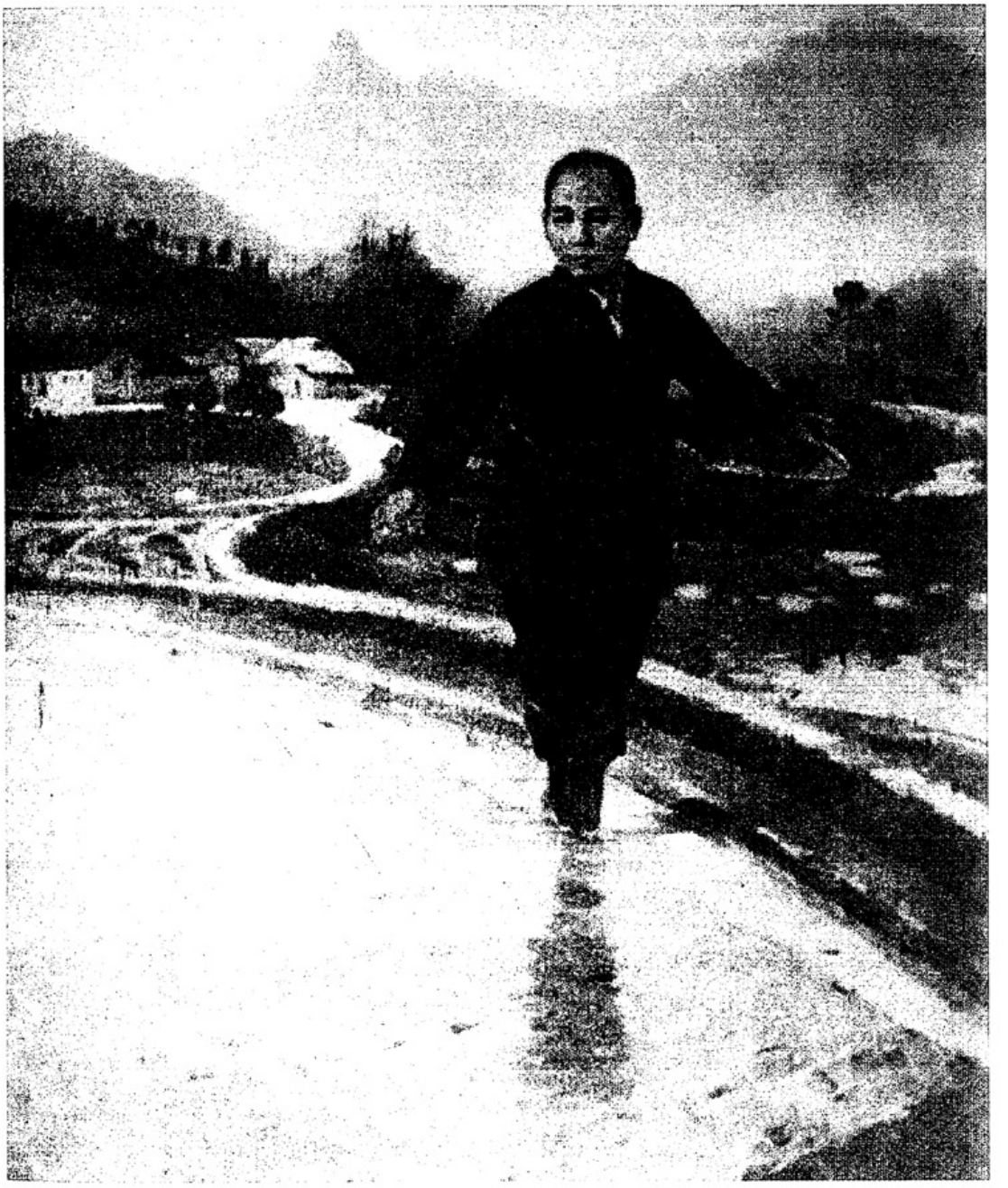
[5] 长，指长大。养不长，指只能生存，不会长大。

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



毛泽东读过的部分作品。

1907



《播种》（油画）

五古·咏指甲花[1]

（1907年）

百花皆竞春，
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
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
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
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2]，

[1] 毛泽东少年时在外婆家唐家坨，到附近的保安寺游玩、赏花时，吟得此诗。这首诗咏花言志，显露出毛泽东坚韧非凡的志趣和精神境界。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相当纯熟，表明少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已有较厚的文字功底。指甲花，学名凤仙花。一年生草本植物，夏季开花，品种颇多，可供观赏，花与种子均可入药，花捣碎可染指甲，故名指甲花。

[2] 渊明，即陶渊明。渊明爱逸菊，陶渊明诗中一再写到菊，《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为其名句。逸，隐逸。隐逸者，隐居之士。菊花在许多花草枯萎之时独吐幽芳，如同隐逸之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隐居避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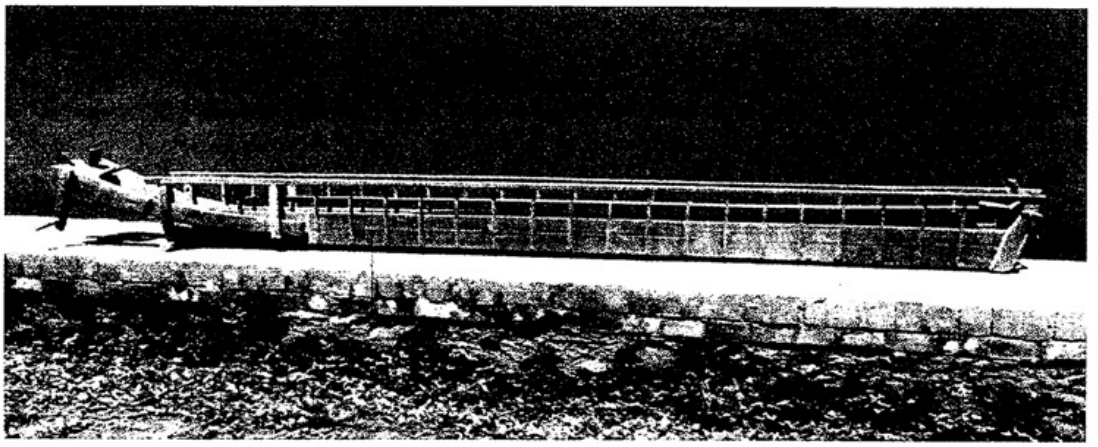
敦颐爱青莲[1]。
我独爱指甲，
取其志更坚。

[1] 敦颐，即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曾官大理寺丞、国子博士。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濂溪先生。周敦颐爱青莲，著有《爱莲说》一文，文中赞美莲："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又说："莲，花之君子者也。"

杂言诗·耕田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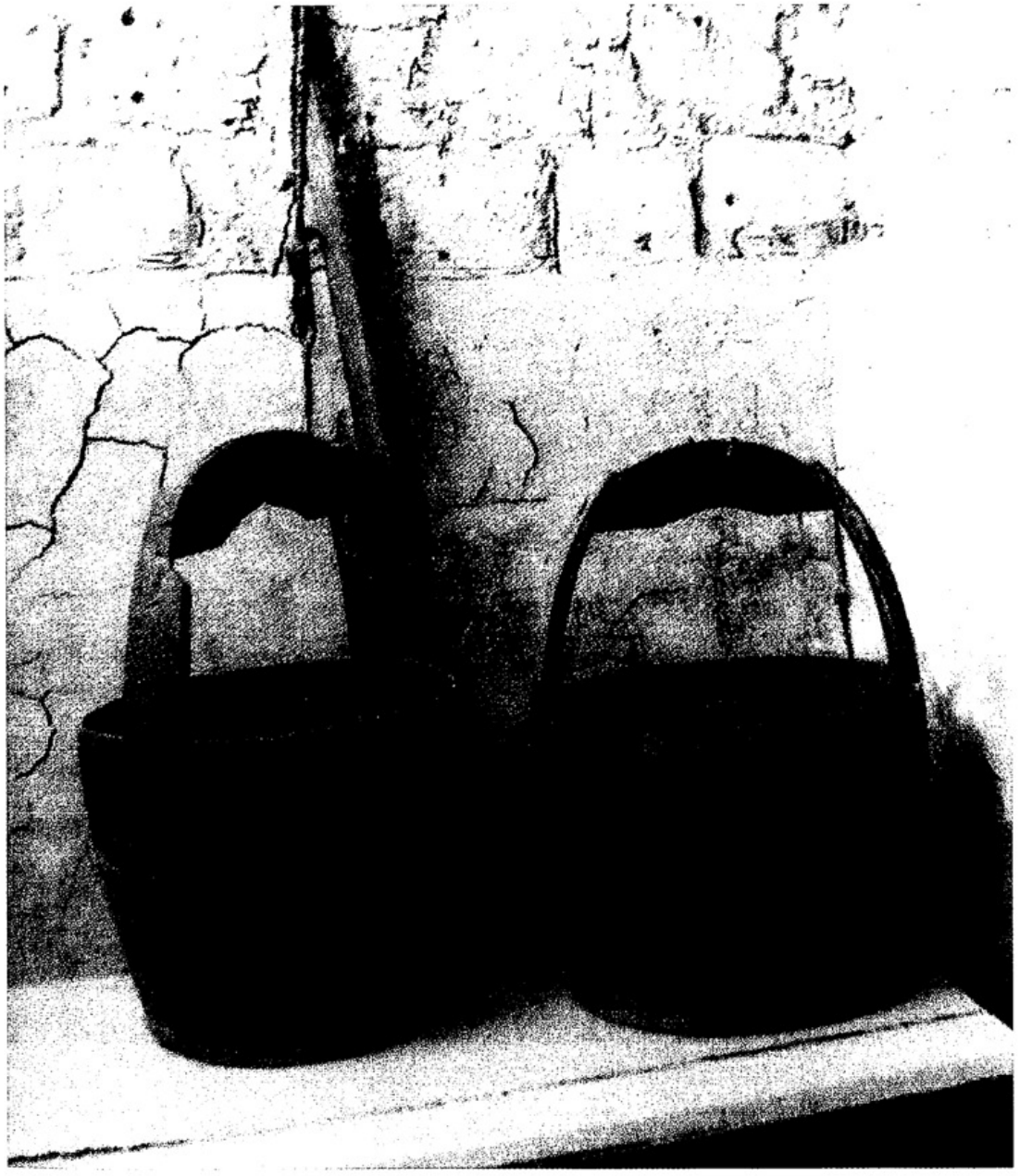
（1907年）

耕田乐，
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
近水再墩望，
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
读书甚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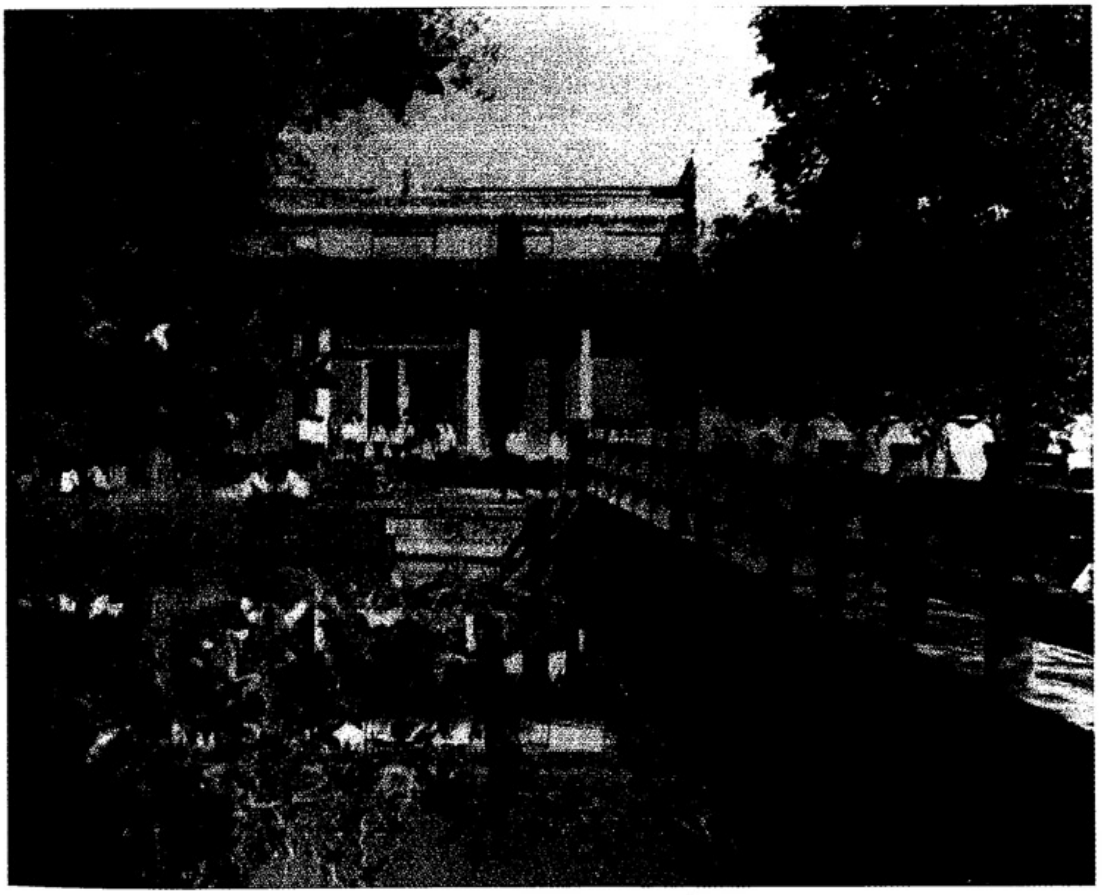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使用过的水车。

毛泽东耕种过的稻田。



毛泽东少年时挑水用过的水桶。

1910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曾在这里学习。

七绝·呈父亲[1]

（1910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2]，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3]，
人生无处不青山[4]。

---

[1] 七绝，七言绝句的简称。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代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一日（1870年10月5日），卒于民国八年十二月初三（1920年1月23日），时年50岁。

[2] 乡关，家乡，故乡。

[3] 桑梓，古代家宅旁边常栽桑树和梓树，看见桑梓，容易引起对父母的怀念，后用作故乡的代称。埋骨何须桑梓地，意思是说，人死之后，何必一定要埋在家乡。

[4] 青山，象征祖国山河秀丽。人生无处不青山，意思是接上句说，祖国到处都是秀丽的河山，可以作为安息的地方。这两句也就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好男儿四海为家的意思。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七绝·咏蛙

（1910年）

独坐池塘如虎踞[1]，
绿荫树下养精神[2]。
春来[3]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

[1] 独，单独。独坐，这里有雄踞一方的意思。踞，蹲或坐。虎踞，指蛙像虎那样蹲着，有赞美之意。

[2] 绿荫树下养精神，指青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伺机捕获猎物。

[3] 来，助词，无实义。春来，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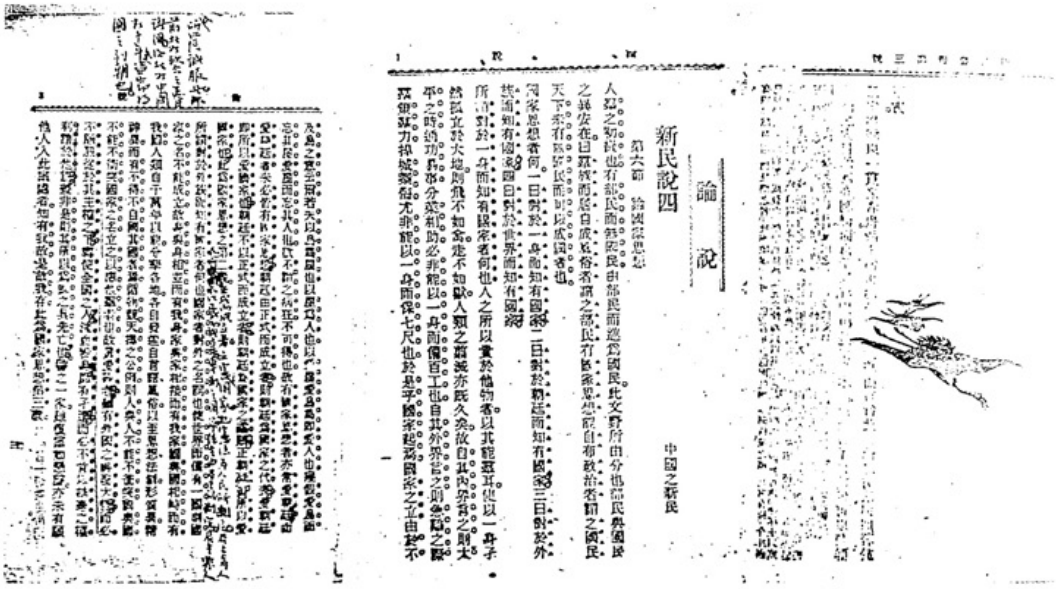
和东山小学堂先生应对联[1]

（19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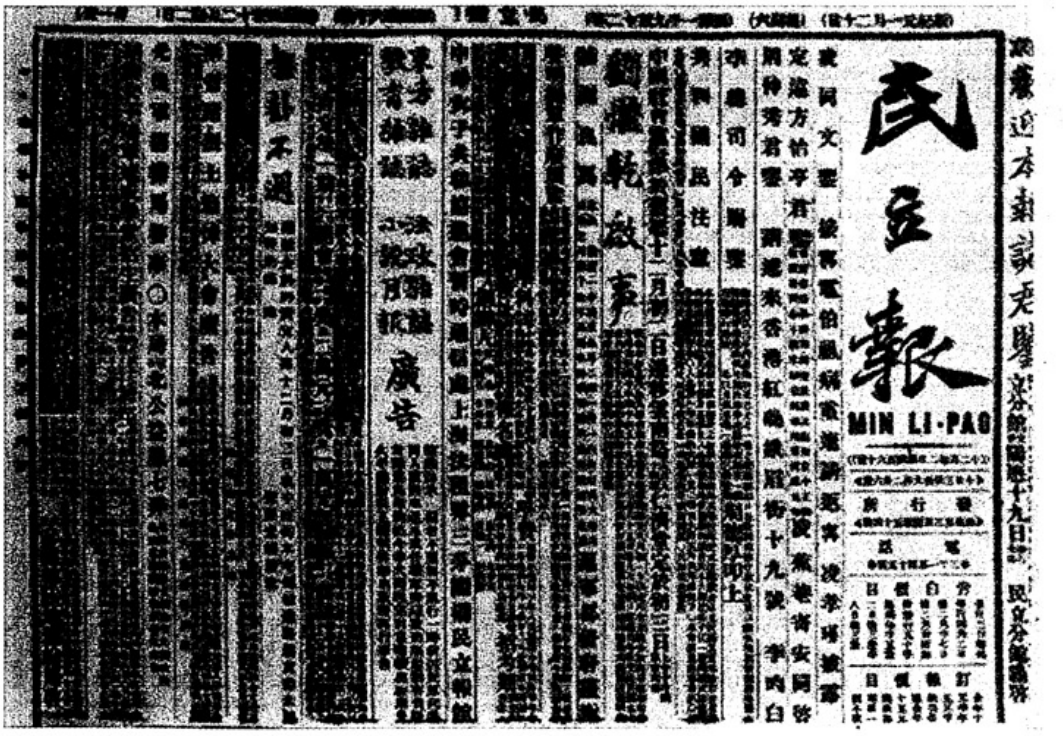
跳跳跳，跳下地；（东山小学堂先生）

飞飞飞，飞上天。（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和东山小学堂先生的应对联。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一次，课中老师因忘记带一件教具，出教室去拿。毛泽东见老师走出教室，就箭一般跑到讲台前，纵身跳上讲台，学着他看过的一些书中造反人物的样子，向大家作起演说来。猛听屋外脚步声，他赶忙跳下，溜回座位。老师回到课堂，严肃地扫视众人一遍，然后说："今日不能对出我的对子，我就要追查刚才踩坏讲台的这个人！"他朗声道："跳跳跳，跳下地。"大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只听毛泽东对道："飞飞飞，飞上天。"老师忘记了责备，情不自禁地赞道："好！飞上天好！"



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时看过此报。



毛泽东读过的《民立报》。

和萧三应对联[1]

（1910年秋）

目旁是贵，瞪眼不会识贵人；（萧三）

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毛泽东）

---

[1] 1910年秋，毛泽东从韶山到外祖父家，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萧三于两年前就读该校。此时毛泽东16岁，萧三13岁，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前去借阅。萧三说："我借书很讲究，有三种人不借。"毛泽东说："小弟愿意领教。"萧三立刻数出："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我出上联对不出下联者不借。"毛泽东笑着回答："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读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吧。"萧三便借题发挥，以试其才，说："书中讲的都是英雄豪杰，上联是：'目旁是贵，瞪眼不会识贵人。'"毛泽东略加沉思，从容对出下联："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听到下联后，满脸羞得通红，低下头说："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说完马上取书借给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和萧三结成莫逆之交。萧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暲，又名萧植蕃，曾用笔名埃弥·萧、爱梅等。萧瑜之弟，曾与毛泽东同学。

和萧三的谈话[1]

（1910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2]，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疲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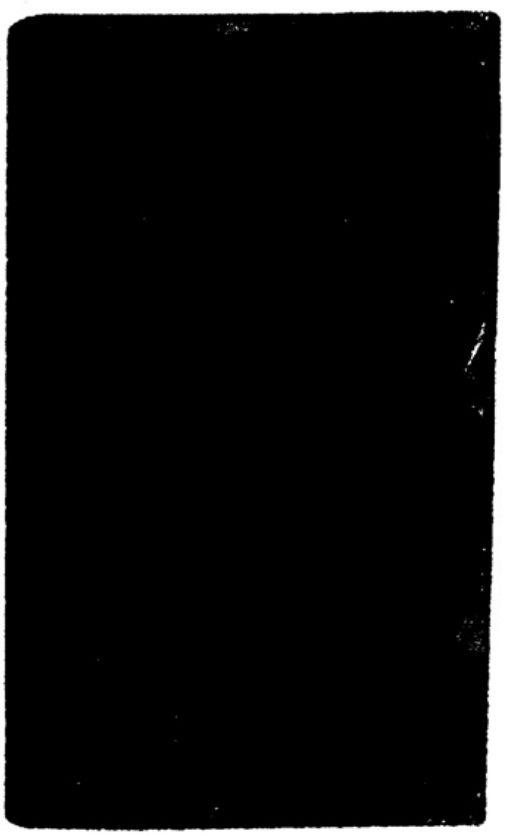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1910年在东山学堂读《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时，和书的主人萧子暲的谈话。

[2] 指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人。

看报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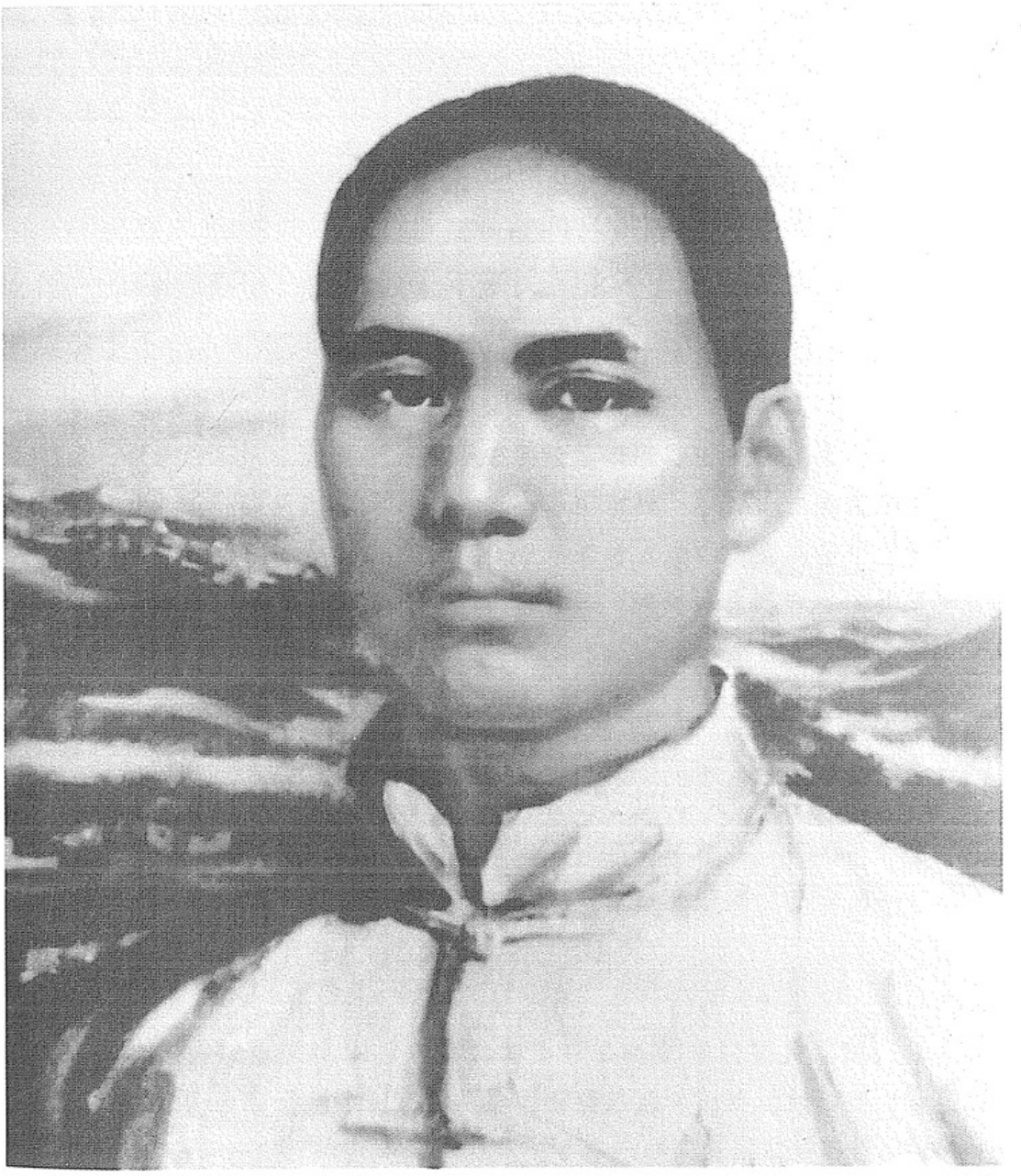
（1910年）

我学习写英文，再则，我把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他又可以增许多知识。



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1912



《青年毛泽东》（油画）

商鞅徙木立信论[1]

（191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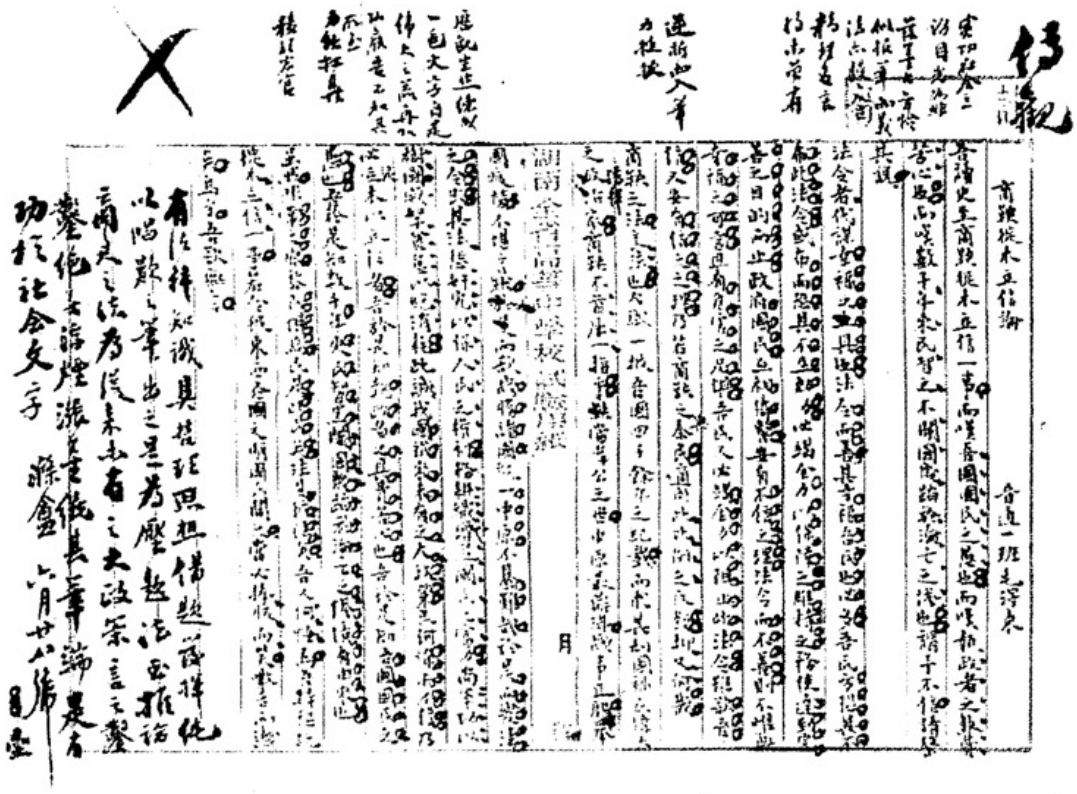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2]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

[1]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

[2]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据《史记》记载：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毛泽东在学校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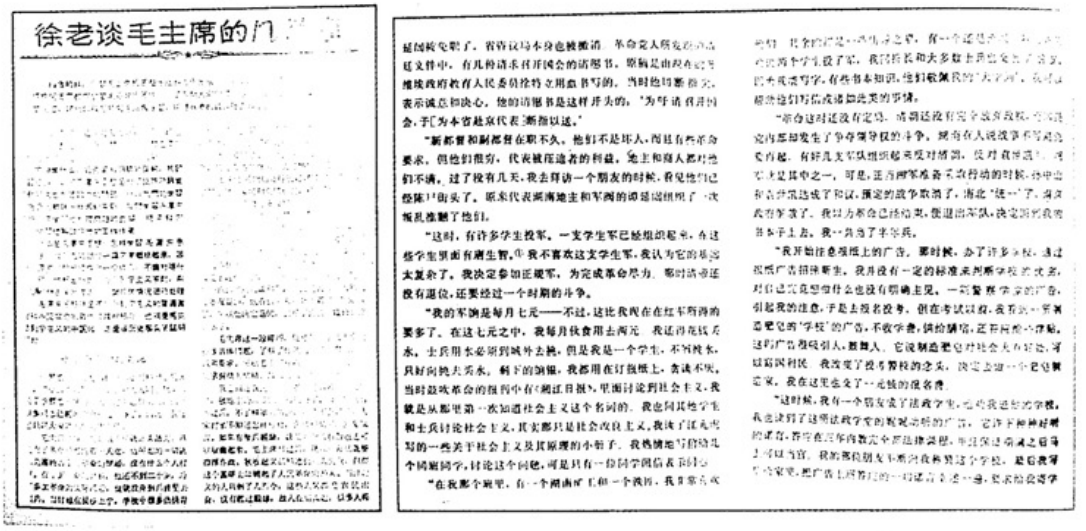
商鞅之法[1]，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

[1]　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授爵，统一度量衡。

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典，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图为革命军开赴前线，准备对清军作战。



徐老谈毛主席的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查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都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无声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熟悉地写信给几个同窗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广东和一个我们，我自然与这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聪明人。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查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都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无声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熟悉地写信给几个同窗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运动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被推翻，而且在定内部还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城市有人民政治不写政治变革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但对革命派，对立是其中之一，可是，还在准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政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方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在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到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见一家商业学校的“学校”的广告，不教学生，倒给辅导，还有同学一样，这样广告吸引人，很聪明，它说明造就它对社会无有好处，可以写同判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老实商家，我在这里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读了法政学生，也收我进去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校的报纸动员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处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毕业证书满足后等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愿意我参加这个学校，最后我决定学校，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全部一笔，要求给我学

徐特立对毛泽东参加新军的回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参加新军的记述。

1913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图为他在该校预科读书时的照片。

五言诗·登高泛海*

（1913年10月）

登祝融之峰，
一览众山小。
泛黄勃之海，
启瞬江湖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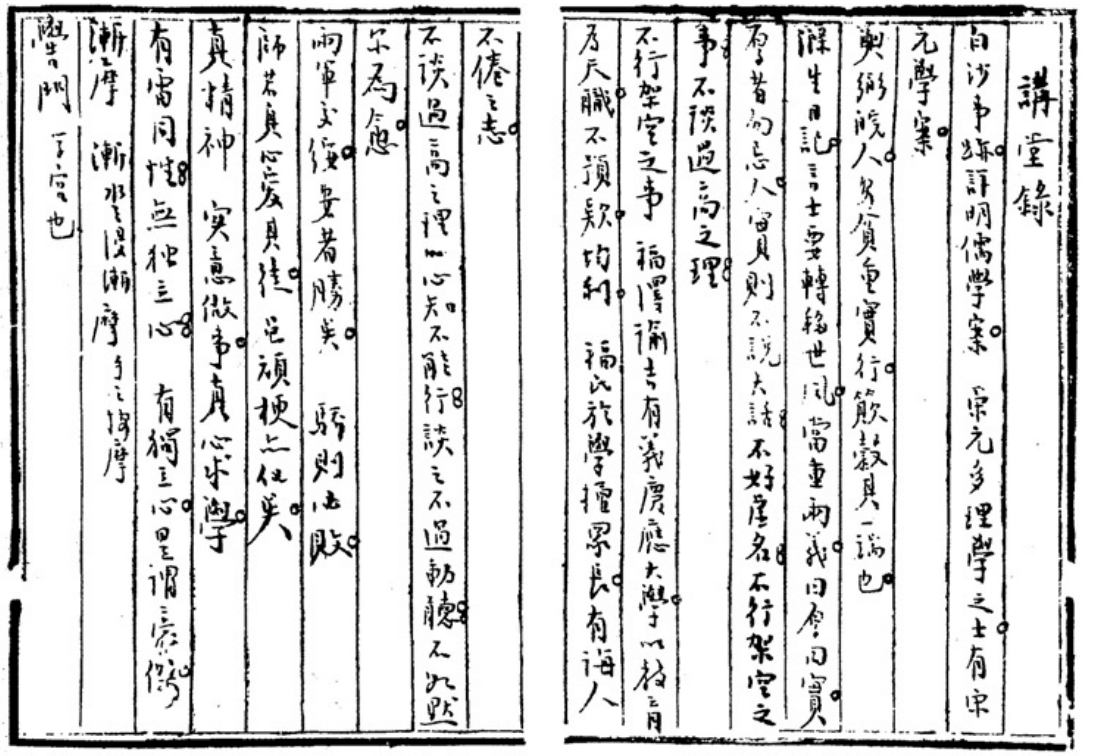
讲堂录[1]

（1913年10月至12月）

[1]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47页，94面。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收入本篇的是《讲堂录》部分。记录时间是10月至12月，原件未标明年份。经考证，其中修身课记录内容，很多与杨昌济有关著作内容相同，可能是听杨昌济讲课时的记录；而国文课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听讲韩愈文章的课堂记录，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韩文的笔记。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因此这一部分可能是听袁仲谦讲国文课的记录。毛泽东是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据1914年出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览》记载，1913年杨昌济在四师教预科修身，而袁仲谦则任预科国文、习字教员。1914年2月，四师合并于一师，这时杨、袁二人到一师继续任教。这年7月，袁仲谦“因期满退职”，不在一师任教。而《讲堂录》中修身与国文两课的记录是相互穿插的，这只有1913年下半年杨昌济和袁仲谦同时在四师任教时才有可能。据此，可以认定此课堂记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录。本篇前面部分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课堂记录，也有少量算术课记录；后面部分则主要是读韩文的笔记。记录中的文句凡能找到出处者，均予注明。

白沙事迹，详《明儒学案》。宋元多理学之士，有《宋元学案》。[1]

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簸〉谷其一端也。[2]


講堂錄
白沙事迹詳明儒學案。宋元多理學之士有宋元學案。
與弼皖人安貧重實行簸穀其一端也。
濂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實曰實
學者如忘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不行架空之事 福澤諭吉有義塾應大學以教育
乃民職不須欺均利 福氏於學擅累長有海人
不倦之志。
不談過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
守為愈。
兩軍交鋒要者勝矣 驕則必敗。
師若真心發見徒自頑梗之仕矣
真精神 實意做事真心求學
有當同性無独立心 有獨立心是謂宗傳
漸摩 漸漸浸漸摩之摩
學問 工夫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

[1] 白沙，即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新会（今属广东）白沙里人，学者称白沙先生。明代理学家。《明儒学案》，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所著。该书卷五、卷六为《白沙学案》。《宋元学案》，为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著。

[2] 与弼，即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明代理学家。据《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与弼是抚州崇仁人，该地历史上一直属江西省，故“皖人”之说疑有误。该学案又云：“与弼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陈白沙自广东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

涤生日记[1]，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行架空之事　福泽谕吉[2]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

不谈过高之理　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师若真心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

真精神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有雷同性，无独立心。[3]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渐摩　渐，水之浸渐；摩，手之按摩。

訾[4]门　学宫也。

---

[1]　涤生，即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20岁时改号涤生。湖南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曾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曾文正公手书日记》40本。此处引语见庚申（1860）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原文是："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2]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早年学习西学，1858年在江户（今东京）设塾（即庆应义塾大学之前身）讲学。他曾三次游历欧美，主张学习对人生实际有用的"实学"。

[3]　参见《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70页。杨昌济的原文是："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

[4]　原文如此，疑为"黉"字之误。

国文

陕西之陕，从大从人；陕隘之陕，从大从人。

诗者，有美感的性质。

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

马迁[1]，龙门人。　郡县有时不以山水为界。

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于律也。[2]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

王又旦，字幼华，陕西合阳人。前清进士，善诗。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

---

[1] 马迁，即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20岁以后，曾遍游祖国名山大川。著有《史记》。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东北。

[2] 参见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刳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吴、王[1]并称。天下事物，万变不穷。

清立《贰臣传》[2]，所以戒后也。何期政革之际，曾无一人焉为之死也。

真州　扬州仪征县。明清之交，民庶殷赈，文物焕发，四方士辐辏其间，诚历史上之名胜也。

北鲤南鲈　黄河、淞江称最。

文以理胜，诗以情胜。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

储雄文，字汜文，江苏宜兴人。清康熙进士，善诗文。

诸储[3]皆有盛名于当时，惟能诗者称文。

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4]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无论诗文，切者斯美。

---

[1]　吴，指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为复社魁首之一，入清官至国子祭酒。诗文工丽，为一时之冠。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王，即王士祯（1634—1711）。

[2]　《贰臣传》，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国史馆列《贰臣传》，所载120人，皆降清之明朝官吏。清高宗为了提倡忠于一姓的封建道德，把他们一概叫贰臣。《贰臣传》全书共十二卷。

[3]　诸储，指储欣（1631—1706），字同人，清初古文家，有《在陆草堂集》；储在文，储欣从子，字礼执，学于欣；储雄文，储在文弟，字汜文；储掌文，字越源，储欣孙，著作有《云溪文集》。他们都是清初文学家。

[4]　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据其年谱所载，他21岁时，侍父于京都，“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二《年谱》）后“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掌故之用有三种：一用于词章，如神仙之类；二用于义理之文，如井田、学校、帝王之类；三用于科学，则物理实事是也。

诗则须包三者而有之。虚渺、古事、实理，随其时地而著之可也。

王鹿台、王耕烟、王烟客[1]称三王，三王之画宝于世。

列题贵有笔势。(诗)。

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

荫生，唐、宋、明、清皆有此制。官家子孙，世袭可官。

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

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澣）[2]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

---

[1] 王鹿台，即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鹿台，江苏太仓人。王耕烟，即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王烟客，即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三人均为清初名画家。

[2] 吴，即吴伟业。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王澣”二字原件有括号，“澣”疑为“瀚”字之误。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耆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入庐山，遂主席江右。”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申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诗中有“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等句，表现出一种痛惭之情。

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

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1]（穷愁著书良有以也。）

题视窍，窍得则用神人内，奇理自辟。

随便记录，陶写胸襟，可以养气（指游程记）。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前清乾隆癸卯举人，官江西瑞金县知县，有《大云山房集》。世称其文为阳湖派。

桐城、阳湖，[2]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印，经置之官。关防，不常置之官也。

大计者，以期鉴别官吏之贤否，而定行黜陟之谓也。

胜景、古迹、险隘、民风，以及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

魏禧破产不为家，有似张良为人。[3]

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

---

[1] 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二十《荆潭唱和诗序》。原文是："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2] 桐城，地名，此处指清代散文之一派，由方苞（1668—1749）开创，刘大櫆（1698—1779）、姚鼐（1732—1815）发展而成派。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阳湖，地名，此处指清代散文的一派，由恽敬（1757—1817）、张惠言（1761—1802）等开创。因恽敬为常州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阳湖派"。

[3] 魏禧（1624—1681），清初散文家，字叔子，又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与其兄际瑞、弟礼被称为"宁都三魏"。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破产事，似指明亡时魏氏父子捐资抗清一事。张良（？—前186），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先人五世相韩，及秦灭韩，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知人则哲。惟帝其难。[1]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故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余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2]

度量者，俊杰在位之意，非藏垢纳污之谓也。

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

衣裳裘马，言谈之间无人。

良乐求马[3]，往往在天下人掉弃之区。

度而后量，明辨而广交。

太虚，甚虚也。古文之道，简切明白。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4]

十月二十八日

圆周与直径之比，等于一一三与三五五。

寒暖计，最普通者有华氏、摄氏二种。华氏以三十二度为冰点，以二百十二度为沸点。摄氏以零度为冰点，以百度为沸点。计算之，知摄氏五度当华氏九度。

---

[1] 参见《尚书·皋陶谟》。

[2] “故曰”后引文见《尚书·泰誓》，前半部与原文略有出入，后半部同。原文前半部是：“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3] 参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五班固《答宾戏》。文中有“良乐轶能于相驭”，原注引项岱曰：“王良，晋人也。伯乐，秦穆公时人也。轶，过也。王良善御马，伯乐工相马。”

[4] 参见《增广贤文》。

大地以经度言，每相距十五度之地，必差一时，以自转故也。（相距十五分则差一分，时相距十五秒则差一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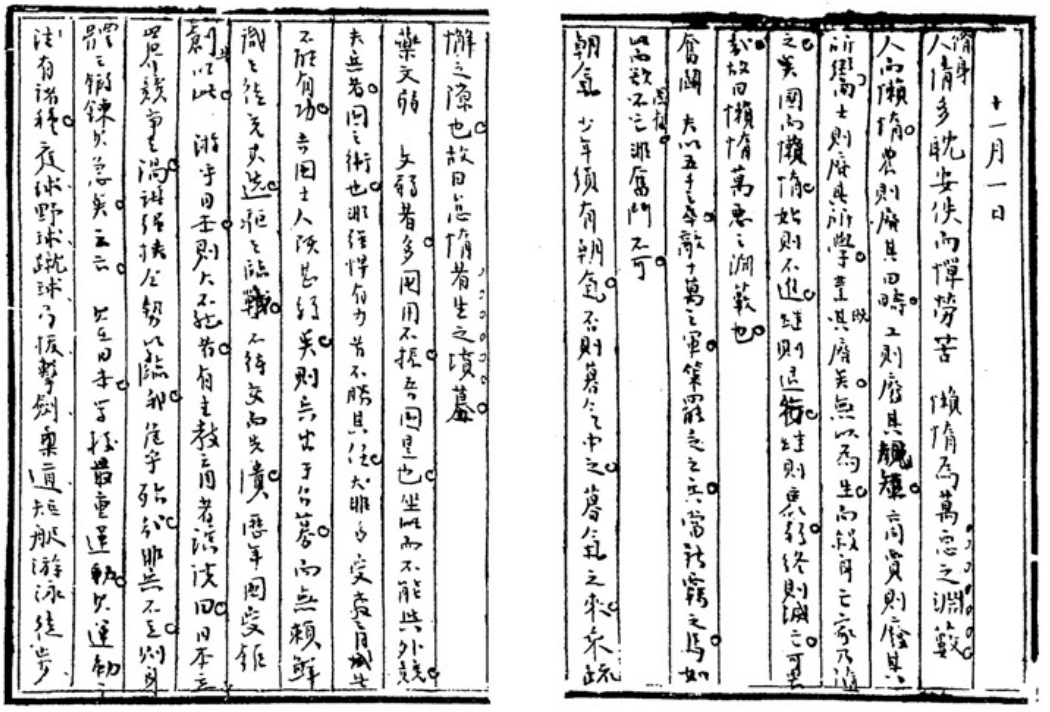
英京伦敦之天文台，为经度东西之标准。

北京在东经一一六度三〇分，日本在东经一三九度四〇分。

算术

十一月一日　修身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奋斗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1]

药文弱　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游乎日本，则大不然者。有主教育者演说曰：日本立乎世界竞争之涡，诸强挟全势以临我，危乎殆哉！非兵不立，则身体之锻炼其急矣，云云。其在日本，学校最重运动，其运动之法有诸种：庭球、野球、蹴球、弓拔、击剑、柔道、短艇、游泳、徒步、远足会皆是。西国亦然。如远足会之事，以期举校远行，先择佳地，既至，则集众演说，莫敢不至者。凡此皆所以药文弱之道也，勉矣后生。[2]

勤务　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倪宽为弟子都养，承宫为诸生执苦。[3]

---

[1]　此段前有眉批“曾语”二字。曾，当指曾国藩。出处待查。

[2]　此段内容见杨昌济《教育学讲义》第十三章《教育上之养护》，参见《杨昌济文集》第191~192页。

[3]　倪宽，西汉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汉书》卷五十八说他“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赞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都，凡众也；养，主给烹炊也。”承宫，字少子，东汉琅邪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后汉书》卷二十七说他少孤，年8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柴，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

国文　一时

谨言慎行即是学。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1]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2]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3]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4]则亦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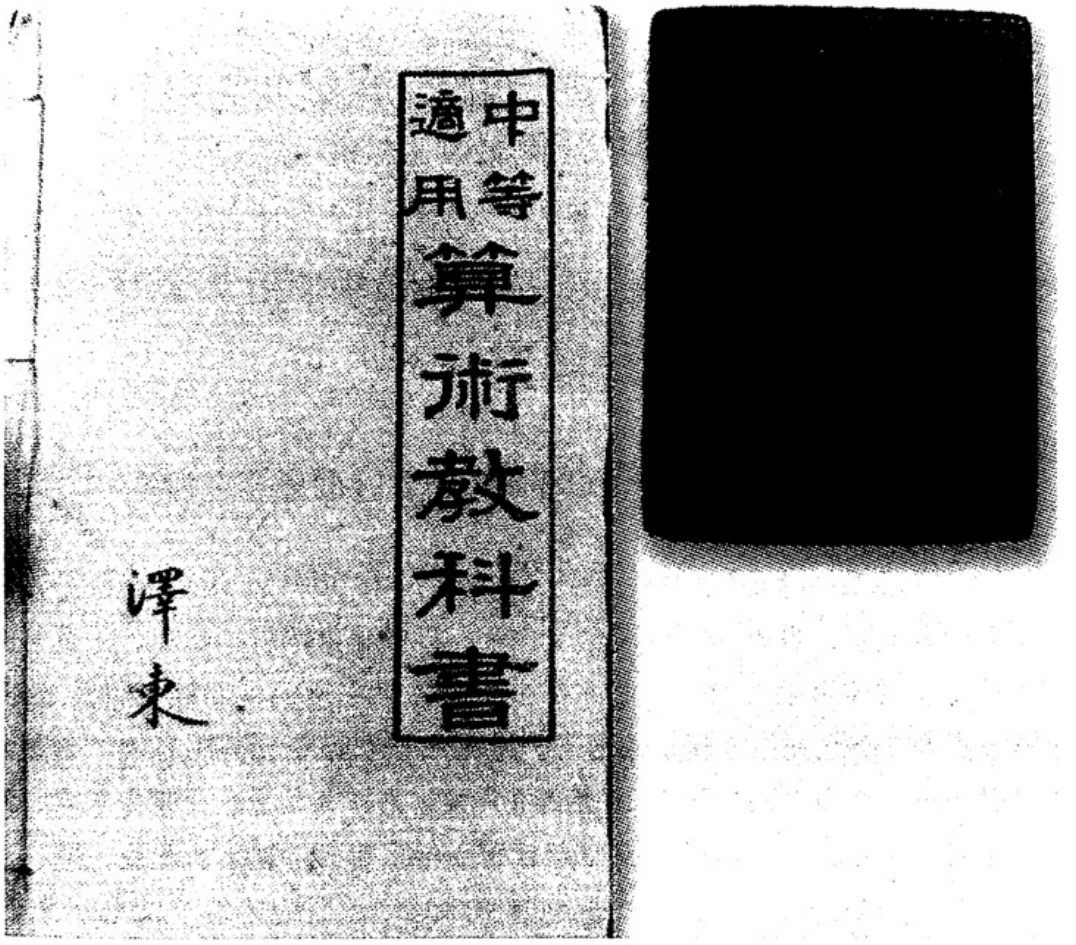
[1]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参见《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参见《论语·雍也》。

[2]　曾参（前505—前436），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枣庄附近）人，字子舆，孔子学生。“不识小受大逃”事见《孝经·谏诤》：“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小受大逃”语出《韩诗外传》卷八：“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此处引申其义，对父亲的小缺点可以容忍（《论语》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而对其不义之事则要理直气壮地劝谏。

[3]　申生，春秋时晋国太子。“不知陷亲不义”事见《礼记正义·檀弓上第三》之疏：“《春秋左传》云，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父不义也。孝子不陷亲于不义，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杀子之恶。虽心存孝而于理终非，故不曰孝但谥为恭，以其顺于父事而已。”

[4]　陈仲子，即田仲，战国时齐人。“讥其太矫”事见《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1]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2]知耻，辞粟〈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毛泽东使用过的课本和砚台。

知觉类化　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

---

[1]　冉子，即冉求。字子有，春秋鲁国人，孔子学生。“不知周急不继富”事见《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2]　原宪，又名原思，字子思，孔子学生。“辞粟”事见《论语·雍也》：“原思为九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读《游五姓湖记》[1]，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战〈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

《与翁止园书》[2]，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

---

[1]　《游五姓湖记》，牛运震撰。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于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据记中所云，五姓湖“汇永济、临晋、虞乡三县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对“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捃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说“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

[2]　《与翁止园书》，方苞撰。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安徽桐城人。累官礼部侍郎，其散文大有名于当时。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与方苞友善。据书中所云：“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啧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往在京师，见时辈有公为媒媒者。青阳徐诒孙曰：‘若无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侪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素相亲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既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讲堂录》说此书是“戒淫也”。

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1]。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2]尚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3]。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4]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5]。

十月初三日　国文

伊尹[6]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

---

[1] 如在深渊，若履薄冰，参见《诗经·小雅·小旻》。原诗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 孟德，即曹操（155—220），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仲谋，即孙权（182—252），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诸葛，即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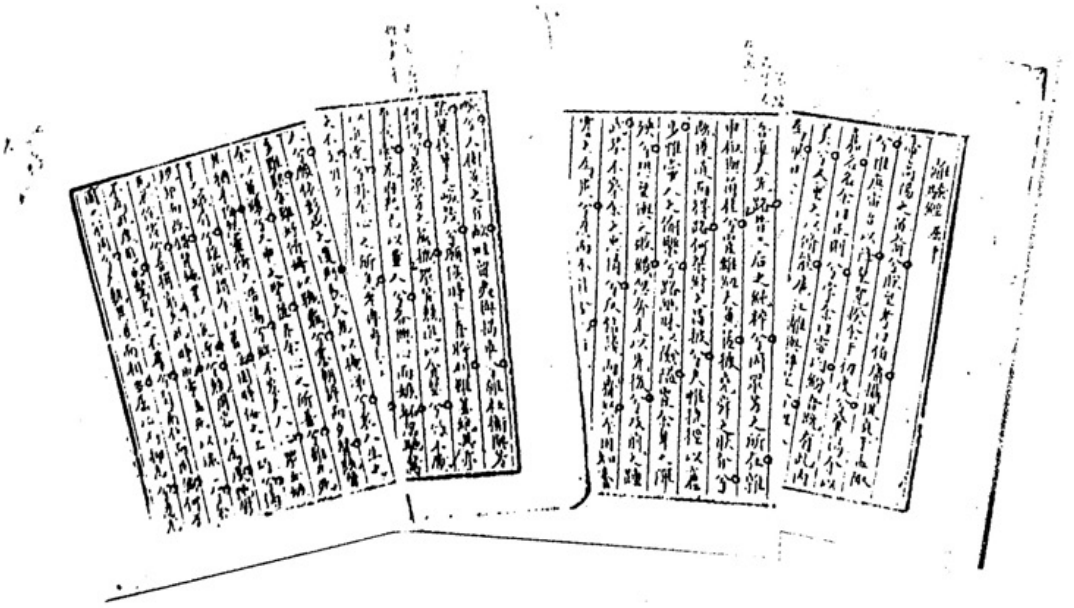
[3]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语出韩愈《原毁》，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4] 程子，疑为朱子之误。朱子即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子合》一信中有"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说也"。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参见枚乘《谏吴王书》："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

[6] 伊尹，商初大臣。曾助汤攻灭夏桀，并佐外丙、中壬二王。中壬死后，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

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毛泽东手抄屈原的《离骚》（部分）。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1]

文章须蓄势　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　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

[1]　《书》，即《尚书》，亦称《书经》，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唐，即陶唐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尧为其领袖，故有时唐尧联称。虞，即有虞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舜为其领袖，故有时虞舜联称。夏，即夏后氏，禹为其领袖，故有时夏禹联称。相传禹之子启，开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即夏朝。商，朝代名。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周，朝代名。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

而贵择交句[1]，《伊尹论》之任字[2]是。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也。

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3]。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做文写字　文贵颠倒簸〈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俗话之演成，必经几多研究，认为合理而真，始克流传不朽，颠扑不破，此类是也。

十一月十五日　修身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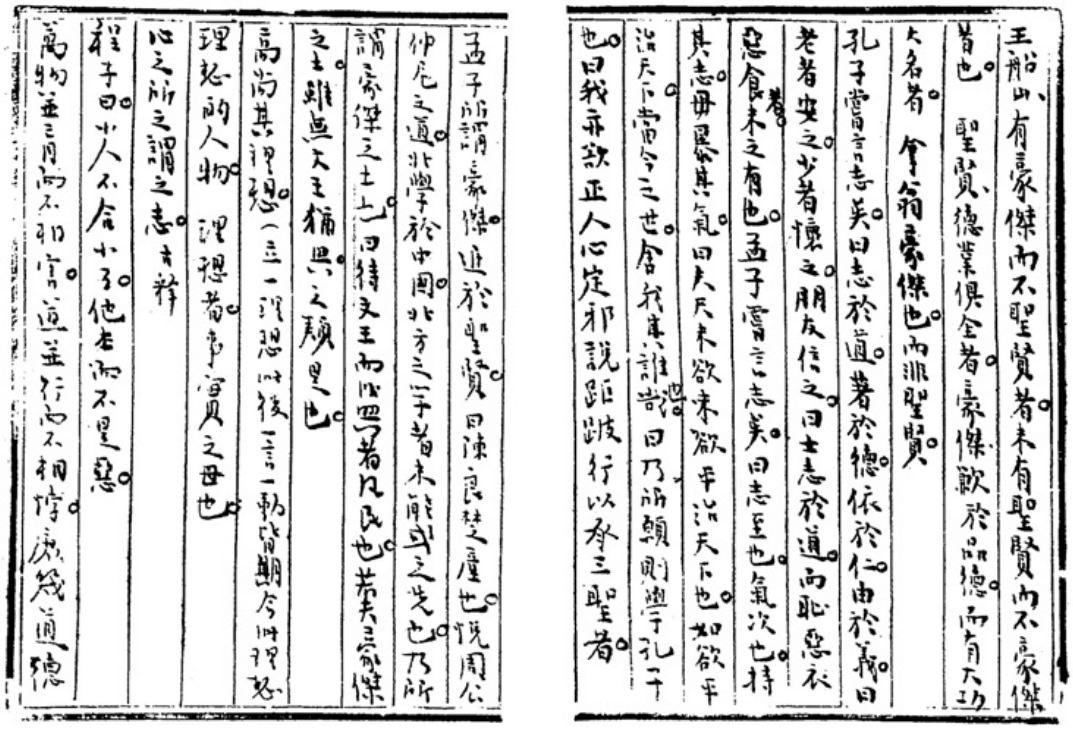
---

[1]　《范蠡论》，姚鼐撰，参见《惜抱轩文集》卷一。姚鼐（1732—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为清代桐城派著名散文家，主张义理、词章、考证并重。《范蠡论》一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者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

[2]　《伊尹论》，沈近思撰，参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五。沈近思（1671—1727），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沈近思的《伊尹论》一文曾批驳魏禧在其所著《伊尹论》一文关于汤"伐夏之举，出于伊尹之独断无疑"的观点，认为"汤之革命，应天顺人，除残去暴，救民于水火之中……普天率土，莫不引领戴商，以劝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独断'？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不在伐夏，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其视天下匹妇匹夫，有一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此则尹之所以独断而自任者也"。

[3]　天视自我民视，语见《尚书·泰誓中》。

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1]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1] 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湖南衡阳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一语见《俟解》。拿翁，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此段内容可参见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69页。

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1]

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2]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3]

心之所之谓之志。古释

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4]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庶几道德之理想矣。

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

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6]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

[1] 孔子语分别见《论语》之《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原文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语见《孟子·公孙丑上、下》及《孟子·滕文公下》三篇，其中有两句与原文略有出入，这两句的原文是："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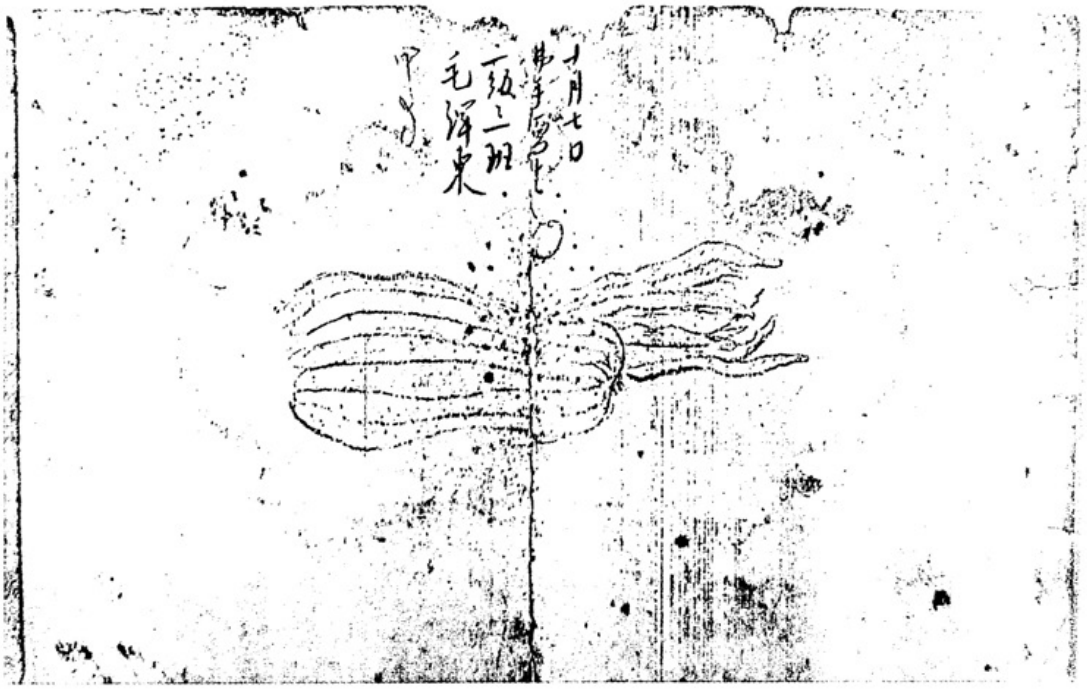
[2] 语见《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尽心上》。"乃所谓豪杰之士也"之"乃"原文为"彼"。

[3] 参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原文是："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4] 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原文是："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6页。

[5] 参见《礼记·中庸》。

[6] 参见《孟子·告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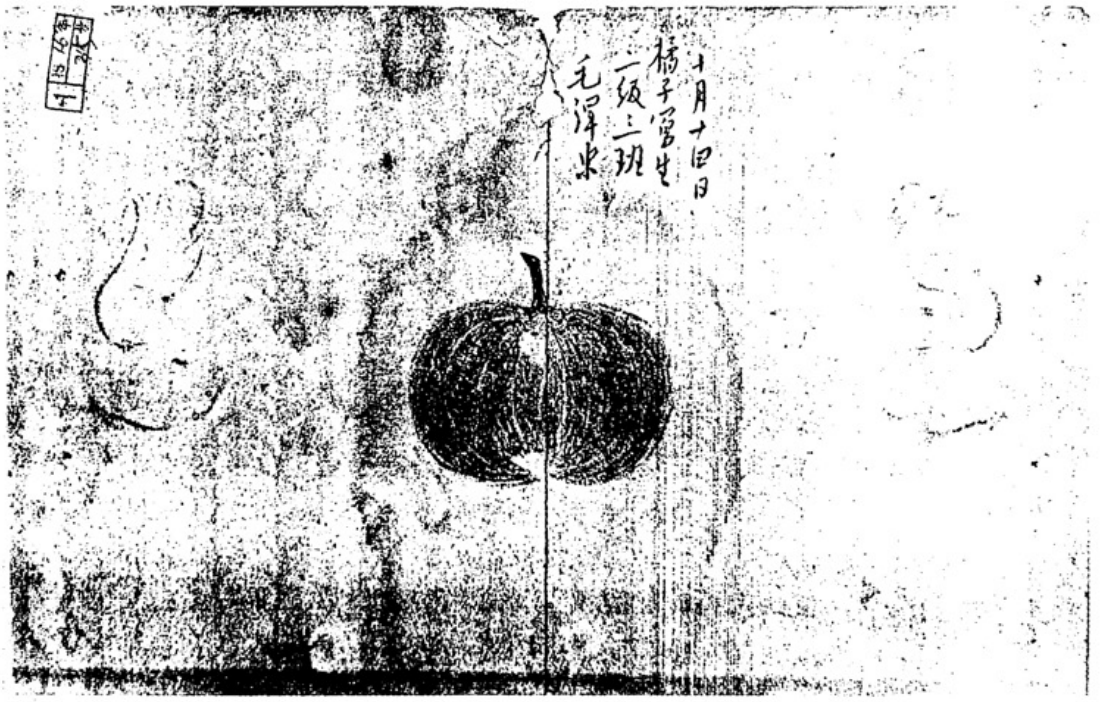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学校时的美术作品。

《管子》：不偷取一世。　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不观乎人心乎，其读史也，则尝思慕忠贤；其置产也，则务坚其契约，故曰人无有不善也。[1]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

[1]　《管子》，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前645）所作。“不偷取一世”，参见《管子·牧民第一》，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将“世”改为“时”。此段系杨昌济日记大意。据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说，写于戊戌年（1898）。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6~27页、第73页。又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之修身问题。



毛泽东在学校时的美术作品。

死)。〕[1]

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大〈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

[1] 孔子在陈、匡，指“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和“子畏于匡”(孔子被匡人所拘禁)，事见《论语·卫灵公》和《论语·子罕》两篇。耶苏，今通译耶稣，基督教之救世主。后被门徒犹大出卖，以“谋叛罗马”罪钉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贵族奴隶主的代言人，在与奴隶主民主派斗争中失败被绞死，一说被毒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民国4年版）第108页说：“凡人类中所称为伟人者，无不先与恶竞。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苏之所以为耶苏，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此段内容可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7页。

也。）[1]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2]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满清不专制）。

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中国待属国甚宽，苞茅贡聘之外，余均听其自治，越南、高丽是也。越南归法，五人聚语者有禁，藏兵器者有禁，夜不得闭户，便巡察也。高丽归日，事事听其主治，而民戢戢如群羊矣，盖其苦尤有甚于台湾者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修身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

---

[1]　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7、74页。“断腕”，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

[2]　“故曰”后的话，参见皇甫谧《帝王世纪》，传说是尧时一位八十老人所唱的歌。

[3]　张子，即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张载语见《张子语录中》，参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原文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诵张子之言”一题。

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1]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2]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3]

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4]（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豢龙氏所以能豢龙者，龙虽神而不能脱夫嗜欲也。[5]

---

[1] 诸葛武侯，即诸葛亮，死后谥武侯。范希文，名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孔，指孔子。孟，指孟子。朱，指朱熹。陆，指陆九渊。王阳明，即王守仁。

[2] 韩，指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范，指范仲淹。韩琦于宝元三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以韩范并称。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湘军将领，与曾国藩共同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传教，指范、曾均推崇义理之学，注重抓大本大源。

[3] 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原载《游学译编》第八册。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8页。

[4] 这段话出处同上。又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

[5] 豢龙氏，传说舜时的畜龙者，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1]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古太学以经分科。[2]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曰：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3]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

---

[1]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语出朱熹《小学》卷六《右实敬身》："汪信民尝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2] 光武，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57），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太学，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汉武帝时，于太学设五经博士，学生分科肄业。

[3] 严光，一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同游太学。本段所叙光武征严光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对光武说话的原文是："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有故志，何至相迫乎！"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概盛，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内容。

达期，宋元是也。[1]

十一月二十九日　修身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2]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3]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4]：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

---

[1] 参见杨昌济《劝学篇》，原载《公言》第一卷第一期，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02页。此系杨昌济转述王国维（1877—1927）的观点。见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五册。朱，指朱熹。程，指程颢、程颐。张，指张载。周，指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哲学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2]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加非议。

[3] “民黎”，原文如此，似应作“氓黎”。刘孝标《辨命论》：“与三皇竞其氓黎，五帝角其区宇。”

[4] 曾涤生即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参见《曾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二。据该文所说，这32人按原文顺序分别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因“程”包括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故实为33人。

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1]

陆象山曰：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2]（无非使心地光明）。

吕新吾，名坤，明人，有《呻吟语》。

曾文正八本[3]：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摩西十戒[4]，不伪证。

---

[1]　管宁（158—241），字幼安，三国时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16岁丧父，亲戚愍其孤贫，咸共赠赗，悉辞不受。成帝称赞他“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避居辽东30多年，辞官不就。尧夫，即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范仲淹次子。年少时，其父尝遣其赴姑苏（今苏州）取麦五百斛，路遇友人石曼卿母丧无力举葬，尧夫于是将一舟麦全部给他作葬母经费。

[2]　陆象山，即陆九渊。参见《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参见中华书局1980年版《陆九渊集》第452页。“冲决”原文为“决破”。

[3]　曾文正，即曾国藩。“八本”见庚申（1860）四月《日记》；又见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信（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62页）。“八本”之排列顺序，各本略有不同。

[4]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奉上帝之命带领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出埃及，并向他们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

在上者為政教。在下者為風俗。褒之自上者。効速而易邊。褒之自下者。効遲而可久。（在上者雖有聖君賢相。然人亡而政息。効雖速而易邊。）　剛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剛。豢龍氏所以能豢龍者。龍雖神而不能脫夫嗜欲也。

惟安貧者能成事。故曰齕得菜根百事可做。

樂利者。人所共也。惟聖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故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光武賈逵子習尚書。古太學以經分科。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十二月六日　修身

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世代之隆污。[1]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

侯朝宗生长世族，善属文。黄黎洲曰：侯公子自不耐寂寞耳。[2]

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

---

[1] 郭筠仙，即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清末外交官。语见《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卷第471页。又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致曾沅甫》，参见岳麓书社1984年版《郭嵩焘诗文集》第183页。《文集》原文是："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郭筠仙以好名好利判世运之隆污，能举其说与"。

[2] 侯朝宗，即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因忤魏忠贤，曾两次被捕入狱。方域健于文，由于生长宦旅，少年时行为颇放浪，常选妓征歌。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中曾记宗羲对侯方域的议论："在南都（今南京）时，见归德（今商丘）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耶？'"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8月18日："黄梨洲讥侯朝宗之不耐寂寞，盖不耐寂寞者无自得之乐，而有荣华之慕者。"

独立不惧，遁世不闷。[1]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2]

虚名折福。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杨震[3]

立定脚跟。一失足成千古恨。

国文

《雪中遇猎》[4]

鹘　音骨，鹰属。

氍毹　织毛褥、衬鞍之类。

---

[1] 语出《易·大过》，原文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2] 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语出《论语·泰伯》，原文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语出《论语·雍也》，原文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3] 杨震（54—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人。累官至太尉。当其任地方官时，有次道经昌邑（今兖州金乡西北），邑令王密系其过去所举之荆州秀才，王感其栽培，至夜怀金十斤以赠，震拒不受，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4] 《雪中遇猎》，吴伟业所撰之诗，参见《梅村家藏稿》卷十一。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顺治）十三年（1656）春，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讲堂录》中以下自"鹘"至"闭门"均系此诗中字、词。

秋翎　孔雀翎，前清冠饰。

西鼠　冠也，即貂帽。

挏酒　酒也。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1]

驼羹　紫驼之峰，其味甚美。

瑟瑟　女饰，碧珠也。

擒生　擒其生也。

铁岭　奉天[2]铁岭，县治。

黑河　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

高柳　故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

射雕手　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3]。（北齐事）

敕勒歌　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4]。

屠苏酒　酒也，饮能御寒。

李陵台　燕然山有李陵台[5]。

黄羊　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

---

[1]　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此系《汉书·礼乐志》“给大官挏马酒”一语之注。

[2]　奉天，清代府名，府治在盛京（今沈阳市）。

[3]　邢子高，即邢亢，字子高，北齐时人，颇有文学。斛律金应为斛律光，光为金之子，高欢时授都督，封永乐子。据《北史》卷五十四载：光“尝从文襄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丞相属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落雕都督”。

[4]　神武，指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496—547），一名贺六浑，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人。歌《敕勒》事见《北史》卷六，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5]　燕然山，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李陵台，即今内蒙古正蓝旗南黑城。

交河　古西域车师城名。

蹇驴　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

箬笠　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

《梁园赋》　相如作[1]。

闭门　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2]。

《孙子集注序》[3]

黄震　宋建州蒲城[4]人（今福建建州府蒲城县），字伯起，官广东转运使。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5]

《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

[1]　相如，指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

[2]　袁安（？—92），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累官至司空、司徒。当其贫困潦倒时，一人独卧屋中，雪积门外，洛阳令过其门，见无人迹，疑其死，入内，见袁僵卧其中。

[3]　《孙子集注序》，魏源撰。参见《古微堂集》，参见《魏源集》第226~22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知州、知县等职，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者和思想家。以下自《老子》语开始，至“越女剑”各条，凡未另注明出处者，大多系录《孙子集注序》原文。

[4]　蒲城，应为浦城。下同。

[5]　这段话系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五十八《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黄震（与《讲堂录》的上一条所记黄震非一人），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今属浙江）人。曾任华亭县令，抚州太守。孙武，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人，军事家。公元前517年以伍子胥荐见吴王阖闾，呈兵法十三篇，即今传《孙子兵法》。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功篇》[1]

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馀论故智者乎？[2]

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

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3]

学矛夫子，获甲三百。冉求事。《左传》哀十一年清之役。[4]

---

[1]　《谋功篇》应为《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一语，参见《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者之战，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

[2]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苏洵原话见《嘉祐集》卷三："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失秦交而包胥救"，魏源原文为"失秦交而包救至"。

[3]　魏源原文是："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答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

[4]　冉求，即冉有，字子有，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据《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人伐鲁，冉求作为季氏宰帅师与齐人战于清，"用矛于齐师"，"获甲首八十"。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弹以击人，然为效小，故进于弓。弓能及远矣，然人力有限，为效仍不大，故进于弩。弩者，以匣盛机矢置其中，机动矢发力大及远，而中古者作战之良器也。弹生于古之孝子有二说：上世不葬其亲，狐狸食之，孝子不忍，乃作弹以击杀之，此一说也；父母年迈，养老之事必尽，孝子乃作弹，射雀以奉其亲，此又一说也。[1]

杀人以生人。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耿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生，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

宜僚丸[2]　宜僚，楚之勇士也，善丸。

越女剑[3]　范蠡谓越王曰：越有处女，出于南林之中。

---

[1]　前一说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后一说出处不详。

[2]　宜僚，即熊宜僚，春秋末年楚国勇士。《左传·哀公十六年》："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魏叔子（禧）文集》卷八《三教经图赋序》："楚人熊宜僚善弄丸，手一丸而八丸常在空中，无益之艺也，而楚王以败宋师。"

[3]　越女，古代越国善剑之妇女。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勾践要范蠡推荐善战者，"范蠡对曰：'臣闻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当世（莫能）胜越女之剑"。

《农书》[1]

壅　音翁，培也。

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种稻必使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

垦沟揪沟　揪音愁，束也，聚也。

诙　音沦，上声，垄也。

早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诙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

然能于地隙水滨种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后可得百金以外。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2]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

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3]

---

[1]　此《农书》指张履祥所著《补农书下》。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桐乡（今属浙江）人。居杨园村，学者称杨园先生。其论学，力主耕读不容偏废，故于讲学之余，于耕耘之事、种植之方，一一讲求，因在沈氏《农书》基础上著《补农书》。参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以下自“壅”起至“农事不理”各条，均系录自该书原文。在引文中“麦历四时，故秆四”的“四”后，《补农书》原文有“节”字，“霜”后《补农书》原文有“雪”字。

[2]　《豳风》，《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旬邑西南，相传为周代祖先立国之地。

[3]　参见《魏叔子（禧）文集》卷八《张无择文集序》：“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

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

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

糠含碱性，粪田最宜。糠在田能使土疏，且久浸不坏。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大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西师意〈实学指针〉序》[1]

阁龙　西班牙人，光学名家。

牛董[2]　英人，始论压力者。

芙兰克林[3]　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鸢引电之法。

---

[1]　《西师意〈实学指针〉序》，吴汝纶撰，参见《吴挚甫文集》卷一。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散文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西师意，日本人，自号金城子，曾师事吴汝纶。著有《金城丛书》三种，《实学指针》为其一，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西师意称他著书“自忘其为日本人”，而“置身于清人之地以立说”（《泰东之休戚·前言》）。吴汝纶在序中对《实学指针》一书颇称赞：“是书详记英俄德美之地积、人口、财政、军法，使吾国士大夫考邻敌之富盛，而思所以自振拔，其用意故以勤矣。至称述阁龙、牛董、芙兰克林、华德之徒，讽切微至，吾曹从事学业者，其愧愤感发宜如何?”以下自“阁龙”至“华德”各条，均系吴汝纶序中所提到的外国人名。

[2]　牛董，今译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

[3]　芙兰克林，今译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科学家，在研究大气电方面曾作出贡献，发明避雷针。

华德[1]　英人，发明汽机，今人凡百制造实利赖之。与瓦德异。

李龟年　唐天宝乐工。

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2]

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重也。日人重母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

恨　恨有二面：恨已则可，恨人则不可也。

《日知录序》[3]

郑樵　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著《通志》二百卷。

王应麟　字伯厚，南宋建元府人。九岁通六经，宋代著述最富者。

魏鹤山　名了翁，号鹤山，南宋邛州蒲江人（今福建邛州府）[4]。少有神童之称。

马端临　字贵与，元人。著《文献通考》。

---

[1]　华德，今译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对当时已出现的原始蒸汽机作了一系列重大改进。

[2]　参见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篇："曲乎直乎，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3]　《日知录序》为潘耒撰，参见《遂初堂文集》，又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十七。《日知录》为顾炎武撰。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清初思想家、学者。潘耒（1646—1708），字次耕，江苏吴县人，顾炎武学生。以下自"郑樵"至"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各条，所有人名、概念及文句，均系录自《日知录序》。

[4]　邛州属今四川，境辖相当于今邛崃、大邑、蒲江等县地，故福建之说有误。

毛泽东在一师使用过的课桌。

鼓篋　《礼记》入学鼓篋注：击鼓警众，乃发篋，出所治经书[1]也。

唐荆川　名顺之，武进人。明嘉靖时人，著《左右文武儒稗》六编。

杨用脩　名慎，明正德时人。著作甚富。

王弇州　名世贞，太仓人，嘉靖进士。

郑端简　名晓，海盐人，嘉靖二年进士。

荆州〈川〉端简所讲求皆有用之学，而能见之于事实者，杨王不足并也。

宋、元二代人尚实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

[1]　参见《礼记·学记》。“经书”，《礼记》原文为“经业”。

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1]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2]

露田　不种树之田也。北魏孝文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

元、明武官世袭。

有一时之正义，如君臣奴隶之类；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类。[3]

谈理要新，学文要古。

奏报　大吏奏上谓之奏，小吏报大吏谓之报。

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如兵农财赋古今之制异矣，而兵之

---

[1]　“国民”，《日知录序》原文为“国命”。

[2]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今河南怀县一带）人。官至魏丞相主簿。据《三国志·魏志》：“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守习战之备故作。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虞集（1273—1348），字伯生，崇仁（今属江西）人，元代学者。官至国子祭酒。尝建言以京东沿海土地听民开垦，筑堤以捍海潮。事虽不成，而后来设立海口万户，即略采其说。

[3]　一时之正义、万世之通义，语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原文是：“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

为谋略，农之为富民，财之为裕国，莫或□[1]焉。

荆川[2]文武全才，弓马擅长。

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

明请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3]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4]，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5]

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老子唯心派。

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王某一画饼也。

著书亦有几等　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

---

[1] 此处原件有缺损，仅留“歹”旁，疑为“殊”字。

[2] 荆川，即唐顺之。

[3] 韩，指韩愈；柳，指柳宗元；杜，指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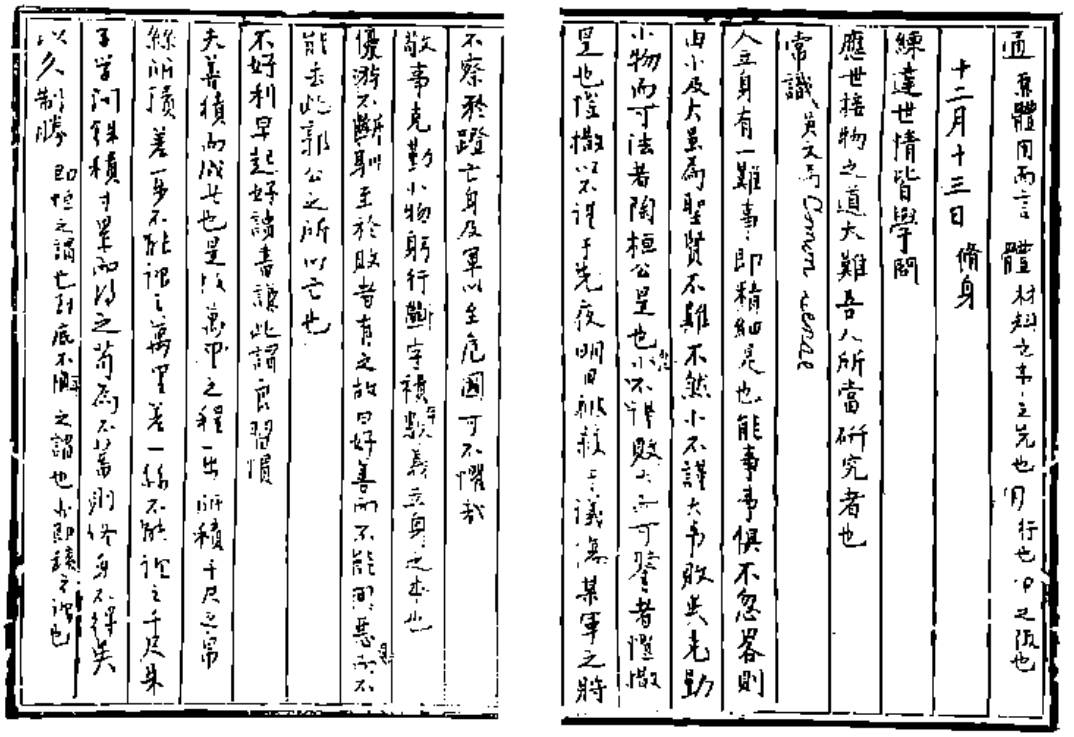
[4] 《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三百四十八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二百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5] 程子，指程颐。事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参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8页。原文是：“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的。”

纸上工夫亦有浅深。

郑渔仲[1]著《通志》，实事而有用之书也。

通　兼体用而言。体，材料也，事之先也；用，行也，事之后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十二月十三日　修身

练达世情皆学问[2]。

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当研究者也。

---

[1]　郑渔仲，即郑樵。

[2]　参见《红楼梦》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常识　英文为Comon sence〈Common sense〉。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1]敬事，克勤小物，躬行，断字积字数义，立身之本也。[2]

优游不断驯至于败者有之，故曰好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3]

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此谓良习惯。

---

[1] 陶桓公，即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历任荆州、广州刺史。勤慎吏职，常勉人惜分阴；造船时木头竹屑都贮以备用。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言陶侃之勤”“陶侃与本校有何关系”等题。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在其任终身独裁官时，因进行改革遭反对派的暗算。事先，恺撒已预闻有关阴谋，但他坚信自己的命运，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按原计划出席在罗马庞培议事堂举行的元老院会议。结果，在那里被杀害。

[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举不敬事之例”“试举陶侃克勤小物之例”“何谓断”“试言积字之义”等题。

[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刘向《新序》卷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1]

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谓也。[2]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3]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

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4]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豫测何益，求其可

---

[1]　参见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2]　以久制胜，参见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68页。"□"处原件有缺损，据前后文意，疑为"之"字。

[3]　此段有眉批"曾语"二字。曾，指曾国藩。语见曾国藩同治六年（1867）二月二十九日《致沅弟》信："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馁也。"

[4]　颉德，亦译克特（1858—1915），英国社会学家。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介绍其重未来的观点："颉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而此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即人群），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杨朱，战国初哲学家，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故孟子抨击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1]。

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2]，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

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3]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蝶可据惟目前（通今）。

国文　集

《浑州溪堂诗并序》[4]

喑　音〔音〕，与瘖同。

壥　与壥同。九壥，九州也。

施用不差，人用不屈。

蓱　音萍，与蘋同，苹也，根浮水而生。

苽　音菰，与菰〔同〕，雕胡也。

无我敉遗　敉音亦，厌也。言无厌弃我也。

螟螣蛑贼　皆蝗属。螟食苗心，螣食叶，蛑食根，贼食节。蛑

---

[1] 大禹，即禹，姒姓。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惜阴之说见《晋书·陶侃传》："侃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2] 参见杨昌济《告学生》，《杨昌济文集》第364页。

[3] 本条和下条均参见杨昌济《告学生》，《杨昌济文集》第365页。

[4] 《浑州溪堂诗并序》，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浑"，原文为"郛"。《讲堂录》中自"喑"至"螟螣蛑贼"各条，均系录自该诗及序中正文或注中文字。

或作蟊。

《猫相乳》[1]

北平王　马燧也。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2]

夫子序帝王之书而系以秦鲁，及次列国之风，而宋鲁独称颂焉。[3]

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

九合诸侯〈侯〉　九合者，谓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

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

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4]

---

[1]　《猫相乳》，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以下一条“北平王，马燧也”，系该文注中文字。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唐大历、建中年间，以功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

[2]　自此条起，至“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凡九条，均录自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此条“周”之前韩愈原文有“而”字。

[3]　夫子，指孔子。此句《韩昌黎全集》有注：“孔安国曰：‘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以为后世法，故录之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而郑康成以为，鲁得用天子礼乐，故有颂。而商颂至孔子之时存者五篇，而夏颂已亡，故录鲁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4]　管，指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政治家，助齐桓公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商，指商鞅。“不责其实”，韩愈原文为“不得其实”。

孔子曰：居则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1]

死者可作，吾谁与归？[2]

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3]

皆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4]

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5]

人皆以为华，杨子[6]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7]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8]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9]

---

[1] 此为韩愈引孔子语，参见《论语·先进》。

[2] 此为韩愈引赵文子语，参见《礼记·檀弓下》。

[3] 此为韩愈引孔子语，参见《论语·季氏》。

[4] 这一条及下条“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均录自韩愈《元和圣德诗并序》题注中语，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原文是：“穆伯长曰：‘退之《元和圣德诗》《淮西碑》《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笔墨间录》云：‘此序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

[5] 自此条至“《传》曰”条，除另注明者外，均系录自韩愈《争臣论》中原文或原注中文字，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

[6] 杨子，《争臣论》原文作阳子，指阳城（736—805），字亢宗，唐定州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官谏议大夫。

[7] 此为《韩昌黎全集》中《争臣论》原注中文字。“城”，指阳城。原文为：“城好学，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六年乃无所不通。”

[8] “忽然”，韩愈原文为“忽焉”。

[9]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孜孜矻矻　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1]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2]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3]

我国东西两极端，时差四点十五分。西喀什噶尔，东乌苏里江。

夸　与炙同。万牛脔夸，万瓮行酒。[4]

帕　音麦。以红帕首。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

穰穰　众也。

枷脰械手。

《孟子》　经[6]

---

[1]　“招”字原文旁有一“翘”字，为读音。国武子，即国佐，春秋时齐国大夫，国归父之子。

[2]　襄公，指单襄公。单襄公语见《国语·周语下》。“淫乱之间”，原文为“昏乱之国”。

[3]　《传》，指《左传》，引文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4]　自“夸”至“枷脰械手”各条，包括注中文字，均系录自韩愈《元和圣德诗》中原文或原注。

[5]　参见《黄石公三略·上略》。原文“勇”为“死”。

[6]　此处之“经”字及后面“子”“集”字，系我国旧时书籍的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本条以下自“唁睊胥谗”至“思戢用光”各条，包括注中某些文字，除“好尽言”条外，均系录自《孟子·梁惠王下》。

睊睊胥谗　睊睊，侧目貌。

流连荒亡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苛　可也，苛矣富人[1]。

招　音昭，取非其招不往也。音韶，盖《徵招》《角招》[2]是也。音翘，好尽言以招人过，此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思戢用光　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国家也。

文

《朴学斋藁序》[3]

经史百家，天人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运用，起伏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

明季之失，在法不足。今人之短，在材不足。

欿然不自慊。愈造深者愈自歉。

故其文词清[4]典雅，文质相宣，矩镬有余，而精义不乏。

诚能殚精研思，穷高极远，贯天人以为学，罗古今以为资，譬若采木邓林，伐石南山，以就倕般之绳削，而千门万户，无不可营，

---

[1]　苛，《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哿”。“哿矣富人”，语出《诗·小雅·正月》。

[2]　《徵招》《角招》，我国古代乐章名。

[3]　《朴学斋藁序》，清潘耒撰，参见《遂初堂集》；又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十七。《朴学斋藁》为林佶撰。林佶（1660—1735），字吉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康熙进士，授内阁中书。善楷书，尝从汪琬学。本条以下至“不鄙予而枉存之”各条，均系录自《朴学斋藁序》。

[4]　“清”后《朴学斋藁序》原文有“醇”字。

出尚方之珍，罗水陆之品，以供易牙之烹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1]

不鄙予而枉存之。

魏伯子曰：大家之文，其奇处在至平，其密处在至宽，至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2]

汪钝翁　名琬，字苕人。吴人，顺治乙未进士。

《铭书案曰净厚宽平》　净，简洁以居心；厚，真固以干事；宽，优余而受物；平，坦易而行志。[3]

毋遗于拙，毋便于工。

刺发　魏时有句骊[4]客，善用针，能刺发贯其空。

射虱　《列子》：飞卫学射于甘蝇，而巧过其师；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视虱如车轮，矢贯其胸而悬不绝。[5]

升　音宗，布八十缕为升。

---

[1]　邓林，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树林，参见《山海经·海外北经》。南山，古山名，即今之终南山。《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倕，传说中尧时（一说黄帝时）巧匠名。般，即公输般，亦称公输盘、鲁班。我国古代建筑工匠，春秋时鲁国人。易牙，亦作狄牙。春秋时齐桓公之幸臣。长于调味，善于逢迎，相传曾烹其子为羹以献桓公。

[2]　魏伯子，即魏际瑞（1620—1677），原名祥，字善伯。魏禧之兄，江西宁都人。明清之际著名散文家，著作有《魏伯子文集》十卷。此处引文参见该集卷二《与周公书》。原文是："愚窃以为，大家之文，其奇者在至平，其密者在至宽，其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此体识之所以为大也。"

[3]　《铭书案曰净厚宽平》，魏际瑞撰，参见《魏伯子文集》卷七《铭》。引文中"真"字魏际瑞原文为"贞"。

[4]　句骊，亦作高句骊、高句丽、高骊、高丽。古国名，后为卫氏朝鲜所并。

[5]　飞卫学射于甘蝇一段见《列子·汤问》篇。

漮　音丛，小水入大水也，漮汇相通。

玄酒太羹。

白贲　饰也，言以白为饰也。

脏，五行之海也，心木、肝火、脾土、肺金、肾水也。

天地交曰泰[1]。

天君泰然[2]　天君，心也。

蝍蛆　蜈蚣也，食带眼。[3]

带　蛇也，蝍蛆食其眼。

鸟憎西施威也　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4]

鸟　音亦，燕也。

猱蝯　猴类，善援。

玃父　弥（猕）猴也。玃或作玃，捉也。玃父摄人妇为偶，生子，故名玃父。

果然　猴也，性义兽。

交让　木也，有交让之性。

吴询，字画溪，桐城人，著《画溪逸语》。

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

浑沌氏　《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

---

[1]　参见《易经》《泰》卦《象》辞。原文是："天地交，泰。"

[2]　天君，参见《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五官，荀子书中指耳、目、鼻、口、形。天君泰然，语出宋代范浚《香溪集》五《心箴》："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3]　《庄子·齐物论》有"蝍蛆甘带"。

[4]　参见《庄子·齐物论》，"墙"《庄子》原文作"嫱"。

之帝曰浑沌。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儵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经

干戈戚扬[1]　戚，斧。扬，钺也。

残贼　贼仁者谓之贼，责义者谓之残[2]。

镒　二十两也。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3]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

[1]　语出《诗经·大雅·公刘》。自本条至“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各条，均系录自《孟子·梁惠王下》。

[2]　“责”，《孟子》原文为“贼”。

[3]　自本条以下，至“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各条，均系录自《庄子·逍遥游》原文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的原注中文字。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1]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2]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集

《元和圣德诗》[3]

珪　古文圭字。

陴　城上女墙。掷首陴外。

少府　《唐志》：少府监掌供百官仪物。出节少府。

帕　音麦，额首饰也，军容之服。以红帕首。

搜原剔薮。

拄　音主。通作柱，支也。

累累　音力追切。《记》：累累乎端如贯珠。[4]妇女累累。

烜威赫德，蹴踖蹈舞，掉弃兵革，私习簠簋。

---

[1] 合肥李氏，指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淮军首领，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所谓“平发夷捻”，指其镇压太平军、捻军农民起义。“登坛□理国交”，原件有一字缺损，疑为“陛”字。

[2] 参见《孟子·尽心上》。

[3] 《元和圣德诗》，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本条以下自“珪”至“耦”各条，包括某些注中文字，均系录自该诗。

[4] 《记》指《礼记》，此语出自《礼记·乐记》。

耦　耦谓朋类。

《改葬服议》[1]

緦　三月服。经曰改葬緦。

缅　远也。改葬之礼緦，举下缅也。[2]

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也。

殡于堂则谓之殡，瘗于野则谓之葬。

若果重服，是所谓未可除而除之[3]，不当重而更重也。

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俭之与奢，则险〈俭〉固愈于奢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

《谏臣论》[4]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5]

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

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

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

---

[1]　《改葬服议》，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本条以下自“緦”至“曰不然”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2]　语出《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年五月。

[3]　《改葬服议》原文无“之”字。

[4]　《谏臣论》，亦作《争臣论》，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本条以下自“志不可则”至“子告我曰”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5]　《谏臣论》原文为：“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

《书黄子久画后》[1]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呜乎，天下容有习且熟于其真，而举而为之，常不得其似者，未有望而摹其似，而有所得者也。

《谢安论》[2]

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

德量　夫君子之所恃以胜天下者，在乎气识[3]德量之间，而不在乎干局。

干局　然而干局之用，君子虽不恃以为长，而不可以之自废。

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4]

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5]

---

[1]　《书黄子久画后》，侯方域撰，参见《壮悔堂集》卷九。黄子久，即黄公望（1269—1359），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道人，元代杰出的山水画家。自上一条“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至“呜乎！天下容有习且熟于其真”各条，均系录自《书黄子久画后》中原文。

[2]　《谢安论》，侯方域撰，参见《壮悔堂集》卷七。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政治家，曾官至宰相。本条以下自“古之有为于天下者”起至“导有大有为之识”各条，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其他均录自《谢安论》。

[3]　气识，《谢安论》原文为“器识”。

[4]　参见《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濛，指王濛（309—347），字仲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系晋哀帝王皇后之父。这两句对话是谢安年轻时拜会王濛之后，濛子修问其父对谢安的印象如何，及濛的答话。

[5]　“夏禹勤王……恐非当世所宜。”“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这两条均出自《晋书·谢安传》。前一条是谢安与王羲之登冶城时，王羲之讲的一段话，下一条则为谢安的答语。

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岂犹夫寻常之可测者哉？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清冲有余，而朴练不足。

无以争天下之先，而经天下之远，吾以其夙习决之矣。

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又安能深沉确实开扩淬厉而以先〈天〉下为己任乎？

导有大有为之识，而无大有为之才。安有大有为之量，而无大有为之干。[1]

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2]

无者有之先也，故鸿荒以前，谓之无也，因此则鸿荒以后斯有矣。

才　才者，经济之谓也。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

浔阳　古属安庆。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3]

---

[1]　导，指王导（276—339），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政治家，曾官至丞相。安，指谢安。

[2]　参见《晋书·谢安传》。晋简文帝崩后，桓温欲谋害谢安等人以篡晋，这是谢安为挫败桓温阴谋而讲的一段话。“明公”指桓温。

[3]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题中“议”字原件缺损，据《韩昌黎全集》补。以下自“执笾豆”至“宗彝”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

其亦微矣哉。

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盖亦不得其理矣。

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

此无其他。

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为[1]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议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

罍洗　祭器也。

宗彝　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2]，罍洗。

赋　《二鸟赋》[3]

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4]

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李翱。呜乎，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

---

[1]　“为”，韩愈原文为“考”。

[2]　“寻”，原文如此，疑为“彝”字之误。

[3]　《二鸟赋》，应为《感二鸟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以下四条均为该赋序或注中文字。

[4]　左太冲，即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西晋文学家。引文出自《咏史》，参见《昭明文选》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7页。

天下岂有乱与亡哉！[1]

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复志赋》[2]

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

视韩彭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刘孝标《辨命论》[3]

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生[4]

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

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5]

---

[1]　此系《感二鸟赋》原注中引李翱《幽怀赋》文。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安东）人。唐代散文家、哲学家，尝从韩愈学。

[2]　《复志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以下各条均录自该赋序、正文及注文。

[3]　刘孝标，即刘峻（462—521），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人，南梁文学家。《昭明文选》卷五十四作《辨命论》，且对这句话有注："彭，彭越。韩，韩信。《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礼记》曰：'鸷虫攫搏，不程其勇者。'郑玄曰：'鸷虫，猛兽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汉书》曰：'张禹，字子文，善说《论语》，令禹授太子，迁光禄大夫，赐关内侯。'范晔《后汉书》曰：'桓荣治欧阳尚书，授太子，为太子少傅，封关内侯。'《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

[4]　夏侯胜，字长公，东平（今山东汶山附近）人。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之开创者。语见《汉书》卷七十五。《汉书》原文"取"前有"其"字。

[5]　《剧秦美新》，扬雄作。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1]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传》

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2]

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3]

嫉贪佞之污浊兮，曰吾其既劳而后食。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富贵之能当。

《闵己赋》[4]

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

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

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苏子瞻[5]

---

[1] 班孟坚，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撰《汉书》。《宾戏》，《昭明文选》题为《答宾戏》。“艺术”，《答宾戏》原文为“术艺”。

[2] 《家语》，即《孔子家语》。“也”，《孔子家语》原文为“已”。

[3] 《前汉》，指班固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

[4] 《闵己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本条以下自“昔颜氏之庶几兮”至“司马苏氏之论当矣”各条，均系录自该赋正文或原注中文字。

[5] 苏子瞻，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此处引语见《颜乐亭诗并序》，载于《苏轼诗集》卷十五。“必于其小焉观之”，苏轼原文为“必于小者观之”。

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司马君实[1]

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2]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

楚囚，君子也。[3]语出《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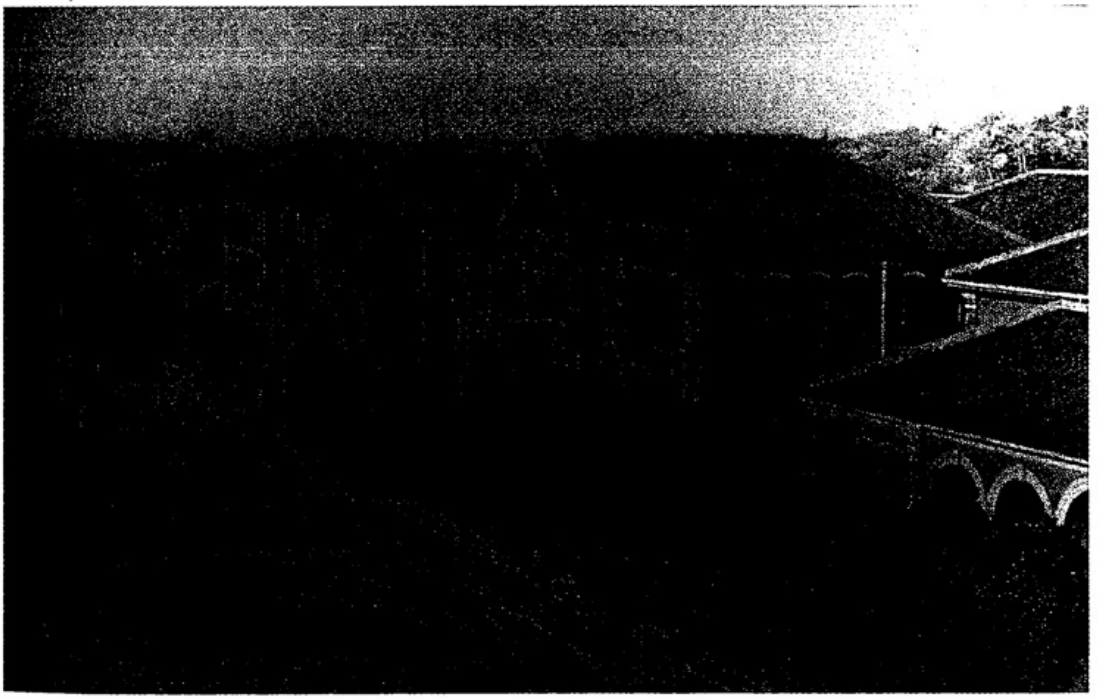
---

[1]　光，指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北宋大臣、史学家，撰《资治通鉴》。司马光语见《颜乐亭颂·序》。“志诏”“乎”，《颜乐亭颂·序》原文为“铭志”“哉”。“以三书抵宰相求官”，指韩愈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上宰相书》，二月十六日《后十九日复上书》，三月十六日《后二十九日复上书》，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六。宰相指赵憬、贾耽、卢迈。《与于襄阳书》，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七，书中有云：“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于襄阳，指于頔，字允元，时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2]　《答李习之书》，即《答李翱书》，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六。“常”，韩愈原文为“尝”，“颜子”为“颜回”，“不亦难乎”为“其不亦难乎”。

[3]　楚囚，君子也，参见《春秋左传·成公九年》。楚囚，指囚于晋国的一个楚国伶人（乐官），晋侯与他对话时，他很讲礼义。范文子称赞他：“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裔，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因建议晋侯将其释放，“使合晋、楚之成”。

1914



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在第八班学习，直至1918年6月毕业。图为一师的校舍。

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1]

（1914年）

晚霭[2]峰间起，（萧瑜）
归人江上行[3]。（萧瑜）
云流[4]千里远，（萧瑜）
人对一帆轻。（毛泽东）
落日荒林[5]暗，（毛泽东）
寒钟古寺生[6]。（萧瑜）
深林归倦鸟，[7]（萧瑜）

---

[1] 此诗见于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萧瑜（1894—1976），字子升，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萧三的二哥。

[2] 霭，云气。晚霭，傍晚时的云气。

[3] 归人，回家的人。江上行，指乘船而行。唐代王建《送丘为下第归江东》："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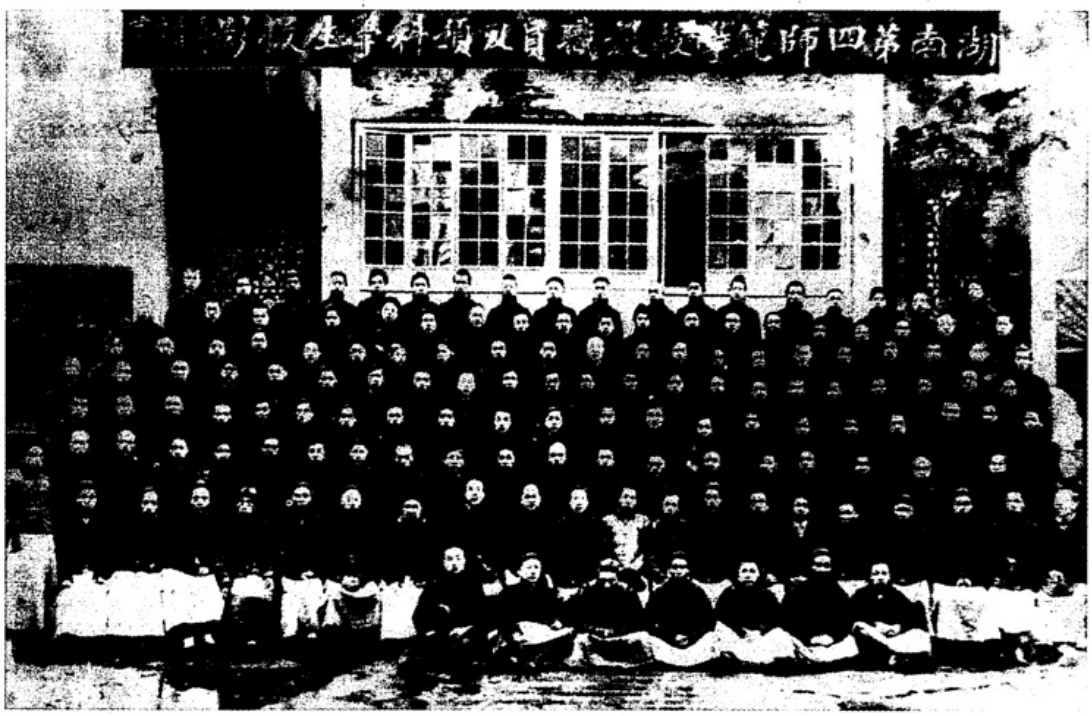
[4] 云流，指云在天空中不断地随风飘动。

[5] 荒林，人迹罕至的树林。

[6] 寒钟，听了令人产生寒意的钟声。古寺，古庙。生，发生。这里指敲钟发出声音。

[7] 深林，茂密的树林。深林归倦鸟，即倦鸟归深林。宋代陈造《三月初晚晴寄高缙之》诗三首其三有"森木倦鸟归"之句。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亦有"鸟倦飞而知还"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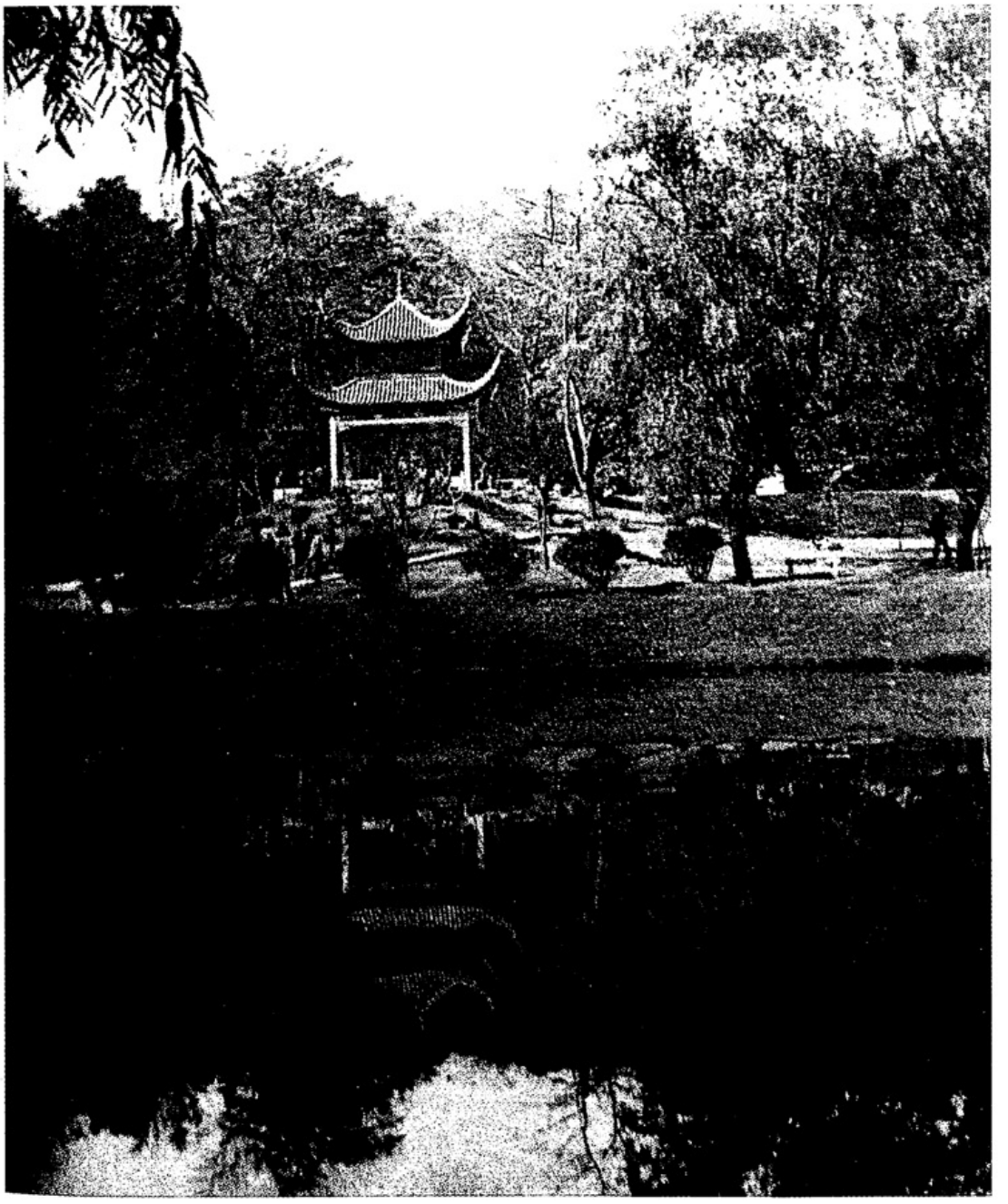
高阁倚佳人[1]。（毛泽东）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职员及预科学生合影。第五排左二为毛泽东。

[1]　阁，旧时女子的住房。高阁，犹言高楼。倚，依靠，指身体靠在物体上。佳人，美人。高阁倚佳人，即佳人倚高阁。这里指少妇倚楼盼望远行的丈夫归来。

1915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毛泽东常和同学们到这里读书游玩。

给文咏昌的信[1]

（1915年2月24日）

1915年，毛泽东向表兄文咏昌归还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张还书便条。原无写作年份，据文咏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忆，这张便条是“民四年”（即1915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家过春节时所写。所署“正月十一日”系农历，公历为2月24日。

咏昌[1]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2]失布匣，《新民丛报》[3]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

[1] 咏昌，即文咏昌（1884—1961），名胤昌，又写作润昌、运昌，湖南湘乡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毛泽东的表兄。

[2]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1842—1921）著。书名及内容编排屡经变更，1893年始定此名出版。该书批评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他少年时阅读此书，“非常喜欢”。

[3] 《新民丛报》半月刊，梁启超主编，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初期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曾有较大的影响。1903年以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终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毛泽东于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借阅过，并在该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杨昌济记毛泽东的谈话[1]

（1915年4月5日）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1] 本篇是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中有关毛泽东谈话的一段记载。当时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毛泽东的老师。

悼友人易咏畦[1]

（1915年5月）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没〉，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1] 这是毛泽东为悼念同学易咏畦所写的挽联。易咏畦，即易昌陶，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于1915年3月病逝家中。由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学校于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师生共送挽诗挽联256首（副），并编印成册，题为《易君咏畦追悼录》。诗联内容多含“悼念学友，毋忘国耻”之意。

五古[1]·挽易昌陶[2]

（1915年5月）

去去[3]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4]，湘滨春溜[5]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6]。
城隈草萋萋，涔泪[7]侵双题。

---

[1] 五古，五言古体诗的简称。每句五个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可以换韵，不像五律那样讲究平仄对仗。

[2] 易昌陶，名咏畦，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班。1915年3月病死家中，5月23日学校为他开追悼会。毛泽东在致湘生（生平不详）信中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3] 去去，越去越远。汉代《别诗》四首（旧作苏武诗）其三："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4] 衡阳雁声彻，湖南衡阳有回雁峰，相传雁不过此峰。雁声响彻衡阳，比喻思友悲叹的深切。

[5] 春溜，即春水。

[6] 踯躅南城隈，踯躅，徘徊。南城隈，南城墙弯曲处。

[7] 涔泪，不断流下的泪。

采采馀孤景[1]，日落衡云西[2]。
方期沆漭[3]游，零落匪[4]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5]。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6]，飞飚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7]，北山尽仇怨[8]。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9]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

[1] 采采馀孤景，采采，丰盛貌，众多。馀，剩下。孤景，同孤影，这里指作者。

[2] 日落衡云西，衡云，衡山上的云烟。衡山在长沙之南，这里“衡”指长沙之西属衡山七十二峰的岳麓山。

[3] 沆漭，犹汪洋，水深广的样子。左思《吴都赋》：“颂溶沆漭，莫测其深，莫究其广。”

[4] 匪，同非。

[5] 汗漫东皋上，汗漫，本义是漫无边际，这里指漫步。东皋，泛指田野或高地。

[6] 关山蹇骥足，关隘山川阻碍良马的奔跑。骥足，比喻俊逸的人才。

[7] 岛夷，古代指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及附近岛屿的民族。这里借指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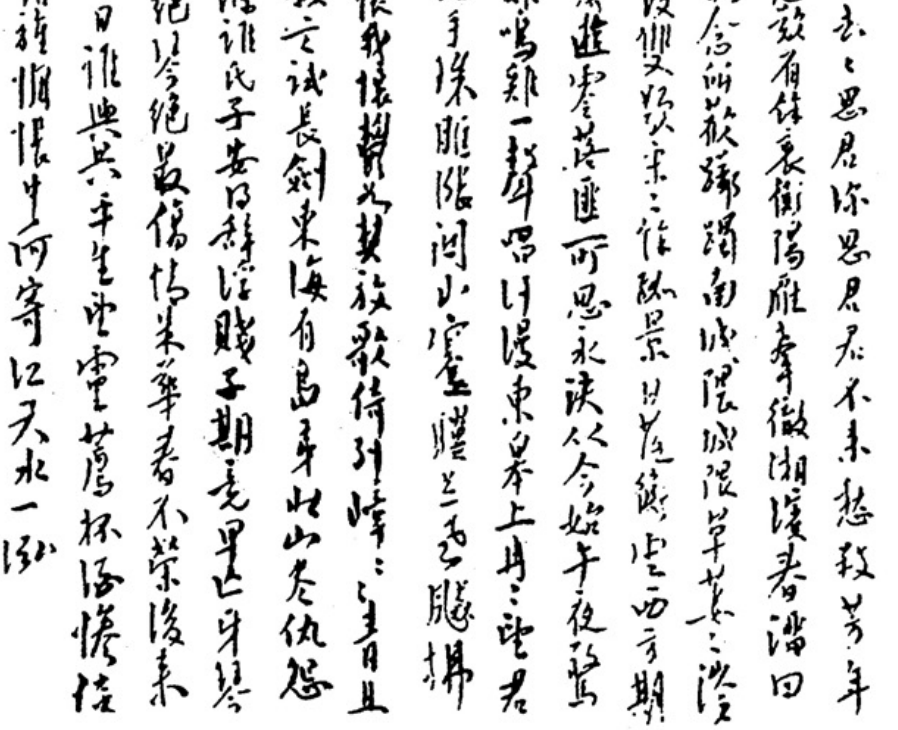
[8] 北山尽仇怨，北方群山间有仇视我们的国家，这里指沙皇俄国。

[9]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吕氏春秋·本味》称，伯牙弹琴，钟子期听了，完全懂得伯牙琴曲的意境。钟子期死，伯牙碎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1]。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2]。



毛泽东手书《五古·挽易昌陶》。

[1] 铭旌，灵柩前的旗幡。

[2] 泓，水深的样子，这里以“水一泓”比喻深情。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印的《易君咏畦追悼录》，其中记录了毛泽东等为易咏畦撰写的挽联和挽诗。

给湘生的信[1]

（1915年6月25日）

湘生足下：

初一日接君书，今二十五日矣，未作复者，吾夏假住处未定也。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止有回家一法。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2]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

[1] 湘生，情况不详。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所提《明耻篇》，系1915年夏刊印，而易昌陶的追悼会系1915年5月23日举行的。据此，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首领。道光进士。1853年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将团练扩编为湘军。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文中提到的“曾文正家书”，俱收录其中。

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1]。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慑无地。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课〉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2]。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3]。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同学

---

[1] 语见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原文为："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2]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人称康南海。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相对立。他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3]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后逃亡日本。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立宪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但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五四运动后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为文流利畅达，为学界推重。他的著作内容宏富，涉及范围极广，后人编为《饮冰室合集》。

陈子[1]，有志之士，馀不多见。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为然乎？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漭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2]。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3]郑某处书三本，信一函，今寄来。油纸三

---

[1] 陈子，指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共党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学。1915年毕业后，任长沙县五美小学教师。1917年在一师附小任教。后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工会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去上海，被派往湘西贺龙部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1930年在长沙就义。

[2] 岛夷，原指我国古代东南沿海一带居民，此处借指日本。北山，古指今甘肃省西部边境，或指吉林一带，此处泛指东北一带。当时日本和沙俄互相勾结，侵略满蒙；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3] 1915年《易君咏畦追悼录》中收入的这首诗，与这封信中的诗有四字不同，一是“方期沆漭游”的“沆”字为“沅”字，一是“飞飚拂灵帐”的“灵”字为“云”字，一是“子期竟早亡”的“期”字为“渊”字，一是“后来有千日”的“日”字为“里”字。

十张，钱三百，款小路远，不必汇寄。训学生词一纸，保命丸一纸，可阅也。足下读书有得，望函以见告。余容后呈，敬请课安！

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泽东顿首

六月廿五日

复启者，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詹〈察〉。

泽东又及

《明耻篇》题志[1]

（1915年夏）

一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2]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

[1] 《明耻篇》，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一师教习石润山写的《感言》。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机。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画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紧要者，其余不阅可也”。本篇的一和二，是毛泽东分别写在该书封面上和《感言》后的题志。

[2] 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令其驻中国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五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因此，中国人民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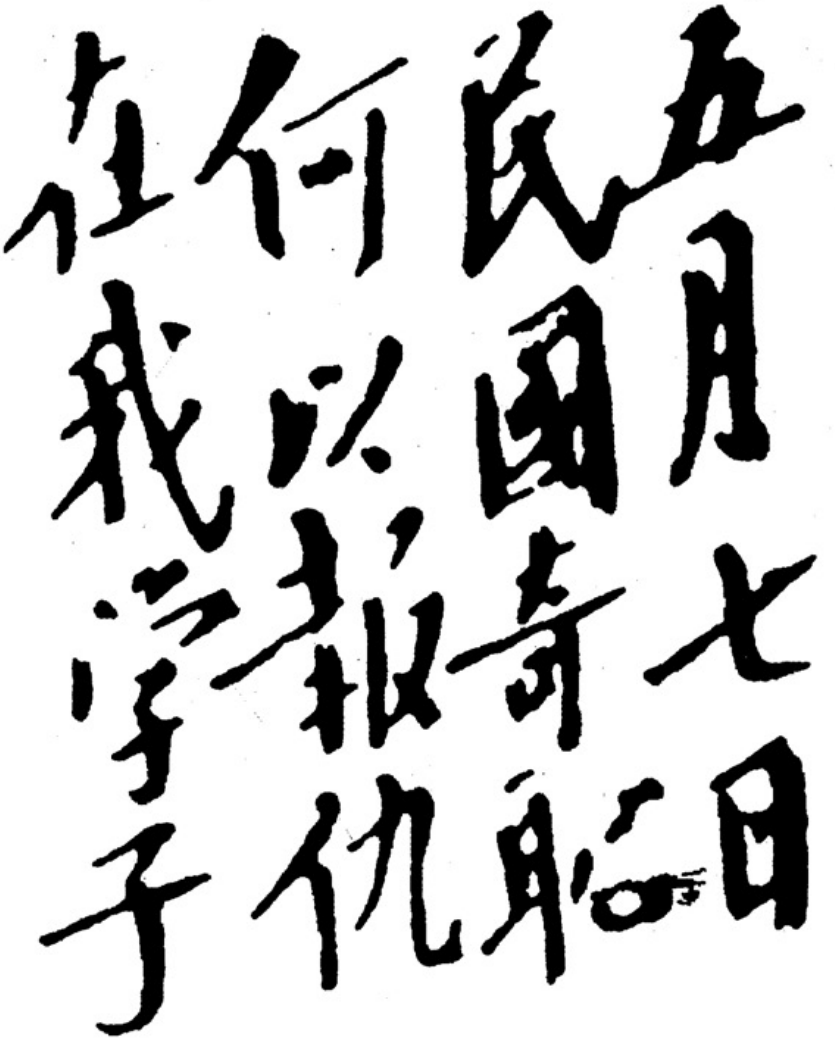
二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1]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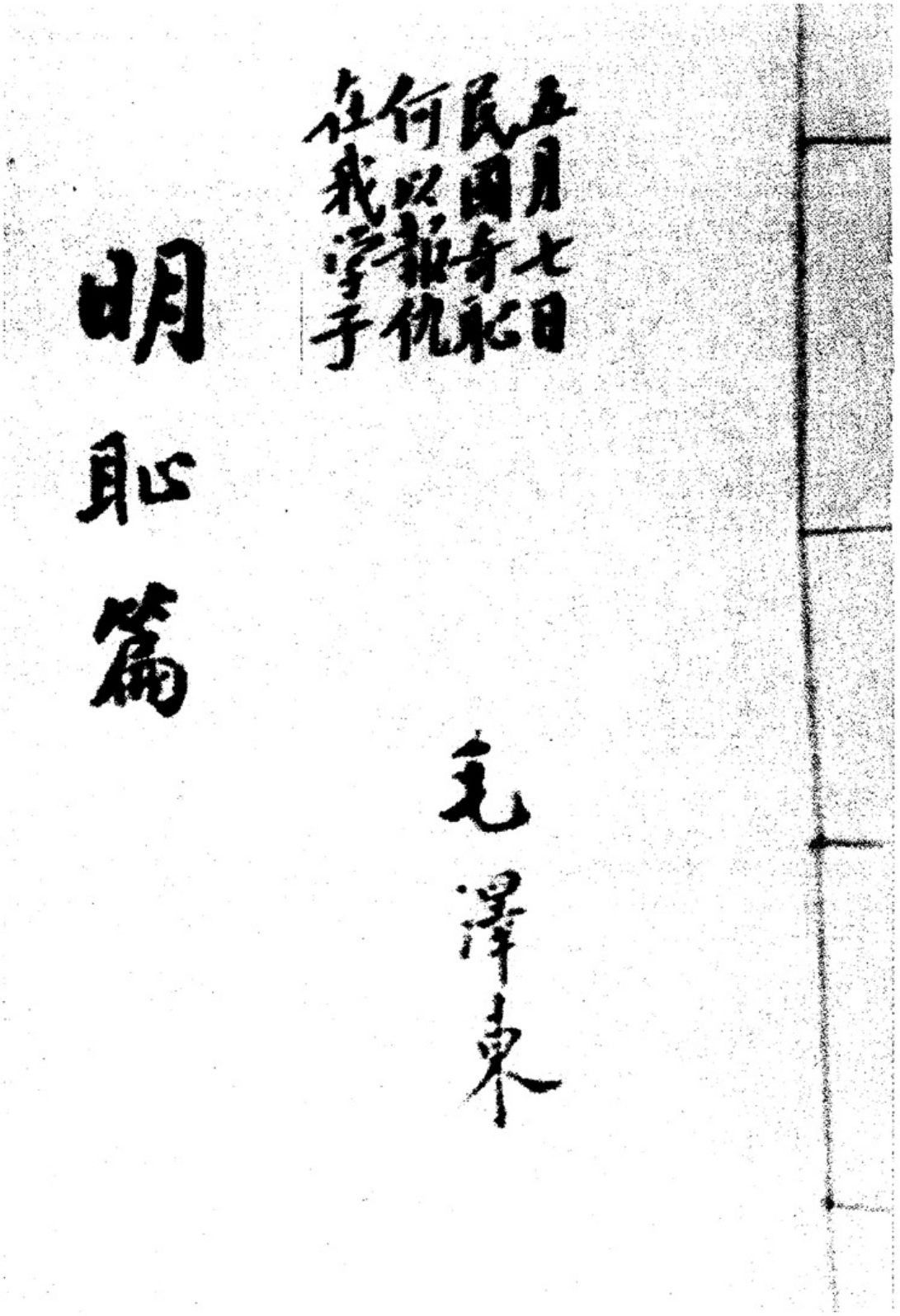
《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

[1] 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同年11月，与当时尚存的长沙城南书院（创建于宋代）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毛泽东由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就读。



毛泽东在《明耻篇》上的题词。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编印的《明耻篇》。

给友人的信[1]

（1915年7月）

悔之也。当今之世，黯黮闷塞，非有强聒[2]，狂澜谁鄣？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又或谓搅神废日，此亦似矣。虽然，此乃所谓佞也。孟轲好辩[3]，不得谓之佞；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4]，不得谓之佞也。谁曰搅神？谁曰废日？且吾尝闻用之而弥盛矣，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歙〈簸〉夫不纤其胫

---

[1] 此信前后残缺，收信人和写作时间不明。从信中所提“子升悔于言”和子升“来书”两事及作者在信中所表现出的对收信人的态度来看，似为写给萧子升的。毛泽东与萧子升于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萧在1915年6月毕业离校。从信的笔迹和信中反映的有关学习的内容来看，与1915年间的其他书信相近。又，联系1915年8月3日给萧子升的信来看，此信似写于1915年7月。

[2] 参见《庄子·天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强聒而不舍，意为人们不想听而仍然喧谈不休。

[3] 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4] 子贡（前520—?），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孔子学生。“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而肥其胫。苏张纵横[1]，其舌未敝也，离朱巧察，其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弥盛者，所在多有，搅神之说，不足信矣。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且吾闻子升悔于言矣。若曰对人哓哓，退惟多失，惩前毖后，其慎言哉！然吾谓子升，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若诚惩而毖之，子升其难知失也已。故旷日之说，亦不足信也。是故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国，排搅神废日之说，所以益神而修业，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然非欲取同于君，求君更正其谬，此弟区区之意所求降鉴者也。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型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此诚至公彻理之谈也。夫古今门户之争，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之分，在学则有汉氏、宋氏、程、朱、鹿〈陆〉、王[2]之异。政无论矣，学亦多讥，主奴出入，各植徽桓，招引朋徒，相啮轧不休。嗟乎，此何故哉？弟观杨先生[3]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子升可谓能遵师训，且足以

---

[1]　苏，指苏秦（？—前317），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任齐相时约楚、燕、赵、韩、魏五国攻秦，史称合纵。张，指张仪（？—前309），战国时魏国人，任秦相时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史称连横。

[2]　汉氏、宋氏，即汉学、宋学，为清代两大学术流派。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指朱熹；陆，指陆九渊；王，指王守仁。程朱认为“理在心外”，且为宇宙根本；陆王则主张“心即理”，心是宇宙之根本。

[3]　杨先生，指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参加湖南维新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研习教育学。1913年至1918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校任教。毛泽东曾受学于其门下。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直至病逝。

发者也。来书又谓获益切愿，以弟之愚谬引为足与共学适道，崇奖过量，非所能当。嗟乎，一人之事，他人孰能尽知者哉！古来貌合神非，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昔樊英[1]蜚声于

[1] 樊英，字季齐，东汉南阳鲁阳（今河南鲁山）人，经学家。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颇有名于当时。及顺帝诏对，并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8月3日）

子升[2]足下：

曩上菲笺，不知得否？通信曲折，谅不易达。今者烈曦正耀，倦读滋苦，城邑地非泉石，冲嚣愿溷，更有不堪，弟之所寓，不过较他处差胜耳。迩者方先生维夏[3]自家旋省，称该县高小国文讲席虚人，罗聘省垣，人方归乡消夏，又且贤者罕觏，有亦先为捷者所得。下以访弟，即以足下为对，特不审足下闲不闲也？窃思足下意在省会，不愿他往，托躬名校，陶毓宏才，一也；师友错处，可资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问及萧子升“闲不闲”、是否愿意去“平校”教书，说明正值萧1915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尚未决定去修业学校任教之际，故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子升，即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3] 方维夏（1879—1936），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回国，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习、学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等职。1936年在湖南桂东沙田作战时牺牲。

讲习，二也。如平校之地，所弗措意，亦其宜耳。然时有变迁，意或更移，亦未可知。故得觌陈，待自决焉！平校国文主任，周十五点钟，薪年二百串，夫马在外，闻方先生言，师其校者，尚多名贤。有某公者，居校经十有余年，学具有根柢，故欲于国学加研究，亦尽有切磨之朋。信到即赐回音，开学在迩，聘者（校长）旅候故也。余不多及，即请

教安并候

子璋[1]仁兄之福！

弟　泽东谨肃

八月三日

---

[1] 子璋，即萧子暲（1896—1983），又名萧植蕃，萧三，湖南湘乡人，萧子升之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名义，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并从事写作。1939年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国际交往工作和文艺活动。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8月）

子升足下：

七日奉到来示，披读之余，距跃三百！嗟乎，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非子升，畴能以道为予言者邪？厌饫嘉谟，心以开爽，然轸结者深，郁蓄者叠，磊砢抑塞，莫能自疏，对子升而发之，子升其许我乎？今夫人者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抟其类以为群。夫言以灵而发，群以言而抟，然则言也者，顾不贵欤！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2]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3]，讷言敏行[4]，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虽然，仆则思之，天地道藏之邃窔，今古义蕴之奥窍，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

---

[1] 此信无写作时间。从信中所提萧子升决定不去“平校”任教，“学校展限至廿五”日开学，毛泽东准备“十五回家”省亲等情况看，此信当写于1915年8月3日之后、15日之前。

[2] 周公，指周公旦，周文王子，武王弟。辅武王灭纣，建立周朝。

[3] 参见《尚书·大禹谟》。原文为“惟口出好兴戎”。不是周公或孔子之言。

[4] 参见《论语·里仁》。原文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1]，龙、比以言而诛[2]，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3]，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弟夙夜危惧，愧对君子，近写日记一段，命曰自讼，子升试一观之，可以悉弟痛艾之衷矣。其言曰："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蓑，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裔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

---

[1] 基督，即耶稣，因传教于犹太各地，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被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2] 龙，指关龙逢夏臣；比，指比干，商臣。相传二人均因劝谏分别被夏桀、商纣杀死。

[3] 鲁阳，战国时楚之县公，即鲁阳文子。相传他与韩作战，挥戈使太阳返回，参见《淮南子·览冥训》。殷浩（？—356），东晋人，识度清远，弱冠时有盛名。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任扬州刺史。永和六年，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后，统军进取中原。永和八年为前秦所败，次年又为姚襄所大败，被废为庶人。

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章甫[1]归家，约二周即来，讲席定在附属初小。弟已遣人赍书往趣急来。足下长信附上矣，焜甫[2]函亦送去。学校展限至廿五，弟将十五回家，一觐堂上，省诸弟。平校不就，自是正着。弟所以云者，恐修业[3]方面未决妥也。管见尽此，其他见之子璋[4]书中，伏维照謇〈察〉。

泽东顿首

---

[1] 章甫，即陈章甫。

[2] 焜甫，即熊光楚（1886—?），湖南湘乡人。1913年冬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图书管理员。1917年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后参加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

[3] 修业，指长沙修业学校。始建于1903年，当时只设中学部。1904年接收敬业小学堂，增办小学部，1906年又开办速成师范科。1906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该校任校董兼教员。1919年4月至12月，毛泽东在该校小学部任历史课教员。

[4] 子璋，即萧子暲。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9月6日）

子升学长足下：

仆读《中庸》[2]，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3]，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汲。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闻黎君邵西[4]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下好学深思，闻其说未备，嘱转说述，但不能尽惟即耳。苟有一知，敢不效于左右，以答盛意，致其恳恳邪！仆问邵西，学乌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所提“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之事，是在黎锦熙1915年9月离湘赴京任事之前。又萧子升1915年6月才从一师毕业。故推断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中庸》，相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宋程颐、朱熹将此篇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统称为“四书”。

[3] 朱子即朱熹（1130—1200），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著名理学家。补《大学》，指朱熹所补“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作者信中所引之句，原文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4] 黎邵西，也作劭西，即黎锦熙，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俾士马克[1]，通识最富者也。即今袁氏[2]，亦富于通识者也。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3]，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4]，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于是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此其具体耳，其抽象则如何？下手之方则如何？于是邵西曰，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二也。今之教者学者皆不然。长，今之所谓通也。异，今之所谓奥也。其实，所谓长者，堆积冗复而已，堆积冗复，不得谓之通；所谓异者，佶聱闷涩而已，佶聱闷涩，不得谓之奥。至于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无知

---

[1] 俾士马克，今译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2] 袁氏，指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任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3月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元旦登皇帝位。由于遭到全国反对，1916年3月被迫撤销帝制。

[3]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上书，主张变法。为宣传改革，曾著《三经新义》（其中有《周官新义》）、《字说》（今不存）等书。所作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4] 《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

与无能焉者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养生奚假乎是？古之人有行之音，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1]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犹不止此，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1] 陶侃（259—334），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曾为荆州刺史、广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1599—1658），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1653年起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华盛顿（1732—1799），美国将军、政治家、首任总统。下面所说“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都是说他们不论地位主目牛无全工，总不忘习劳励志。

见蔡氏民国元年教育方针[1]，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言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2]，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肆〈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绫，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绫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3]，上下半万载之纪述，

---

[1] 蔡氏，指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民国元年教育方针”，指1912年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2] 《群学肄言》系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原理》摘译成中文出版时所取名。《缮性篇》是其中的一篇。

[3] 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四部；至晋李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随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1]，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2]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3]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4]一篇出于《史记》[5]，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

---

[1] 德伊，今译德意志。

[2] 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

[3] 《吕刑》，《尚书》中的一篇。周穆王时有关刑罪的文告，因吕侯的请命而颁，故名。

[4] 《伯夷列传》，《史记》中的一篇。记述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

[5]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共130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1]，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2]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其寡哉！斯宾塞尔[3]云，专攻之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所陈词冗意单，掇粗漏精，既承盛指，不敢不告，赐之是正，不胜祷幸。

泽东顿首

九月六日

---

[1]　《论语》，孔子言行的记录，为儒家经典之一。《近思录》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共14卷。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的言论，计622条。

[2]　姚氏“类纂”，指清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

[3]　斯宾塞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著《综合哲学》10卷，对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9月27日）

□□□下：

接书，得悉教务殷繁，七日作书，改为十日，甚□□意。前书初九发，今十九，适十日矣。又得来书，宜答雅意。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2]，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信中所提“乃发内宣（即《征友启事》）……至今数日”和“秋凉腹疾”等事，与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所提“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等语对照，此信当写于1915年下半年开学之初。信末落款日期“十九”，当为农历8月19日，即公历9月27日。

[2] 1915年秋，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启事”最后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有“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句。应征者有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

校有贤者，可为介绍。馀见赞周[1]书中。秋凉腹疾，剧一二日，近小愈矣。身体万宜防，重病时始识健时乐也。

东上

十九

[1] 赞周，即陈赞周（1892—1921），又名绍休，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在巴黎病故。

征友启事

（1915年9月）

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敬启者　二十八画生

给黎锦熙的信[1]

（1915年11月9日）

邵西[2]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3]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4]，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曾作“征友启事”，信中述及此事，据此当写于1915年。

[2] 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1914年至1915年上半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杨昌济、徐特立创办宏文图书社编译所，教学之余从事著述。1915年9月赴北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3] 熊君，指熊光楚。

[4] 元凯臣舜，参见《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1]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2]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3]，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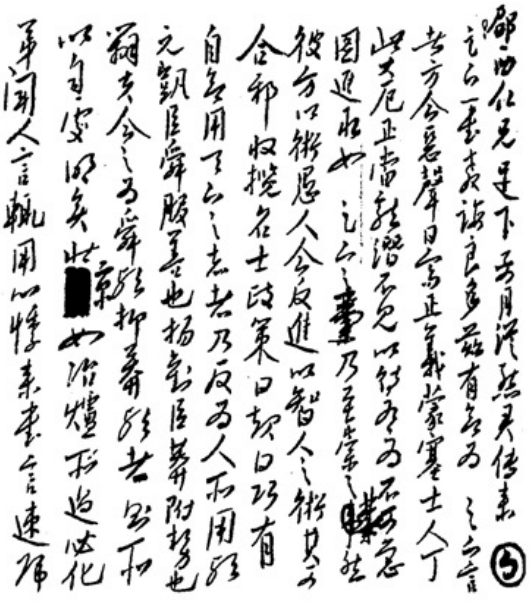
十一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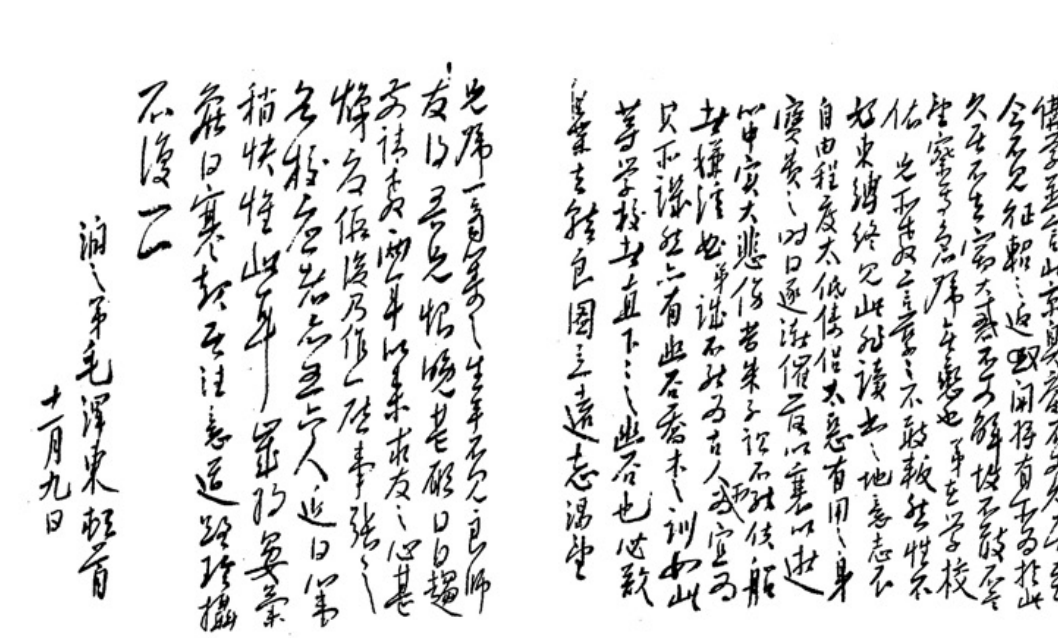
---

[1] 朱子，即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八。原文为："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功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功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2] 语意参见《诗·小雅·伐木》。原文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3] 指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发"征友启事"一事。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给萧子升的信

（1915年冬）

子升学长执事：

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思借《君宪救国论》[1]一阅，兄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之可也。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近校中印发汤康梁[2]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

---

[1] 《君宪救国论》，为杨度所撰。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记当时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袁世凯赞赏此文，亲题“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赠与杨度，并嘱段芝贵将此文秘密付印，广事传播，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2] 汤康梁，指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位后，历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等职。旋辞职密赴上海，有讨袁护国言论。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发表反对共和与保存国粹言论，并组织孔教会自任会长，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有表示不满的言论。梁启超，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反对“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上台，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当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国体，并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

弟　泽东白

十二日

五律·登云麓宫[1]联句[2]

（1915年）

共泛朱张渡[3]，
层冰涨橘汀[4]。
乌啼枫径寂[5]，
木落翠微冥[6]。

---

[1] 云麓宫，在岳麓山右顶峰上，道家称为“洞真虚福地”，清康熙《岳麓志》载：旧有宫殿久废。乾隆年间构殿五间，其后为三清殿，冶铁为瓦，立石为柱。咸丰二年（1852）毁，同治二年（1863）修复。这首诗见于罗章龙《庄斋汗漫游话（三）》（《湘江文艺》1980年第二期）。

[2] 联句，旧时作诗方式之一。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

[3] 泛，漂浮。这里指泛舟，即乘船游玩。共泛，一起乘船游玩。朱张渡，朱，朱熹；张，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二人在岳麓书院讲学，从者千余人，时有“潇湘洙泗”之称。后人因以二人之姓命名渡口。朱张渡在长沙南门外。

[4] 层冰，一层又一层的冰，意思是说，天气很冷，冰结得很厚。涨，充满，布满。汀，洲，水边的平地。橘汀，即橘子洲。

[5] 枫径，枫林中的小路。寂，寂静。乌啼枫径寂，南朝梁代王籍《入若邪溪》诗中有“鸟鸣山更幽”之句。

[6] 木落，树叶凋零，元代周权《湘中》诗中有“木落湘山幽”之句。翠微，青翠的山气。陈子昂《薛大夫山亭宴序》：“披翠微而列坐，左对青山；俯盘石而开襟，右临澄水。”冥，昏暗，幽深。

攀险呼俦侣[1]，
盘空识健翎[2]。
赫曦联韵在[3]，
千载德犹馨[4]。

---

[1] 攀险，指登山。呼，呼唤。俦侣，伴侣。

[2] 盘，回旋。翎，鸟的羽毛，此代指飞鸟。健翎，矫健的鸟，指鹰之类。盘空识健翎，即识盘空健翎。这句既是写登云麓宫所见，又是以此自喻。

[3] 赫曦，即赫曦台，岳麓书院附属建筑之一。联韵，即联句。联韵在，指宋代朱熹和张栻作的登岳麓山赫曦台联句至今犹存。

[4] 千载，千年。德，德业。指朱熹、张栻两位学者和诗人的道德文章。馨，散布很远的香气。德犹馨，品德和名誉很好。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唯吾德馨。"

杂言诗·游泳启事

（1915年）

铁路之旁兮，
水面汪洋；
深浅合度兮，
生命无妨。
凡我同志兮，
携手同行；
晚餐之后兮，
游泳一场。

毛泽东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治学联[1]

（1915年）

贵有恒[2]，何必三更起五更[3]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4]。

---

[1] 这副对联系改明代胡居仁所作而成，胡的原联为："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2] 恒，恒心。《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3] 更，旧时一夜分成五更，每更大约两小时。三更，约夜11时至次日晨1时。五更，约晨3时至5时。

[4] 曝，晒。一日曝十日寒，语出《孟子·告子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比喻时而勤奋，时而懈怠，没有恒心。

贺廖廷璇[1]、皮述莲同学新婚联

（1915年）

二月梅香清友[2]；

春风桃灼佳人[3]。

---

[1] 廖廷璇，湖南沅江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沅江县教育科督学，1919年3月病逝。

[2] 梅香，梅花芬芳的气味。清友，纯洁之友。

[3] 灼，明亮。桃灼，桃花盛开，十分鲜明。语出《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意思是说，桃树茂盛，花朵鲜艳，女子出嫁，年时俱当。以此比喻，祝贺新婚幸福美满。佳人，美女。

赠毛泽建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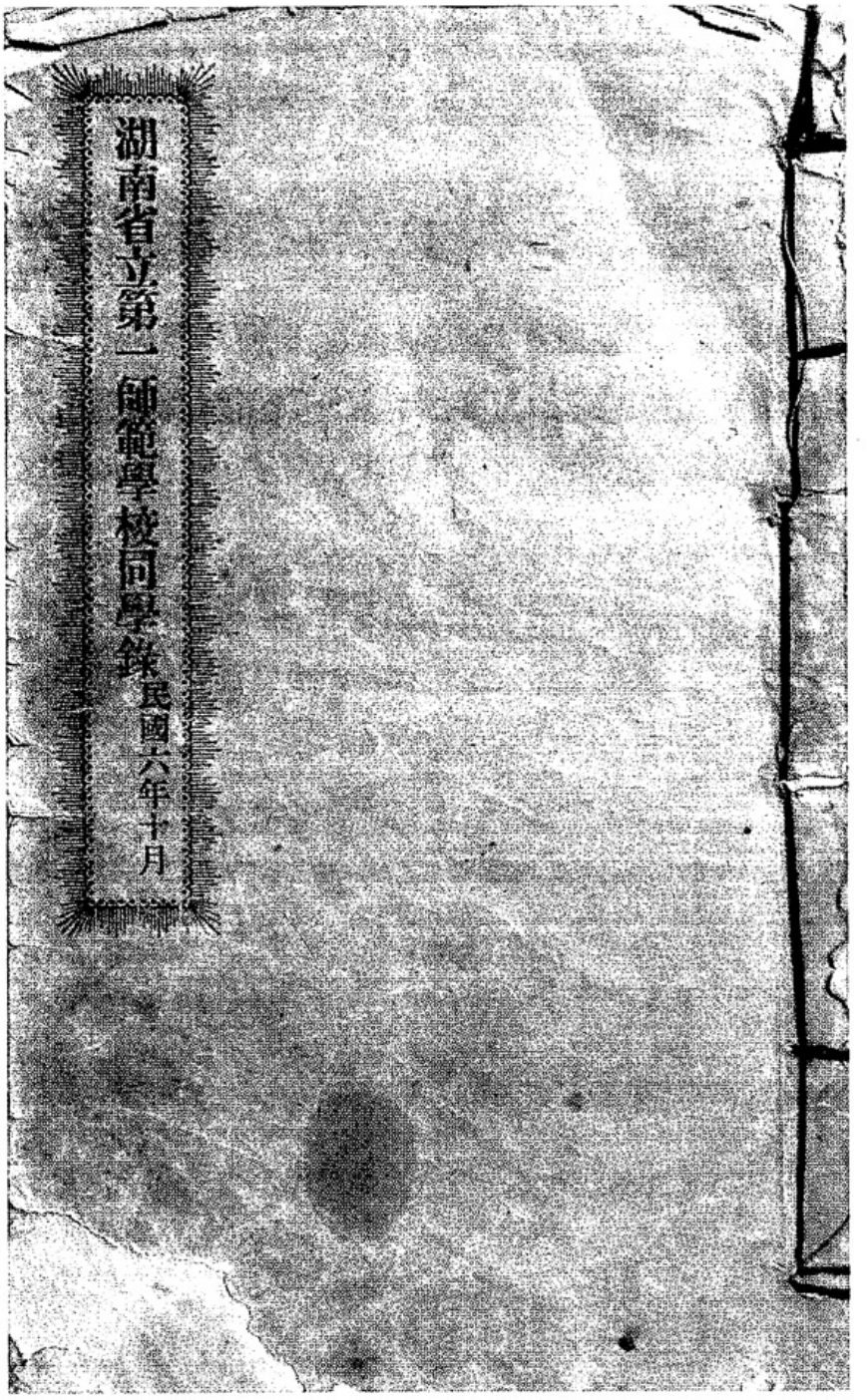
（1915年）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

[1] 毛泽建（1905—1928），湖南湘潭人，又名达湘。毛泽建与毛泽东共曾祖父，是毛泽东的堂妹。因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未生女儿，1912年毛泽建过继到毛泽东家。

1916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1月28日）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2]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3]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

教安。不一。

弟　泽东叩

一月二十八日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从信中所提想“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一事看，当写于1916年。

[2] 似指徐遂良，1915年秋在一师任教育学教员。

[3] 《甲寅》杂志，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章士钊主编，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第11、12期并未出版。毛泽东当时尚不知道这一情况。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2月19日）

子升[1]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2]。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

学安。不一。

弟　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1] 子升，即萧子升。

[2] 杨先生，似指杨昌济，此时杨已从长沙城内迁至岳麓山下居住。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2月29日）

右[2]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此上

升兄左右。

弟　泽东再拜

二月二十九日下午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的内容与作者1916年年初两次致萧子升的信相近，均为购书、借书之事。据此推断此信可能写于1916年。

[2] 从行文看，此处前面似应有开列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但现存手稿缺。

挽吴竹圃[1]联

(1916年5月)

吴夫子[2]英气可穿虹，夭阏[3]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4]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5]！

---

[1] 吴竹圃（1896—1916），湖南汨罗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挚友。1916年4月一病不起，不久病逝。

[2] 夫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孟子·梁惠王上》："愿夫子辅吾志。"

[3] 夭阏，夭折，早死之意。

[4] 贾长沙，即贾谊。胜俦，高明的伴侣。

[5] 肿，即痈，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周礼·天官·疡医》："疡医掌肿疡。"郑玄注："肿疡，痈而上生创者。"大肿方深：意为病入膏肓。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6月24日）

子升仁兄如握：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2]，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独有军士相邻，洸洸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觱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更可恶者，秋霖作虐，盈沟滥浍，碍人行步，不然，亦走来握手谭话矣。明日开霁，决行返舍。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泽东再拜

自第一师范学校　廿四日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从信中所说“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病母在庐”和“校中放假”等情况以及与随后数函的联系来看，此信当写于1916年6月。

[2] 萑苻不靖，萑苻，泽名。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旧时常指起事农民或盗贼聚众出没之处。此处指当时驻湘各军发生的战事。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6月26日）

升兄赐鉴：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2]。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3]，招摇道涂〈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睹〈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4]一带，有所谓护国军[5]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与毛泽东1916年6月24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明日开霁，决行返舍”等语联系起来看，当写于同年同月。

[2] 银田市，应为银田寺，镇名，离韶山冲约30里，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韶山区。

[3] 桂军，泛指广西军阀部队，这里指陆荣廷于1916年宣布反袁独立后所组成的军队。

[4] 姜车，应为姜畲，镇名，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湘江区。

[5] 护国军，原为蔡锷1915年12月在云南策动讨伐袁世凯时组织的军队的称谓，后各省讨袁军队也多用此名称。

通不通之间焉。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在涂〈途〉两日，二十九前后当达左右，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

泽白

二十六日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7月18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在湘潭发一函[1]，不知到否？兹又七日矣，心有所触，敬为吾兄述之，亦前约也。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2]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3]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4]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南北军兴，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当春夏之交，危险万状，而能镇定不挠。矿警一

---

[1] 湘潭发一函，指1916年7月12日毛泽东由家返校途经湘潭县城时向萧子升所寄之信。

[2] 汤督，指汤芗铭（1886—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汤化龙之弟。时任湖南都督，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5月29日，被迫宣布湖南独立。7月4日晚，从长沙仓皇逃走。

[3] 袁氏，即袁世凯。

[4] 张树勋，字竹桥，湖南宁乡人。1914年10月至1916年7月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后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

役[1]之后，学生多逃，下谕不可辍课，请款即发，此岂巽懦蹙蹐者所克办哉！筹画独立，尤具苦心，先授意望云亭[2]，使之独立，然后计退北军，调归所部，联络黔桂，一旦响应。袁氏不幸早死矣，使战事延长，则四川与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3]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4]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彼江宁冯氏[5]之杀人，比此谁多少？其击吴江，荡江阴，如刈草芥耳。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浼善类似矣。然云、贵、广西诸省，曷尝无此等事哉！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杀人、污善二事，在严格的伦理学则当别论）。此次出

---

[1] 矿警一役，指1916年5月14日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率矿警二营进驻长沙几处街巷，意欲推翻汤芗铭，自任都督之事。

[2] 望云亭（1854—1919），湖北宜昌人。1915年8月任湖南零陵镇守使，屡次电劝袁世凯称帝。及至1916年5月17日，宣布郴州、永州独立，自称护国军湘南总司令；又通电宜章、桂阳、资兴、汝城各县，脱离北京政府。

[3]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所辖京畿陆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驻岳阳。护国战争爆发后，该师进入戒备状态，以图震慑南方。

[4] 沈金鉴（1866—1926），字叔詹，浙江吴兴人。1915年9月至1916年6月，任湖南巡按使。

[5] 江宁，即今南京。冯氏，指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1913年“二次革命”时，率军攻占南京，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后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逃，前书论其愚，正唯其愚，故不得谓之诈。其汉口通电[1]，多系实事，有兵万余而不战，惧糜烂也；有财而不取，惧遗患也（湘人宣布罪状[2]，谓其卷款数百万，恐未必然）。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何以云现象益紊也？汤之招致桂军，好意也，而桂军叛之，此非必陆荣廷[3]之意，追汤至于湘阴，劫其饷械，连同省中所掠，捆载而归，报纸所称“文明军队，班师凯旋”者也。即如弟校，寸草皆为拾去，小学有湘军残械，以八人守之，彼乃尽取去，又缚八人者而欲杀之。故去桂军，人人以为如去虎也。程潜[4]醉心权利，统兵来省，声势赫然，既与曾继梧为仇，又与陶忠恂作敌。唐蟒、龙璋之徒，乘之以兴，咸欲哜都督一脔以为快，各自招兵以张其势力。程、陶纵其部下，

---

[1]　汉口通电，指1916年7月7日汤芗铭在汉口发出的通电。电中说明“离湘宗旨”“意在退兵弭变”，并自称“有兵不战”“有财不取”，以掩人称“汤屠户”诸端劣迹。

[2]　罪状，指《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其中罗列“汤芗铭在湘十大罪恶”：一、吞没巨款，紊乱财政；二、惨杀无辜，力长元恶；三、蓄植游探，流毒社会；四、纵恃北军，蹂躏人民；五、摧残教育，毒戮士林；六、酷用毒刑，绝灭人道；七、滥用私人，秽乱吏治；八、盗卖矿产，次第卷逃；九、出入警跸，阻绝交通；十、援结败类，败坏风俗。

[3]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清末曾任广西提督等职。辛亥广西独立，被推为副都督，旋任都督。护国战争期间，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任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曾派军进入湖南。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未到任前，由陆暂兼任，两人均未到任。

[4]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同盟会会员。1913年任湖南军事厅厅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6年春任湖南招抚使，自滇入湘，被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此时率部进驻长沙。

在距城某地大战两昼夜之久，设无刘公[1]出而维持，早已焦烂不可收拾矣。民政府、民政厅同时并立，各自发号，各自施令，怪不可闻。七月初七，乱徒捣巡警署，警卒逃散，枪械劫去。十余年惨淡经营之成绩，一旦荡然无存。筹备十余日矣，尚复不能站岗。赌徒猖起，淫风火炽，商埠警权，几为外人所得，秩序之坏极矣！汤既去，暴徒弹冠相庆，憾前之被压也，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十七日追悼杨德邻[2]，缚六人欲杀之以为祭，有阻得免。呜乎，此法兰西恐怖时代之现象也。士生其间，慎哉立身。弟在湘潭，逡巡不敢来省，得友报始至，诚畏之也。各属劫长官拒知事之声，纷然起矣。宁乡知事丁象益，鄂人而汤委者也。有易孔昭盗首谢文彬所委，谢死易遂下狱。兹易得龙璋委任，乃煽其余党公电逐丁而代之。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不得不下台，遂公举浏阳军官，参议员、省议员、公民团及各绅商，通电列名者数十百人也，旋忽相惊以伯有。陈宦[3]来，北军数万至岳州，又开会议，又

---

[1] 刘公，指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自署憩庐，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后设立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又任法政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曾电促王芝祥策动陆荣廷宣告广西独立。1915年投入反袁（世凯）驱汤（芗铭）运动。次年7月6日，被湖南各界联合会议推举为临时都督，19日北京政府任命暂代湖南督军，25日又任命兼代湖南省省长。

[2] 杨德邻（1870—1913），字性恂，也作杏生，湖南长沙县人。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谭延闿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因坚决主张反袁，1913年10月13日被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杀害。

[3] 陈宦（1876—1939），字二庵，也作二安，湖北安陆人。1912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次长，为袁世凯所宠信。1915年2月，督理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旅入川。次年5月22日，因西南各省先后讨袁，被迫宣布独立。

迎陆荣廷，久之无事，则又公举黄克强[1]。怪哉湘事，真莫名其妙矣！由此观之，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也。兄乡居，谅欲闻其详。是非自有公论，弟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恐招过。不可令他人见，阅后摧烧之，幸甚。余容后续，鹄企箴规。即颂署安。不宣。

弟　泽东敬白

七月十八日

[1] 黄克强（1879—1916），原名轸，字麐午，也作庆午，后改名兴，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1903年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被举为会长。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旋被各省代表公举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时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坚持反袁。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1916年7月下旬，被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推为湖南督军，黄无意于此，乃荐谭延闿以自代。同年10月31日病故。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7月25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不知有遗落否？盼复不至，曷胜延企。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1]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2]义，□段氏[3]之中枢斡运，黎公[4]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各省虽尚有不服命令者，如山西之拒沈铭昌[5]，福建之拒胡瑞霖[6]，广东之攻龙济光，四川陈周之争，湖南之

---

[1]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新召集国会，裁参议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

[2] 此处和下处空缺字，疑为“大”字和“及”字。

[3] 段氏，指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1916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以国务总理统治北京政府。

[4] 黎公，指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时，黎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黎由副总统接任大总统。

[5] 沈铭昌（1870—1919），字冕士，浙江绍兴人。历任河南豫东观察使、山西省省长、内务次长、财政次长、山东省省长。

[6] 胡瑞霖（1864—1943），字子笏，湖北江陵人。当时被任命为福建省省长。

逐汤芗铭。除湖南之动出无理外，其余或缘帝制关系，或因势不得已，有可原焉。中央举措，究可佩服，任任可澄[1]为滇省长，戴勘[2]为黔省长，罗佩金[3]为桂省长，蔡谔〈锷〉[4]督蜀，陆荣廷督粤。调去陈宦、周骏、李烈钧，李加以中将勋二位[5]，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们罗主义[6]，举刘[7]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蔡谔

---

[1] 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曾创办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护国战争期间，任云南都督府右参赞。时被北京政府任为云南省省长。

[2] 戴勘，应为戴戡（1880—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唐继尧督黔时，任都督府参赞、贵州巡按使。1915年任参政院参政。同年冬赴昆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部入川。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四川省省长。1916年7月6日由黎元洪任命为贵州省省长。

[3] 罗佩金（1878—1922），字镕轩，云南澄江人，同盟会会员。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在南宁龙济光部任随营学堂总办，后赴昆明，历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及七十四标标统等职。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光复昆明，旋任南征总统官、军政部长、南防军总司令。1915年年底参加护国运动，任第一军总参谋长。旋任广西省省长。1920年出任迤南巡阅使。后被唐继尧杀害。

[4]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政变后赴日本留学。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又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1911年与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任云南军都督。1915年12月25日与李烈钧、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举兵入川。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不久去世。

[5] 据当时北京政府授勋条例，有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等勋位等级。

[6] 们罗主义，今译门罗主义，指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务。

[7] 刘，指刘人熙。

〈锷〉亦已赴任，惟粤之龙、李皆去，此与川局相同，为愚虑所不及。

湖南问题始终不赞成，既略详前书，兹又有可述者焉。一般暴徒无故将汤逐去，都督已经两易，刘已真除代理，应如何服从中央，静候简人。乃又公举黄克强[1]，欲独出风头，行分治制。故举龙璋为民政长，终以舆论攻击，悬之空中，令人笑其滑稽。近乃迫唆议会重举之，以请于中央。然黄请之既久，请龙亦已数日矣，并不见中央命令，吾意必难应允。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民政厅日出知事一批或数批，本不应更而更之。湘潭知事张其钜，到任未逾月，称贤能，今易人矣。榷运局已易三人，初一人以运动人，旋他人又运动得委而代之，兹中央又委一人至。造币厂则更四人，尚未定，皆数日间事。弟校校长委彭政枢，学生大愤，欲拒之而未能。刘、吴长者，而所为如此，皆暴徒之过。刘与谭组安[2]书云“度日如年”，盖实语也。此略举一二，余可概见，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前书言暴徒乘机报复，有所谓“国事同难会”者最横行，捕杀人不辨黑白。军人政客，气焰万丈，稍有帝制

---

[1] 黄克强，即黄兴，1916年7月底，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时，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举黄兴为湖南督军。

[2] 谭组安，即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1911年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10月22日长沙起义后任军政府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长；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任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1916年8月北京政府委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

嫌疑者，即斥去之。施文尧竟枪毙矣。弟昔曾与暲兄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

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1]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2]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

---

[1]　1916年7月14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龄、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但以后均无结果。

[2]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城人，平帝时为大司马。屡次捐地献钱，收揽民心；树立党羽，笼络儒生。平帝死，立孺子婴为帝，自称摄皇帝，三年即真，改国号曰新。纷事改革，法令苛细，连年征战，劳役频繁，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皇四年九月，绿林军攻陷长安，王莽被杀。曹操（155—220），字孟德，汉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灵帝中平元年，以骑都尉参加镇压黄巾起义，迁济南相。后起兵讨董卓，建安元年迎献帝至许都，先后击灭袁术、袁绍、刘表等，统一黄河流域。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子丕代汉称帝，追尊操为太祖武帝。司马懿（178—251），字仲达，三国魏温（今河南温县西）人。为曹操父子重用。曹丕时，任大将军。曹芳即位，他以太傅与丞相曹爽同辅政。嘉平元年，杀曹爽，自为丞相，独揽国政。至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懿为宣帝。拿破仑，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被驱逐，亡命英国。

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1]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

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2]。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3]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

---

[1] 段芝贵（1868—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被袁世凯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旋护理湖广总督，次年被任为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1913年任陆军第一军军长。1914年改任湖北都督，又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1915年9月，拥袁称帝。后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任皖系前敌总司令，失败后逃匿天津。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之一。辛亥革命时，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1913年任安徽都督，后改安徽巡按使。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拥护段祺瑞。1917年为“督军团”倡乱的祸首，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派兵入湖南。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吴炳湘（1874—1930），字镜潭，安徽合肥人。曾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积极鼓吹袁世凯复辟帝制。

[2] 日俄协约，指1916年7月日俄再订关于分掠满蒙权益的协约。

[3] 大隈阁，指日本大隈重信于1914年再任首相时第二次组织的内阁。该内阁曾胁迫中国北京政府接受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西方似无大烈之战，据经济家从经济上观察，战事不能再延一年。现在德、奥始终未败，鞑旦海峡始终未破，塞、比、门三国[1]已亡，自去冬罗马尼亚加入后，同盟国声威更振，协约方面则屡思耸动葡萄牙、希腊，然至今未动云。

墨乱[2]未已，美以兵力干涉，喧传已久，然未见实行，反有墨乱徒侵入美南部，恣杀民人之事。威尔逊[3]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罗士福[4]。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次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联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5]竞争，由共和党裂为进步党，以此使民主党之威

---

[1]　塞、比、门三国，指塞尔维亚、比利时、门的内哥罗（即“黑山”）三国。

[2]　1913年墨西哥韦尔塔发动政变，推翻马特洛政府，捕杀马特洛，自任总统。美国以韦尔塔亲英，拒予承认。1914年，以卡兰沙为领袖的自由党推翻韦尔塔政府，由卡兰沙继任总统。1916年3月，由波兴将军统率之美国干涉军入侵墨西哥，但因墨西哥人民坚决抵抗，干涉军于1917年2月撤退。

[3]　威尔逊（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

[4]　许士，即查尔斯·伊万斯·休斯，曾任纽约州州长，当时任最高法院陪审法官。罗士福，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共和党人。1899—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年当选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被刺死后，继任总统。

[5]　塔虎脱，今译塔夫脱（1857—1930），美国共和党人。1901—1904年任菲律宾总督，1904—1908年任美国陆军部长，1909—1913年任总统。

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1]，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

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2]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3]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4]著名访员之通函，

---

[1]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前473年兴师攻灭吴国。会稽为越国建都之地，“兴会稽之师”，即指吴越交战的这段历史，后常以此喻兴兵报仇雪耻。

[2] 《大公报》，指湖南《大公报》，由刘人熙、贝允昕主办，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曾先后担任主编。该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1927年3月2日被查封，1929年5月21日复刊；日本占领长沙时，于1944年6月16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最后于1947年12月31日停办。

[3] 《湖南公报》，1912年4月创刊于长沙。最初由共和党党员贝允昕任主编，李抱一、黎锦熙、张平子等任编辑。1913年转为进步党机关报。刘腴深、黎锦熙曾任总经理和总编辑。袁世凯窃国后，该报拥护袁世凯、汤芗铭。1916年袁死后停刊。

[4] 《时报》，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狄葆贤（楚青）创办。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和资助，1904年6月13日发刊于上海。1921年由黄伯惠接办，1939年9月1日停刊。

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1]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书此既竟，接足下及暲兄大示，始知前两书均未达览，承寄银市信[2]，亦未奉到。盖初九日在家动身，正兄言旋不久，尚在途中耳。在校颇有奋发踔励〈厉〉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人数稀少，天气亦佳，惟甚畏开学上课。暲兄在原地教学甚善。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现在兵已退去，前所以能住，升兄知之也。余意不尽，敬颂

日绥。

弟　泽东白

七月二十五日灯下

---

[1] 天坛宪法草案，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1913年草案制成，主要规定政府组织采用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攫取大权，阴谋称帝，以武力解散国会，草案即被废弃。

[2] 银市信，指投寄湘潭县银田寺转毛泽东的信。

给黎锦熙的信

（1916年12月9日）

邵西[1]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2]，均堕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3]，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栽〈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袁氏，指袁世凯。王、梁、章、樊，据黎锦熙回忆及有关史实，系王闿运、梁启超、章炳麟、樊增祥。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杨度之师。曾受袁世凯招揽，任清史馆馆长。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枢密顾问。拥护袁世凯，1912年冬被任命为东北筹边使。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被囚，袁死后获释。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湖北恩施人。清末曾任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任参政。

[3] 1915年9月，黎锦熙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

文[1]，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2]。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3]则早夭矣；贾生[4]，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5]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

---

[1] 1916年秋，黎锦熙等人发动“国语运动”，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并发表《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以国语易国文”一文即指这篇文章。

[2] 三达德，参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3] 颜子，即颜渊（前521—前490），名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人，孔子学生。好学有德，但身体很弱，29岁白头，31岁即去世。

[4] 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颇受赏识，升为太中大夫。敢于提出改革建议，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所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深感未尽太傅之责，忧惧哭泣，岁余而死，年32。

[5] 王勃（648—675），字子安，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称“初唐四杰”。曾任沛王府修撰，虢州参军。所写《滕王阁序》，脍炙人口。后往交趾探父，因渡海溺水，受惊而死，时方28岁。卢照邻（约635—约689），即卢升之，号幽忧子，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苦，投颍水而死。后人辑有《幽忧子集》。

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1]。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2]。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3]，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

教安！

小弟　泽东谨上

十二月九日

---

[1] 参见《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馇而饐，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2] 参见《孟子·尽心》，原文为："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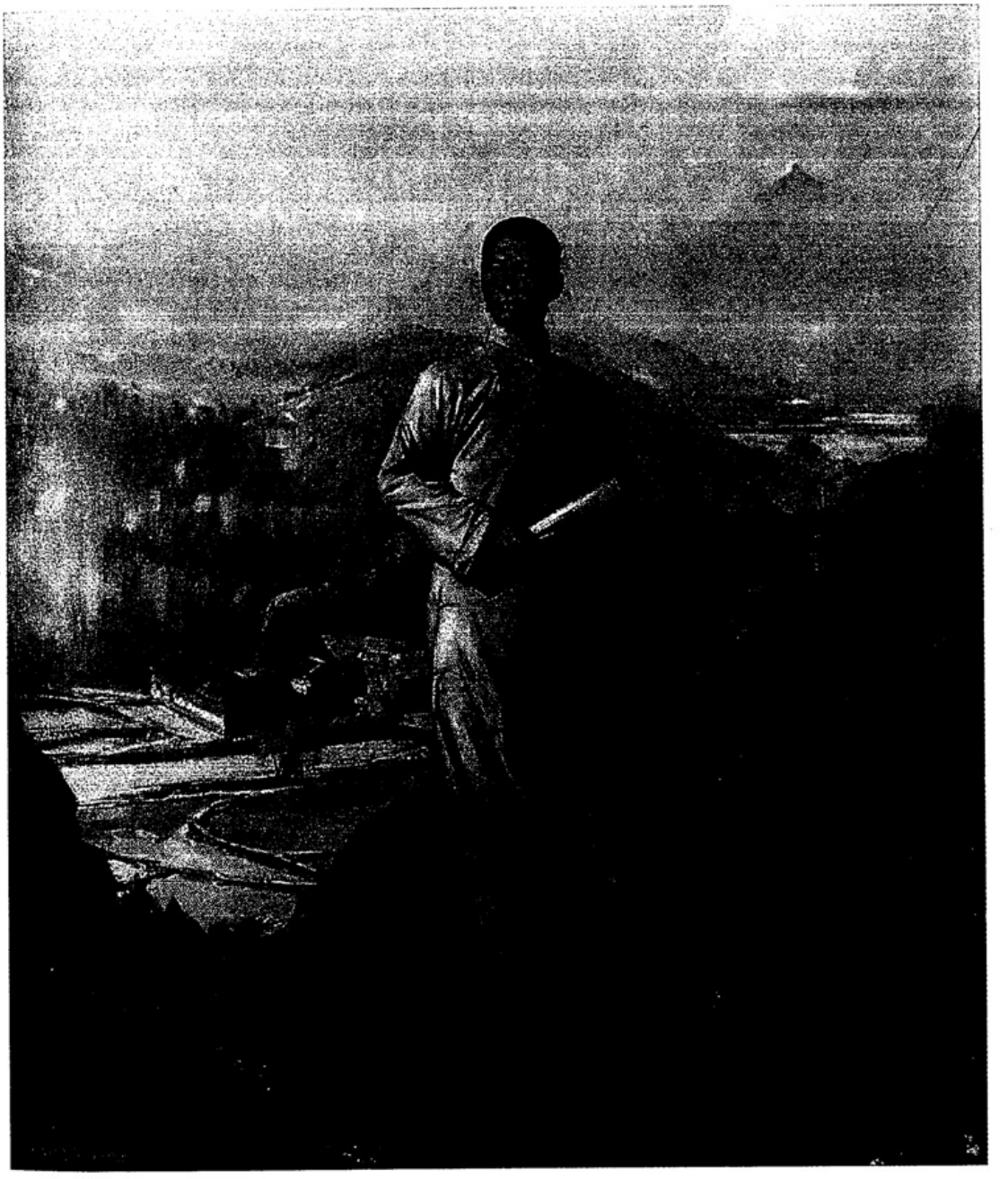
[3] 罗斯福，指西奥多·罗斯福，曾任美国总统。其人好胜，体格强健，喜爱运动。卸总统任后，曾到非洲东部探险。孙棠，据日本《体育大辞典》载：Sando是德国铁路哑铃操的普及者，常作巡回表演。嘉纳（1860—1938），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讲道馆馆长。曾将日本"柔术"改良为"柔道"，后曾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怎样看待别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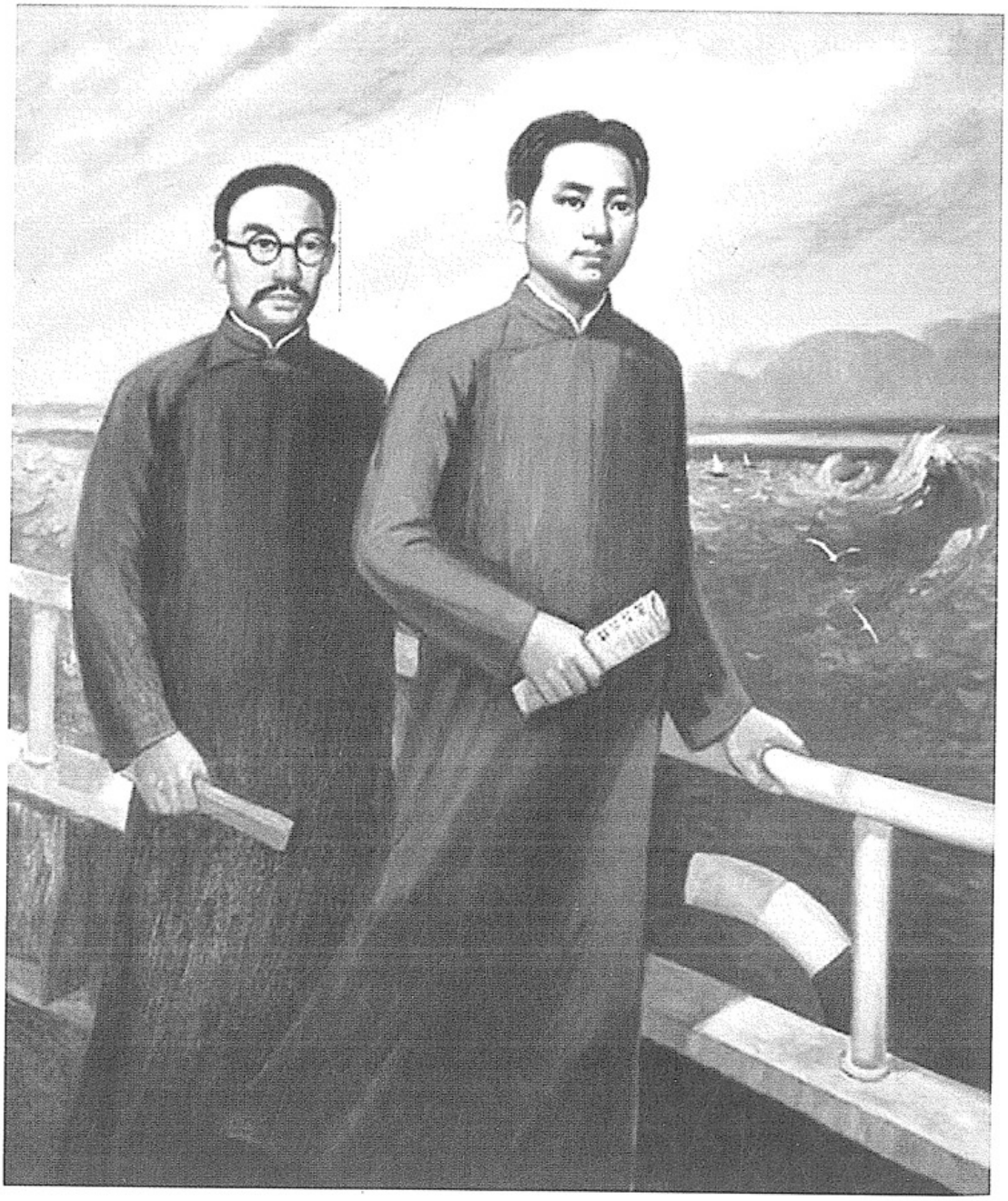
（1916年）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部分材，一种是组织材，前者多而后者少。但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就应该鼓励、发展、运用他们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少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该看他的长处。

[1] 这是毛泽东和同学的谈话。毛泽东后来在领导革命时期也说过：无论跛子、哑子、瞎子对革命都有用处。他对组织部工人谈话说：对一个同志首先要看他的相同处——他革命，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看他的不同处——有缺点，思想意识上有毛病……



《日出韶山》（油画）



《风华正茂》（油画）

1917

新青年

LA JEUNESSE

陳獨秀先生主撰

目要

詳細篇目

俄國革命與我國民之愛情　陳獨秀

消極革命之老莊　吳虞

社會　陶履謙

短篇名著　梅呂哀　胡適

詠花詩　劉半農

經濟學之總原則　章士釗

體育之研究　二十八宿生

活動與人生　朱知一

我之故良文學觀　方孝岳

列在篇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三卷第二號

上海　群益書社　印行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给白浪滔天的信[1]

（1917年春）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2]、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

[1] 这封信是毛泽东和萧植蕃（即萧三）在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写的。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也作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在穷困潦倒之际，拒绝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贿诱，保护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1916年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后，灵柩归葬湖南。次年2月，白浪滔天由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4月离开长沙回国。

[2] 萧植蕃，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

体育之研究[1]

（1917年4月1日）

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政〈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

[1] 本文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1958年3月人民体育出版社曾以同一署名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内部发行。1979年8月，《新体育》第八期再次发表，同年12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单行本，署名均改为毛泽东，同时作了校勘，加了新式标点和注释，并附有白话释文。

第一　释体育

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1]，饥极必食，井上之李[2]，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盖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3]；“食馊而饐，鱼馁而肉败，不食”[4]；“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5]。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6]；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

---

[1]　西山之薇，参见《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不愿继承孤竹君王位，逃到首阳山隐姓埋名。周武王起兵讨伐殷纣王，兄弟二人不以为然，曾拦马劝阻。周武王得天下后，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粮食为耻，在西山下采食野薇，后饿死。

[2]　井上之李，参见《孟子·滕文公下》。陈仲子，战国时人。他以哥哥做大官为不义，不愿在其家生活，便同妻子逃到楚国，织麻鞋为生。有一次，他三天没有吃饭，看见井上有被虫吃了过半的李子，忍不住爬过去吃了。

[3]　参见《论语·述而》。

[4]　参见《论语·乡党》。

[5]　参见《礼记·射义》。原文为“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矍相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以西。

[6]　指孔子以射箭和驾车为养生之道。孔子把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作为教育内容，射与御属于体育。

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　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乎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人〈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诱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

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第三　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步（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1]而短命，有贾生[2]而早夭，王勃、卢照邻[3]，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4]；烈士武臣，多出凉州[5]。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6]，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

---

[1] 颜子，即颜渊，孔子的学生。

[2] 贾生，即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 王勃，唐代文学家。卢照邻，唐代文学家。

[4] 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二十《送董邵南序》。原文为：“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均为战国时国名，其疆域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和山西省。

[5] 凉州，明洪武为凉州卫。清雍正二年（1724）改为府，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武威、永昌、民勤、天祝、古浪、永登等县地。1913年已废。

[6]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与人起兵反清复明，失败后周游四方，心存光复。后埋头读书著述，讲经世致用，有民主思想，为清初学术大师之一。

师者也。

学校既起，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未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骤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屦，则躯干受亏；其余类此者尚多，不能尽也。

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第四　体育之效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1]主静。静，静也；敬，非动

[1] 陆子，即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其学受程颢影响较大，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子之学”。提出“心即理”学说，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其学说后由明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也，亦静而已。老子[1]曰“无动为大”，释氏[2]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3]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力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4]往来传道，死年

[1]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朝人，著《道德经》。

[2] 释氏，指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

[3] 因是子，名蒋维乔，习静坐数十年，著有《因是子静坐法》。

[4] 释迦，即释迦牟尼，佛教创始者。

亦高；邪苏[1]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2]，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3]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4]死年七十余，而康健钁〈矍〉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

---

[1] 邪苏，即耶稣，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称为基督。传教于犹太各地。后因改革犹太教，被钉死于十字架上。

[2] 摩诃末，指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

[3] 伍秩庸，即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国外。历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后，任外交、司法等部部长。

[4] 王湘绮，即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文学家。曾讲学于四川、湖南、江西等地，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经学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

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旨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讵〈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1]，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2]，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3]，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

[1] 参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文为“力拔山兮气盖世”。

[2] 楼兰，是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其国王与匈奴统治者勾结，多次截杀汉朝使者，屡犯汉境。傅介子（？—前65），西汉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他自请往击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后来果然带了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汉朝。

[3] 相传夏禹一心治水，在外八年，手足都生了老茧，三次路过自己家门都顾不得进去。

第五　不好运动之原因

运动为体育之最要者。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其原因盖有四焉：一则无自觉心也。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此其咎由于自己不能深省者半，而教师不知所以开之亦占其半也。一则积习难返也。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虽知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然旧观念之力尚强，其于新观念之运动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故不好运动，亦无怪其然。一则提倡不力也。此又有两种：其一，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其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以愚所考察，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赡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四者皆不好运动之原因。第一与第

四属于主观，改之在己；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第六　运动之方法贵少

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1]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有老者年八十犹康健，问之，曰："吾惟不饱食耳。"今之体操，诸法樊陈，更仆尽之，宁止数十百种？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吾人惟此身耳，惟此官骸藏脏络耳，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筋骨之锻炼而百其方法，是扰之也，欲其有效，未见其能有效矣。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浪桥所以适于航海，持竿所以适于逾高，游戏宜乎小学，兵式宜乎中学以上，此应诸方之用者也。运动筋骸使血脉流通，此锻一己之身者也。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近之学者多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欲一人之身，百般俱备，其至无一益身者；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其宜多者不必善，务广而荒，又何贵乎？少者不必不善，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明乎此，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

---

[1]　曾文正，即曾国藩。

第七　运动应注意之项

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凡静者不能自动，必有所以动之者，动之无过于兴味。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人静处则甚逸，发动则甚劳，人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而此兴味之起，由于日日运动不辍。最好于才起临睡行两次运动，裸体最善，次则薄衣，多衣甚碍事。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如此自生一种之兴味焉。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快乐与兴味有辨：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二者自异。

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鸣〈鸿〉鹄[1]，虽与俱学，勿若之矣。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

---

[1]　参见《孟子·告子上》。原文是："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文明柔顺[1]，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也。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2]，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3]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运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他所当注意者尚多，举其要者如此。

第八　运动一得之商榷

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凡分六段：手部也，足部也，躯干部也，头部也，打击运动也，调和运动也。段之中有节，凡二十有七节。以其为六段，因名之曰“六段运动”。兹述于后，世之君子，幸教正焉。

一、手部运动，坐势。

1. 握拳向前屈伸，左右参，三次（左右参者，左动右息，右动

---

[1]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

[2] 十荡十决，指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被刘邦重重包围，只剩十骑，他十次冲入汉兵阵地，都突破缺口，冲了出来的故事。

[3] 由基，即养由基。一作养游基，春秋时代楚国大夫，是个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楚共王十六年（前575）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战前他和潘党试射，一发穿七层甲叶。战时晋将魏锜射中楚王的眼睛，楚王叫他回射，他一箭射死魏锜，并连射连中，阻止了晋军追击。

左息，相参互也）。

2. 握拳屈肘前侧后半圆形运动，左右参，三次。

3. 握拳向前面下方屈伸，右左并，三次（左右并者，并动不相参互）。

4. 手仰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5. 手覆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6. 伸指屈肘前刺〈刺〉，左右参，三次。

二、足部运动，坐势。

1. 手握拳左右垂。足就原位一前屈，一后斜伸，左右参，三次。

2. 手握拳前平。足一侧伸，一前屈。伸者可易位，屈者惟趾立，臀跟相接，左右参，三次。

3.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揭，左右参，三次。

4.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前踢，左右参，三次。

5.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前屈，一后伸。屈者在原位，伸者易位，两足略在直线上，左右参，三次。

6. 手释拳。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

三、躯干部运动，立势。

1. 身向前后屈，三次（手握拳，下同）。

2. 手一上伸，一下垂。绷张左右胸肋，左右各一次。

3. 手一侧垂，一前斜垂。绷张左右背肋，左右各一次。

4. 足丁字势。手左右横荡，扭捩腰胁，左右各一次。

四、头部运动，坐势。

1. 头前后屈，三次。

2. 头左右转，三次。

3. 用手按摩额部、颊部、鼻部、唇部、喉部、耳部、后颈部。

4. 自由运动。头大体位置不动，用意使皮肤及下颚运动，五次。

五、打击运动，不定势（打击运动者，以拳遍击身体各处，使血液奔注，筋肉坚实，为此运动之主）。

1. 手部。右手击左手，左手击右手。

（1）前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后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 肩部。

3. 胸部。

4. 胁部。

5. 背部。

6. 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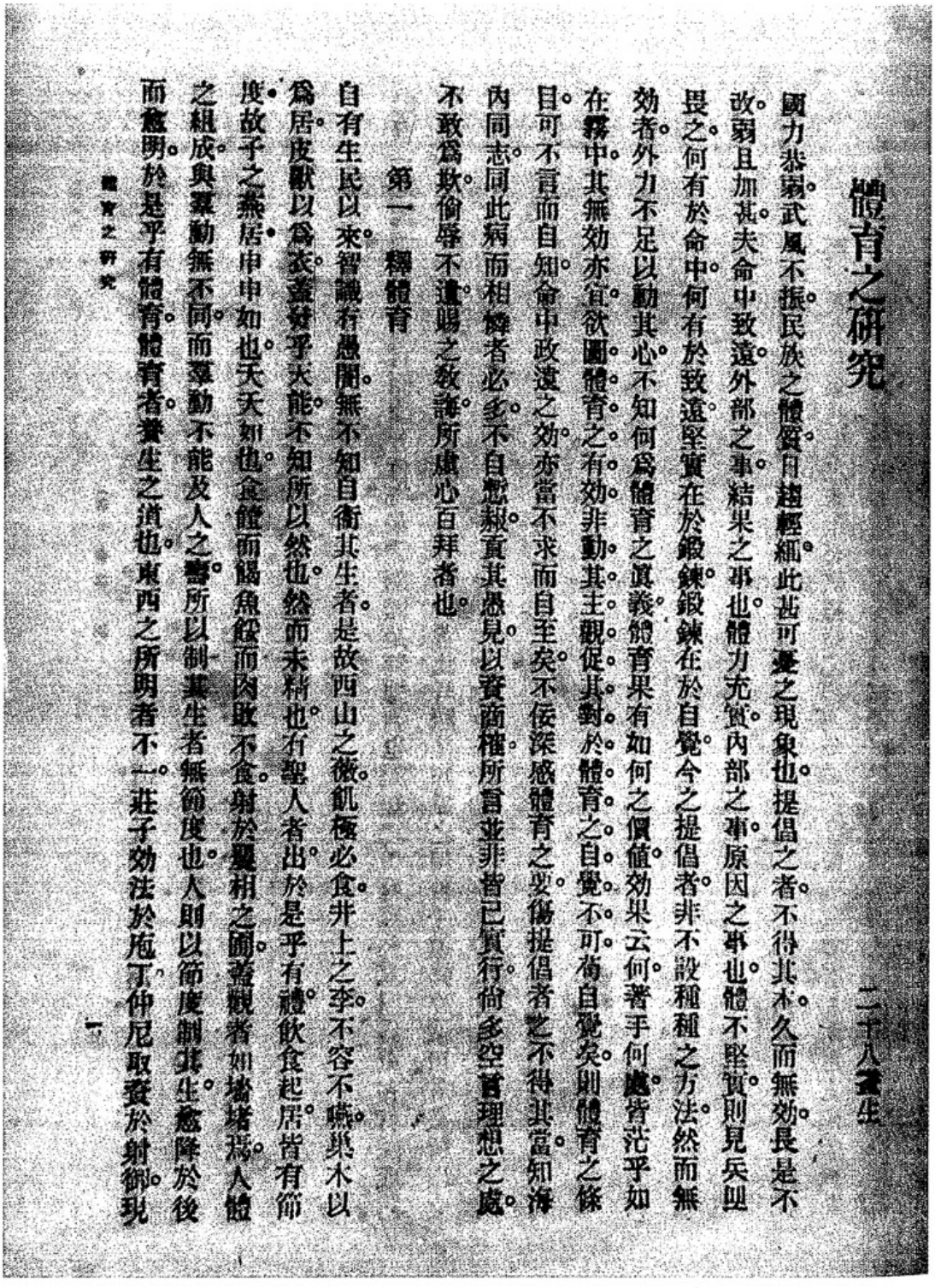
7. 臀部。

8. 腿部。上腿、下腿。

六、调和运动，不定势。

1. 跳舞，十余次。

2. 深呼吸，三次。



體育之研究

二十八年生

國力恭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無效。長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遠。外部之事。結果之事也。體力充實。內部之事。原因之事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與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堅實在於鍛鍊。鍛鍊在於自覺。今之提倡者。非不設種種之方法。然而無效者。外力不足以動其心。不知何爲體育之眞義。體育果有如何之價值。效果云何。著手何處。皆茫乎如在霧中。其無效亦宜。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苟自覺矣。則體育之條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遠之效。亦當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體育之要。傷提倡者之不得其當。知海內同志。同此病而相憐者必多。不自慙淺。貢其愚見。以資商榷。所言並非皆已實行。尙多空言理想之處。不敢爲欺。倘辱不遺。賜之教誨。所虛心百拜者也。

第一　釋體育

自有生民以來。智識有愚闇。無不知自衛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飢極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噉。巢木以爲居。皮獸以爲衣。蓋發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體而飽魚餒而肉敗不食。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人體之組成。與羣動無不同。而羣動不能及人之靈。所以制其生者無節度也。人則以節度制其生。愈降於後而愈明。於是乎有體育。體育者。養生之道也。東西之所明者不一。莊子効法於庖丁。仲尼取資於射御。現

體育之研究　一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赠王熙[1]联

（1917年夏）

爱君东阁能延客[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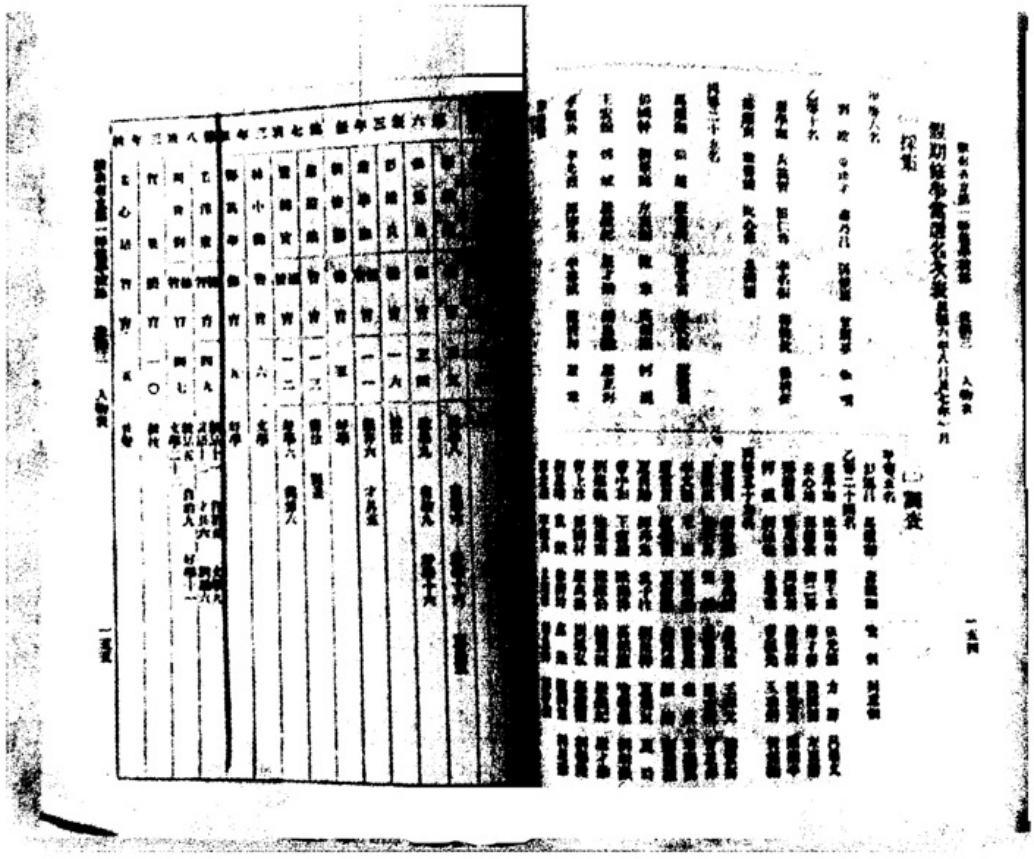
别后西湖赋予谁[3]。

---

[1] 王熙（1895—1966），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

[2] 东阁，古代为宰相款待宾客的地方，这里泛指款待宾客之所。延客，邀请、引进客人、贤人。爱君东阁能延客，宋代苏轼有“寄君东阁闲烝栗”之句。

[3] 西湖，指西洞庭湖，即毛泽东当时游学的西洞庭湖地区。赋，写作，朗诵。



1917年6月，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得票最多。图为人物互选当选名次表。

《一切入一》序[1]

（1917年夏）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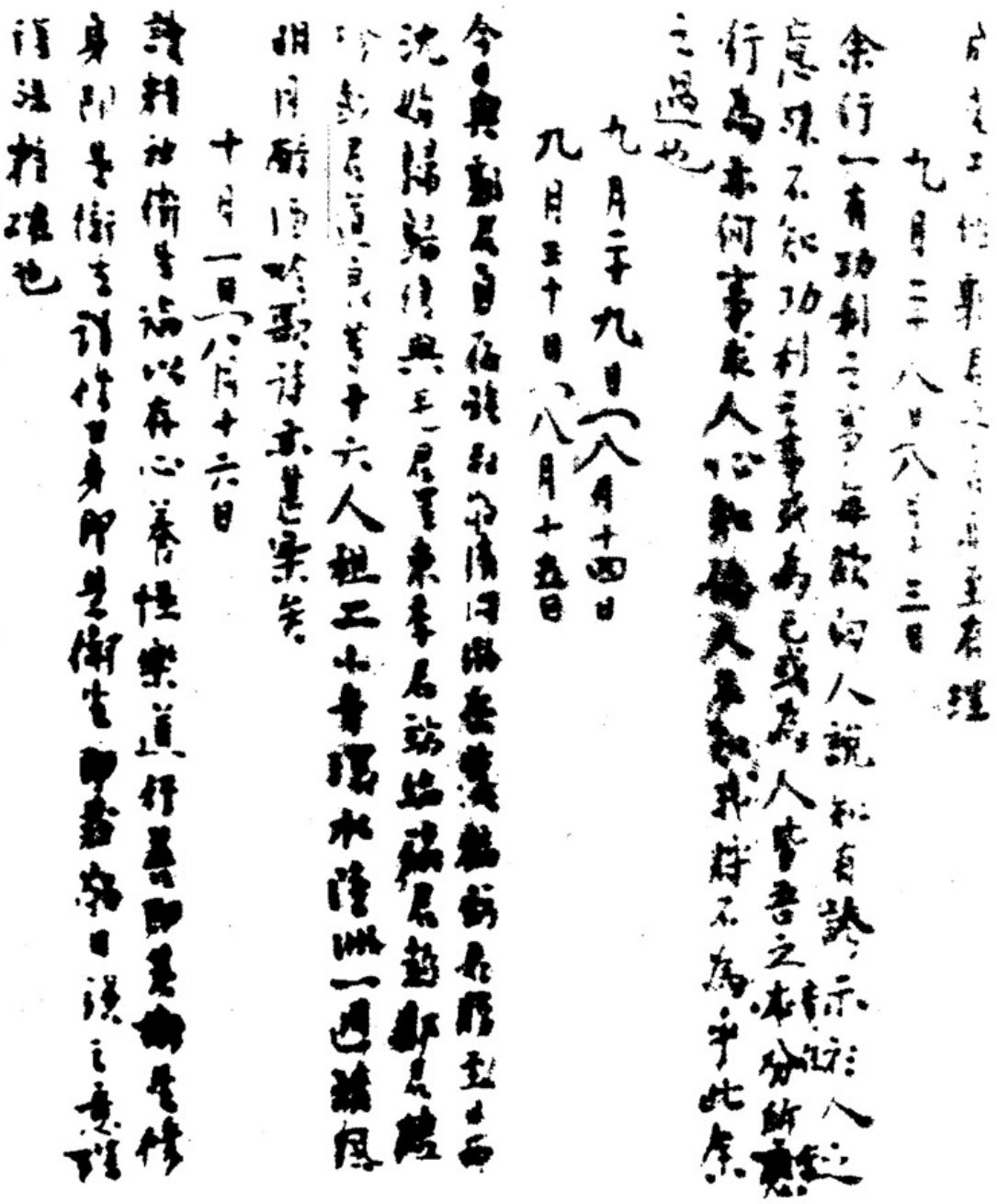
[1] 本文是毛泽东为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写的序言。

焉，固未可以劃（蘄）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1]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涂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民国六年夏　同学弟毛泽东

[1] 原件此字残缺，左边为“石”，疑为砭字。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近千里。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罗学瓒的日记片段，记载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游学时的情形。

和夏默安应对联[1]

（1917年夏）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夏默安）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毛泽东）

[1]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瑜一同游学，进行农村调查。一天，毛泽东去拜访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安，夏时年64岁，夏默安听说来访者是年轻的学生，认为学问不见得高深，故回避不见。毛泽东并不在意，接着第二次、第三次登门拜访虚心求教。夏默安因而改变态度，决定要试探一下毛泽东的才学深浅，于是开门相见，不讲不问，马上挥笔写了上联置于青案上。毛泽东看到后，稍有所思，立刻应声对出了下联。夏默安看了自感有愧，连声称赞，并以礼相待，请毛泽东在家吃饭住宿。毛泽东还看了夏默安著的几本书。临别时，夏默安送了八块银元给毛泽东作旅费。夏默安（1853—1928），湖南省安化县羊角塘人，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任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学识渊博，专治经史之学，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钞》等行世。

给黎锦熙的信

(1917年8月23日)

邵西[1]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2]，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3]，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黎锦熙于1917年4月16日自北京回到长沙，4月23日其《日记》中载："上午到社（宏文社——编者注）晤毛润之，谈学。"5月15日黎离长赴京。

[3] 1917年7月、8月间，毛泽东同萧子升用"游学"形式进行社会考察，从长沙动身，到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到沅江后遇洞庭湖涨水，道路被淹，便乘船返回长沙。历时月余，行程近千里。

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樽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1]、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2]，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

---

[1] 孙文，即孙中山。

[2] 曾文正，即曾国藩。洪，指太平天国创建者、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约1820—1856），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创建者之一。收拾洪杨一役，指曾国藩从1852年开始，在湖南帮办团练，编组湘军，于1864年率领湘军攻陷天京，使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一事。

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

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1]，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2]，如孔子之"百世可知"[3]，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4]。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

---

[1] 某公，指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梁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我与昨我挑战"的话。

[2] 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而来的。

[3] 参见《论语·为政》。原文为：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4]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参见《孟子·公孙丑》。原文为："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德[1]、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不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

---

[1] 摩哈默德，今译穆罕默德（约570—632），生于麦加，伊斯兰教创始人。

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已，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1]。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2]。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

---

[1] 巢，指巢父。许，指许由，又作许繇。均为古代隐士。相传巢父因巢居树上而得名。帝尧要让位给他，不受。尧又要让位给许由，巢父又劝许由隐居。许遂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改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却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

[2] 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近代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1]与范公之画粥[2]，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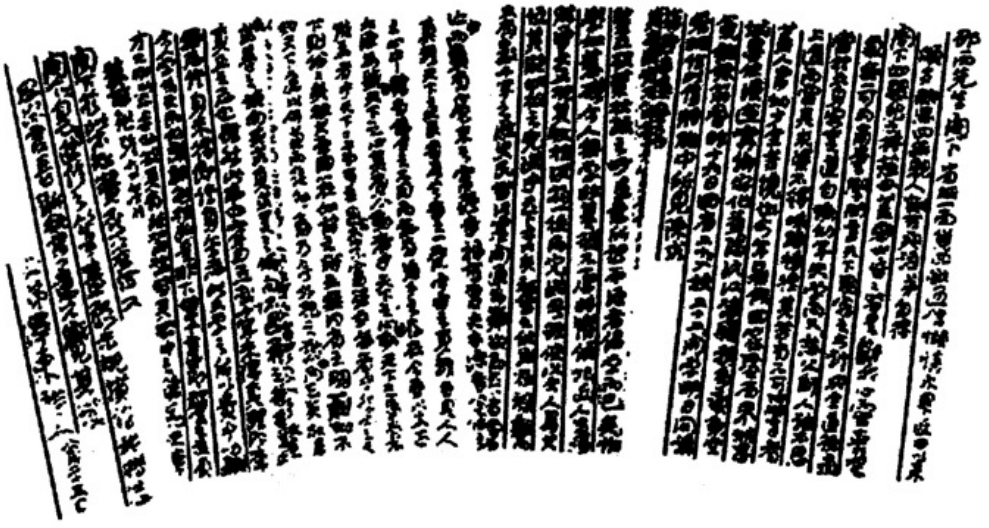
乡弟　泽东谨上

八月二十三日

---

[1]　颜子，即颜渊，名回，孔子弟子。颜子之箪瓢，语出《论语·雍也》，原文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2]　范公，指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范文正公集》卷七《上张左丞书》自述少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国文教授案[1]

（1917年9月）

教材：第四册第十课《衣服》（复习）

复习：

1. 读：个、行、齐。

2. 文法：（原文：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

（一）区分段落　首三句，提出衣料有绸、布二种，为一段；中二句，单承绸说有贵与不能常洗之二样坏处，反振下文，为一段；末二句，转出衣宜布制，乃全文结收，为一段。

（二）变更顺序　制衣之料，或用布，或用绸。绸不能常洗，且价贵。（下略）

（三）增减字句　制衣之料，或绸或布。绸价多贵，且难常洗，故常服宜以布制之。

3. 做选例：

---

[1] 本篇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学实习时写的教案。原件标题后还有“（国文科二年级）”字样。无写作时间。据一师同学李端纶1917年9月22日对这次实习所写的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来看，此教案当写于1917年9月22日稍前。

（一）高材生　制伞之料，或用布，或用纸。布价贵且不□便风雨，故常用之伞，宜以纸制之。

（二）低能生　井栏之料，或用木，或用石。

4. 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一）提倡俭德（用布不用绸）。

（二）奖用国货（中国布）。

（三）补说毛织物（羊毛、牛毛、猪毛）。

5. 名数加减：

（一）白布八尺，青布九尺，共布几尺？

（二）方墨九条，圆墨七条，共墨若干？

（三）纸十六张，用去七张，余若干？

（四）学生十八人，□□九人，尚有几人？

（五）十五里路，□□七里，余几里？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

（1917年9月）

一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

[1] 本文是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的两则日记。其中记述了1917年9月间毛泽东夜宿昭山寺和在蔡和森家中的两次谈话。张昆弟（1894—1932），号芝圃，湖南益阳板溪（今属桃江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8年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并列席共产国际“六大”。1931年，以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到湘鄂西苏区，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牺牲于洪湖地区。

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下，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语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彭君以清夜之感，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十七日补

（九月十六日）

二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1]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由麓山归，作家书一封。下午送信晋城，托胡君带归。

（九月二十三日）

[1]　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

夜学招学广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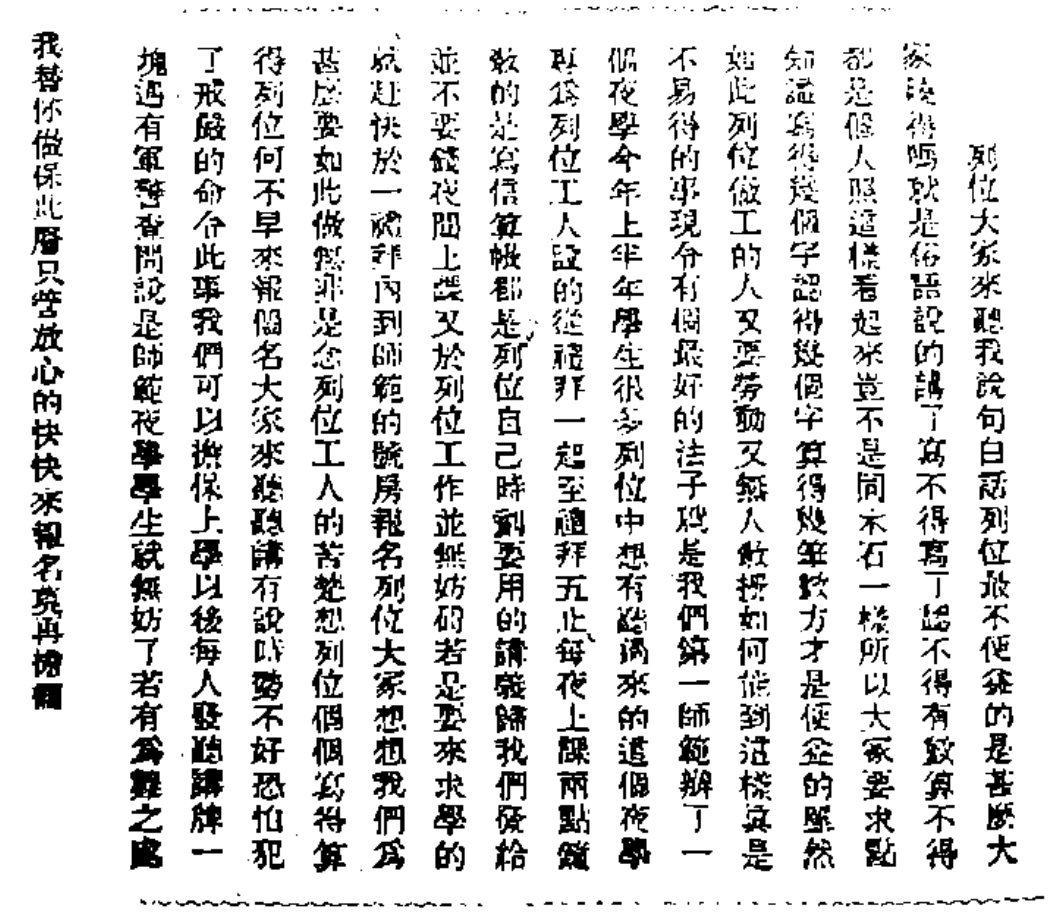
（1917年10月30日）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

---

[1] 这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招学广告。学友会，原名技能会，1913年由一师校长发起成立，1915年改称学友会。该会“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毛泽东从1915年11月起担任学友会文牍多届，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改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此以前，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均由教员担任）。夜学附属于学友会，由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开办于1917年2月，10月由毛泽东主持。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1917年10月30日，夜学着手印刷白话招学广告，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文博古，函称“敬启者，敝会发起夜学，原欲灌输常识于社会，以尽师范天职。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求学之人，兹特付上白话广告四张，望先生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据当年夜学职员周世钊回忆，1917年秋天，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便接办夜学，并用白话文写出这篇招学广告。本文标题和标点为编者所加。

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列位大家來聽我說句白話列位最不便宜的是甚麼大家說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識了寫不得高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都是個人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同木石一樣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宜的顯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學今年上半年學生很多列位中想有聽過來的這個夜學專為列位工人設的從禮拜一起至禮拜五止每夜上課兩點鐘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於列位工作並無妨碍若是要來求學的就赶快於一禮拜內到師範的號房報名列位大家想想我們為甚麼要如此做無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個個寫得算得列位何不早來報個名大家來聽聽講有說時勢不好恐怕犯了戒嚴的命令此事我們可以擔保上學以後每人發聽講牌一塊遇有軍警查問說是師範夜學學生就無妨了若有為難之處我替你做保此層只管放心的快快來報名莫再擔擱

毛泽东写的夜学招学广告。

工人夜校旧址。

《夜读》（油画）

夜学日志首卷[1]

（1917年11月）

本校夜学上期已办半年，任事者为师范高小两部教职员，而周先生渭航[2]实主任其事。学生分为甲乙两班，每班每周上课两夜，初甚踊跃，人数达六七十，后则逐渐减少。其原因盖有三：一因学生本系各处粗工，素少恒性，夜郁一舍，其心不耐；二因工人雇役来去不常，学生多各地来省求工之人，辞工他去，夜学即辍；三则任事者为两部职教员，日中事繁，夜上精力或有□□，间因风两〈雨〉作辍，不免有失信用之处。据周先生报告如此，亦□为一种之研究资料矣。课分常识、算术、国文三门，均用讲义，用油印印成小叶，课课为断，盖因学生新旧参人也。本期学友会改选，定有数种计画，夜学即为计画之一。创议之初，咸以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

---

[1] 夜学日志是1917年冬毛泽东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建立的。日志由职员轮流记载，主要记录夜学教学和管理情况。现在保存下来的日志首卷不全，只有1917年11月5日至26日的日志。收入本篇的是毛泽东写的首卷前言和14日以前的日志。14日以后的日志，记有毛泽东讲授历史课等情况，但为他人所写，本书未予收录。

[2] 周渭航，即周震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中写为周渭舫，湖南宁乡人。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7年上学期担任夜学主任。

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一也。复次，殴〈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此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复次，吾等所学名曰教育，而在三四年级者，大都理论完毕，进于实习，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此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更有进者，则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一则烧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除去三弊，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而为吾等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此议既定，商之校中职教员先生，无不赞成，即以上期夜学归学友会办理。因两校同立，恐学生与经费两有难处，于是遂归学

友会独办一校，连日著手组织。

十一月五日

夜学报名达百零二人。先是已出两次广告，第一次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第二次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九人而已。其故，盖社会不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一也。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令警察分发，其已否奉行已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二也。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三也。至十月三日[1]，乃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铜元局一带，铁道两旁至洪恩寺一带，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六百张，并张贴通衢极密，故不及三日，报名即达此数。

晚上，合国民高小本校职教员及三四两级同学十余人开会，商议进行办法。

十一月六日

出牌布告学生云：诸位报了名，人数已齐，便须上学。今定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钟，在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头次上学，各带笔墨砚池，齐到为要。

十一月七日

晚上开会磋商进行办法。学生报名又增二十余人。

十一月八日

晚上教员十二人开教务会议。

---

[1] 据1918年9月刊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应为10月30日。

连日开会，议决事之事甚多，其要如左[1]：

一、每班每周三夜，每夜二时，共六时。分配国文、算术、常识三科，国文三时，算术一时半，常识一时半。常识每夜于国文算术完毕教授三十分。其时间表如左：

日 时　班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一点半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半点	地（常）	地（常）	历（常）	历（常）	理（常）	理（常）

二、国文算术，编纂讲义，其取材，一从两等小学教本节取，二从杂字课本节取。

三、常识之分类及时间（从阴历十月一日起至明年六月三十日止，共九月）如左：

历史
地理 —— 首三月
理科
修身
卫生 —— 中三月
实业
政法
经济 —— 末三月
教育

[1]　“如左”即“如下”，原文为自右至左竖排。下同。

四、教员每班国文二人，算术一人，常识三人。

五、常识每人担任一门，再于一定期间配分细目。如历史一门，在首三月教授，计有十二次，可教十二事之类。

六、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说及演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

七、常识注重内容，讲义宜少，每次以一叶为合，凡图表等皆得印刷。

八、常识注重精神，与国文、算术之近于技能者相别，故作为余兴，每晚以半点钟，用演讲之形式教授之。

九、常识各门，内容多而时间少，宜择其重要及与夜学学生有密接关系者。

十、国文内容，分认字、写字（发纸）、短文、便条、信札等项。

十一、算术，先期尽教珠算，人后稍加笔算。

十二、教授，大部取注入式，间采启发式。

十三、讲义，由教授其课之两人商酌共编。

十四、一种讲义之格式，一律由教者规定。

十五、各种讲义，均须存留底稿，底稿之本一律。

十六、讲义，归教者自负付印、保管之责，随时与缮写、印刷商酌。

十七、所领参考书归领者保存。

十一月九日

是日为夜学开学之期。昨日下午，印刷通告六百张，遍发各

处，将夜学全体职教员组织齐全，其姓名如左：

教员

甲班国文　邹彝鼎　星期一

　　叶兆桢　星期五

乙班国文　彭踪亮　星期二

　　唐富言　星期六

甲班算术　罗宗翰

乙班算术　方　蔚

甲班历史　毛泽东

乙班历史　单传世

甲班地理　萧学湘

乙班地理　刘岱崑[1]

甲班理科　张　超

乙班理科　周名第

管理

星期一日　张昆弟　邓贤佑

星期二日　周世钊　曾以鲁

星期三日　李端纶　萧珍元

星期四日　孙慕韩　贺　梯

星期五日　刘　澹　郭毅钦

星期六日　李声澥　黄乾生

缮写　　田士清　杨绍秉

印刷　　曾正邦　廖　衡[2]

---

[1] 1918年9月刊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人物表中写为刘代昆。

[2] 邹彝鼎等28名夜学教员当时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开学之程序如左：

一、夜学职教员于晚餐后，齐集国民学校。

二、签到。

三、试验学生分为甲乙两班，试验之标准如左：

（一）书街名五个

（二）写住所及职业

（三）写姓名

四、教职员演说。

五、发听讲券及规则。

六、退。

同时派定司事如左：

签到　张　超　李端纶

试验　邹彝鼎　叶兆桢

　　彭踪亮　唐富言

分班　毛泽东　单传世

填券　田士清　杨绍秉

六点半，将黑，夜学教职员陆续至国民学校，学生逐渐报到，齐即试验。将试验之事书于黑板，各给纸一方，有清楚不误全行写出者，有略写街名二三个及姓名住所者，有姓名不能写好者。随到齐试，多人巡行监察，缴卷者，导入礼堂静坐。约一时完毕。将卷评定甲乙，分为两班，计甲班四十四人，乙班四十一人，券上填注甲乙字样。毕，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师范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先生致训词，大体勉励学生向学，举朱买臣、李密为例。次，夜学主任周渭航先生致训词，说明本校全体内容。两先生均介绍夜学各职教员，谓均系

能写、能算、能作，尽心宗教各位，云云。次，唱名发甲班听讲券，立于左边一排（始系向前横立）；次，发乙班听讲券，立于右边一排。分班既定。次，取上课说明书分发。次，毛泽东将上课说明书逐条解释。事毕，从容整队而出。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三之数，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以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截止报名后，尚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

录上课说明书于此：今夜开了学，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再过两天，到下礼拜一日（即阴历九月二十八日）便要上课。今将各事说明于左：

一、夜学分为甲乙两班。

甲班上课，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即阴历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十月初二日，以下照推）。

乙班上课，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即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一日、初三日，以下照推）。

二、每夜上课两点钟，七点钟起，九点钟止。

三、功课分国文、算术、常识三门。

四、讲义及抄本由本校发给。

五、上课须带笔墨。

六、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

七、每人发听讲券一张。

八、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管放心。

十一月十日

购来参考书十二种。其目如左：

五言鉴　珠玑幼学　童子尺牍　指明算法　中西日用杂字　便用杂字　启蒙杂字　包举杂字　四言杂字　六言杂字　捷径须知

又，前日在学校图书室领来参考书如左：

高初两等国文教科书及教授法六十本。

高小算术教科『算』书及教授法十三本。

高小历史教科书及教授法。

高小地理教科书及教授法。

高小理科教科书及教授法。

晚上点名后，管理十二人在学友会事务室会议，公决事件如左：

一、教室设灯四盏，头门设灯一盏，三门设灯一盏。

二、本校派定工役一名，司送茶水灯油等事。国民部派定工役一名，应随时呼唤。

三、教员与管理员齐同赴夜学上课，以免学生久待。

四、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生信仰。

五、讲义归管理发给，另备名册一本，记其次数。

六、学生雨具，令拂干，置于讲堂椅下自为照料。

七、学生大小解，天晴另就街侧〈厕〉所。

八、看钟摇铃，属于管理。

九、每日事毕，即告于次日管理，移交名册。

十一月十一日

昨日，出牌通告：未到学生准今晚补试，并将前夕分定之甲乙两班榜示。

晚上七时补试。计前夕报名未到者四十四人，今晚到十人。

十一月十二日

甲班上课，到者□□□□缺课□□[1]。国文邹彝鼎出席，授第一课《贮蓄》。末附授杂字四句。初，详为解释难字及意义。次，范读，齐读。人后，发习字纸，每人两张，以一张打格子。一点半毕，摇铃休息十分钟。地理常识，萧学湘出席，授五洲大势，发图表各一张，因内容颇多，延长时间约半点钟。管理为张昆弟、邓贤佑。

在休息之后点名（学生初时陆续投到，故在此时点名）。

上下课，呼立正敬礼，先时略为指示。

邹、萧上课时，以其姓名介绍于学生（由毛泽东）。

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三次不到者，开缺另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归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

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

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

同学有数人参观。

学生休息时饮茶。

教地理时，先令改正课本错字，于黑板绘图，并示以地球仪。

讲义先未断句，教时令学生自断（教者口唱）。

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

十一月十三日

乙班上课，到者四十人。国文彭踪亮出席。地理常识刘岱崑出

[1]　此两处原件空缺。

席。国文第一课《承宫》，后附谚语。地理与甲班同。管理者周世钊、曾以鲁。

省城特别戒严，步哨及于社坛岭，报告学生提早上课；一面由学校行文省署，邀求保护，并报告各种规则，如甲班。

乙班学生程席〈度〉颇低，国文多不深曈〈懂〉。

甲班学生昨夕放学，有在铁道旁喧呼者，警察以此为言，特申告乙班生。

十一月十四日

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阿〉拉伯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四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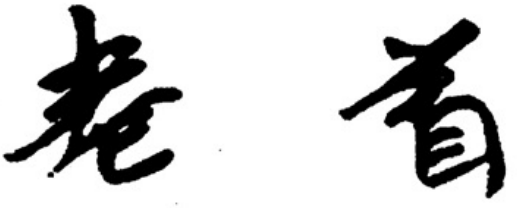
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九人之多。此则宜逐渐加深。

今晚，每人发算术练习纸一张。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主任周先生意见）。

毛泽东填写的《夜学日志》（部分）。



毛泽东为工人夜学日志封面的题字。

1917年11月，毛泽东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课外志愿军缴获部分北洋军阀败兵枪支。图为缴枪的地址——长沙南门外金盆镇。

七律·游学即景[1]

（1917年）

骤雨[2]东风过远湾，
滂然遥接石龙关[3]。
野渡苍松横古木，
断桥流水动连环。
□□□□□□□，
□□□□□□□。[4]
客行此去遵何路，
坐眺长亭意转闲。

---

[1] 游学即景，这首诗见于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983年9月6日解放日报社出版的《报刊文摘》登载《毛泽东早期的几首旧体诗词》一文，加以介绍。

[2] 骤雨，急雨。

[3] 滂，大水涌流。滂然，急雨倾泻貌。石龙关，当指石龙山，在湖南湘潭县西100里，接衡山、湘乡两县界。山顶有石，昂如龙首，故名。

[4] 原诗此处缺稿。

七绝·赠刘翰林[1]联句

（1917年）

翻山渡水之名郡[2]，（毛泽东）

竹杖草履谒学尊[3]。（萧瑜）

途见白云如晶海[4]，（萧瑜）

沾衣晨露浸饿身。[5]（毛泽东）

---

[1] 翰林，官名。刘翰林，姓名不详，时已告老还乡。

[2] 之，往，到。郡，我国古代划分的行政区域名。名郡，有名的城邑。这里指刘翰林所在的宁乡县。

[3] 竹杖，竹子所制的手杖。草履，草鞋。竹杖草履，形容贫苦学生的样子。谒，请见，进见，一般用于下对上，幼对长，或用作谦词。学尊，对刘翰林的敬称。

[4] 晶海，水晶般的海洋，形容白云纯洁无边。白云如晶海，指山上洁白的云飘拂在如水晶般海洋似的广阔的天空中。这里是赞誉刘翰林隐居在高山云海，操行高洁脱俗。

[5] 沾衣晨露浸饿身，即晨露沾衣浸饿身，早晨的露水浸湿了衣服和饥饿的身躯。这里写他们求学的艰辛，含有向刘翰林求助的意思。

五言诗·玉潭即景[1]联句

（1917年）

云封狮固[2]楼，

桥锁玉潭舟[3]。

[1] 玉潭，即玉潭河，在湖南宁乡城郊。即景，眼前景物，后因称以眼前景物为题材的诗为即景诗。

[2] 云封，指云气遮蔽。狮固，即狮固山，是宁乡县东北3里的一座小山。

[3] 桥，指宁乡县城郊玉潭河上的一座小桥。桥锁玉潭舟，意思是说，玉潭河中，许多船停泊在桥边，像是被桥锁住一样。

四言诗·露宿[1]

（1917年）

沙滩为床，
石头当枕。
蓝天为帐，
月光为灯。

[1] 露宿，是毛泽东青年时坚持奉行的一种锻炼体魄的方法。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徙步考察长沙五县。这是毛泽东在考察过程中露宿野外时吟成的诗。

四言诗·题安化北宝塔壁[1]

（1917年）

沩水拖蓝[2]，
紫云[3]反照；
铜钟滴水[4]，
梅岭寒[5]泉。

---

[1] 安化北宝塔，建于明清时期，高7层，雄踞山头，巍然壮观，因建在环绕县城的沩水之北，故称北宝塔。这首诗四句指安化四景：每逢雨后，沩水特别清澈；紫云山有巨石如镜，阳光可反射照到县城；劝学所的铜壶滴漏计时器，滴水有声；梅子岭下有泉水，清爽可口。

[2] 沩水，发源于湖南省安化县西鏊字岩，东南流经安化县南折流向北，后注于资水。沩水拖蓝，唐代白居易《忆江南》词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句。

[3] 紫云，指安化县城附近的紫云山。

[4] 铜钟滴水，又名铜壶滴漏、铜壶刻漏，是我国古代一种计时的仪器。唐代温庭筠《鸡鸣埭歌》：“铜壶漏断梦初觉，宝马尘高人未知。”

[5] 梅岭，指安化县城附近的梅子岭。寒，这里是清凉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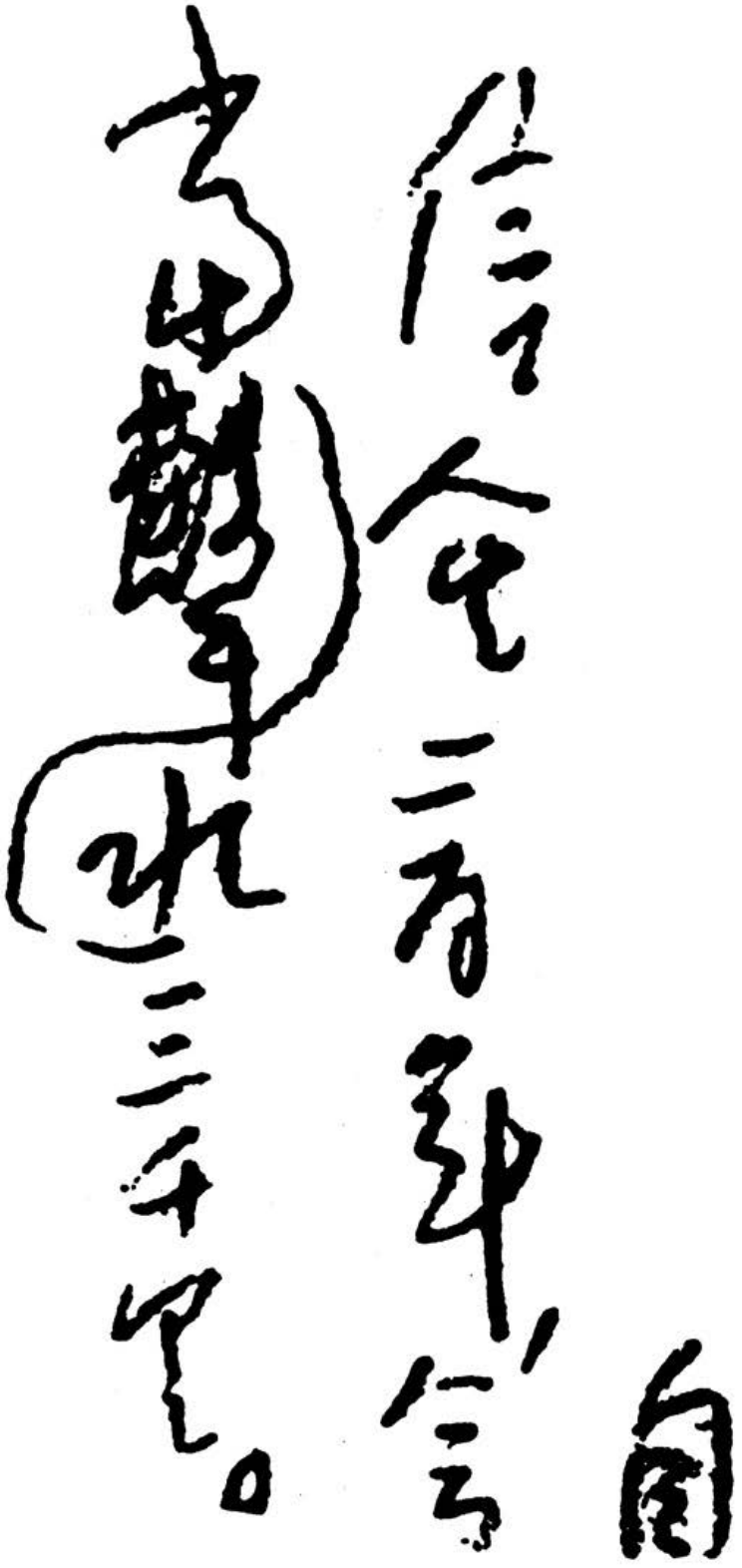
七古[1]·游泳

（1917年）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2]三千里。

[1] 七古，七言古诗的简称。

[2] 会当，定当。水击，即击水，拍打着水，这里指游泳。



毛泽东手书《七古·游泳》。

五律·赠周世钊[1]

（1917年）

侯季多肝胆，

刘卢自辛苦。

[1]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五律赠给周世钊。这是周世钊生前回忆其中的一联，其余的都忘了。

四言诗·奋斗

（1917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病故同学追悼会联[1]

（1917年）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

只因不习十分间操[2]！

[1] 1917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7名同学先后病逝。进步师生对学校不重视体育课程，连每天上午10分钟的课间操也不能保证极为不满。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撰写并贴出了这副挽联，意在唤起师生记取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沉痛教训。

[2] 十分间操，指10分钟的课间体操。

挽某同学联[1]

（1917年）

与其苟且偷生[2]，生无足道[3]；

非为奋斗而死，死有余哀[4]。

---

[1]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某一位同学逝世，毛泽东写了这副挽联。某同学，不详。

[2] 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贪图眼前安逸，勉勉强强地活着。宋代王令《与杜子长书》："令贫无资，身术从礼，有责不敢易。受寒饿死，惧辱先人后，故苟且偷生。"

[3] 生无足道，活着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4] 死有余哀，即使死了，还有不尽的哀伤。

心之力

（1917年）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近年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多年来世界强盗

在中国多有斩获，故恶敌觊觎长存、亡我之心不死。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万勿混淆。

力主洋务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留学列强之同胞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则各类洋奴、汉奸将无处安身，中华栋梁亦生自主自强之睿智。开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预防国策，弘扬神州民众自强富国雄军壮志，恤农商并滋养工业。为抗击西方蛮夷列强剿灭中华神圣传承之奸计，执履行万国大同目标之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

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

自满清鞑虏洋务运动之后，贪墨腐败家族皆以盗取、盘剥民脂民膏逃逸海外为家族享乐之诡计。假以时日，神州中华亿民之血肉、骨髓乃至福祉将被尽数剥夺转送西方魔盗！国人如寒冬之时又堕深渊，农业落后之国民众必将沦落为亡国之奴。今无人于海内查处、治罪，于海外统计、堵截，故国贼趋之若鹜。吾辈倘若不能惩戒，又与国贼、禽兽何异？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你我何必苟且偷生，熟视无睹？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

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民族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强盗可肆意侵杀、奴役中华。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竞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定裁决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

灭绝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愚夫；一句莫谈国是，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

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伦理学原理》批注[1]

（1917年至1918年）

序　论

（一）伦理学之概念。

---

[1]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根荷恩，187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1910年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修身课时，曾将此书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这些批注的内容，有的是提要，有的是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发挥自己的见解。此书后来被毛泽东在一师初期的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才归还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原文未注明写作时间。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讲授《伦理学原理》的时间是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故推测批注也大致写于这段时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不仅写有大量批注，而且画了圈点等多种符号。批注散见于原书各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处及行间，为了排版和阅读方便，收入本集时，将批注按顺序排在每页的左侧，同时将批注涉及的《伦理学原理》的原译文，排在每页的右侧，以便对照阅读研究。

（二）科学统系中伦理学之位置。科学有二别：一主理论者，二主实践者。前者谓之学，后者谓之术；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

此言伦理学属于术。

由是观之，伦理学之属于术，无疑矣。盖伦理学者，所以示人之生活必如何而后能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故伦理学者，位于诸术之上，而广言之，直可以包含诸术。何则？凡所谓术者，皆人所资以达其完全之生活者也，自商工业以至教育政治，何一不然。故虽谓诸术皆隶属于伦理学，而悉为伦理学之一部，殆无不可也。

此言术与学之关系。

凡术皆以学为基，盖应用学理以解释其所实践之条目者也。而伦理学之所基，则为人类学及心理学。盖伦理学之鹄，在豫定人类性质及人生规则之知识，而用以解释人类全体及各人之生活及行为，如何则有助于人性之发展，如何则反益其障碍。此其关系，得以他术比例而明之。……医术者本人身之知识，而用以发展人身之生活，使达于康强。伦理学者，本人性全部之知识，而尤注重于其关乎精神关乎社会之两部，用以发展人类种种之生活，使达于完全。故伦理学者，可谓之完全之卫生术。不惟医术，即其他教育政治诸术，亦可视为伦理学之一部分，或视为辅助之

术焉。创设伦理学之雅里士多德勒[1]，其见解亦若是也。

此言术不得为新科学。

术与学之区别如此，而不得以术为独立之新科学。何则？科学所以研究事物之性质，而事物之变化，由人力所生者，不得径视为性质之一部也。惟科学之书，亦时得附记其应用之术。如著物理学者，于蒸气理论后，附记气机之作用。此以技术为学说之余论，固甚当也。

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使人类之本体，属于学理之一方面，则吾人研究学理而已足。而其实不然，所谓本体者，乃属于实践之方面也。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然则谓一切哲学之原因及归宿，悉隶于伦理学焉可也。[第1～3页]

此言吾人之知识有二种。

（四）伦理学之研究法。吾人之知识，可别为二种：一曰得之于经验者，二曰得之于直觉者。直觉之知识，可以数学为模型。盖先立单元，而演绎之以为种种之公例，以论理证明之。

演绎法归纳法。

据思想中之原理，而指示其必然之因果者也。经验之知识，则反是。若物理学，若化学，必先观察事物之状态，求得其自然相应之规律，而后敢

[1]　雅里士多德勒，今译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最早采用“伦理学”一词来表示关于德行的学说，并把它看作与关于世界的“纯粹理论”知识不同的“实践哲学”。

揭以为普通之法式，因果律是也。其所揭之法式，所以可据者，由其非以论理之法，结合于豫想之定义，而实诉合于观察所得之因果也。

此言研究伦理学由经验。

伦理学之研究法，不类数学，而类于理化学，余之所不疑也。盖伦理学者，非由概念而演绎之以为定义，实由经验而确指其事实之关联者。……[第4页]

此举直觉论者之说。

持直觉论[1]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是故人之实际行事，与其行事时各种因果关联之观念，决不能于其直觉之知识，有所增损焉。

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1]。

殊未必然。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

[1] 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诸阳卷》）

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第5页]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此二段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前。

吾人不待道德哲学之发明，而始能判别善恶，犹之不待卫生术之发明，而始能摄养身体也。当医术未作以前，饥者求食，寒者求衣，业已足以自存。使有询以何故食能疗饥衣能疗寒者，其人必大诧异。如询今之小学生徒以欺诈窃盗何故不可为也，彼以为此等人人能解之事，曾何足深求云尔。取自昔人不屑深求之事，以为问题而研究之，由是科学作焉。……

科学之起原。

道德哲学亦然，当其未发见也，固已有不思而得之道德，为众所公认。盖社会之生活，如身体然，亦有由良能之指导，而无俟乎科学者。此其良能，即所以综合各种生活而构成社会者也。且道德之规则，亦若有不可思议之命令，临于吾人意识之上，与卫生规则无异。例如毋杀人，毋

社会之构成由良能[1]。

[1] 良能，参见《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

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有不必叩其原因之何在，而自不能不遵者。与饥而求食，寒而求衣，无以异也。[第6页]

此言道德哲学之本职。

然则所谓道德哲学者，将不过缀集良心中各种积极或消极之命令，而不能谓之为科学乎。曰：否，否，不然。凡自然道德，常萌芽其真理，以寓于俚谚之中。例如杖莫如信[1]之类是也。夫杖莫如信之言，非命令也，而其中确含真理。若解析而言之，曰汝必守信。汝知杖之可恃，而不知信之可恃乃过之乎，则真理显矣。本此等自然道德所含之真理而发挥之，以论定各种行为之得失，是则道德哲学之本职也。[第7页]

以上论伦理

……道德哲学，既因自然道德以为基，则亦从而扩充之，一行为也。既示其可否矣，而又为之规定其行止之界域，如指示欺诈之不可为，而又指示以不能不用欺诈之事是也。且自然道德，于事物错综之际，恒不免多歧，必其人谙练有素，而判决始能屡中。道德哲学，为规定一切谙

[1] 杖莫如信，据《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子驷等欲从楚，子展（即公孙舍之）等欲待晋。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

学之研究法系经验的，非直觉的。

练之法则，于是临事者虽亦不能不本谙练以为判决，而较之自然道德，则津涯较著矣。

以下另提出问题。

谙练之规则，德论及义务论之职分也。凡德论及义务论之条目，无不指正鹄而综因果，即所谓欲达某某正鹄者，不可不有某某动作是也。然此正鹄与吾人知识之关系果如何乎？伦理学者何自而得此具足生活之意识乎？又何以证明至善规则之必无谬误乎？

此二段言正鹄[1]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

一及此等问题，而持论不能无稍异。盖吾人所以决定至善之性质者，非悟性之职分，而实意志之职分也。吾人常若有具足生活之理想，涌现目前，而又无思无虑，直认为无尚之正鹄。此等理想，虽明现于意识之域，然必非得之于悟性，而实出于吾人本体之映象也。有人于此，其思想与我大异，我欲匡其谬误，而论理之法则，事变之经验，俱不足以动之，乃表我无尚之理想，以动其感情，而其人或翻然自悟。当此之时，其所以核定理想之价值者，不在其人之悟性，而全由意志之力也。盖悟性者，所以核真伪而非所以别善恶也。

此言至善理想之决定于人

至善理想之所以为最溥博最正当者，势不能以科学之法则论证之，所可得论证者，恃人类意

[1] 正鹄，语出《中庸》第十四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朱熹注释："画布曰正，栖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故正鹄即目的之意。

人，由于人类有同一意向。

志有同一确定之方向而已。人类之能力，及其生活之规则，互相类似，故常有一种程度，可以互相忖度。如同一程度之下等动物，其欲望互相类似也，而研究是等意向者，属于自然史。自然史之职分，在即人类全体所以实现其至善之理想者，而发见其普通之法式。方伦理学者之为此也悻乃遂无异于治生物学。盖其职分，不在于施命令于人类之意向，惟发见之而已。果能发见人类普通之意向，则其间偶有一二与众人意向大五者，势不得不视为变例。……[第7～9页]

不能以科学之法论证至善理想。

此言自然律有广狭二义。

（五）道德律与自然律之比较。吾人见自然界各种现象，常循有定之规则而变化，于是立一通普之法式以表之，是为自然律。自然律有广狭二义。以狭义言之，有是因必有是果，物无可以自遁者。……以广义言之，其法式虽足以范围万物，而亦不保其无一二端之出入。……[第10页]

此言道德亦广义之自然律。

由是观之，道德律者，亦未尝不可谓之自然律。盖伦理学之法式，大抵即人类生活之状态，而表明其有何等行为，则常有何等影响者也。例如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之交际将受其障害，是犹酒精之搅乱神经也。又如怠惰之习，足以蒙理性而弱意志，此亦循生理学之公例，以施于心理学者。故曰道德律者，亦广义之自然律也。或疑道德律所以明其当然，而非如自然律之

明其必然。然如勿欺诬之律，虽不免有一二变例，而究不失为普通之正式也。或又以道德律与法律有密切之关系，而自然律不然为疑。然道德律固关于法律，且纯正之法律，或不过道德律之一部分，而要不足以绝道德律与自然律之关系也。盖法律亦所以明其当然者，其间亦不免有一二变例。……[第10～11页]

此当字疑必字之误。

此言道德律亦如自然律之明其必然。

惟道德律亦若是，不徒明其当然，而且明其必然者也。……道德律之以因果律为基本，正与医术法学相同。苟因之与果，一人或一社会之动作与生涯，并无适合于自然律之关键，则道德律亦无由而存立。故道德律者非人所自造，亦非由神意及良心之无端而制定，实人类自有固结乎生涯而适合于自然律之一性质，藉道德律以表彰之耳。……[第11～12页]

此言文典[1]亦系明其必然。

道德律之所以为范畴也，以文典比例之而可知。文典者，普通之人所认为明其当然者也。然吾人试研究言语之历史，则知所谓文典者，非创设语法以示人，特表示言语所具之规则云尔。……故文典家欲叙述实际之言语，而得其普通之规则，不能不合种种之形式而有所取舍。又

[1]　文典，指官方颁布的词书，据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章程》："文典以品汇中外音名，合通中外词意，集思广益，勒成官书为宗旨。"

不能不准诸常用者，及名人著作之受多数人信从者，以为可取之形式。于是此形式遂为标准，而文典遂为标准之科学。吾人于言语文章之正误，得标准文典以判定之，其间又有一大关系，则所以需此形式之正鹄是也。盖言语之正鹄，在使人了解。不合文典之言语，人不能了解，则不得不以为谬误而排斥之。

道德非命令的而为叙述的。

道德哲学亦然。常人每以道德哲学之职分，在以生活之规则命令吾人，而以人类学历史学之证据核之，则道德哲学之职分，初不在施如何行动如何判断之命令于吾人，实不过举实际之生活，而取其最普通之形式以叙述之耳。……[第12～13页]

只能以形式说明至善。

（六）具足之概念。前者，吾言道德之正鹄在至善，而至善即具足之生活。夫具足生活者何耶？盖谓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而无所歉然之谓也。此其实质之条目，当别论之，而兹先言其形式之关系。……兹所欲明者，即自形式以外别无可以说明至善之法是也。……[第13～14页]

具足生活非雷同，故伦理学只能立形式，而

盖人人为同状之具足生活，势所不能。苟有一民族焉，其间人人果有同一之具足生活，则意味索然。且其民族中之各人，性质同，生涯同，

不能立一实质之格以示后。

发达个性。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

而仅仅以某甲某乙为分别，亦复成何民族耶。故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由是而欲明具足生活之实质，势不得不由人类之观念，而悉举其观念中所必不可缺之形式以充之。自一人而家族，而民族，各各因其若何之资性而发展其若何之生活，皆当罗举而无遗，此则历史哲学家之以建设为鹄者之职分也。然吾人即仅取历史中过去人物之生活，及种种民族之生活，而条举之以构成人类之观念，已不易能，况欲构成未来之历史与人类之新状态乎。[第14页]

普通法则（具足生活所必不可缺之条件）。

譬之美学，欲举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一切现象，与其将来应有之事，悉以美术之观念罗举之，世岂有能之者？盖美之实现，天才之事也。美学者取过去天才之所创造，而循迹以考之，其职分在泛论美术中必不可缺之条件。即此一端，在美学者虽不能列举美术现象以贻将来，而能使美术家得豫知必不可缺之条件而免于谬误。伦理学亦然，虽不能胪举将来具足生活之内容，而立普通法则以指明具足生活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则亦使吾人各得以其特别之生活，准于所指示之条件，而免于违戾焉。

（七）伦理学之普通形式。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1]。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2]。

自有其特殊之道德。如英国人与非洲人，各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彼其生活之状态现已不同，而道德亦随之以不同，固不可诬之事实也。惟其不同也，为当然乎，为必然乎，又不可以不辨。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夫人类生活之状态，既各各不同，则其所以为生活之规则者，自不能不异。……[第15页]

以狭义言之，人类亦有普通之道德，惟直接应用时，须为之消息。

虽然，此以广义言之也，若以狭义言之，则虽谓人类本有普通之道德，亦未尝不可。盖人类之本质及其生活法则之基本，既已同一，则所以发展其康健之生活者，其纲纪自不得不同。故卫生术得设普通规则以示人，如饮食之种类及定

[1]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和行为的是非标准是超经验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运用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是普遍适用的。即如批注旁原译文所说："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康德企图确立普遍有效的道德形式，为一切道德和善恶立法。

[2] 先儒，指儒家先贤。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量，动静之节度，恒可为吾人所遵守。道德亦然，如思患而豫防，如幼稚之教育，如夫妇有别之制，如同类相残之禁，皆普通之规则也。有悖之者，其害立见。如杀人奸通盗窃诈伪之所以为恶，正直慈祥诚信之所以为善，亦其义也。由此等普通规则，而制为训诫，以直接应用于庶事，则必因其人资禀之异同，与夫平日生活状态之异同，而为之消息。……[第16页]

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

由是观之，则夫时代既异，而道德亦不能不随之以异，不特其理至明，而其证亦至确也。惟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夫常人之情，于古人已事，与今之道德不相容者，往往直斥为悖谬。读中世史，见基督教徒之仇异教也，常捕异教徒及巫觋之属而榜掠之，甚者杀之焚之，则无不极口诋谌者。夫淫刑以逞，诚蛮野矣。然在蛮野之时代，用蛮野之刑法，未为不可。且驱蛮野而进文明，或亦不可无此作用。向使无往昔酷虐之刑法，则中世都市，或未必能跻于今日复杂生活之社会也。……[第17页]

此并不难言下即言之矣。

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更进而论之，则虽一民族中之各社会、各人，亦不免各有其特别之道德。既有各种资性、各种生活状态，则必有各种摄卫身体之卫生术，而亦有各种摄卫精神之道德。或在此为益为要，

而在彼为无益为非要者，盖常有之。其在实际之决断亦然。同一行为也，或在此人则可，而在彼人则不可。若欲合无数之人而同其行为，世所不能有也。……吾人所见各人有大同之动作者，徒观其表耳，苟求其内情，则无一不具特性。夫内情者，人之本质也，其有特性也，正其所以为具足，而不得谓之缺陷。自伦理之本意，以渐消失，而接近于法律之范围，乃始有整齐画一之动作焉。

此理知之者少。

切论。

凡训诫道德之人，于各人之特性，宜视普通性为尤重。盖特性者，人之资禀及性癖所托，而普通法则未有顾及性癖者也。夫人者，各持其特别之资禀，以应外界之事物，各本其特别之性质，以与其在社会之地位相习，则常欲求有特别之道德，而于他人之判断，与其良心之源于最高道德之观察者，皆有格格不相入之势，此其至易见者。夫然，而康德之严格主义，最足以矫其枉。康德之主义，务使感官之意志，隶属于普通法则，此诫各人实现最高道德之肇端也。夫实现最高道德之事，得以基督教典之言形容之，盖不谓之法则之解释，而谓之适应也。然道德非以适应命人，观上文而可知。道德者，特指示普通法则而已。若本此法则而用以适应于特别之事，则各人之良心及知识所职也。然各人亦不免有待于指导，故必有训诫道德之人，犹之吾人之于卫生

此言各人必须训诫道德之人，而训诫之人须重视各人之特性。

此所以不要妄议论人。

康德之主义。

教育家。

术，亦不免有需于医生也。……[第17～18页]

此言道德哲学施行之限度。

然更端而观之，则道德哲学之规则，实有不能普及之征。盖所谓人类普通之道德，属于理性之实现者，虽人人可以想象之，而卒未能有实行之者也。道德哲学家之感觉及思想，不能蝉蜕于其民族其时代之外，而反不免为其所规定。其故有二：一则自其幼稚之时，取民族之理想以渐构为自己之理想者；二则彼其善恶之观念，终不能不受时代之制限。此为十八世纪之合理论者所未见及，故皆不免于误谬，即康德亦然。及十九世纪，为历史学时代，则未有置信于人类普通之道德者矣。是故道德哲学最适之范围，常被限于起此道德之文化，而不能超越乎其外。其道德家之明此界限与否，非所问也。道德哲学之职分，惟在为同一文化之同胞，指示其最宜之生活法式，以共进于康宁幸福之域而已矣。

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

（八）伦理学之所以为实践科学。问者曰，伦理学者，将不惟以其处置实践之方法，而又大有影响于实践之方面，故号为实践科学耶？曰然。伦理原始之本义，固如是。雅里士多德勒曰，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而非在讲求也。……盖道德者，非概念所能构，而理性之所断也。道德之不可由教学而成，犹天才之不可由教学而得。故道德哲学之不能使人为高士、为君

此谓空言无益。

子、为神圣，亦犹美学之不能使人为大诗人，及雕塑绘画音乐诸名工也。

知识有助于意志。

然伦理学者，决不可以此而沮丧其意气。伦理学最要之职分，在贻人以关于行为之知识，即所谓何等之行为，必与其外界之事物及方向有何等关系，且于小己及社会之生活状态，有何等影响者也。夫人之知识，本皆有裨于其行为，夫伦理学之知识，何独不然。……人苟于怠惰、忿怒、轻率、猜忌、诈伪诸恶德，知其足以为生活之障碍，又于慎重、恭敬、节制、正直、亲睦诸吉德，知其足以裨生活之发展，安能无加损于其意志耶。夫意志固不能全决于知识，彼其资性、教育、习惯，及外界之成例，若毁誉，皆有左右意志之力。然知识之有助于意志，则亦未有能反对之者也。

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伦理学之所以有裨于躬行，在能使吾人于人生正鹄之所在，不惟口说而实心领之也。不知康强之益者，虽有医师日说以卫生之术而无效。不知道义之乐者，虽有道德哲学家日聒以伦理之要，亦必无功。然使其一旦解悟，洞见人生正鹄之所在，则安知其不翻然悔改，遂去恶而从善耶？……[第19～21页]

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难者或又曰：道德哲学者，非特无益于躬行，而反贻之以危险。何则？人之由道德也，循良心及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必探

究其原本及意义及价值，则信仰之力杀矣。余曰：是又不然，凡探究之为，非生于哲学，而实为哲学所由生也。人之情虽欲避探究而不可得，如遇一行事、一判断，而欲辨其得失是非，势不能不探究其原理。道德哲学者，循此探究之趋向，而为之阐明其原理云尔。不宁惟是，阐明此等原理，在今日尤为当务之急。近今社会心理，日趋革新，几欲举往昔所持之天命主义而悉扫之。此其趋向，征之各种事物而无不然。如尼采[1]Nietzsche之说，欲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社会主义，欲悉改国家及社会之旧习，此其最铮铮者矣。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道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至于宗教之权，与夫古昔之传说，人人视为弁髦。此由受太过之压制，忽反动而为怀疑派，其主观之思想，遂溃裂而四出。实往昔学而不思之学派，及有信仰而无诘难之教会，所激而成之，是为开放时代之特征。昔之开放时代，尚已，而今乃复见。其始袭于少年，今则渐波及于普通人民。彼等厌忌往昔

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

此吾国今时之现象。

[1]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青年时代受叔本华“生活意志”的影响，把人看作一个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实体，对人生采取一种悲观、遁世的态度。成熟时期的尼采，则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改造成“权力意志”，强调要“提高生命”“积极行动”。青年时代的尼采爱好音乐，赞赏音乐家瓦格纳，成熟时期的尼采则不满于瓦格纳颂扬基督教道德，斥其为“老朽狂妄的浪漫者”，并与之绝交，放弃了对音乐的爱好。

之思想及生活法式，为以盲导盲，必欲以其独立之意见，别辟世界。此实彼等自由之权利也。自由思想、自由生活，本人生第一之权利，而亦第一之义务也。盖精神界最贵之特权，固未有尚于自立者也，而自立之精神，在其思想之自由，而不倚于豫定之见。伦理学之问题，则所以使陷于怀疑派之人，得于生活之正鹄及职分，得一自由探究之基础而已矣。[第21～22页]

本论　导言
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

此以感情属于意志。

（七）精神生活，亦有两方面，意志及知识是也。意志之动，为冲动、为感情。知识之动，为感觉、为知觉、为思惟。

……

人莫不以自存为鹄。

（十）意志之进化有三级：一曰无意识之冲动，二曰感官之欲望，三曰理性之意志。而其意向，则通三级而以小己及种族之保存及进步为鹄者也。

此快不快之根原。

（十一）意志原始之形式，即无意识之冲动也。由无意识之冲动，而现于意识中，则为有意识之冲动。吾人若增进其生活之动作，而有以餍其冲动，则快感随之；若障碍其动作，而逆其冲动，则不快之感随之。[第24页]

论善恶之区别。

第一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即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

（一）善恶之见解之别。伦理学之思想，何自生乎？曰：生于两问题。其一曰，道德价值之差别，其究竟之基本何在乎？其二曰，人生究竟之正鹄何谓乎？此两问题者，常诱掖富于思想之人，而使就伦理学之涂径者也。前之一问题，由于道德界判断之职能而出，后之一问题，则由执意及行为而起也。[第26页]

此二氏[1]之世界观。

……所谓伦理学开山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世界观，常得因正鹄之名而联想之。盖二氏之见解，以为一切实在，一切人类之在宇宙，各有其职分，是即其伦理学中根本之直觉。而伦理学之种种问题，要不外阐明此等职分，与夫由是而生之生活状态及生活动作也。[第27～28页]

目的。

方法。

此节意义已略见上节。

（二）正鹄论见解之意义及权利。世人普通之见解，多近于形式论，以为行为之善恶，不在其效果，而在其原本之性质。其在道德界价值之区别，亦观其意向，而不论其影响。如福音书所

[1]　二氏，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曾跟随柏拉图学习20年，晚年创立了自己的学园。

载散马利亚[1]Samariter人之慈悲，其于被盗之旅人，不但不能救助，而反误害其生命，然而无损于道德之价值也。又有诽谤人者，或反以彰被诽谤者之懿行，而自丧其信用。其效果可为至良，而诽谤之为恶德，不以是而变也。

此一节乃反复辩驳此一语。

余答之曰，事诚如是，然此不足以难正鹄论之考察法也。正鹄论所以判定特别行为之善恶者，不在其事实之效果，而在其行为之性质有可以生何等效果之倾向也。诽谤之性质，含有可以毁人信用及名誉之效果，即偶有效果相反，如上文所述者，此自有特别原因。如闻者之良心及慎重，及具有洞悉人情世故之知识，而决非诽谤之性质所固有，是即雅里士多德勒所谓诽谤者善果之偶因而非其真因也。故道德者，不在其事实之果效，而在其行为之性质所应有之果效也。[第28～29页]

著者重在客观质料之判断。

（三）主观形式之判断，与客观质料之判断。反对者或尚进而难余曰，事实决不如是，道德之判断，关乎意向，而不关乎行事。行事之动机善，则其意向之善可知也。盖其意向，苟发生于义务之意识，则内容及效果，皆可不问，如康德所谓自一切善意外，别无所谓善者，是也。[第30页]

[1] 散马利亚，今译撒马利亚，古代巴勒斯坦城名，以色列王国的首都。

此段发挥此二句。

前段言客观质料之判断有正鹄论之基础，此段又言主观形式之判断亦必归宿于正鹄论。

要而言之，即主观形式之判定，亦不能不归宿于正鹄论。盖行为之从良心而守义务者，谓之善，是主观形式论之中坚也。然何以从良心者为善乎？在人或以此为无谓之问题，而余谓不然。盖所以答此问题者，即从于良心之行为，乃客观方面之所谓善也。何则？良心之倾向，在规定吾人之行为，使吾人及其外界之安宁，皆赖此而有保持增进之效者也。人之性癖，虽不能无殊别，而良心则一民族中人人有同度之状，故行为之被规定于良心者，有适合普通规则之性质。不宁惟是，吾人良心之内容，悉由所属民族之积极道德，借教育、事例、清议以输入之者。而普通道德之内容，亦不外乎一民族或全文明社会之道德法律而已。据人类学家所考察之结论，凡所谓道德者，各人交际之良能，所以使其行为能维持小己及社会之生活者也。是故良心者，吾人以自己最深之生趣，及其所附属社会之生趣，规定吾人行为之原理云尔。吾当于第五章详言之。[第35页]

此节言非在至正当时正鹄到底不可神圣手段。

（四）正鹄与作用之关系。余将进而论至善之内容，先举反对派数说而答辩之，如下：

难者曰，正鹄论势力宗之原理，非即耶粹登Yesuit[1]（此为中世天主教之一派，盛行于西班

[1] 耶粹登，此处英文Yesuit应为Jesuit，即耶稣会。

牙，其略吕宋等地，皆由此派教徒之力，其言行颇有可斥者，今已废而不行）教徒所谓正鹄神圣作用之言乎。行为之价值，既视其效果，则夫各种之行为，不皆视其效果以为价值乎？余答之曰，耶粹登教徒之道德，所谓正鹄能神圣其作用者，本有二解。其一曰，正鹄既善，则无论为何等作用以达之，其作用无不为善也。果尔，则虽不正非义之事，无一不可以为善耶。

……

此特称命题并非谓凡杀人为恶。

……语意之矛盾。凡杀人欺诈等语，不惟指称客观中有意杀人、有意欺诈之事实，而并含有摈斥之意。故所谓杀人为恶者，分析之评判也，此其评判，又可以应用于法律、道德所不认为恶之杀人者也。而欲为纯粹之评判，则必于其杀人之语意中，去其摈斥之意，而专以客观中有意杀人之事实，为评判之对象。如是，则其中之可以为善者自见。……[第36～38页]

（六）略论利己主义。自道德哲学一方面观察之，亦可以补前说所未具。如曰意志所归宿之正鹄何耶，是亦不外乎小己及其他人类之安宁云尔。

亦有反对此说者，谓意志之性质，以小己之安宁为鹄，而非以普及之安宁为鹄。其言曰，人皆自求其愉快若利益耳，其有无损益于他人之安宁，殆非所顾也。由是意见而组成学说，是谓利

霍布士之说[1]。

己主义，亦谓之一人之功利主义。霍布士Hobbs者，于近世哲学之初纪，代表此说者也。其言曰，凡动物实际之意志，皆以自存为鹄，此自然律也。故有利于动物自体之实际者，善也；其利于其他之实际者，要亦间接自保之作用，是间接之善云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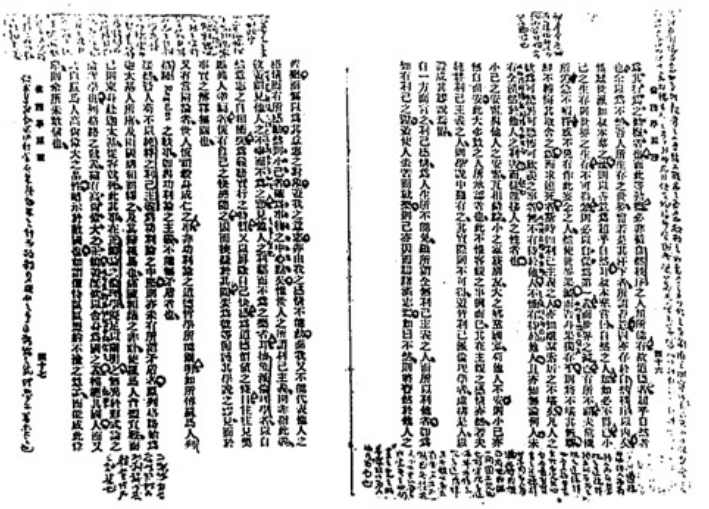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

余以为是说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第44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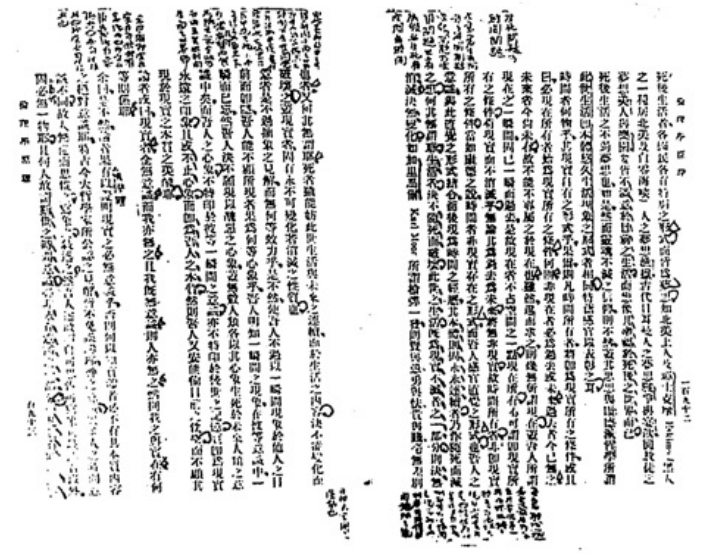
[1] 霍布士，今译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他认为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们出于利己心，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道德只是人类理性为了结束像狼群一样的争斗而提出的和平条件。

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上的批注（部分）。

在这一段译文中“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一句旁批：终以小己为先。



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上的批注（部分）。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故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第45页]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言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

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1]之言，“先修身

[1] 参见《礼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而后平天下”[1]，“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2]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3]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

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若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诚知小己之利害，与社会之利害，互相错综，而无由界别也，由是吾人意

[1] 参见《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 参见《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3] 兼爱之说，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的政治主张。见《墨子·兼爱上》：“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己身，犹有不孝者乎？”

志之正鹄，可谓之小己与社会公共之安宁，亦可谓之社会安宁中所赅之小己安宁也。夫世界诚亦有全无利他感情之人，于旁人之利害，熟视无睹，甚且有以他人之苦痛为乐者，然不足以摇动吾说。是犹人类有理性有言语之公理，决不以世界偶有颠狂之人，而遂为之摇动也。人之无利他感情者，为伦理学之畸人，亦犹颠狂之人。在医学及人类学为畸人云尔。

诚然，诚然。

除疯病者决无有此等人。

未必不爱其妻与其父母。狮虎犹有之，何况人乎？

……所谓善意，固亦存于自然秩序以内矣。惟厌世派如叔本华之流，则以善意为超乎自然耳。叔本华尝曰，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夫危机所迫，急不暇择，或不免有作此妄念之人。

此仍是推己及人。

然使世界果灭，而吾身果独有乎？则将不堪其无聊，鲜不转悔其取舍之误，而求速死者。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凡人之欲为可惊异可恐怖可欣羡之事者，无不有待于他人。不惟有待于他人，且亦知无论何人，未有全漠然于他人之利害，而徒能拂人之性者也。[第45～46页]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

此所谓互助，然互助之底

所以成己也。

此所谓同情，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

叔本华[1]之说，吾亦不谓然。此有二点：一点，自然之人类有利己而已，又小己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自保。予谓不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

[1]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其伦理思想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私和卑贱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相互争斗，生命即是战争。人要摆脱痛苦和罪恶，只有遁世绝欲，弃绝意志，达到佛之“涅槃”状态，才能最后解脱。

之之价值。利精『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

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

自一方面言之，利己感情，为人生所不能免，虽所谓全无利己主义之人，而所以利他者，即为知有利己之证。盖使人去苦而就乐，则己亦因而踌躇满志焉。如曰不然，则将蔷然于他人之苦乐，而无以为其意志之对象。盖我之意志，非由我之感情不能动，而我又不能代表他人之感情而有所感动。然则小己者，确为事物之中心点

此为最狭隘之利己主义，天下无如此之事实也。

叔本华之主义其如此乎？抽象派伦理学者所疑之说，未免与真际不合。义务之实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之自相冲突为特质，以冲突为特质是以作伪为特质也。又以屏除自己快感为道德价值之条目，世岂〔有〕如此之道德乎？快感既已有矣，又安得而屏除之？此乃极端之利他主义之言。抽象派伦理学者举而疑之，与叔本华所谓必为利他始有道德矣。惟世人之所谓利己主义，则非指此义。彼盖谓见他人之不幸而不为之悲，见他人之利福而不为之乐者耳。抽象派伦理学者，以自然意志之自相冲突，为义务实行之特质。又以屏除自己快感，为道德价值之条目，往往见奖励他人幸福者，恒有自己之快感随之，因而挟疑于其间，要为彼等回护其学说之谬见，而于事实之解释无关也。

之价值者，同为不知真正利己主义者也。

……

虽然，吾人苟不以纯粹之利己主义，为功利论之中坚，则亦未有所谓矛盾者。原列格路始为迦太基人所虏，及两国媾和而释之，及其归罗马也，痛陈和议之非计，使罗马人背盟宣战，而己则束身赴迦太基，从容就死。此其事，在正鹄论之伦理学，优足以阐明之，无异于形式论之伦理学也。列格路之就义，确有高尚伟大之正鹄，盖既欲以舍身为国之义，模范其国人，而又欲以罗马人高尚伟大之品性，昭示于敌国也。如谓仅恃区区盟约不渝之意识，而能成此伟举，则余所未敢信也。

正鹄论，自昔学者恒称为功利论，以其较量行为之效果也。

此即其行为性质中所含之效果。

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故杀身成仁之事，正鹄论之伦理学亦尊贵之也。

此语甚精。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所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以为非使罗马民族品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

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1]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

位崇高，名誉发扬，则己之职分固有所未尽焉，此其所以与罗马民族之名俱不朽于千载者也。

[1] 三纲，指我国封建社会中，根据上下、尊卑之序严格加以界定的三种伦理关系。汉代的《白虎通义》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个人有叛团体之事，团体无叛个人之事，以团体无意思也。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七）结论。凡人之动作苟自客观界言之，能增进人我之幸福，而有达于具足生活之倾向，自主观界言之，又有自尽其义务之意识，则道德界之所谓善也，反之则为邪恶。仅缺客观界之特质者谓之恶，而并缺主观界之特质者谓之邪。

数语乃泡尔生主义之真面目。

然在人类，则所谓善恶者，即以其客观界特质之有无为断，德与不德，亦由是而得以善恶种种之方面阐明之。盖人类生活之条目，既有种种，则其与之相当之意志力，必随之而复杂。德与不德之复杂，亦如之。

此处又使予怀疑。

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

是故善之概念，乃豫想各事物中，有一可以为善之关系点而得之。人之恒言，于物品以适用者为善，于人则以能尽其职分者为善。例如善商、善吏、善父、善友云云者，谓其能尽商吏若父友之职分云尔。道德界亦然，所谓善者，即某事适当之谓，所谓善人，则能尽人类职分之人之谓。此皆即其关系之一点而言之也。是故以某事为善，并非域于某事，乃以其为全社会具足生活之一方面而善之。惟各种之行为，各种之道德，各种之人，皆各有其善之关系点，合此诸点而成为职分，能尽其职分而后谓之善人焉。

此关系点三字最为重要。

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

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

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生』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然则某事某物某行为之本体，未必恶者，人以其与生活有损坏之关系，而以恶呼之，岂不冤枉乎！

又有当附论者。人类之在道德界，各为全道德界之一体，则即各为至善之一部分。苟与不相关系之正鹄相对而言之，则至善之一部分，亦即我之正鹄也。惟德亦然。凡德各为善人之一方面，故与不相关系之正鹄相对而言之，则亦不但为外部之作用，而又为至善之一部分，即又为一种正鹄。是故道德之行为，既已实行，则亦不但为具此作用，而又可谓之达此正鹄矣。试以工艺品及诗歌证之。其中各部分，且为作用，且为正鹄。道德之各部分亦然，故无可专指为外部之作用者。然自最终之正鹄而言之，则工艺品也，诗歌也，道德也，皆在其全体，而各部之价值，则由其与全体之关系而得之者。如吾人读诗歌而知其一节之重要者，以其为全篇所不可缺是也。然则德与义务之所以重要，岂非以其于小己及全社

各人。

各德。

正鹄。

会之具足生活所不可缺者乎。

此义极精，可谓伦理学一大发明。

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诉合善意。惟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则，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固不以是而贬也。[第44～50页]

此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

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

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论正鹄者何。

第二章　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

……

此处述学派甚明白。

此二种见解之对峙，自昔已然。通希腊全部哲学之中，无不见有对峙之历史。前者有基勒奈Kyrene派[1]及伊壁鸠鲁Epikuros派[2]，后者有拍〈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学风[3]，及包含斯多噶Stoiker派[4]。至近世而对峙之迹又显，一则为经验论之心理学派[5]，一则为十七、十八两世

[1] 基勒奈派，又称昔勒尼学派，克兰尼学派。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在北非昔勒尼创立的一个哲学伦理学派，主张快乐主义伦理原则。

[2] 伊壁鸠鲁派，为希腊晚期一种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创立的哲学伦理学派，是古希腊快乐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使人过快乐的生活。

[3]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不在肉体感性上的满足，而在精神的理性上的充实。

[4] 斯多噶派，又译廊下学派或斯多亚学派，公元前4世纪由塞浦路斯岛的芝诺创始于雅典的一个哲学伦理学派，主张禁欲主义。

[5] 经验论之心理学派，指17、18世纪培根、洛克、爱尔维修等经验主义哲学家及其学说。他们否定天赋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认为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产生于经验和习惯，强调幸福就是人感受到的最大快乐，善德在于追求快乐和幸福，而恶德在于损人和害己。

纪之合理论[1]及祖述康德之德意志哲学[2]也。前者所谓至善，在主观中快感之发生，而其快感何自而发生，则非其所计。后者所谓至善，则在一人及全社会之客观状态，而不及计快感之有无，但以为按之事实，主观中必有满足之念随之。

此言甚切。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

欲稔核快乐论之见解，有不可不注意者，即吾等之疑问，在快乐论之见解，果为真理与否，而不在其有无价值是也。学者证快乐论之不合真理，动以无价值为言久矣。而斯多噶哲学之格言，则又并快乐论及无神论为一谈而排斥之，是皆非坚确之证明也。学说之无价值，恒以其非真理故。若欲证其非真理，而以无价值为言，是颠倒之论也。况快乐主义之代表者，非无君子其人。伊壁鸠鲁一生纯洁而无疵，边沁[3]及穆勒[4]皆终身矻矻发见其实践之观察者也。

---

[1] 合理论，今一般通称为唯理论或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来源于先天的理性，强调人的理性动机是一切善恶的标准。

[2] 祖述康德之德意志哲学，指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以康德为创始人，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代表，其中还包括费希特、谢林等，通称德国古典哲学。它是对康德哲学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

[3]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在伦理学上继承和改造洛克、爱尔维修等人的思想，全面地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体系。

[4]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维护和发挥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并第一次运用了“功利主义”这一名称。

论者何由而证明快乐之为至善乎？余揣其意，不外乎由人之天性言之，确见快乐为可贵之事实云尔。果如其说，则是伦理学者，不在立法家之地位，而仅有说明自然界之职分也。且人之天性自喜快乐，而非即以为至善，今乃谓不可不以是为至善，是何理耶？凡快乐论者之论证法，大率类是。彼等皆谓一切人类，一切生物，均常求快乐，凡求快去苦之事，即为人生最大之愿望，而其余一切事物，则不过人生求快去苦之作用而已。[第51～52页]

快乐论者以一切事物为求快去苦之作用。

……格代Goethe[1]（德之大诗家。笃信穆勒之说，谓凡人实行一事时，必以最大量之快感为准）之赋诗也，慕少艾也，游历也，研究自然科学及历史也，其皆以为得最大快感之作用乎？此其不合于条理也明矣。格代之性质中，自有一种之冲动及能力，借以促其发展及实行焉。此等冲动能力，直与植物萌芽中所包含者相同，方其发展而实行焉，自必有快感随之，然决非素有此等快感之正鹄，独存于写象之中，而其余一切事物，皆为其手段焉。盖冲动及其实行之欲望，皆在快乐写象未现以前，而快乐之写象必非先于发起快感之冲动而存立也。世间放肆怠慢之徒，非

此段直破快乐论之见解之非真理。

[1] 格代，今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无先感于普通快乐之欲望，而后索其发生快乐之手段者。而康强之人，不如是也。

此与太公钓渭[1]之事仿佛。

……有一英人临水而钓鱼，一德人过之，曰，是水无鱼，奚钓为？英人从容答曰，余之钓，非欲鱼也，欲快乐耳。此英人者，诚超乎观念连合之涂，以快乐为鹄，而仅以鱼若钓为作用者矣。然其所谓欲快乐而不欲鱼者，果人人同此感情乎？余以为无论何人，闻此英人之言，盖未有不哑然失笑者，优足以证其所见之不同矣。以余观之，人之意志及欲望，决非以快乐为鹄，而尝鹄于其事实、苦行为、若状态之变化。盖事实之写象，虽尝有见于欲望之前者，而快乐之写象，则必不在意识之中，且由欲望而发生者，亦未有先于事实之写象者也。[第52～54页]

此谓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

写象即观念[2]。

于是快乐论者，稍变其说曰，快乐者，非写象界之鹄，而事实界之鹄也。事实之鹄，虽不现于意识，而其为鹄也如故。如机械之有锤，非外观者所见，而其力足以动机械也。饮食也，富贵

客观事实不过借以为诱导智

[1] 太公，指吕尚，姜姓，字子牙，俗称姜太公，相传周初在渭水钓鱼，用直钩而不设饵。明人叶良表《分金记·强徒夺节》中说："自古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2] 写象，为当时翻译用语，有"反映""印象""观念"等义。杨昌济所译《西洋伦理学史》中有"此精神写自然界种种变化之象，恰如镜然""观念（写象作用）"等说法。《伦理学原理》原译文中"事实之写象""快乐之写象"中的"写象"，即有"观念"之意，故毛泽东说"写象即观念"。

也，名誉也，其现于意识也，虽若为最后之鹄，然不过借以为诱导知力之口实耳。而意志之正鹄，实惟快乐。彼夫慕少艾者，因事外出，而往往不知不觉，抵其所慕者之家，则大自诧，乃知前之因事外出者，其冲动之作用，所以防理性之障碍而饵之者耳。洵如是也，将快乐者，譬如意志中所慕之人，而意志则转借他事以欺理性乎。

力之口实，此论大奇。

此事实不多见。

反对吾说者，欲证明此说之不谬，则必吾人之一切事实，皆不达于所借为口实之鹄，而适达其素所欲望之鹄。如慕少艾者之借口于他事，而不知不觉，觅其所慕之人焉，是也。余以事实证之，而大不然。人之意志，恒达其所借口之鹄而止，不能达于根本之欲望也。贪者虽积资巨万，而其所豫期之快乐，渺不可得。热中者虽显贵，而患失之苦，或甚于患得。色欲者，传播种姓之饵也，当其满足，则欢乐竭而哀情多，此非其彰明较著者耶。

诚不然。

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也。

……雅里士多德勒盖已于数千年前说明快乐及意志之关系矣。曰快乐，非正鹄也，现象也。当意志遂行之时，而随以一适当之现象，是为快乐。故快乐者，意志达其正鹄之记号云耳。吾人

知道或晓得。

记号二字确，犹言报一信于意志，曰业已达到正鹄也。

所以认识意志之满足者，由快乐。而快乐论者，乃即以此认识为善，犹曰有价值者不在事物，而在其所有之价值；得满足者非在动力，而在其所有之满足，岂非同义而异语耶？

取消极形式之快乐论者，谓驱人类而动作者，皆由于不满意，亦似有一面之理由。

快乐论者，亦或取消极之形式以为言曰，驱生物而使为正当之勤动者，非吾人写象之快乐，而在吾人所感之苦痛，即不满足之感是也。故吾人之勤动，以去苦痛为鹄。

此等实非以痛苦为动机。

此两说：一说为逆态确定，一说为顺态确定。

余以为循此形式，亦足证快乐主义之不合于事实也。吾人果知有以苦痛若不满意为行为之动机者，如伤病则就医，闲局无事则求娱乐、希劳动，是也。然一切行为之动机，皆如是耶？借曰驱人类而动作者皆由于不满意，则夫格代之赋诗，都来Turer[1]之作画，其皆由于不满意耶？又如儿童之嬉戏，亦由于苦痛耶？余以为不然。意志之冲动，本无所谓苦痛也，冲动而不满足，于是乎苦痛生。人之由冲动而活动也，往往在苦痛未发之前。农夫之耕也，不待饥渴，彼见旭日之光，呼吸清晨之空气，则不觉负耜而赴田，此果

[1] 都来，今译丢勒（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建筑家。此处英文Turer为Dürer之误。

冲动而不满足，于是乎痛苦生。谓冲动由痛苦而生是倒果为因矣。

有何等苦痛乎？冲动与满足之间，有一物障碍焉，则苦痛之感生。否则何所谓苦痛，其希望满足之冲动，乃适以奋其愉快耳。

此段为此一篇之结论。

故余不信动作原因于感情之说，无论其为快乐，为苦痛也。自行为之本义言之，冲动及意志为第一义，感情为第二义。感情中之快乐，为意志达其正鹄时所生之现象，而苦痛者，意志不能达正鹄时所生之现象。是生物学家之定论，而余所将论述者也。[第54～57页]

（二）论人之冲动有以苦痛之动作为鹄者。

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举凡苦痛之原因，如一切危难，一切抵抗，一切失策，悉得而远避之，则所谓努力也，竞争也、冒险心也、战争之冲动也、喜胜而恶败也，皆由是而消灭。此自然之理也。然而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人之生活亦然……[第58页]

（三）以生物学之公例正快乐论之见解。

此为确论。

……生物学者曰，快乐者，所以诱导吾人，犹苦痛之警告吾人也。吾人由苦痛而知生活之所以被损，即由快乐而知生活之所以裨益，一则戒吾人以退避，而一则导吾人以进取。二者谓之认识善恶之原型可也。

意志若冲动，有不含情智之分子者。

意志若冲动，有不含情智之分子者。鸡雏出卵，即能啄粒，非必苦于饥而快于食。其所由发动者，殆如岩石下坠，水晶凝结，植物生长，悉由自然力之所规定。生殖机能之冲动亦然，在下等动物，初无所谓苦乐之感也。及生活之进化，而感情亦随而发展。自高等动物以至于人，殆无不含有特别之感情者。此其感情，即因其生活动作之或有障碍，或有裨益，而生苦痛若快乐之现象，是也。……

此总言，以下分言之。

精神之生活，以渐进化，则又由感情而生智力，智力之职分，在即感情所营之动作而更完美之，使意志知美恶之别，而有所取去是也。……

生物学者亦如此主张。

是故生物学者，不以快乐为人生专一之正鹄，而以之与苦痛对待，同为向导意志之作用。意志者，借快感向导之力，营一种机能以促生活之进步。是则快感也者，渐达至善之征候云尔。而持快乐论者，乃即以征候为正鹄。试叩以苦痛之职何在，则未有不穷于置对者，快乐与苦痛，有不可离之关系，苦痛为避害之向导，其理甚明，然则快乐又宁非进取之向导耶。

快感为渐达至善之征候，而持快乐论者，乃即以征候为正鹄。

如持快乐论者之说，则快乐断无有终止之时。

且又有一种事实，自生物学界观之，有决不能持快乐主义以解释之者。即吾人之冲动既已餍足，则快乐亦随而止是也。醉饱以后，更进酒食，则有苦而无乐，惟其有刺激口舌之力，故苦痛为之稍杀。牝牡之欲亦然，间有以生殖机关为纵欲之具者，障碍疾痛，随之而起，若犹不觉悟，则鲜有不丧其机能而失其生命者。[第62～64页]

此等皆所谓客观之生活内容。

此段可谓发挥尽致。

（五）至善之积极义。余既排斥快乐论之说，乃即至善而规定其积极之义。盖余之意见，以为吾人之正鹄，苟以最普通之形式表明之，则在使吾人之生活机能为天资之基本者，动作于轨物之中而已。各种动物，无不欲营其适于天性之动作。盖现其天性于冲动，而因以规定其实行焉。惟人亦然。人也者，恒欲尽其精神之能力，以营夫原本至性发挥历史之生活。是故游戏也，学问也，劳力也，货殖也，占有也，享受也，建设也，创作也，皆人之所欲也。又如恋爱也，畏敬也，服从也，王治也，战争也，克捷也，诗歌也，梦寐也，思惟也，研究也，亦皆人之所欲也。凡其所欲，无非循生活自然进化之秩序而与之俱进者。人莫不欲有人伦之经验，是故有兄弟则欲与之为兄弟，有朋友则欲与之为朋友，有同僚则欲与之为同僚，在公民之间则欲与之为公民，遇仇敌则欲与之为仇敌。对于所爱，则欲为

情人。对于妻、子，则欲为良夫、为慈父。务欲一切经验之，以维持其生活之内容，而又欲字育子女以继述之。苟其所经验者，事事合于轨范，而有以证其为正直之人，则始达人生之正鹄，没世而无憾矣。而究其所以为生活之内容者，乃无一不得自国民生活之历史。故吾人又得谓人间之意志，在以其人之标榜，表彰国民之生活，而又有以维持之发展之也。[第65～66页]

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1]，即此

……人类之异于他生物者，惟能由动物自存之冲动，进而为观念自存之冲动而已。盖人类以下之动物，其所以为意志者，惟恃无意识之冲动，以规定其行为，而人类则能意识之。其正鹄之生活，必如何表彰，如何实行，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夫此等理想，在人

[1] 梁任公，即梁启超，著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该文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

段之意。

简单之处。

起原之处。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新理想。

类诚亦万殊。希腊人与罗马人，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各异其理想。男子与女子，军人与学者，农民与渔人，亦各异其理想。而即其模型之原本言之，则要归一致。如人类虽形貌万殊，而自解剖学生物学之模型观之，则无害为一致也。自精神之生活以渐发展，而理想亦以渐分化，随理想之分化而本之以实现者，亦益因人而殊。于是意识中表彰理想之直觉，各异其明昧之度，抵抗魔障奋追理想之能力，亦各异其强弱之度。然而人类无不有理想，且无不本其理想以为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则无论何人，必不能不承认其事实也。

……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制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试观十五世纪博爱主义之运动，非由于当时之生活理想乎？宗教改革[1]，

[1] 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宗教改革表现出来的反封建运动。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对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发动猛烈冲击。后来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激进派。

生活理想。

非由于信仰基督教及构成新生活之理想乎？……是等事实，其所由贯彻历史之大业，与夫激动各人之意志，而使之一呼众应者，则皆人类新理想之势力为之也。

必如此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

即前言。

于是吾人实现理想之鹄，常非杂以有所觊觎之观念者，其理至易明矣。国民有自由若势力若名誉之理想，而务实现之，必非杂以希图快乐若幸福之见。虽其理想实现之时，未尝无满足之感，而此等满足，果否为人类全体之最大快乐，固非其所计也。国民之有理想也，决不暇计其价值，为自由则争自由，为势力、为名誉则争势力、争名誉，其于幸福有几何之得失，非所计也。国民欲实现其理想，则直前勇往，举各人之利益生命以为牺牲，而各人亦愿牺牲其利益生命而无悔。即使各人未必无吝于牺牲之见，而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则必欲以身殉之。且也历史之判断，亦如历史之意志然。以此义标准，凡国民未有以快乐价值为标准，而自判断其过去之历史者，惟置其本质之观念于历史之人物及事变，而据之以定其价值。如吾人尚论腓立大王[1]Friedrich den grossen及其战事，决不以当时国民所得之苦乐如何为标准而断之，惟视其所得之名誉品位等诸内容，果否近

[1] 腓立大王，即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译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期间，为维护封建农奴制统治，数度发动侵略战争。

于客观之正鹄。凡历史科学家之说亦然，彼诚知标准快乐之希望，决不可达也。惟哲学家，则有抱此希望者。然以吾所知，能达其希望者，盖无一人焉。

十三家九种[1]。

（六）历史之论据。凡余所论人类意志究竟之正鹄，与夫行为价值究竟之标准，皆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希腊之道德哲学家，夫既已发挥之。不惟此也，凡道德哲学，自快乐论外，殆无不合于此说者。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言曰，至善者，本质状态及生活动作之适合于观念者也。人类之幸福，在执持人类一切之道德而实习之。斯多噶哲学家亦曰，合于自然之生活，在以一切实体为意志之鹄。故吾人究竟之鹄，在合于理性之生活。而吾人营合于理性之生活，则即吾人之所以求安宁也。……[第66～69页]

天性。

即善良之行为。

（七）详论至善之积极义。论者或难曰，若是，则陷于循环论法之弊。前者不尝言道德之所以有价值，由其有裨于生活之发展乎？然则道德

[1]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六）历史之论据”一节，为了论证关于“人类意志究竟之正鹄”与“行为价值之标准”的观点，列举了西方哲学史上13个哲学家或学派在这个问题上与他相似或相同的观点。在介绍过程中，他将这13个学者或学派分成9组，即：希腊道德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斯宾诺莎；舍夫茨别利、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诗来尔马哈（亦译修拉玛希、施莱尔马赫）；达尔文；约翰·穆勒。故毛泽东在批注中概括为“十三家九种”。

之实行，不过一种作用，而今胡又以此为究竟之正鹄也？

凡积极道德且为作用，且为正鹄。

答曰，然。余既已言之矣，凡有机体，其各部分，常为作用，而又同时即为其正鹄。以其为全体之一部也，如脏腑官骸，皆所以维持身体生活之机关，而同时即为身体之一部。身体者，非能外各种维持之机关而成立，此等机关之全体，即所以构成身体。故此等机关之活动，本为其维持生活之作用，而又同时即以此等机关之活动为其生活也。……吾人精神界之道德生活，本有机体也，其各种势力，各种机能，且为作用，且为正鹄。故各部之内容，皆各自有其无上之价值，然使其绝关系于全体，则无足道矣。……消极之道德，若不诈不盗不淫，以其对待于真理财产婚姻诸善之作用，而始有价值，其本体无所谓善也。若乃守真理、保权利、持家族秩序，是等积极之道德，则皆为圆满生活之一作用，而同时即为其内容之一部。是以各种德行之实行，若研究学问，若兴殖财产，若社会秩序，若家族生活，若子女教育，皆为生活之一作用，而同时于其内容亦为重要之部分也。[第71～72页]

消极道德对于圆满生活为间接。

消极道德之本体无所谓善。

人有贤愚，因之而有贵贱，殆亦即此理。

吾人更进而论之，一切之道德及动力，固既为作用，又为正鹄，而于此二者之间，乃不能无分量之差。生物之各机关，于其全体，关系有重

轻之别。剧有各出，于其全剧之中心点，有远近之别。道德生活之各机能，于其正鹄，亦有中边位置之别，或疏于正鹄而切于作用，或疏于作用而密于正鹄也。……[第72页]

此一段述进化论，精切详明。

凡后出之生物，必优于古代者，此天演学家、历史学家所几经考察而得此相同之结论者也。最下级之动物，对于外界，务求食而避害，以自全其生活之动作而已。以渐进化，而生殖之机能具，于是种族之爱情生。感官之感觉，进而为高级之智力，于是交际之生活，与知识之生活，始有基础。至于人类而交际及知识之生活发展最高焉。其发展也，为吾人本于记忆历史之能力而直接知之者，即进化史中一部分之内容，所谓人道史者也。人道之历史生活，所恃以为主要之内容者，一则吾人之所认识益广、益深，而益见其实际；一则吾人之交际益溥博，益密切也。而是二者之所由达，则在发展其理性及交际之道德。以理性认识事物，而示意志，以达其正鹄之方向。以交际之道德，营家族国家社会之交际，而后人生之本质所以为历史之实际者始可完焉。

是故人类之生活，能发展此等最高之能力，而使其下级之能力从属之，则人格益高。否则，动植物之机能，感官之冲动，无意识之情欲，得

占势力，犹是卑劣之生活而已。所谓圆满之生活者，吾人精神之能力，发展至高，以之思惟，以之创作，以之行动，无不达于圆满之度之谓也。以人类历史中之境遇观之，交际之道德，于生活中实为重要之部分，所以平和人生之境遇而使之互相维持者也。故人有恒言曰：真与善，圆满生活之两方面也。虽然，读者毋以是而谓余之所见与惟心论同，盖余固非以感官之一方面（即动物机能之一方面）为可忽者。孩提之童，喜直觉，嗜游戏，亦不失为生活之一部分。且如饮食也，快乐也，亦圆满生活中之所应有，特不可以是占生活全部之势力而已。

此言感官方面，仍不可忽。与宋儒[1]异处。

由是余更得以一人之生活而论其为正鹄为作用之两方面。吾人之圆满生活，吾人之正鹄也。而自吾人为国家或文明社会之一分子观之，则又不过一作用。柏拉图曰：国家者，大人也。然则一国之机能，犹之一人之机能，而国民与一人之关系，犹之正鹄与作用之关系，惟其作用仍为正鹄之一部。盖全体者，固积各部而成立者也，于是吾人又得一评定人格之新标准：人之尽其国民之义务也益多，则所以供国民精神界、历史界之生活者，若学问、若道德、若美术，皆益大。而其历史界之价值，遂亦随之而益大。是则不关于

然则正鹄作用无定位，到处皆正鹄，到处皆作用。

[1] 宋儒，即宋代理学家。他们一般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用道德伦理规范来限禁感官方面的欲望。

其狭义道德之价值，而惟关于其对于国家之义务者也。虽然，是说也，愿读者毋以惟心论视之。[第73～74页]

仁。

吾人更由国民而进于更高之境遇，则为世界之一分子，而有所谓人道。人道者，仁之观念，所借以为具体之表示，而吾人经验界考察至善之效果，以此为终点者也。圆满之人道，若以基督教之语代表之，则地上之天国是也，是谓至善，是谓人类究竟之正鹄。而于是国民道德，亦对之而为作用。然其作用，亦仍为正鹄之一部分，可知也。各国民之品格，皆以此正鹄为其最高之标准，由其仁之观念发展之程度，而第其品格之高下焉。凡国民及进化之阶级，虽未有全无价值者，而其社会，其政治，其精神，其道德，其美术，其宗教，凡是等生活之发展，去仁之观念之中心点，不能无远近之差，则国民品格优劣之差视之矣。

虽然，亦至人道而止，抑尚有所谓物道乎？不然何以解于杀物之不仁也。

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

仁之观念，吾人尚不能以具体者表彰之，仅于精神界、历史界生活普遍之概念，想象其轮廓而已。一切人类学历史界之研究，虽足供吾人以资料，而吾人尚不能有所构成。……神之理想之人类史，吾人虽能见其断章而比较之，而此种种断章，各有何等作用，非了于其全体之组织，不

能知之，而吾人终不能为全体组织之观念。……[第75～76页]

说明之。

然而人类生活，尚不过一切实际事物之全生活之一部，一切实际事物之全生活，吾人仅能为形式之概念，而不能以直觉者表彰之，而惟托之于譬喻，是谓不可思议。是谓神。……[第76页]

第三章　厌世主义

（一）厌世主义之理论。……

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二）感觉界厌世观之证明。……凡有强大之情欲者，营求而得之，其快乐不过少量而已。惟其初淡焉漠焉，而忽于意外得之，乃始有至纯至切之快乐。试观之于儿童，其情欲大者其满足也小，吾人所常见也。[第81页]

此却不然。成人亦有想复为童子者，成年人固有其种种之变化，而童子时之变化则无，故思

……凡老人有还童之希望者颇多。彼夫成年者，恒不欲复为童子。童子不欲复为婴儿，而老人乃反之。得毋屡平和之境遇，而又已休养其跋涉世路之勇力故耶。[第84页]

之也。

诚然，诚然。人固以发展一身之勇力为其最终之目的者也。

（三）道德界厌世观之证明。……豢猛兽者必以铁槛间隔之。人类亦然，以恐怖之铁，制为刑法之槛，始得阻其互相侵袭之行为。彼等苟一脱刑法之羁绊，则俄焉互相攻击。彼等所自诩为道德者，苟揭之于光明界，其种类皆同。其好交际也，由于夸炫。其有同情也，由于自爱。其重名誉也，由于恐怖。其守平和也，由于怯懦。其勉慈善也，由于迷信。间有少数之人类，奸恶之特质，超于愚钝者，必其意志较强，知识较多，故不为法律所制限，若猛兽之出柙然，蹂躏他人，无所不至。彼多数之怯懦顽固偏狭者，羊耳，少数之狞猛狡诈者，狼耳，狐耳。轶此二种之范围，而有智德者，仅矣。自然之创造天才也，一世纪中，殆不过二三次。其创造贤者也亦然。[第85页]

此情诚有之。七年长沙兵溃[1]时，有此现象也。

---

[1] 指1918年3月25日广州护法军谭浩明率桂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张敬尧作战，兵溃逃出长沙一事。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其时，“南军已返，北军未至，省垣恐慌，湖南银行及大商店被劫，造币厂被焚。旋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于市，适北军至，乃止”。

……表里违反之风尚，于今为烈。然则及何时而始无此风尚乎，及何时而使人一观背面之状态，无待改良之计划乎？虽然，及何时而能解吾人此等之迷惑，则至可疑也。今日者，诋谀人类，暴露人类丑恶之方面，为文学界风尚之题目。讦发人类之虚伪粗野，为诗文之任务。此岂人心倾向真理之情状耶？吾人所不敢信也。吾人于热望真理以外，又有一冲动焉，以见是等黑暗之生活为愉快，是仅足以养空谈若侮辱而已。彼艺术新派，所揭为写实主义者，果健全者耶，果有欢迎之价值耶，吾不能无疑。虚伪固非，吾人对于实在之状况，固不能掩目而不睹。……[第91页]

泡氏乃持理想主义者。

尔虞我诈。

……世人苟去其互相恐怖之念，则不特以爱助于人为喜，且以不待干请而能助人为喜，此至确之事实也。且人苟施而不望报，则当夫受者以诚挚之意，现为感谢之容，而益觉其愉快矣。……[第92页]

且吾人关于人生及人类之邪恶，尤常欲构为普通结论，以为镇静慰籍之资。例如为妻女所给者，常欲为女子难养之说。著述而不为世所重者，常欲为世人不辨黑白之说。且如吾人遇一失

洞悉人性之言。

意之人，而告以此为希有之遭遇，则彼将益增其苦痛。苟语以此等运命，为人人所不能免，则彼之苦痛顿减，皆其例也。……[第93页]

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四）历史哲学界厌世观之证明。……诗人希西亚若[1]Hesiodos尝历记世界之年代，谓始于黄金时代，而终于铁时代，又自叹不幸而生于铁时代焉。此等思想，可以生理学说明之。老人之气质，恒于过去之时代为乐天观，而不属意于现在。盖彼无能力以赴现在之事物，又不求其原因于己，而归咎于时代，于是常忆其少年时代之赫耀矣。盖老人者，有维持历史之力，使少年因彼而得过去之知识，若历史之光明者也。凡少年于特别荣誉之倾向，与其家世名德之倾向，常有关系。而德育之机关，与凭借历史之倾向，亦同一作用也。凡人以特别原因而不满意于现在者，恒好称述过去之所长以耻之。[第95页]

约而言之，由文明进步，而苦痛之种类及强度，固随之以增。然快乐亦然。是以历史派之乐天主义者，谓历史之进步，确增幸福。而其厌世

[1] 希西亚若，今译黑希奥多斯·赫西俄德，公元前850年左右古希腊民间诗人，著有《工作与时日》《神统记》等赞美希腊诸神的诗歌。此处所称黄金时代、铁时代，参见斯威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人类的世纪》一章。

主义者，则又谓确增苦痛也。吾人于此两说，皆无以证明之。盖在理论，虽皆能自圆其说，而在实际，则无可为证凭者。吾人惟得一最确之结论，则所谓文明进步，则感受性增进，而苦痛快乐皆益自强大而已。[第99页]

调和说。

（五）道德界历史之厌世观……惟具特别人格者，始可确然为善恶之区别矣。一方面，为神圣之爱，致身之忠，对于真理及正义之热诚。而一方面，为非常之败坏。虽然，即此两方面而对比之，善多于恶，恶之为变例，为对比于善而显著之之作用，盖不容疑，而其事殆将与世界终古焉。……[102页]

善多于恶。

第四章　害及恶

……

……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使田自生谷，圃自生蔬，则无所谓稼穑树艺；使气候适应于身体，则无所谓建筑；使一切什器，天造地设，则无所谓工艺。如是，则与方士所谓仙境者无异矣。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故吾侪今日之资性，与其居于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1]抵抗，而水力益增

[1] 太华，即西岳华山，在陕西渭南县东南。

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仙境，正不如居此实际世界之为宜也。至若特别之抵抗，则其及于吾人之效果，亦与普通抵抗无异。洪水者，示堤防之法，火灾者，启建筑进化之机。虽亦有特别之人，或于特别之抵抗，特见为有害而无益者，然能利用之，则亦未尝不可以转祸而为福。他日追忆前事，将恍然于不幸之遇，未必非福也。祸害之来，或以自力胜之，或以他人之助而胜之，则不惟不为吾害，而转为美利，事后思之，其乐无量。此其况味，人亦孰不经验之哉。

由是而知自具之害，若所谓身体及精神之弱点者，其效果亦然。使有人焉，其体魄至强，其角胜外界之力至大至久，迥绝恒蹊。又若有人焉，具绝人之智力，识别事物，从无迟疑谬误。

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

则其所得，乃与前所谓居仙境者无异。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充其量，必至于仙境而后已。谷物之有价值，以其力耕而得之，若不劳而获，则价值尽失。人之能力，亦犹是也。吾人具此官体，适宜于此世界之生活，故种种生活，与吾人之意志感情无不相应。居超越人世之境者，固宜别有超越人类之官能。而吾人之官能，固适合于吾人之职分矣。且使吾人仅此官能，而又益以疾病或聋愦废疾之属，益有以弱吾人之性质及势力，而其效果，乃亦与外界意外之害相等。……吾人虽不能举种种疾病，而悉

科仑布[1]，洪水之对于禹[2]，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3]是也。

胪举其效力，然吾人自具之害，苟能利用之，亦未尝不可以转害而为益，则固已较然可睹矣。由是观之，害者不特为现实者，而且为必有者矣。

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

肉欲关乎个人，我欲及于交际；肉欲关私德，我欲关公德。

余以为恶者，亦人类历史生活所不可少之原质也。何以言之？凡恶之原型有二：曰肉欲，曰我欲。肉欲者，感官之冲动，或为理性及道德之力所不能制，而暴露其弱点，如放荡、怠惰、轻率、怯懦，及一切不节制之类，是也。我欲者，

---

[1] 科仑布，今译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乘船从巴罗斯港出航，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后三次西航，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诸岛及中美、南美大陆沿岸地带。史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2] 禹，姒姓，原为夏后氏部落首领，相传奉舜命治理洪水。

[3] 1814年3月31日，由英、奥、普、俄等欧洲国家结成的反法联盟军攻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

损人以利己，如贪欲、不正、恶意等之渊源，是也。苟肉欲我欲，一切消灭，则世界因无所谓恶，而亦将无所谓善。慎重、忍耐、刚毅诸美德，必有与之抵抗之肉欲存焉。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己之原质者也。

私德。

而后知圣人者“生而知之”[1]“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2]之不可信也。

公德。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前言模型之恶，此言实现之恶。

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3]，不知其

不宁惟是，即外界实现之恶，亦为玉成美德之一要质。验美德之扩充，由其与实现之恶相竞，违反正义之事，使见者受者，勃然增权利之思想。诈伪狡猾，所以表真挚笃实之价值，而残忍豁刻，则又为慈祥宽大之反影也。[第105～108页]

---

[1] 生而知之，语出《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

[2] 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语出《礼记·中庸》：“诚者，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3] 泯差别，佛教术语。讲的是一种佛教修养，要求“舍离差别之见，并全然离差别见之平等”，从而超越世俗的自私或利己，达到圆满的修行境界。

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1]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

[1] 大同之说，儒家所宣扬的一种社会理想。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1]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2]，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

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第109～110页]

---

[1] 老，指老子；庄，指庄子。语出《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窃无有。"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东晋诗人。桃花源是在其名作《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境界。

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1]之时，刘、项相争[2]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3]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

[1] 战国，指春秋后魏、赵、韩、齐、秦、楚、燕七国争雄之际。作为时代名称始于《战国策·序》。而起止时间说法不一，现一般把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定为战国时代。

[2] 刘项相争，指我国历史上秦末刘邦和项羽在公元前207年至前202年起义灭秦后，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

[3] 指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不断派兵抗击匈奴进扰，平定北方边疆的战争。

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一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诗人亦然，不描写庸恶陋劣之迹，则无以见俊伟美善，然其本意，固在俊伟美善，特借庸恶陋劣诸象以显之耳。无论生活界历史界，凡善皆独立自存，而恶则附属之以为刺戟抵抗之作

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

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于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

用。故恶者，消极者也，无自具之价值。其为实现之事，则由对待于善而然。彼本具自相矛盾之性质，故无组成之力。康德曰，恶者与其矛盾破坏之性质，不能须臾离者也。然则世界无积极之不德明矣。

吾友邹泮清[2]因此等现象而发悲观之论（即此三句所言之事[3]）。

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

不德之无规则，如误谬然。凡真理皆有尽一之统系，而误谬则无之。耶比克脱[1] Epiktet（亦作Epictetus，斯多噶派哲学家，生于六〇年卒于一二〇年）曰，误谬者，无正鹄者也。目前之事实，善人或蒙困厄，恶人或被尊荣，而历史则有公论焉。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耶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

---

[1] 耶比克脱，一译爱匹克忒多，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教人安于命运，不要做人力所不及的事。

[2] 邹泮清，即邹蕴真（1894—1985），又名半耕、泮芹，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曾任修业学校等处教员，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员。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 “即此三句所言之事”批于原译文“善人或蒙困厄，恶人或被尊荣，而历史则有公论焉”之旁。

有何不好?

方披拉图斯[1]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其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僧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磔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耶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第109～111页]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1] 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

昔奥古斯丁[1]Augustinus尝本雅里士多德勒之言，以驳波斯教[2]徒Manichaer曰，恶者无自具之性质，特因善之缺陷及消失而名之为恶耳。斯宾那莎[3]及拉比尼都[4]，亦以为圆满及实现者神而已。善与恶之区别，本于吾人不完全之考察法耳，其在统一事实之神，则一切皆为必有，皆为圆满焉。夫吾人不能离我而考察事物，而吾人于一切事物，既知其为写象，而非本体矣。且吾人知恶者非与善有同等之价值，而其对待于善也，亦非有积极之势力。然则世界虽善恶互见，而不得谓世界之无价值，固已明矣。

此说与吾大合。

吾人之所谓恶，仅写象非本体。

（三）余之见解非寂静主义。世或以余之论害恶也，谓有不可免之性质，因疑为寂静主义者，是大不然。余之见解，非谓害恶既不可免，吾人当安坐而认容之。谓既有害恶，则吾人随时

---

[1] 奥古斯丁，即奥古斯丁·奥略里（354—430），罗马时代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教父学的主要代表，曾任北美的希波主教。其思想是早期经院哲学和罗马教会理论的主要来源。著有《天城》《忏悔录》等书。

[2] 波斯教，亦称摩尼教，伊朗古代宗教之一。3世纪由摩尼创立，3至15世纪在亚、非、欧很多地区流行。

[3] 斯宾那莎，今译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代表。

[4] 拉比尼都，今译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随地皆有攻击之制压之之责任也。盖世界之有害恶，所以供吾人攻击制压之鹄的。苟吾人见其为必有而遂认容之，则大误矣。疾病之不能振起医术，及练习忍耐悲爱之情者，困穷之不能动心忍性者，诈伪之不为真理战胜者，恶意之不为善心屈服者，是皆实际之害恶。吾人不可不尽力攻击之而制压之，岂有坐视其蔓延者乎。[第111~112页]

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疾病之能振起医术，能练习忍耐悲爱之情者，困难之能动心忍性者，诈伪之为真理战胜者，恶意之为善心屈服者，岂即非害恶乎？天下于此等害恶之外，岂尚有“不能……不为……”云云之害恶乎？有之亦是“尚未能……尚未为……”耳，岂有“不能……不为……”者也乎？其“尚未能……尚未为……”与“已能……已为……”

者，其性质相等，皆害恶也。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故无论何种害恶，皆在攻击、压制之列，不徒不能不为者耳（按此段细玩之，当是文白不清之咎，泡氏之意未必即如此也）。

或难曰，害恶既为世界所必有，则世界未毁，害恶终无由而灭。吾人虽努力攻击之制压之，亦徒劳耳。……

余答曰，吾人之与害恶竞争也，其动机之所由，不在战胜以后满志之写象，而在于受此害恶之压迫。人明知达一需要，除一障碍，则必又有一新需要一新障碍随之，然曾不足以杀其奋进之力。盖无论何等事状，必有一必得之效果，即以正攻邪，以善攻恶之实际，是也。吾人最重之职分，不在满足人类之幸福，而在自营其正当之生活。此其正鹄，随时随事，皆可以达之。格代曰，有能力者，直道而行，不问其效果如何，谅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1]

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非为害恶而除去害恶也。吾人自欲遂行具足生活也，害恶之为多为少，除得尽除不尽，吾岂知之哉。

哉。清静无为，而坐待害恶之迫压者，不特不能制压之，而且为之屈服，不勇敢，不活泼，是即沮丧衰弱之源也。苟自强不息，则不惟自感其能力之可恃，而且时时觉害恶之屈陷于我也，此其为满足也何如。夫岂以去一害恶又有一害恶随之，而遂为之短气哉。未来之害恶，关系于未来之人类，非我所敢与知，而除去目前之害恶，则吾人之职分也。[第112～113页]

诗人之写善人也，虽处困厄凄怆之境，曾不愤怨其反对者，而从容就死，如科迭利亚[2]

[1] 曾国藩在辛亥（1851）七月日记中曾说："坐右为联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2] 科迭利亚，今译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年迈的李尔王拟将国土平分给三个女儿时，因三女考狄利娅讲了心里话十分生气，便把国土平分给长女与次女，而不给考狄利娅。长女和次女得到土地之后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迫害李尔，致使李尔发疯出走。嫁给法国国王的考狄利娅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出兵攻打两个姐姐和姐夫，并将父亲找回。这时李尔对自己的错误十分后悔。

有至坚强之力者，其此内蕴之平和欤？

Cordelia、特西摩柰[1]Desdemona是也。然彼等卒能以善胜恶，恶之势力，不足以破坏其内蕴之平和，而适足攻错之，以成其完全之品格。过此以往，恶之为物，不期灭而自灭矣。[第113页]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既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畀。是故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

[1] 特西摩柰，今译苔丝狄蒙娜，是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奥赛罗英勇善战，爱上罗马元老院一位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元老以门户不当为由反对这门亲事，但苔丝狄蒙娜真诚地热恋着奥赛罗，并逃出家庭，私下与奥赛罗结婚。后来，奥赛罗听信谗言，以为妻子对他不忠，一怒之下将苔丝狄蒙娜掐死。当奥赛罗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痛不欲生，自杀身亡。

循环。

萎缩。

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力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即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于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第114～115页]

即随之而俱死亦何憾焉。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设有本必然者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

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

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

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

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指具足之生活。

吾于此等处以自然现象解释之，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其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因有此故，因有此故而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曾何憾焉？

若乃中年早逝，未得尽其职分，或生无几时而夭折，则事殊前例，几不可解。又或疾疫蔓延，无论贤愚老少，死亡相继，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因而惶惑。盖此等特别之事，诚未易以理论证明其正鹄。当此之时，惟有感人力之微弱，悼天道之难知，而益增其敬慕上帝之念而已。惟早逝之人，为生者所恋悼，恒倍于寻常。希腊人常以青年士女之早世为非不幸，梭伦[1]Solon之言可证也。且以他方面观之，则皆夭死之不专属于老人，而其他少壮者，乐易者，勤奋者，亦或不免。此等生活界普通之秩序，亦稍稍有可以理论，证明其正鹄者。如希腊贤人布里奈Briene之训毗亚斯[2]Bias曰，汝平日所以自完者，当使汝虽旦夕而死，亦无遗憾，与寿至百年无异焉。此稍稍足以解释之矣。吾人之寿夭，不能自知，虽速死而无遗憾，虽老寿而不失其毅力，吾人所当务也。无问寿夭，而悉已为之准备，则虽死而何憾耶。（按：此与吾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正相吻合。[3]）

---

[1]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古雅典政治家、诗人，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前594年任雅典执政官，实行政治改革。

[2] Briene为Prieae，今译普里安，古希腊地名。毗亚斯，今译拜阿斯，古希腊“七贤”之一。“布里奈之毗亚斯”，意即普里安这个地方的拜阿斯，“训”字疑为衍文。

[3] 括号中话系蔡元培在原译文中的按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参见《论语·里仁》。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基，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销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星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

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1]，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

[1] 日耳曼为约公元前5世纪起居住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一些部落的总称。公元1世纪左右，逐步形成东、西、北三支，北支日耳曼人同克尔特人及当地居民结合，形成近代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奥地利等民族的先民。故批注中有“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之说。

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

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人类之不免于殄灭也如是，然则人类之生活，又有何等价值耶？余以为不然。花之开，数日耳，歌舞，数时耳，而价值自若。凡内容有限者，其现实亦不能无限。人也，国民也，人类也，其生活皆然，其本质之内容本有限，其发达安得而无限。凡事物有限者皆无常，亘永劫而不失其现实性者，惟无限之实体而已。然而人类之不免于灭亡，其一切价值，并不因之而消失。否则人类何为而勤动，何为而困苦，何为而竞争耶？……死者，不过生活连续之截止，而不能影响于过去之生活。使谓过去者必无价值，而现在者始为现实，吾人与夫吾人之生活，必在现在吾人之意识中者，始有现实之性质乎？然而现在者，一点耳，非有广狭也。吾人之生活，成立于包有过去及未来之时间之经历，而不能成立于现在之一点也。使以吾人过去之生活为与非现实同义，则是谓一切生活，无有含现实之性质者也，岂其然乎。[第115～117页]

虽然无常而有常，此有限之内容终不能灭也。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

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1]墨翟[2]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曰现实主义。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

[1] 释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

[2] 墨翟，即墨子。

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

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或谓吾人负有生殖之责任，吾亦不信，我自欲生殖也，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之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

任？必依此二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泡尔生谓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其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谓之不死可也。此只可为客观方面事实之描写，而决不可存于其人主观之中。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吾之不灭也，亦吾本有此不灭之性质具于吾之身中云尔。此二主义，泡尔生氏亦有之，但未十分明言耳。

第五章　义务及良心

（一）义务感情之起原。

即良心。

即义务感情。

—种境界。

即本体。

即下文。

夫执意之实体，何以有当为之感情乎？义务之感情，与自然之性癖相矛盾者，果何自来乎？将别由超绝自然界而入于执意之实体之统系中乎？持宗教见解者，则曰，良心者，神之声也。虽然，其意善矣，而无裨于说明。盖伦理学之不得以神为原因，犹物理学也。自然律及道德律之基本，诚在超绝界。而吾人欲为经验界事实之说明，则不得立基于超绝界，而仍当以经验界为范围，且余固已得之于经验界矣。

—结论事例。

义务感情。

自然冲动。

良心发见。

天性。

第二天性。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1]，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帖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得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徬徨于两冲动之间。达

[1]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出版于1871年。该书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祖先的思想。此处所述母犬故事见该书第四章《人类与较低诸动物之精神能力比较——续前》。

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第118～121页]

义务感情为甲乙两方之裁判官。

一名词。

犹言自强不息。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

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

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或本可不

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惯，矫枉过正，乃有不

循自然与冲动反对之事，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在的『者』，变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

良心所命于义当务之事。

以下说义务所以有特别之权威。

难者曰，如是，则于人类之义务，何以有特别之权威者，尚未之说明也。命以当为之权威，非由自然冲动之生活而发生，而良心之反动，与歉于自然冲动之感情，又不同原。然则所谓义务者，其对于自己意志之权威，又何能发生于自动冲动之统系中乎。[第120页]

其他种种习惯，恐亦有基于本能，与此相类者，如杀伤掠夺，自昔著为厉禁。此等习惯，恐亦起原于兽畜合群之本能也。人类成立国家，由于权威与服从之关系，而亦于兽群中萌芽之矣。由是观之，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之权威胁成之，明矣。……[第121页]

此处吾有疑义。

吾前所论，

（二）义务与性癖之关系。吾由是得返之于

与此立意全然相同。

前之问题，而论合于义务之善，与合乎性癖而增人安宁幸福之善，其关系如何。……[第122页]

此与吾前所论相合。

……凡财产义务之意识，皆在制限之条，如毋偷盗、毋诈欺、毋贪、毋吝，是也。言语之意识为义务也亦然，毋多言、毋躁、毋诈，是也。由是观之，义务者，冲动之制限也。有义务必先有冲动，无冲动则亦无所谓义务。溯义务之源，乃属于消极者，其曰毋如是云云，乃由冲动之轶出其畛域，而人始意识其有制限之义务也。其为积极之式，则不曰汝当云云，而当为吾欲云云。及其自然冲动之有所歉而义务生焉，乃易吾欲云云，而为汝当云云耳。[第124～125页]

此所以有社会胜于个人之说。

吾人苟即国民全体而考察之，则可以涣然而无疑。盖国民全体之性癖，恒与义务一致也，国民常欲代表道德律。道德律者，非由外铄我，而国民自己之意志之表彰耳。惟在各人，则偶有性癖义务冲突之时，或当为而不欲为，或不当为而欲为。于是意识之中，常觉道德律之自外来而制限其意志焉者。然以普通之意志推之，则终以赞成道德律之命令者为多，且见他人之违道德律者，恒以行为言语若思想抑止之，而无所踌躇也。[第125页]

（三）评康德之见解。本康德之见解，则道德之基本，即在性癖与义务感情之冲突。彼以为人之行为能有道德之价值者，必其一循义务感情，而不假性癖之力，或且反对现在之性癖焉。因性癖而仁慈者，无所谓道德。……康德之言曰，有人于此，无乐生之感情，虽有济困扶危之力，而恻隐之心则无之，然彼尚以扶济为义务而力行之，是为道德，人之于己也亦然，保其生命，增其幸福，循性癖而行之，无所谓道德也。及其不幸而坠至困大厄之中，以速死为幸，乃尚以义务之故，而勉保其生命，乃为真道德焉。盖康德之意，以为人类者，必于其意志中悉屏性癖冲动之属，而粹然余义务之感情，乃始可以评定其价值。然使人类仅以义务之故而行善，则枯寂无味，殆若傀儡。此其说之不衷于理，所不待言。而康德之说，要亦有可采者。盖义务与性癖之冲突，虽非通例，本义务以抑制感情，虽不必为道德价值之正则，然而道德之性格，要待义务与性癖冲突之时机，而始能表彰之。有一富人，拾十金于道，而返诸遗金者，吾人不能以是而遽定为正直之人，以区区十金，无加损于富人之财产也。使有贫者，道拾十金，虽以得之为利，而独以义务感情之故，卒返诸其主，则吾人得以是而断其为正直，或且许之为善人矣。是故其人之性癖与义务不冲突，其意志无本义务而抑性癖以

己对己。

吾谓此等义务感情，只可于无意识界求之，只可于死界求之。

诚然。

此则有之，仍止对于道德等差次第之关系耳。

此处吾尚有疑。

定行为之机会，则吾人无自而评定其人之品格。定品格之合于道德与否，必在义务与性癖冲突之时焉。[第125～126页]

其实无须冲突，性癖与义务本为一物，而自有等差次第及时候场所之分别，有此分别则足以评定其人之品格矣。

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2]

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1] Fichte尤甚。然吾人之行为，不必皆由于义务之意志，则确为事实，而亦不得谓之过失。至欲使决定意志之动机，一本于道德律，而因以制御一切自然之冲动，则非特吾人所不能，而亦可以不必也。自昔道德哲学者，恒欲以一切意志之动作，悉受指导于义务写象者，始为圆满。斯宾那莎谓贤者专以理性之命令决定其意志，而不使其冲动有几微影响于行为，即边沁及穆勒之所谓贤

此等皆强分自然意志与义务感情截然对立之故，不知其为一

[1] 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

[2] 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固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志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

也，但有等差次第及时候场所之分别耳。

此即吾节制之意。

旨哉言乎！

者，亦与之大同小异，盖皆以斯多噶派及伊壁鸠鲁派为模范者焉。自实际言之，则理性若义务之写象，不必若是其重要。盖理性若义务之写象，所以整理冲动，而不能代任其责。冲动之于生活，犹悬锤之于机械，决非理性所能代。何则？理性者，无运动力者也。

吾极主此说。

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

……最圆满之道德，亦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而伦理不与焉。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于畛域。故为制限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人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惟是，人苟以美学伦理学之规则入其意识，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人之作书，泥于字书之规则，则反易致误，此人之所稔知也。决正字学之疑问者，莫如执笔即书之为当，决道德界之疑问者，亦以节拟议而促实行为寡过焉。

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丝毫之创作哉。

平心论之，人类所以有道德之价值者，决不在深思义务，而意识其行为之为动机。盖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者，固未可同年而语也。传康德者，其所述果确耶否耶？康德之为人，果以义务为其行为之动机耶？非余所能知也。虽然，余敢自明，决不以此等叙事为可贵。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第128～129页]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

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

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

诸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1]之意，大略相同。）

（四）论先天直觉论道德哲学之谬误。……

余以为以事实言之，道德律者，诚无论何人，可以不求其原因与理解，而直认之为真理。盖其内容，不外乎风俗习惯之由积极消极二形式表彰者。而风俗习惯，即存于全社会各人之意识中。人之所以知风俗习惯者，由其有种种特别判断，足以褒贬人我种种之行为者，每遇特别事故，直判断之而不疑，此由于练习者也。人之所以知道德界普通形式者亦然，自幼少之时，而已镌其印象。叔本华谓人常不忆其学而知之之真理，而误以为天赋，谅哉言也。且一切指示行为之言语，其意义中，率已含有道德界是非之判断，如诈伪贪鄙，已含有摈斥之意；公平节俭，

此种言语在其起原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

[1] 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丈夫，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

已含有褒赏之义，是也。……[第129～130页]

证明之而已。

……盖所谓不可思议之命令若条禁，见于各人之意识而为道德者，其所以存在，所以正当，皆于客观界有其基本，即其能维持各人及社会之安宁，是也。道德哲学之职分，在证明其基本，犹法律哲学之职分，在即法律之内容及形式，而证明其基本。……[第130页]

此即谓人类最后之大鹄的。

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

余以为正当而悠久之利益，诚所难知，然谓义务之命令，尽人易知，则不合于事实。行为之中，固有人人知其义务者，然不得谓凡事皆然。凡事理稍稍复杂者，其义务所在，往往不易知之。……[第130页]

有一政治家，偶于其所属政党之一意见，不能赞成，而其党方草一宣言书，以彰其党之伟绩，使彼签名。彼从而签之耶，是自欺也；拒之而不签耶，将失其在政界之动力，而大为前途之障碍。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

彼将何以处之，是亦非康德之定律所能断者也。以吾意言之，则彼先当自问此事之关系果何如耶？如无重大之关系，则屈意而殉党议，未为不可，否则将不能共事也。苟其事而关系重大，则与其瞻徇党见，毋宁离党而自申其见之为正焉。

确论。

难者曰，如是，则将使道德为之无定，而疑义百出，莫可究诘矣。曰，道德者，非吾人能使之无定，而彼本无定，且亦无时而定者也。道德者，非可恃简单之机械作用，本于先天能力，如所谓实践之理性及所谓良心者一瞬而得之，又非举种种特别之机会，而得以普通之规则包摄之者也。[第132～133页]

崇尚个性，固泡尔生之好主张也。

康德全部学说之中枢，即在以道德律为至普通至正当之性。其性为绝对者，为合于论理者，而所谓合法性及道德性则亦与之一致。正鹄论之道德哲学则反是。其所谓道德律乃与卫生术之本生理学以为法则者相类，盖皆取经验之规则者也。然则道德律之不能无变例，与一切经验规则何异。凡一种行为，其于为之者及受之者之生活，或益或损，诚常有其惯例。然人事至为复杂，同此行为，而忽生反对惯例之效果者，时亦不免。于是虽破道德律之形式，而未为不道德，且或必如是而始为真道德也。求之实际之行为，

[1] 语见《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实际之判断，吾人盖时见之，而直觉论伦理学，不能有以解说之，此亦其学说未纯之一证也。[第133～134页]

请举其例。军人之第一义务，曰服从，谓于其职务为绝对之服从者，是也。军人以服从为义务，即近世国家所赖以存立者。其义务之重如此，故稍违之，则置重典焉。然间亦有破此义务而良心不之咎清议不之责者。如约克[1]york将军于韬落铿Tauroggen宫之会议（事在〔一〕千八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普将军york及俄将军Diebitsch会议于俄之Tauroggen宫而结中立条约，时拿破仑一世方被窘于俄而归），本一己观察政界形势之见解，公然背国王之命，破军人服从之义，而与敌国结平和之约。此其行为尚合于义务而为道德律所许可耶？以康德之律绳之，必不然。在将军亦固知背王命而行，于国为不祥。且一启其端，他日即欲以普通之律绳检普国之军人，而或且无效焉。

将军再四踌躇，而后决然行之。盖将军之所

[1] 约克（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12年率普军参加对俄远征，同年12月30日私下与俄军缔结韬落铿（亦译塔罗洛根）条约，相约中立，断绝普鲁士与法国的关系。1821年升元帅。俄将军Diebitsch，中文译为提比奇·萨巴尔干斯基（1785—1831），1820年曾任亚历山大一世近卫武官，后升元帅。

克林威尔之解散国会亦然。[1]

此革命之事所以不可非之也。

惟义所在。

踌躇者，曰，吾背命而弃服从之义务，极其流弊，可以亡吾国也。而其后乃决然行之者，则曰，吾不违王命而行之，则吾国且速亡也。卒之将军之所为，乃为舆论所认可。普王盖尝欲责之矣，而旋以为是。以及今日，历史家无不以兹事为有功于国者。且其事甚不利于法人，而法之历史家，亦无以难之。是则官吏反道德之成例，违国家之命令，专断政策以救国家之危急，而为舆论所公认者也。凡事状类此者，皆不能以普通之规则决定之。使仅仅持普通规则而已，则军人者，不可不服从，虽值何等事势，决不能违其服从之义务，而专断政策者也。然而国家当存亡危急之际，非反经行权，不足以救亡而图存，则不能不破普通之规则而行之。夫所谓普通之幸福为最高之规则云者，固一切规则中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军人苟有误犯此条件者，则政府虽以死罪蔽之亦宜。

道德律亦循此条件而规定者，故亦不能无变例。盖道德律为人类而存，非人类为道德律而存也。法家之古谚曰，世界可灭，而正义不可不存。康德派之道德哲学亦曰，生命可坏，而规则

[1] 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独立派首领。曾率“铁骑军”击败王党军队，处死英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为维护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解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镇压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均派和代表贫民利益的掘地派。

不可不存。此其义，谓规则之重要，超于各种特别之正鹄也。然法律实为国民而存，且欲借以保存之，而非以破坏之。道德律之于人生也亦然，亦所以保存其生活，而非以破坏之也。故使从道德律而反有破坏生活之效果，则吾人宁弃形式而取内容，合作用而趋正鹄矣。[第134～135页]

良心之起原，此言良心之起原及良心之权威之起原。

（五）良心。吾前者论为风俗习惯之意识，盖即风俗习惯之存于各人意识中者也。而所谓良心之权威，则在监临人类全体，抑制其反对道德法律之意志，而因以为道德法律之保障。其于人也，始则为父母师保之权威，以风俗习惯中种种客观界之道德输之儿童者也。进而为社会之权威，其范围较大，以名誉诽议，表彰各人行为之判断者也。进而为法吏之权威……。良心之内容，随民族而异，种种民族，有种种本质状态，有种种生活条件，因而酿成种种风俗习惯。良心内容之不同视之，惟其形式则一致，不外乎以高等意志之意识，自各人内界，抑止其不合道德之意志。且恒以此高等意志，为超绝人间而本于神之势力焉。

良心原于神意说之理由。

主良心原于神意之说者，不惟以历史学心理学之解说为不完全，而且更以为危险，谓是直侵犯良心之神圣而杀其效力焉。即以历史学心理学

说明良心之学者，亦往往信以为然。来P.Rée（所著良心之起原于一八八五年出板〈版〉）氏[1]研究良心之起原，而论以历史学心理学研究之效果，曰，由是良心之命令，失坚其神圣，凡知良心起于人为之说者，皆将违其命令而靦然无愧焉。

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

虽然，余以为不然。良心命令之责任，固非恃人类学学说中伦理学之结论，若心理学之定义，所能使之破坏者也。吾人即确信伦理学之结论，谓良心者所以表彰国民渐得之经验，即道德足以维持人生，而不道德则足以破坏之，而良心之正当性质，并不因是而消失。然则吾人以国民之遗传知识为强证，而谓良心即道德之自然秩序，由客观而反省，岂遂以此解说，而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乎？且至于心理学说，无论其对于风俗习惯者如何，而亦不必有何等阻力。凡人精神之作用，受之于遗传若教育者，虽一旦证知其为谬误，为无理，而其势力并不即为之消灭，邃于科学者，或不能脱迷信之习，持无鬼论者，或冥行而恐怖如常人。然则此等固非写象及感情中谬误无理之原质，而实为其重要之原质矣。使人人无所谓道德及良心，而一切云为，皆决之于计较及顾虑，则国民殆不可以一日存，此尽人所

[1] 来氏，今译保尔·瑞（1849—1901），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理观察》《道德意识的起源》等。

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知也。虽大哲学家，未尝以道德哲学指导其日用行常，而为之指导者，冲动也，感情也，道德也，良心也，好善恶恶之情也。化学至进步矣，而人之味官嗅官，不因之而为具物。日常饮食，所以别甘苦芳臭者，仍恃味官嗅官之作用，且其精审，亦有为化学试验所不能及者。调和饮食，人皆承数十百年遗传之知识，而不必专依化学。化学之职分，在解说而不在发明，用以为改良饮食之指南，诚非无补，然欲废普通之嗜欲、遗传之知识，而一切本化学之理，以律饮食，则失之愚矣。世有欲屏除良心若风俗习惯之力，而专以道德哲学律行为者，何以异是。[第135～138页]

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适。由此以观，虑因论〈伦〉理学及心理学既明，必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固非，即泡尔生之以人虽明论〈伦〉理学与心理学，而仍不依之以行，仍依其固有之冲动及感情及良心，亦非至当之论也。

诚然，诚然。

发显[1]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

论者难曰，子言诚善，其如失不可思议之制裁何。余曰，不然。以余观之，人类殆必无以道跡及神圣之感觉为不出神意之一日。此等感觉，苟非有至深至久之基本，在宇宙性质中者，岂能无端而发现于人类之意识中耶。且人类之于世

[1] 发显，表现、显现、现象之意，为当时一些学者在哲学、伦理学上常用的翻译用语。

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

界，岂真若骈枝然，徒于其表面有偶然之关系，而与神之本质固无与耶。……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1]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

论者又难曰，良心之起原，既如经验论之说，终不免使人类有法律以外何所不为之思想。盖其初固以道德律而出于神之命令也，今若以神之有无为可疑，又或决神之为乌有，则举其所谓命令而唾弃之，非自然之势乎？余答曰，然，是诚自然之势，而决非真理也。道德律即如经验论之说，决非偶然断定之制度，而实以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为其根本也。其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其于保存生活既有最大之价值，岂以研究其起原之故，而顿失其价值。譬如古人，以人之言语为本之神授，今已知其说之无据，而言语之价值，曷尝为之消失耶。[第138～139页]

[1] 神，原文如此，疑为“己”字。

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

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1]，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

[1] “无我”原为佛教名词，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性的实在自体（即“我”）的存在。其说又分两种：一为人无我，是说人身不外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一为法无我，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自体。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往往把古代某些思想家强调重视“大我”、牺牲“小我”的思想也称为“无我论”。例如杨昌济发表于1903年《游学译编》第八册上的《达化斋日记》中说：“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无我者无此也。”

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此说甚然。一切人事悉自然也。

……盖进化论者，以一切人事，尽循自然之势而发展之，假定为其研究历史之起点也。彼福禄特尔[1]之流，辟除谬误之学说，而并其所说明之本题，亦斥为妄诞而无价值，则其说之不能成立，乃与神学家同。进化论者，确信普通存在之机关，必本于先天，而为关系于保存生活必不可无之机能。故以说明此等机能与人生之发展，有何等意识，侮科学之职分也。[第139页]

[1] 福禄特尔（1694—1778），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反对专制主义，鼓吹立宪政治，主张理性解放，政治自由。

（六）良心之分化。

……

此段言精神之分化最佳。

自精神界历史界之生活，益益发展，而此等理想，遂益益现为特性者，为各体者。一切历史之发展，皆分化之作用也。学者之所假定，人类由原人分化，而为种种之人种及民族，遂各有其种种之风俗习惯，以示其精神之特性。及其进化益深，则各人之精神，亦由国民精神之本质而分化矣。民族之文化较低者，一族之民，种类大同，各人之写象、思想、判断、习惯、行为，凡精神生活之内容，殆无不同者。及其更进化，而生活内容，益丰饶而驳杂。各人构造之差别益大，人之有各自研究事物之思想者，以其不慊于国民之宗教神话中所谓普通生活之思想也，而哲学即由是起。一切哲学之原始，皆由各人之思想，与国民普通之思想相睽。而各人之判断，与风俗习惯之关系不固，则各人趋特别之方面，而形成为特别之生涯。自由之生涯日扩其范围，则羁束之生涯日缩其区域。各人之生活与他人之生活，益为不失其特别人格之关系，如亲子夫妇然，而与图式之法则，益多龃龉，于是特别之规则益发达焉。[第140～141页]

此真能抽出

……基督之宗教道德，较之当时国民之宗教

古今诸杀身成仁之豪杰之心事。

道德，至为高尚。其神之观念，较之当时国民之神之观念，至为高尚。见夫国民之所谓正直，乃皆可鄙可悲，而不足行之以自屡，遂与其徒，轶出国民规行之外，破安息日[1]之禁，废断食之制，而易之以互相亲爱之新命令，守旧者大惧，务保守其畴昔之规则，则遂与基督鏖战而杀之。然基督虽备尝艰苦，以身为牺，而其道卒占胜算，由其笃信建立慈爱新国为天命之说也。彼盖对于后世之渴望神国真理正直而欲得之者，感精神气魄亲爱自由之不足者，热心绍述其事业被磔被焚而不悔者，各示以至高之模范焉。[第142页]

凡有强大之天才者，可以为暴君，即可以为圣贤。格代所著之否斯脱Faust小说[2]，形容精神界由极恶而至极善之变化者也。其于第一篇，言否斯脱之为人，蔑视国民之信仰风俗，而惟以纵肆其大欲为的。……其第二篇，叙此穷凶极恶之人，转而为克己慕义之事，而其所以实现此观念者，尚若有所未副。盖以第一篇之否斯脱，而奋自救拔，则惟有趋至高尚之鹄的，而为大悒郁、

诚然。

诚然。

[1]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之“圣日”。该日停止工作，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基督破安息日之禁，废断食之制”事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二章。

[2] 《否斯脱》，今译《浮士德》，德国歌德著，应为诗剧而非小说。

大竞争而已，以暮年至巨之防水工程当之，尚为不类。以格代之天才，而所叙乃止于此，则以大悒郁、大竞争者，为格代生平之所未经验，故以其远轶于主观范围之故，而不敢纵写之也。

袁世凯。

大恶与大善之两模范，其外界之舍风俗习惯而不顾，虽若相同，而其内界之关系于风俗习惯若国民者，乃大异。暴君之所以为暴君，蔑视风俗习惯而破坏之，徒以自肆其情欲，将以专有乐利而擅握政权也。……[第143页]

此节不甚当。

（八）义务语意之范围。关于义务观念者，尚有一二疑问。如有功之行为何谓耶？人类得为义务以上之事耶？义务所许可之行为何谓耶？义务所不命令亦不禁止之行为，将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果有对于己之义务耶？凡此等疑问，关于事实者少，而关于词义者多。区别其词义之广狭，而昭然若发蒙矣。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

义务观念，以最狭之义言之，则吾人对于他人主张之权利，而定其当为及不为，如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是也。至其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则在义务以上，以其出于自由之意志，初非如前者之有所谓责任也。以此义言之，则无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矣。……[第146页]

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

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

以义务之广义言之，则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为，皆谓之义务。如有人揖我而问途，而吾不之告，是即违义务者。盖义务观念中，固有亲爱同胞之命令也。若乃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为之则为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盖圣贤豪杰之所为也，以此广义言之，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人若以疏忽之故而弱其身体，又或以懈怠放荡之故而伤其精神之能力，是亦违义务者。然义务之责人，乃有一程度，所行者在此程度以上，即为有功。于是义务许可行为之概念，亦可定。虽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非义务所禁也。又如人虽别有当购之物品，而以佚乐之故，耗其金钱，此亦非义务所禁也。要之在寻常德行之范围中，小有出入，固为义务所许容焉。

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

以最广之义言之，则行为之被许容者、与有功者，皆无自而区别。如基督教徒之责其子弟曰，汝当完全其道德，如在天之父然，彼等决不能轶此要求以上。是以神之前无所谓功绩，履行一切命令者，亦曰余尽义务而已。而人类终不能抵清净无垢之域，虽在圣人，亦且曰余不过无功之仆隶焉。[第146～147页]

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

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人别有当购之物品，而耗其金钱于逸乐，即为义务之所禁。何也？怠于当务之职分、缺于当购之物品，即对于具足生活有缺陷也。义务者，非仅有不为云云之意义，而又有要为云云之意义，非仅有消极之意义，而又有积极之意义也。

第六章　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

（一）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非截然相冲突者。……

……盖吾人之行为，皆由我之意志及感情之发动而决定，初未有以他人之意志及感情决定之者也。虽然，是说也，仍不足以调和利己利他之两种感情也。盖如彼之说，则所谓利己之意志发动，乃遂不能无直接利己与间接利己之区别，而间接利己者，犹是利他之意志发动也。是故吾人得决言之曰，无利他之意志冲动，则人生亦无自而成立，犹之无利己之意志冲动也。小而一人，大而社会，非兼此二者，殆不足以遂其生活焉。粹然之利他主义，与粹然之利己主义，皆谬误之道德原理也，悉本于谬误之人类学。彼等皆以古昔理论之各人主义为前提，以为人者，各以绝对之独立而生存，其与他人交际者，偶然耳。而人与人之交际，非利己则利他。持利他论者曰：利他之行为，道德也，其他或无善无恶，或为恶。利己者反之，曰，凡一人与他人之关系，皆求遂其己之利益而已。边心〈沁〉于所著立法原理之卷端，记一种直觉，即此二主义之基本也。其言曰，社会者，由各人集合而成之想象团体，各人者，其会员也。此等直觉，自十八世纪之季，德

然则兼此二者乃所以遂其生活，则仍是利己主义也，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不过易其手段而已。持粹然之利他主义者，其毫无根据，所不待言。持粹然之利己主义者，亦但为理论，在此多数个体杂然活动之世界中，决不能实现。虽不能实现，虽无此事实，而其意则仍在是；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其个体也。为达此目

的，乃求手段之奚择？择纯然利己之手段乎？初民及人之初生实择此手段，久之障碍甚多，乃舍此纯然利己而〔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矣。是故，吾人有时兼利他之手段者，仍以达到自利之目的也。

人已皆唾弃之。盖国民非想象之团体，而各人亦非想象之会员。国民者，实际连合而生存，其与各人之关系，犹躯干之于四支〈肢〉。四支〈肢〉由躯干发生，其有生命也，由于躯体之有生命也。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其有生命，有动作也，亦由于国民之有生命也。各人为国民之一员而动作，其所言，则国语也，其所抱，则国民之思想也，其所感所欲，则国民之感情及欲望也。而国民之所以存立，则亦由各人生殖及教育之作用，此各人与社会之关系之在于客观界者也。及其现于各人之主观界，若意志，若感情，则遂不复有自他之区别，此吾人所亲历也。惟道德哲学者不承认之，而乃有粹然之利己主义与粹然之利他主义，各不相容，要亦违于事实之谬见而已。征之实际，凡人皆未有单纯主义之行为，而其行为之动机及效果，常徘徊于利己利他二者之间，而其畛域亦稍稍泯灭矣。[第149～151页]

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

民之生活，若政治，若言语，皆人类进化以后之事，起原之时固不如是也。且此等后天之事，皆各人互相联合所作，以便利各人。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至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住于其中，不可离解。徒观其现在之状况，遂不免有国民大，各人小，国民重，各人轻之势。细研之，

实不如此。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故有此论也。

（二）以行为之效果核之。

……

于是吾人得断言之曰，人之品性行为，有裨于一己之康健者，即有裨于社会之进步，有碍于一己之康健者，即亦有关于社会之退化，即斯宾那莎所谓吾人当以利己者利人是也。而转而求之，则凡裨益社会之公德，实行之者必足以增一己之安宁，而违背之者亦适足为一己之障碍，盖无疑矣。[第152页]

真理在此。

……觊不义之财者，常足杀其正直营业之性质。然恃诈伪以自存，则无论何时，皆濒危险也。由正当之职业而获利，足以自增幸福，若由偷盗而得之，则不足重。如曰不然，则虽仅仅为一次之偷盗，又能不浪费而保存之者，何以人人仍目为不义之财耶。全社会之是非褒贬，恒关系于各人一切之行为，人即一时幸遁之，而积久则终有受其裁判之一日。古今以秘密之行为而得幸福之效果者，未之有也。人皆知谨慎公正温良为对人之义务，然此即自求多福之道。人尝能推己及人，使亲戚朋友，皆得平和福祉，则其平和福

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

严立时破坏也。

社之先，必反射于己。而以傲慢猜忌狡狯狞恶之行为，贻苦痛于人者，其苦痛之反射也亦然。由是观之，对人之义务与对己之义务，决非截然分立者。一身之安宁，与家族社会国家，互相错综。能自尽其义务者，即以增社会之安宁，而为社会尽义务者，亦即以增自己之安宁焉。[第153页]

（三）以行为之动机核之。

……人之意向，或关于性质，或关于生活，其因已多。而临时事状，又包有直接间接之请求、怂恿、谏止、赏誉、诽讥之属，则尤复杂矣。为农夫者，耕耘获积，穷年而不倦，由于利己之动机耶，抑由于利他之动机耶？此无谓之问也。使吾辈问农夫曰，汝之勤于田园也，为己乎，为人乎？彼将以问者为妄诞，否则将答曰，不如是，则田园将芜也。曰，田园何以不可芜？则曰，是农夫之耻也。彼其所以治其家者亦然。自伦理学者考察之，则知农夫之勤于田园以益井里，教其子弟以助国家，悉出于彼之所自愿。彼又务增进其生计界之动力，使必举彼之行为而区别之，若者为己，若者为人，则竟有所不能。要之种种行为，均为己而亦为人，合有意识及无意识之鹄的为总量而决定之者也。凡举各种行为而别之曰，若者为己，若者为家族，若者为社会，是与计快乐之数量者同，皆伦理学家误以概念之

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

区别为事实之区别者也。[第153～154页]

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1]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

[1] 差别相，佛教术语。《大乘义章三本》曰："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吾人所为事实之区别，固非尽当矣，而概念之区别不当更多。所以然者，以其断语系徒观于适应方面之外观状态而下之，如公德、私德之类是也。此种错误，吾人不可不知之——

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

成矣。

此节议论透彻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1]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

[1] 实现自我，这是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我实现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自我实现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格林（1836—1882）。杨昌济在《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中介绍这种主义时说：“充实自我具有发达的可能性，谓之实现自我。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谓之自我实现主义。”

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瘿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1]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

[1] 语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

天下事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真伪之所分，即优劣之所分也。

其在学者及美术家、政治家，何如乎？凡学者当其七十生日若其他令节，则世人所以颂祝之者，必曰，是人者，为国民若人类之幸福而尽力者也。而其人亦或以此自表。如伏尔弗[1] Wolff自序其所著之书曰，吾爱人类，吾书皆为利人而作云云之类是也。夫伏尔弗之言，余非不信，然吾抑不知彼著书之初，固尝先提一人类幸福之问题，次则计划其何以利人类者，乃始发见其所谓理性之思想，而后执笔而书之耶？是不能无疑。吾意伏尔弗必先得一问题，而务欲明辨之，继则既得明晰之思想，而欲以笔达之。于是时也，时而思透彻其论，以邀读者之激赏，学术杂志之表彰，抵制反对者之攻击，其愉快为何如；时而思尽力发挥真理，则得使利益人类之认识，益高其价值，因而成此多种之著作也。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至于为专利人之鹄的而著书者，亦不必无远劣于好名者之所著也。叔本华者，素不措意于他人之利害者也，其著书也，皆欲泄其所窥见之大

[1] 伏尔弗，今译沃尔夫（1679—1754），德国哲学家，他把哲学划分成一些呆板形式的学科，并宣扬独断主义，因而后来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批评。

秘密。而公之于世，未有以利人为鹄的者。彼之著作，如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夫使世界有我而无他，则一切著作，诚皆无谓。无听者则演说家必不启口，无读诗者则诗人文士或未必下笔。然当其经营之始，固不必专为他人设想也。格代尝语伊克曼[1] Eckermaun 曰，余未尝以著述家之责任自绳，如何而为人所喜，如何而于人有益，余所不顾也。余惟精进不已，务高尚余之人格，而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矣。[第 154～155 页]

此吾犹有疑问。吾疑消极之自杀，亦系为自存。因彼于遇事不能解决或愧悔其前日之罪过，以谓与其生不如死，故以一死了之。此生不如死一念，即彼之自我也。虽在吾人视之，难解之事

……凡致身者，亦所以自存也，所以存其观念之已也。彼之不惜以生命为牺牲，乃欲存其大于生命高于生命之已也。消极之自杀，无关于自存，不得谓之致身。凡所谓致身者，皆含有利己之元素者也。所谓舍己殉人者，矛盾之言耳。致身者无不图自存，其所以舍财产若生命而不顾，则以其所保有大于此焉者也。反之而小人有以货利之故而卖其朋友、若名誉、若祖国者，彼固非有恶于朋友名誉祖国，特以贪货利而为之。故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之幸福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盖观其所见幸福之价值，而得以定其最深之意向矣。[第 156 页]

[1] 伊克曼，今译埃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歌德晚年时的助手和挚友，著有《与晚年时的歌德谈话录》一书。

可努力以解之，可愧悔之罪恶可努力以改去之，自存尚自有道。然在彼人之见，则不如此。彼既不此，乃实行彼之所见，亦非不可也。至于有主义之自杀，其为自存有价值，更不待论矣。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云耳。识见有高下之别，故手段有高下之别。吾人评判其人格，因而亦有

高下之别。彼固不自知也。彼自视其人格，其高诚不可几及，及出与君子比而始见其低焉。彼于卖友卖国并不见为罪恶，其罪恶之见，乃吾人比较之于不卖友不卖国者而得之。故吾谓天下无恶，有之则惟次善，天下无恶人，有之则惟次善之人也。

以物理学比甚切。

物理学者，尝言宇宙间无一孤立之点，物质世界之各原质，皆与他原质互相影响。道德世界亦然。各人之行为，必有影响于全道德界，而全道德界之现象，亦必反应于各人之行为。……一切现象，皆互相关联。无论何人，于他人之行为，不能毫无系属，其见闻他人行事也，辄判断之，或以为善，或以为恶。而一切判断之效果，即为对于一切行为而助进之或阻碍之舆论。盖人人以为他人行为皆与己有直接之关系，而或推之

评判之功用大矣哉。

或挽之焉。

发问。

然则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之区别者，果无谓之至耶？行为之动机，果全无差别，可被以利己若利他之名者耶？

曰否，余意非谓此也。吾人所遇之事，己之利害与他人之利害相冲突，或近似于冲突者，盖往往有之。于此时也，非损人以益己，则必屈己以利人，此其大有关系于道德之价值也无疑。虽然，人我利害之冲突，利己利他两动机之矛盾，非正则而变则也。以正则言之，利己利他之两动机，固一致矣。生存之道，非如多数伦理学者所说，物竞日烈，终无平和之一日。盖人人虽未能骤脱于物竞之范围，固已有多数之人，不待为激烈之竞争，而能生存者。处健康之家族，厕秩序之社会，尽正则之职务，则所经验者，大率人己两利之道，鲜有迫于非损己不能利人之境者焉。

人己两利之道即互助。

（四）道德之判断。……为损己利人之行，而果有利于人，则无论其事如何，不能不谓之善、谓之义务矣。虽然，吾人其以他人小利之故而弃吾重大之利益耶？欲塞病者至小之希望，或少杀其病势，遂牺牲吾之财产、若健康、若生命，以供之耶？是义务耶，是即非义务而尚为盛德耶？且吾人其当牺牲吾亲子兄弟之利益，以充他人之希望耶？平心而论者，必曰否。父子兄弟与我之关系，视他人为密切，吾以徇他人希望之

此与吾儒家之伦理学说合。

与墨子之兼爱亦合，因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

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

故而损吾父子兄弟之安宁，是非特不合于义务，而反背之也。是故人仅仅能牺牲其性癖若利益而已，未足以为善。必其能以此而增进他人重要之利益，乃为善耳。牺牲其身以救他人之生命，以殉国民之公益，是为大善。不能自制其欲，因而陷他人于不幸，则恶也。[第156～158页]

此即儒家之义。

……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譬之人之以他人之环列其周者，为有向心力之众球，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力所及之率。……[第159页]

互助。

爱群性为自存之要素，诚然。

（五）进化论伦理学说与利己利他两主义之关系。……人类所以占优势于生物界，而毒虫猛兽不能为害者，全恃其有结合社会互相维持之能力，若言语、若悟性、若器械之发明，皆属焉。凡合群力以达一共同之鹄的，其力莫大。由是而爱群性遂为自存之要素，因而演为各种性质，如信义、友悌，及牺牲私利以徇公益之类，皆是也。即此种种性质，而求其最固最深之根据，则即在服从社会亲爱同胞之性质，故能实行社会之

道德，而不为自然所淘汰，且争存于各民族间，而特占优胜也。……[第160～161页]

诚然。

……人类即未有互相亲爱之情，而仅为利己感情所驱迫，亦将循秩序而共事。如今之商工社会，相疑相嫉之情，远多于畴昔之农夫是已。畴昔德国之农业，业主与佃人，无连合，无诈欺，不行险侥幸，不倾轧同类悻一家财政，鲜有与他家相关者。及通力合作之制，日益复杂，而互相轧轹之点日多。试问今日种种社会，其轧轹最甚者，何在乎？官吏乎，教员乎，僧侣乎，抑又农夫乎，兵卒乎？是人人所能答也。此其故，由商工社会，远不如农民之质朴，一方面虽若增其友睦信任之状，而一方面乃增其嫉妒猜忌之心也。

实在如此。

不和之原因在此。

斯宾塞尔之说，以家族关系之发达为论据。余以为家族之关系，亦向两方面而发展。当今之世，恒有不和之家族，为古人所不及料者。盖自各人之特性，日渐显者，则彼此好恶憎爱之情，亦日益剧烈，此自然之理也。观夫山野群居之禽兽，平和度日，远胜人类，则思过半矣。[第163页]

此说甚是。

……夫未来世界，即使其最高尚之幸福若道德，而过去之人类，并不因是而失其所谓幸福道

德也。彼等之生涯，不特最宜于彼等，而尤为人类进化所必不可少之状态。此其状态之不失为有价值，亦犹人类于幼稚时期，以嬉戏为乐者，亦不失为有价值之时期也。……[第164页]

此章说得最好。

第七章　道德及幸福

……

（一）论道德之影响于幸福者。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以为考察道德界一切事物之根本者也。此等确信，由彼等生活经验之结论，两常表之于俚谚之中。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1]，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第164～165页]

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2]。"

……一切事物之性质，皆有道德与幸福相结合之力。然其幸福之概念，偏注于内界之性质，盖谓德行直接之效果，不必在外界之幸福，而在内界之幸福，即所谓内界之平和也。外界之幸福，不必为仁人君子所必得，而要其德行，固

福德同一。

[1] 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著《希腊伦理学》，"第一"指该书第一章。

[2] 语见《尚书·伊训》。

已有吸收外界幸福之力。且即使外界之幸福，终不可得，而内界之幸福，则固可操卷矣。此等原理，即近世伦理学之大势，亦与之符同。[第166页]

乐天主义与厌世主义孰是，将厌世者是而乐天者非乎？余以为不然。

凡各人各国民所持厌世之思想，在乐天主义中，固有说以调和之。夫吾人诚不能谓善人必无遇外界之不幸者，如慎于卫生者，间或寝疾；而习于纵欲者，或反健康；君子固穷，而小人得志；忠荩之臣，恒为君主所憎疾，而便佞者则宠禄及之，此诚人世所不免。然此等事状，恒使世人异常注意，而为之不平，岂非明示其不合于普通之规则，而当为变例耶。凡以轻薄纵恣之故，而夭逝其身者，人皆以常事视之，曰是固然。然使以守义持正之故，而遭际困厄，甚而至于死亡，则人无不叹天道之难知者。贤者进，不肖者退，人皆习以为常。至如素行不轨而忽致巨富，则人将永以为口实，是岂非人世之常态耶。[第167页]

诚哉，诚哉。

故无论何时何地，苟有一社会焉，为奸佞者所把持，则其间正人君子，必不为人所敬爱，而转受轻蔑凌暴之待遇。然而奸佞之徒，势不免互相冲突，举全社会为怨毒之府，而土崩瓦解之势

如袁政府。

成矣。……[第168页]

至论。

……实行道德者，仅以道德为其鹄的，即使外界之幸福，不与之偕，其感觉之部分，若有所苦，而要之实行道德，即精神之幸福也。斯宾那莎曰，幸福者，非道德之应报，而即道德也。是也。……[第170页]

（二）论幸福之影响于性格者。

……幸福与成功，常易使人自足，而流于骄慢。享幸福者虽尚明于评人，而常昧于自知，自夸其功，而视他人之沉滞坎坷，则以为无能。于是见他人之勤力而不之重，见他人之困厄而不之怜，日肆其骄侈，而遂为神人所共愤。凡战胜而骄者，常轻蔑邻国，凌其弱者，虐其所败者，自以为安全无患，而一旦复亡随之矣。[第171页]

德国是也。

由一人而推之于团体若国民、社会、党派，亦然。苟其共享幸福，则衰亡之兆见已。彼将由是而失其自知之明，耗其实力，驰其节制，卒也颠覆于其素所鄙夷之敌人。盖世之可畏可疾者，固未有过于矜伐而骄奢者也。

幸福者衰亡之媒，其证据如此矣。而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炼。故

振聋发聩之言。

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由是养成焉。幸福者，常使人类长其互相冲突之性质，而不幸者，则使人类以温和、含忍、正直之性质，互相接近。夏日旅行，忽逢骤雨，则虽互相疾视之人，相与同止于亭轩，而谈笑无猜。其在一都会、一国民，遭大不幸，则虽平日相憎相慢者，皆同心协力以御侮，皆其证也。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际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第172页]

吾人平昔即有此情形。

世盖有不满于现在世界，而驰想于其他之极乐世界者，无论其想象之无据也，即使果如其所想，别有天地，而容彼居之，恐彼转记忆其素所嫌忌之世界，而以为较胜矣。世尝有厌其故国而迁居海外者，未几而乡思顿生，乃悟一身与故国之关系，至为密切。今之持厌世论者，亦然。苟使彼暂离大地，居于星界，其思慕故土之思，将油然而生，而悔其持论之不衷矣。[第174～175页]

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第八章　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一）道德宗教历史之关系及其因果。……[第175页]

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

……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凡人类之无势力者，无权利者，漂泊异乡者，羸弱者，尤为神所呵护。如人有侮慢宾客若老幼者，则神必罚之，此其所致意者也。

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抑考求宗教道德之关系，更有进于此者。吾人于一切宗教得谓之对于超绝之实体而信仰者。凡宗教，皆以不满于经验界所见实体之感觉为前提。魔术教及偶像教，亦因豫想有超绝之势力若实体为自然势力所不能达者，乃欲以魔力达之。自人类之生活进化，而意志亦渐趣于精神界。……[第176～178页]

有形式无内容。

于是道德与宗教之关系可知矣，二者同出一源，即热望其意志之达于美满之域者是也。惟在道德则要求之，而在宗教则实行之。盖圆满也者，在道德界仅为抽象之叙述，而在宗教界则为具体之直觉也。……[第178页]

（二）论其内界必然之关系。……

世界观之截然相反对者二，其一以善之在世界，最为重要，所谓现实者自善而生，亦即为善而存。吾得取柏拉图世界以善之观念为基之语，而名此见解为观念论世界观。人类所以有神之信仰，则即以善为世界之基本及鹄的故。如菲希的所谓世界秩序最终之基本即道德者，是也。……

此即哲学界之两大潮流。

吾人于此两相反对之世界观，必不能无所取舍，而取舍之间，于其意向及处世，不能无关系。其人有观念之内容者，必倾于观念论世界观，其人仅有物质之生活者，必倾于惟物论世界观，此为自然之理。盖意向为本，而世界观为末。故以生活规定信仰，而非以信仰规定生活也。菲希的曰，人之择何等哲学也，视其人为何等人。信然。人苟殉无意识之冲动，而肆目前之嗜欲，则又安得有高尚伟大之世界观耶？人之判世界之价值也，视人生之价值；而其判人生之价值也，视一己生活之经验。苟其一己之生活，仅仅殉无意识之冲动，肆目前之嗜欲而已，则其视世界也，谓不过原子之离合聚散，亦固其所。若乃对悠久之鹄的，伟大之观念，而生活焉者，则必先知一己之生活，次则知人类之生活。既而知世界之若是其高尚，若是其伟大矣，若而人者，知历史之生活为有意义。且现实界全体，实与一

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所具之能力之所发。

己之意向，循同一之方针而进行也。盖一己生活之价值，与全世界价值之影响，有如此者。[第182页]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生活之影响于信仰也如是，而信仰则亦反应于生活。人即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其师若弟，以信仰战胜于世界。古今来殉教者，终身为观念而生活，抵抗诘难，阅历艰险，甚至从容就死而无闷，诚由善必胜恶之信仰也。……[第183页]

寅畏之情。

（三）论宗教与科学之关系。

……

此等寅畏之情，即为宗教之泉源。寅畏者，含抑损依赖二义。抑损者，念宇宙之无限，而自视等于蜉蝣。依赖者，悟宇宙非徒有强大之威权，而实有大生广育之能力，是谓宗教之感情所自起。……[第188～189页]

在分业。

（四）不信仰之原因。或曰，正人君子，固亦有不信宗教者，且有持不信宗教之说者。何故？余曰，是固有之。请言其理。宗教之资性，在人本不能无强弱之差，而智力及意志发达过度

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救物质文明之弊。

不错。

者，或亦障碍其高尚自由之感情。有大算学家，闻人说诗而不怿，曰，是何所证明者。是由其日事证明之业，不涉自余兴趣，积久而自算学以外，几不知为何事矣。达尔文尝语人曰，吾感受诗歌之能力，随年而减。无论何人，苟终身注全力于科学之研究，鲜不如是。又或热中于实践问题，则其余不与此相关者，多淡漠置之。是其人虽不失为正人君子，而要不得为正则之发展。盖彼于内界生活最重要之方面，所谓最优美最高尚最自由者，不能遂其发展之度也。今之人类是者特多，盖今日之长技，如分业分科，及以机械之理证明生活状态，是皆助偏颇之发展。而多数学者，乃转以近代之特色夸之。古代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十七、十八两世纪之思想家，其观宇宙也，不类于方今学者之狭隘。凡偏嗜一事物一职业者，其发展必不可免偏颇，诚不如古昔时代之生活，其一方面之动作至简，而方面特多。人类与事物，关系繁赜，以故想象则活泼，感情则丰富，而发展亦自平等也。今日分科之习，最为减杀宗教感情之助力，而尤以科学之分科为甚。在客兰因[1]Krain钟乳穴中之蜥蜴，以视觉之无用，而驯致无目，是生物学公例，所谓不用之机关必消失者也。……[第190～191页]

[1]　客兰因，地名，位于亚德里亚海东北端，今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

（五）灵魂不灭之信仰与道德之关系。

……盖灵魂不灭之信仰，虽大有关于生活全体之状态，而于道德哲学则不然。无论死后之生活，为有为无，其于伦理学之规则，一无变更也。道德律者，此时代此地球之人类，所以为历史生活之自然律者也。假令此世之生活不过为死后生活之豫备，固当循道德律以营之。其或仅有此世之生活而已，直无所谓死后之生活，则道德律之当循亦然。盖循道德律以营此世之生活，其应报即在此也，初不必别索之于死后也。[第191页]

诚然。

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

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

时间者何物乎，其现实自有之形式乎？果尔，则凡时间所有者，将即为现实所有之条件。或且曰，必现在所有者始为现实所有之条件，何则？非现在者必为过去或未来，过去者今已无之，未来者今尚未有，故不能不专属之于现在也。虽然，进而求之，则几无所谓现在。盖吾人所谓现在之一瞬间，固已一瞬而过去。是故现任者不占空间之一点，现在所有，不可谓即现实所有之条件。苟现实而不消灭乎，无论其为过去为未来，将无非现实。故时间所有者，非即现实所有之条件。当如康德之说，时间者非现实存在之形式，而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也。吾人之意识，

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吾意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此可证明无所谓时间。地球之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

与此直觉之形式结合，而后现为时间之经历，其本体则固永永连续者，乃作随死而灭之想，何其无谓耶。生活者，决不随死而破坏。此世之生活，既为现实不灭者之一部分，则决无消灭，决无变化。如加里马尔 Karl Moor 所谓枪弹一发，则贤与愚、勇与怯、贵与贱毫无差别也者，又何其无谓耶。死者虽能妨此世生活与未来之连续，而于生活之内容，决不能变化而破坏之，盖现实者固有永不可变化若消灭之性质也。[第192～193页]

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

论者或曰，现实者，全无意识，而我亦无之。且我既无意识，则人亦无之，然则我之与实在，有何等关系耶？

不能证明。

余曰，是不然。论者果有以证明现实之必无意识乎，否则何以知实体者必不有其本质内容之绝对意识耶？将古今大哲学家所公认之见解，皆不免误谬耶？神之意识，与世人之时间意识不同，故人无从而思惟之、写象之、叙述之，然吾人遂敢谓自可思惟可写象可叙述者以外，固必无一物耶？且何人敢谓斯世之时间意识，必非永存意识之一部分，而凡具有时间之实在，必非永远实在耶？如曰不然，则论者又何以说明时间意识之发生及存在乎？[第193～194页]

不敢谓。

时间意识必立其根本于实在意识，而后可以说明其发生及存在。

据基督教之信仰，而以哲学之术语表明之，其义亦然，基督教所谓永远之生活，非感官时间之生活，而超乎感官及时间；不由衣食成立，而由不可思议之庄严福祉成立之者也。自斯世生活之终，而本质不复有状态变化之事。盖时间之中，不能有永无变化之生活，故死后则必无时间

之生活也。基督教之信仰，不惟以抽象及消极之作用，表彰永远生活之超乎感官时间而已，乃又举超绝感官时间之生活之思想，而以感官时间生活之形式写象之。其所谓天国，有黄金之衢，珍珠之门，有被白衣手棕枝而赞美神父神子之天使。其所谓地狱，则举人类所嫌恶恐怖之事物以构成之。是等皆心象也，而又不止于心象。虽脱离感官世界，而尚不免有此等执著，是信仰之特质也。信仰者，右掷而左拾之者也。一切宗教信仰，常徘徊于感官及超绝感官之间，彷徨于想象与思想之中。其所谓神，一方面为超绝时间感官，而溥博无限，悠久不变；一方面则又为有限之实化，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是以言动忧喜之属皆具焉。多神教常界诸神以人类感官之性质，至为自由。故在美学界，极美满之观，是吾人今日所以尚惊叹于希腊诸神也。自基督教兴，而始于感官世界之内部，有特别之关系，以其在思惟想象久已分离之时代。……[第194～195页]

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第九章　意志之自由

（一）意志自由问题之历史。……

自昔论昔，咸以形而上学中意志自由之义，为哲学中最难最大之问题，而余则以为不然。……

此说吾赞成。

希腊哲学，并不以此为固有之问题，不过有偶然之辨论而已。盖希腊哲学家，大抵以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因而循夫管理自然界之普通适合性，固无疑也。[第197页]

人为自然律所支配，与予见合。

（二）以事实评意志自由问题。

……盖人者，父母之所生，与禽兽同也。身体精神，皆肖其父母，其气质、性癖、感情、智力，皆为父母所遗传。而其所属国民体魄精神之习惯，又从而濡染之，未有能自定者。且如人类男女之异体，其原因虽未之详，而决非人所能自主，然则人类不能脱自然律之管辖，固已明矣。[第200页]

总之，自我之构成——皆须待外界之资料，

……社会者，常以言语行为，示人以邪正敌肆可否之分，常以一定之职分命令之，或要求之，曾有何人能不为时代所指使耶？建筑家之所营，非其所欲，而时代之所欲。如第十四世纪，

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

行峨特式，及第十六世纪，行文艺复古时代之式，及第十八世纪，而行科学式，是也。学者亦然，其于科学问题也，非自择，而为时代之所择。……[第201页]

……凡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区别，在前者之构成，由外部机械之作用，而后者之构成，由内界原理之动力。如雕刻品，可以锥凿成之，而于有机体，则凡器械之作用，仅能破坏之，而不能构造之。故人类者，不成于外界之机械，而成于内界之作用。吾人意识之所以告吾人者如是而已。初不谓一切特别之阅历，皆无因而生。又不谓生涯中一瞬间经历各事，皆与一切已往之事无关。又不谓内界之原理，即所谓小己者，全无原因。又不谓小己者，由孤立之原质而发见于斯世也。盖吾人之身体，本由物质演成，惟既已发育为有机体，则当其发展之初期，虽大受物质之影响，而及其进化之程度渐高，则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其意志而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也。由是观之，吾人意志之所告，曷尝与前论相矛盾乎。[第202～203页]

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曷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

吾既作上文所言之后，又得一种之意见如下：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

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顿失其完全。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审此则吾人仍有责任，仍有自由之意力。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与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诚然，然要须吾人自具有可以酿成之本性而后能也，完全之外铄将恶乎附丽哉？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

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

（四）人类自由之定义。

定义。

……观念中所具规定一切特别动作之能力，即吾人所谓自由意志也。是故自由行动云者，谓其行为之所由规定，在正鹄及理想，在义务及良心，而不在一时之刺戟若欲望而已。

此以进化说意志自由。

彼夫动物者，自然界阅历之辙迹也。其于自然界，尚为被动于外界刺戟之部分。进化而至人类，则稍稍能轶出自然之势力范围，而位乎其上，于是能规定自然而利用之，而不为自然所规定，是则所谓人格也。人类所以能自主于一切行为之顷者，以此，其对于行为而有责任也，亦以此。

第二天性。

论至此，则知本此义而认为自由之意志者，非人类本质所固有，而得之于练习，固甚明矣。……[第209页]

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

……惟人类是等能力发展之程度，至为不齐。其余为动物冲动所左右，而不能抑止之者，为粗暴鄙野之人。其或全无此等冲动者，则又为枯寂酷薄之人，皆非中正之道。盖人类者，位于动物之实体及理性之实体之间者也。[第210页]

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此教育万能说[1]之原也。

意志力。

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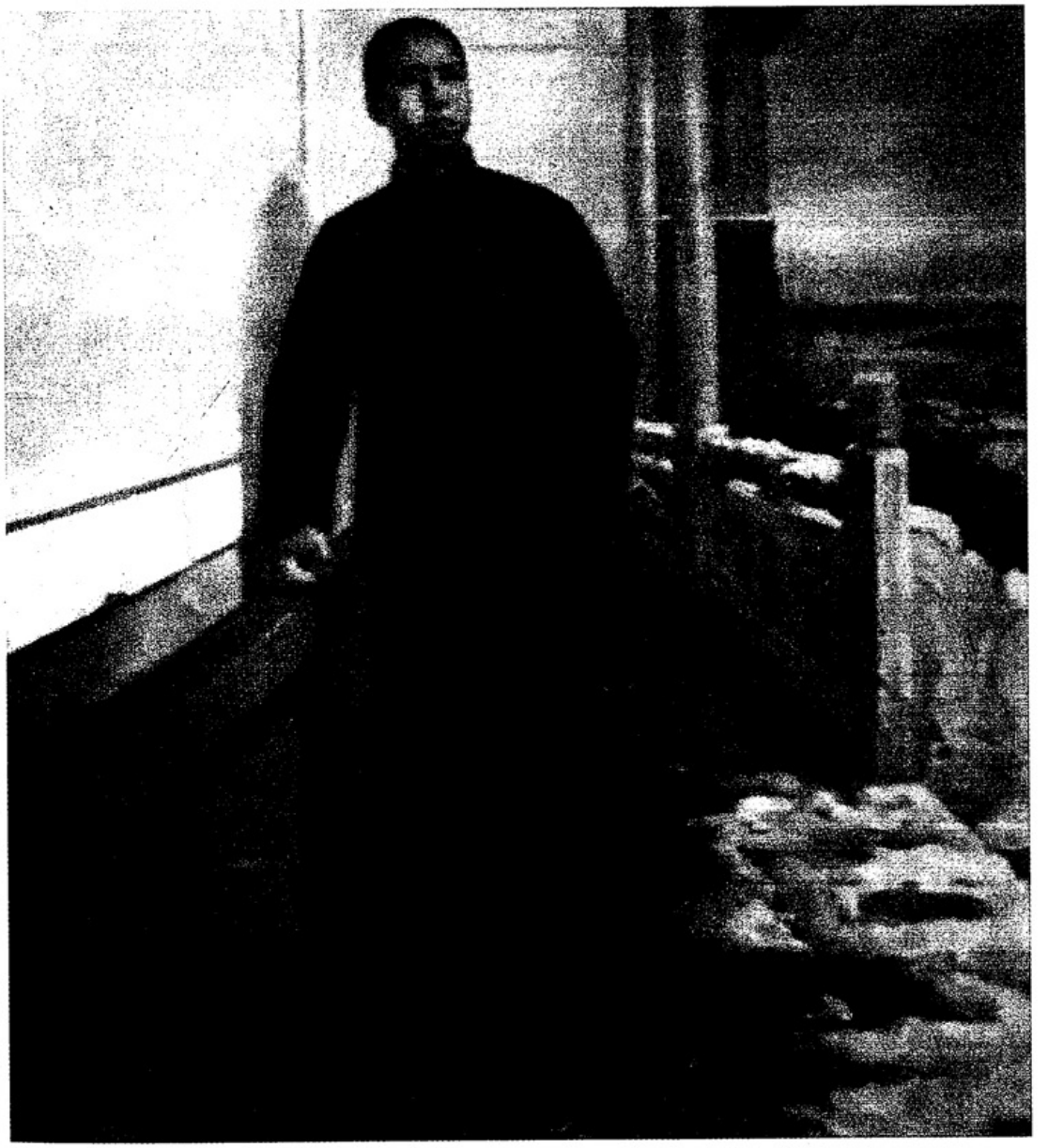
然则人类果能如其意志以成己乎？是问也，然之可，否之亦可。其所以为然者，盖人人有自教自助之能力，故于一己之生活，无论其为外界者，为内界者，皆得以有意识之作用，循其所抱之理想而构成之，而于其自然之冲动，常能压服之而整理之。惟其事非能恃单纯希望若决意之力，必其省察涵养，积久而不息，而后能之，与体育无异也。……达摩士的尼[2]Damosthenes希腊人之以雄辩名者也，相传其始甚讷于口，然立志为演说家，刻苦砥砺，卒达其志，而垂大名于宇宙。吾人欲训练内界之性质，亦不外是道也。如人有易怒之癖者，自知其非，而欲抑制之，非必能猝然而效也，宜资于适当之预防法以渐去之，如屡避发怒之机会，则积久而怒癖渐去，此即生物机关由闲散而消失之理也。其或必不能避，则时时举妄怒之所以为凶德，克己之所以为美德，而反复寻绎之，毋使遗忘，则怒癖亦渐消焉。由是观之，人类之能本其意志以化其本质也无疑。……[第210页]

---

[1] 教育万能说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一种教育理论。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介绍这种学说时指出："世人犯罪恶为不道者，毕竟理性不明，不辨是非善恶之使然。故广兴学校，改良教育、教授之方法，明人人之理性，乃今日尤要之事也。"

[2] 达摩士的尼，今译德摩斯梯尼，一译德摩西尼（前384—前322）。古希腊雄辩家、政治家。晚年竭力反对马其顿人入侵，后失败自杀。

1918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油画）

夜学招学广告[1]

（1918年3月2日）

—去年旧学生愿来者，至师范号房报到；

—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至师范号房报名，报名时写明姓名住址职业年龄及门牌；

—阴历二月初五日上课，报名时各带笔墨，来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听讲；

—每夜七点钟起，九点钟止，听讲两点钟；

—今年每星期六夜，夜夜上课不间断；

—不收学费，有讲义发；

—夜学每夜上课，如有空位，准人随便听讲。

---

[1] 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日志》第1册3月8日日志收录此文时有如下说明："先是三月二日毛君泽东代拟出广告，兹录于后。"此件后来又收入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贰号纪事录》中，个别字有出入。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七古[1]·送纵宇一郎东行[2]

（1918年4月）

云开衡岳积阴止，
天马凤凰[3]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4]才，
山川奇气曾钟[5]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
鲲鹏击浪从兹始。

---

[1] 七古，七言古诗。每句七个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不像七律那样讲究平仄对仗。

[2] 纵宇一郎东行，纵宇一郎，罗章龙在1915年同毛泽东初次通信时，就已用过的化名。1918年4月，罗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这首诗送行。罗到上海恰好碰上5月7日（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日子，限期要袁答复承认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日本政府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的爱国留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日本。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开除出党。后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3] 天马凤凰，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两座毗邻的小山。

[4] 屈贾，战国时楚国屈原，汉代贾谊，皆极有才华。

[5] 钟，聚集。古人认为山川灵秀之气所聚集处，易产生人才。

洞庭湘水涨连天，
艟艨[1]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2]。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从君理。[3]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4]
诸公碌碌皆余子。[5]
平浪宫前友谊多，
崇明对马衣带水。

---

[1] 艟艨，通作“艨艟”，战舰，此指轮船。

[2] 宇宙看稊米，把世事看作平常。稊，草名，结实如小米。稊米，形容小。

[3] 世事纷纭从君理，据罗章龙说，作者原诗如此。1979年罗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第一次提供本诗时，觉得有负故人厚望，改作“世事纷纭何足理”。后来他曾表示恢复原诗句。

[4] 名世于今五百年，名世，著名于世。《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5] 诸公碌碌皆余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碌碌，平庸。《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余子，其余的人。

东瀛[1]濯剑有书还，
我返自崖君去矣。[2]

[1] 东瀛，东海，后也指日本。

[2] 我返自崖君去矣，典出《庄子·山木》："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反通返。

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1]

（1918年5月29日）

五月十日，职员毛泽东等，将本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2]二君，代理保存。一年会务，即以此日结束，前任职务终了。先是，本期始业，二月十九日开职员会议，会务赓续进行。大体计画为：一、各部照旧进行；二、夜学另举副主任，作一种学校形式办去；三、筹备运动会及成绩展览会；四、附于校中之报告书，发表成绩（因缺经费，停止杂志）；五、本会图书室添置图书；六、修改会章等项。进行不逾一月，即因战事影响，南军退守衡永，北军进驻本校[3]，同学星散，存者不过百余，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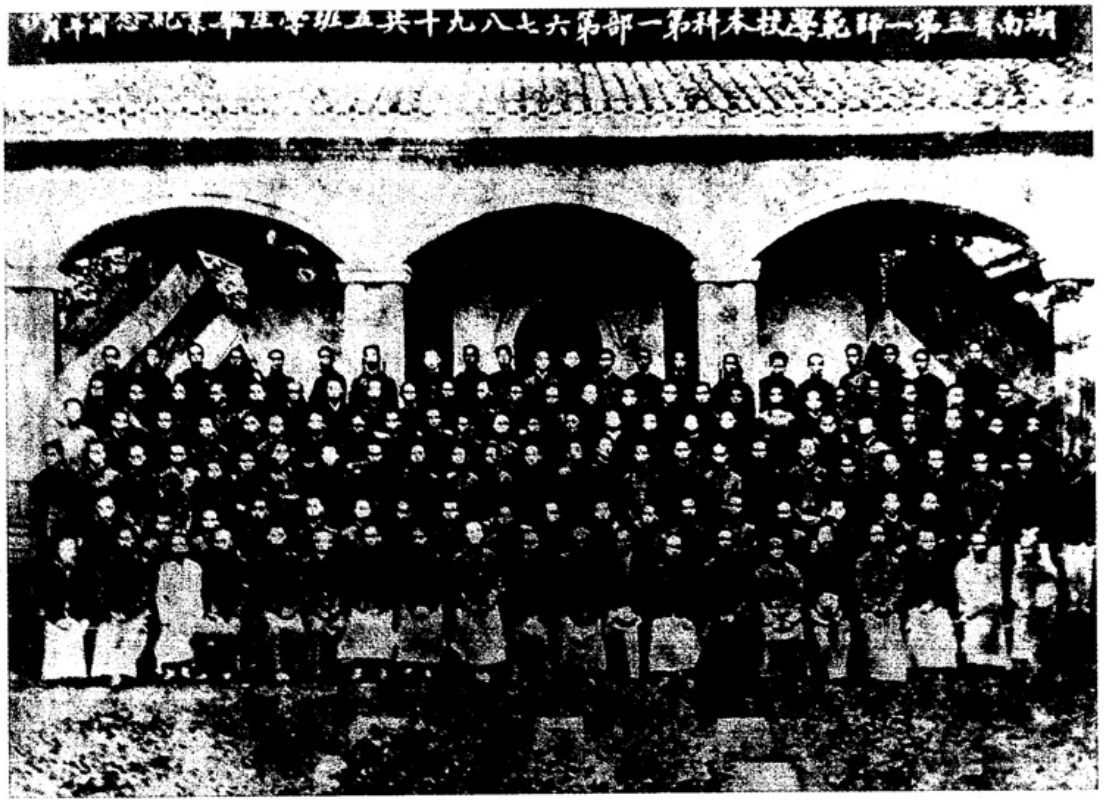
---

[1]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纪事录，是毛泽东1917年10月担任学友会总务后，于10月13日在职员会议上作为议案提出，经会议讨论决定设立的。目的在于“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现在保存下来的学友会“贰号纪事录”，为夜学职员轮流所记。本文是毛泽东1918年5月10日在学友会交接会上的发言，于5月29日写进纪事录，标题为编者所拟。在“纪事录”的其余部分，还记录了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一些其他活动，因属他人所写，本书未予收录。

[2] 喻恒，号劭勤，湖南平江人；皮文光，号笑昆，湖南沅江人。两人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当时担任学友会审计员。

[3] 1918年春，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在湖南混战，南败北胜。南军败退到衡阳、永州一带。3月31日，北洋军阀张敬尧进入长沙，其弟张敬汤旅部进驻第一师范学校。

再行研究，本会遂与校中各事，同归停顿。至是，三级以下各班，因校中伙食不继，将放假出校，四级亦因毕业已届，将出，急谋收束之法，遂召集留校各职员自会长以降会议，除公决以会务移交喻皮二君及会长外，并由毛泽东等提及数事。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时年25岁。图为毕业班合影，后排右二为毛泽东。

一则本会经费之扩充也。凡事非财不办，本会经费，来源有三：一为上手移交之项，一为普通会员（同学）捐助之项，三为赞助会员（教职员）捐助之项。三项中，首项为数不多，且应转移下手，非有特故不宜动用；中项照章本可收每人二角为常年费，乃以去年一度变为每人二百，合收不逾百串，纸银仅为现银之三折，铜元票仅为铜元之四折；末项略可多收，以每人二元人数六十计算，

可收一百二十元，然乃纸币，且系随意捐，不能预定多少，本年因时局影响，仅收两元而已。由此以观，本会竟无确可经常较为大宗之收入，将何由举办一切会务，而收改良进步之效？即如本年，因此经费不足之故，事事止能力持撙节，而不应撙节之款，节之太甚，则惟有废弛。如本年拟行之印行杂志，加购图书，实为有益之事，亦以无钱不能举办。又如夜学，利济失学穷民，实属功德无量，竟无法使其经费独立，仅仰校款余沥进行，虽有精神，终难办好。此外更有一事，则筹备本会之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此事更非巨款不行。故愚之意，应将常年捐恢复章程所载每人二角原状，而以入会金之五角加倍收之为一元，均收现洋，于每人人〈入〉学时并学校证金同时缴纳，数为二元。此一元之入会金，一元之常年捐，以在校有五年之久，受本会利益如是之多，而于其初入学也，责而征之，实亦不为太过。如此，则以年招二班，班人六十，合之百有二十计算，可收二百四十元之数，又现洋也，以为常年经费，尽可大加扩充，绰乎其有余裕。而以上手移交之款赞助会员捐助之款二项，作为筹备独立会所之用。事则面面俱全，理则并无太甚，后来君子，幸有以成之也。

一则宜加设交际一部也。本会组织，本合肄业毕业两部为之，载在会章，所以谋内外之联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意甚盛也。而以本会现状而论，分部一十有五，可图与毕业生联络者无一焉，仅一教育研究部，亦不能举联络之实。似此偏重肄业生，而遗却毕业生，毕业生虽有甚爱母校之心，亦无实地表现之处。东西各国学校，师生之间，同学相互之间，感情极重，联络之心至切，联络之机会亦至多，所以一校之设，既有毕业，则毕业者从而维持之，推广之，同学之间，虽在异地，犹能互相汲引，勉学

兢业，即如美国雅礼大学，其分校及于我省[1]，是其明证。而我国学校之情状反是，学生仅在校内有机械之关系，一经毕业，即不过问，毫无联络团结，即无由生其爱惜母校同组事业之心，此则甚为可惜者也。抑本校之地位则师范也，其须联络之情，较之其他学校犹切。教育为事，重在互相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本校立在省会，为全省国民教育之枢纽，诚使联络得法，研究有方，不难使全省教育焕然改观。今如第一联合中学等校，尚能组织校友会，调查毕业生，作成图表张览，一见即动其寻旧思故之心，引其向上发展之志。愚昔曾至长郡校友会，晤其干事黎君，询问办法，归而颇思仿其办法，设立交际一部，拟以此意陈之诸办事人及同学之前，因循未果。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至其大体办法，亦可草拟于下。

交际部细则

第一条　本部专为联络毕业生，图教育之改良及普及而设。

第二条　本部设部长一人，选举居近省城之毕业生充任，干事若干人，选举毕业生每班一人及肄业生二人充任。

第三条　本部事务如下：

一　筹备本会会所；

二　调查毕业生过去及现在之状况；

三　接洽旅省之毕业生；

四　刊发报告书。

第四条　凡毕业生每年负通函一次以上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从前及现在之状况，以便刊发报告书。其报告己身状况之事项

[1]　指美国耶鲁大学一批毕业生组织的耶鲁海外传教会（即后来的雅礼会）与湖南士绅合作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如下：

一　姓名；

二　别号；

三　年龄；

四　籍贯；

五　住所；

六　通问处；

七　经过状况；

八　现在状况。

第五条　报告书即根据各毕业生之报告排列成表，附以本会近时进行各种办法及状况，刊而发之毕业生。

第六条　毕业生每年每人照章缴纳会费银二角，所得捐百分之一，以直接或付托他人或邮局汇寄之方法交到。

第七条　本细则有未尽者，随时修改。

毛泽东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弗貳

錄事紀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纪事录封面上的题字。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礼堂联[1]

（1918年）

世界是我们的；

做事要大家来。

[1]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聘任为该校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当时一师附小教员请毛泽东写了这副对联，悬挂在附小礼堂内。

给罗学瓒的信[1]

（1918年8月11日）

荣熙学长鉴：

接蔡君[2]信，知兄已发函复我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3]一百元无著是一问题。旅保费，俟弟至京与蔡商量筹借，或有著未可知，有著之时再函知兄前来可也。文凭须即寄来，由邮双挂号不误。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同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

---

[1] 此信为明信片，无写作年份。从信中提及即将赴京筹措赴法勤工俭学经费等事看，此信当写于1918年8月毛泽东去北京前。罗学瓒（1893—1930），号荣熙，亦作云熙，湖南湘潭马家河（今属株洲县）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委员、浙江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牺牲于杭州。

[2] 蔡君，指蔡和森（1895—1931），又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并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广州牺牲。时在北京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

[3] 保，指河北保定。当时在保定育德中学设有留法预备班。

否？往保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冒然从事（南洋亦系教育，暂息以候南信亦是一法）。以后与兄商量之处尚多，此亦其一也。馀不具。

弟　泽东

八月十一号

毛泽东1918年8月关于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经费问题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部分）。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给七、八舅父的信[1]

（1918年8月）

七、八二位舅父[2]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3]。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

[1] 此信无写作时间。根据信中所提“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一事，此信当写于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之前。

[2] 七舅，文正兴（1853—1920），字勃生，号玉端。八舅，文正莹（1859—1929），号玉钦。二人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时在家务农。

[3] 1918年8月罗学瓒致祖父信云“孙自七月初六日拜别……初七日清早抵长沙，在长沙停留一天，会合友人毛泽东等二十余人，于初九日早晨开船”赴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亦载：自1918年7月初“和森至京”，“至八月十九，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据此可知，毛泽东等这次由长沙赴京时间实为1918年农历七月初九，即公历8月15日（到京为8月19日），同行者有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人。信中所述赴京时间和人数与事实有出入，当系事前的预计。

七绝·魏都[1]怀古

（1918年8月18日）

横槊赋诗[2]意飞扬，（罗章龙）

自明本志[3]好文章。（毛泽东）

萧条异代西畴墓[4]，（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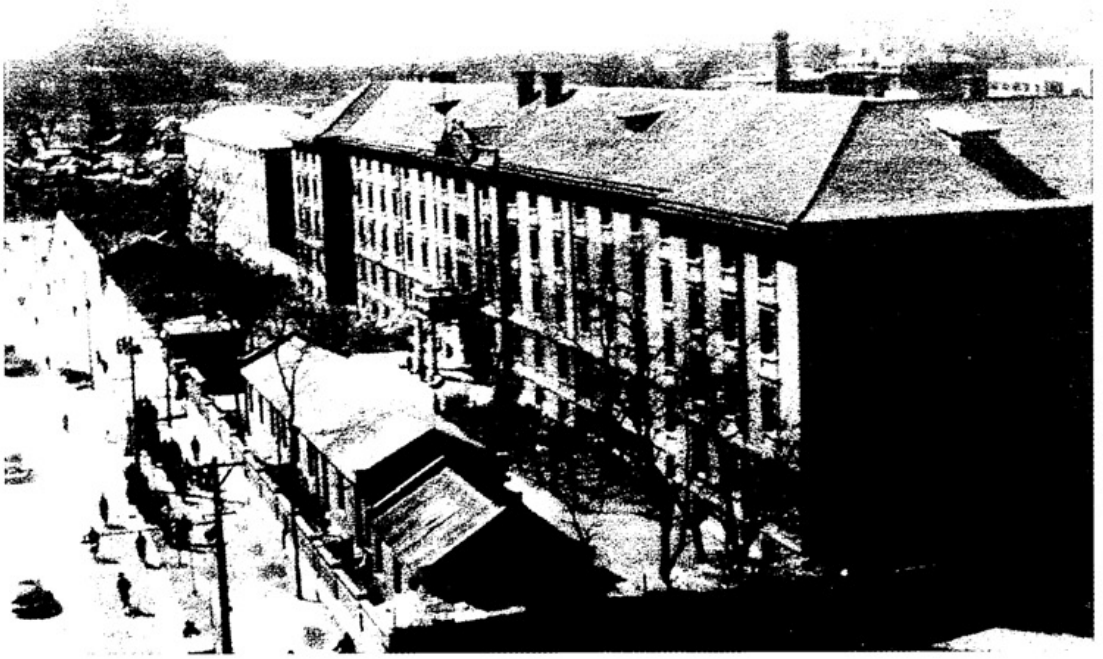
[1] 魏都，魏国京都在今河南许昌城东5公里外的地方。

[2] 横槊赋诗，汉建安十二年（207）十月，曹操率大军攻吴，号称八十万众，且拥有巨舰千艘。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形容道："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槊，杆子较长的矛。《前赤壁赋》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此两句诗，出自曹操的《短歌行》。诗末四句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了他求贤建业的壮志。

[3] 自明本志，指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下发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当时，汉献帝加封他阳夏、柘等三县共两万户，他上表退回三个封县，并写下了这首文笔苍劲、气势雄伟的手令，以表其态："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他下这道手令的目的，是减少别人的谤议。

[4] 萧条，冷落凋零的样子。班固《西都赋》："原野萧条，目极四裔。"西畴墓，指曹操的墓。西畴，西边田野。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卯，葬高陵。丁卯日为二十一日。高陵，曹操陵墓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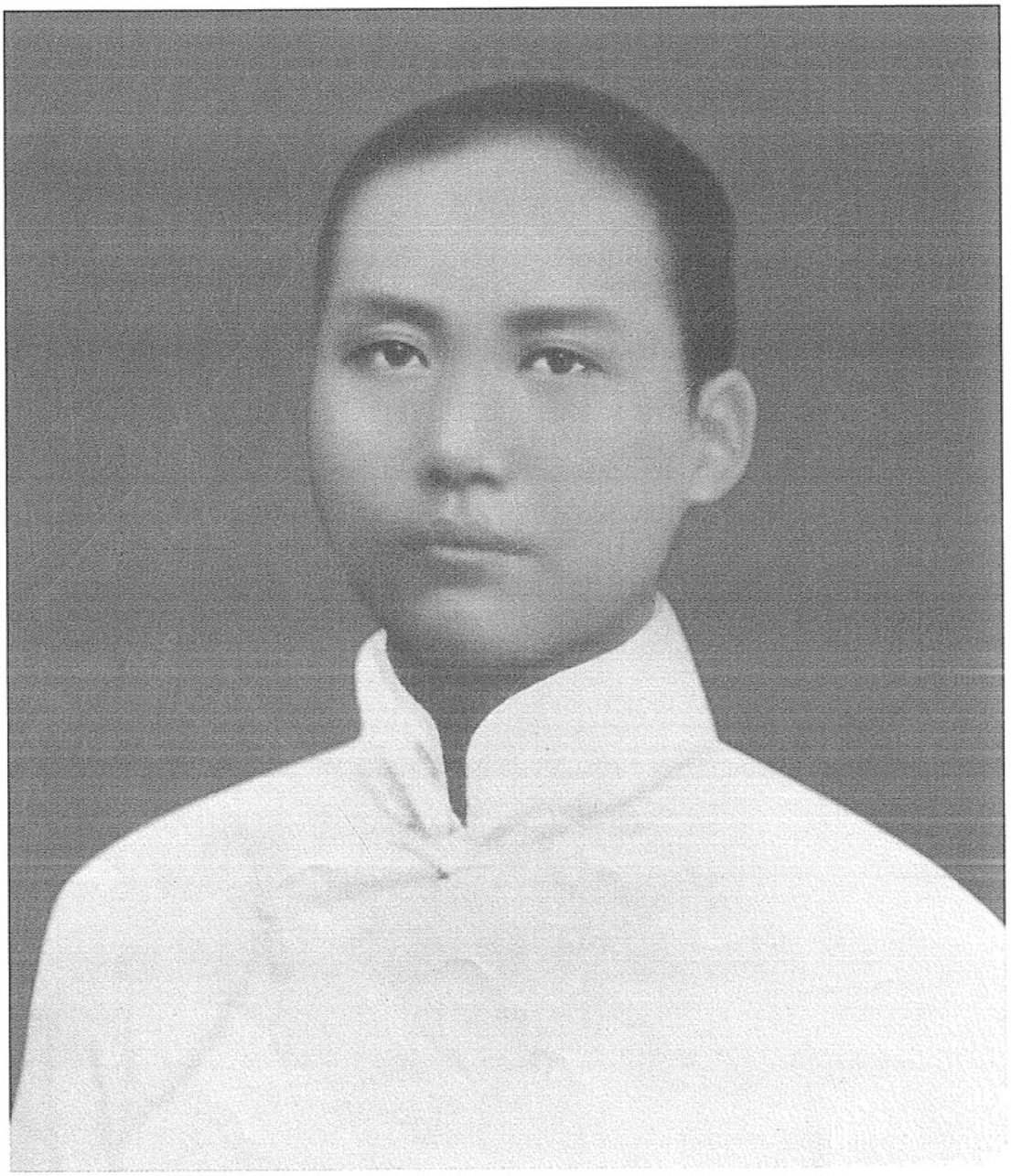
铜雀荒伦落夕阳[1]。（罗章龙）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图为北京大学红楼。

[1] 铜雀，楼台名。遗址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冬，建铜雀台。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荒伦，荒芜，荒凉，亦作"伦荒"。欧阳修《谢国学解元启》："论都未成，殆以伦荒而见隔。"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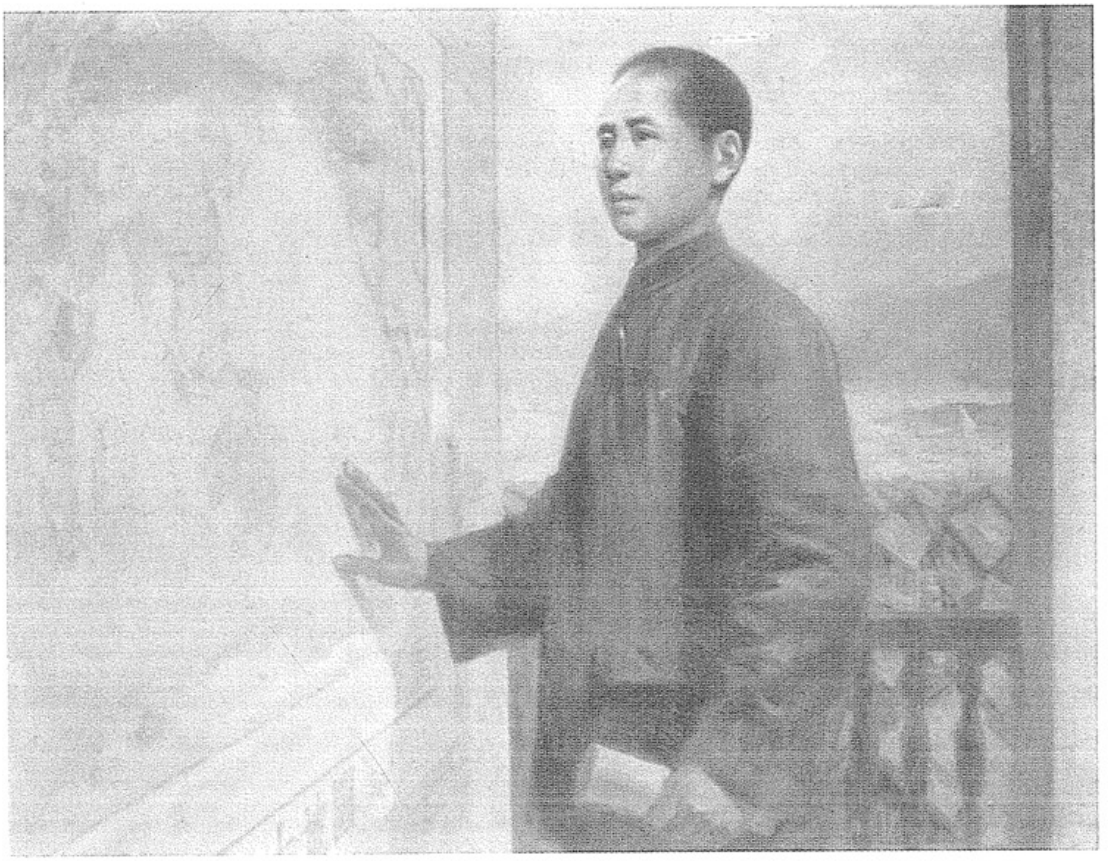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的讲话

（1919年初）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19年3月15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合影。最高站立的两人居右者为前来送别的毛泽东。



《改造中国与世界》（油画）

五言诗·大沽口观海[1]

（1919年3月12日）

苍山辞祖国[2]，

弱水望邻封[3]。

[1] 大沽口，即塘沽，天津市的海港。观海，看海。

[2] 苍，青。苍山，青山。辞，告别。苍山辞祖国，即辞祖国苍山，指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辞别祖国的河山。

[3] 弱水，小说戏曲中水名。望，向远处看。封，疆界。邻封，邻国。弱水望邻封，即“望弱水邻封”，指站在海滨眺望大海彼岸的邻国。

《五四运动前夕》(局部)(油画)

给七、八舅父母的信[1]

（1919年4月28日）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2]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3]，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句〈拘〉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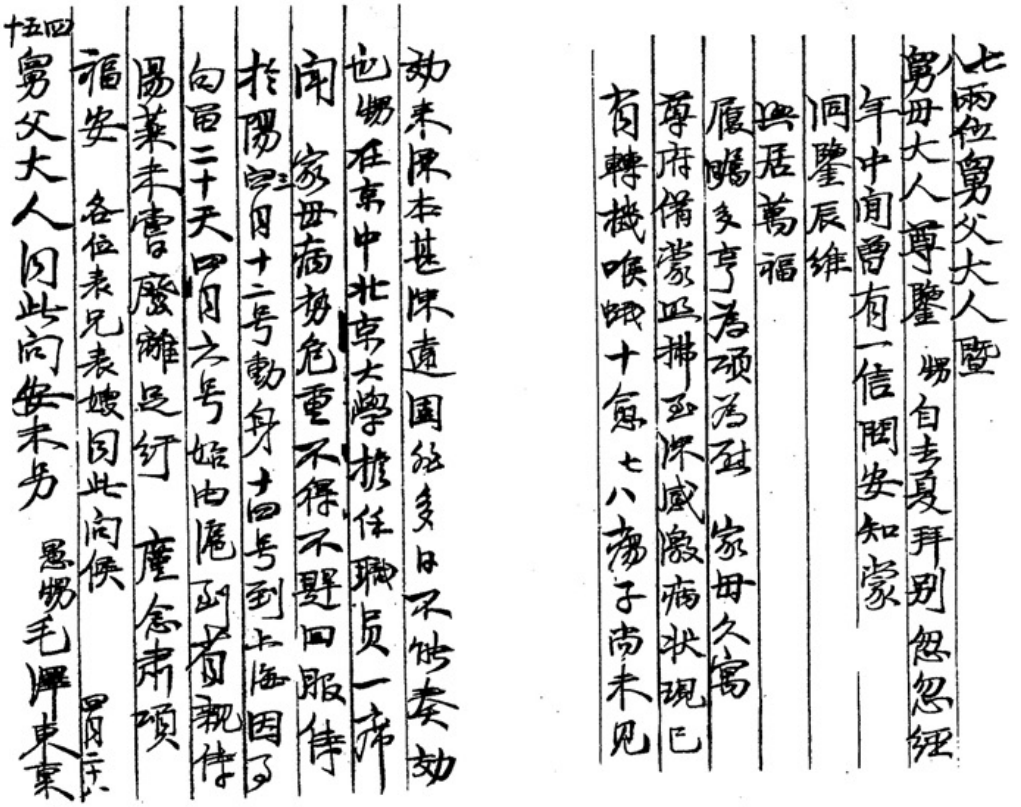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八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据信中所述“去夏拜别，匆忽经年”、因母病重由京返湘服侍等情，此信当写于19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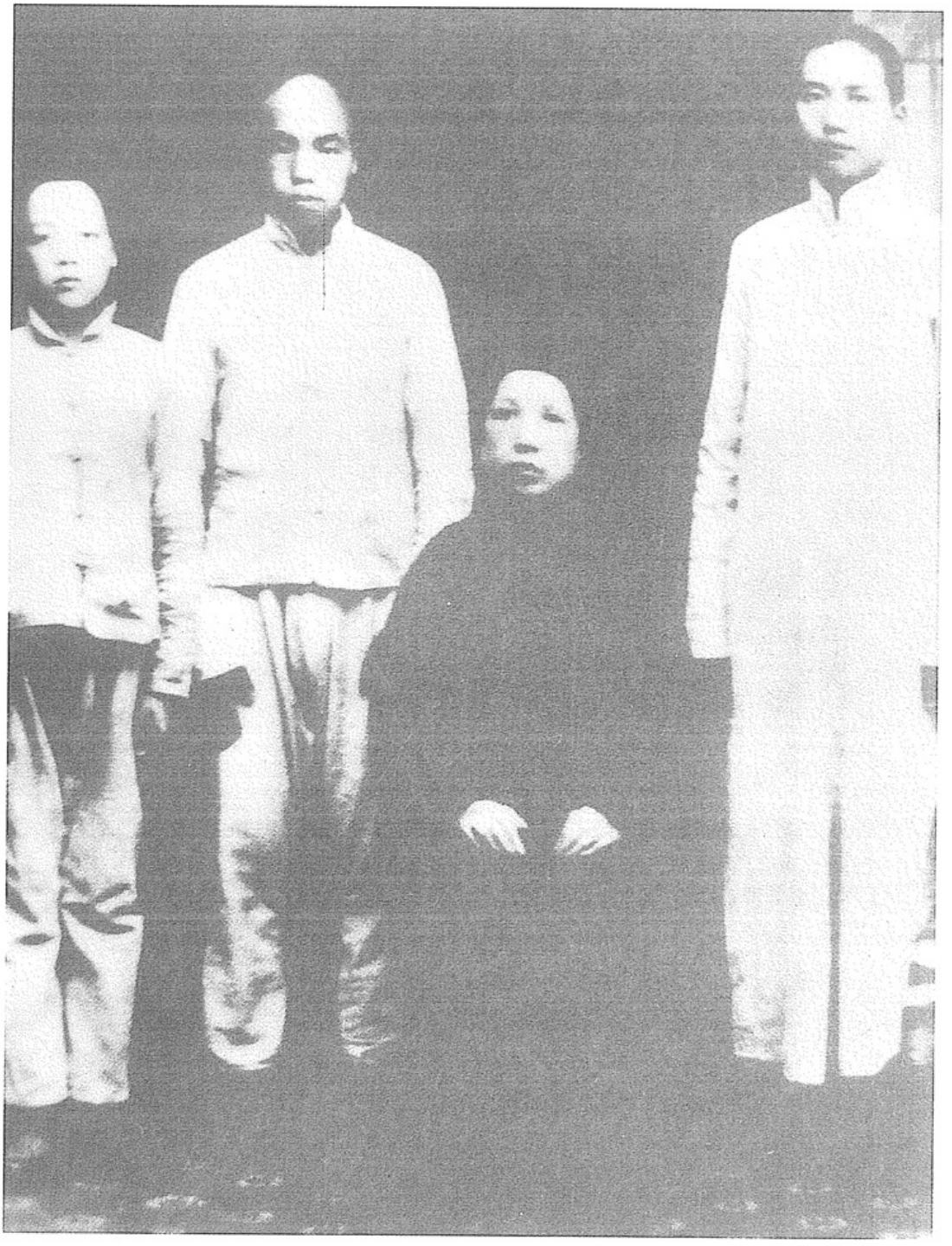
[2] 七舅，即文正兴。八舅，即文正莹。七舅母，文赵氏（1854—1924）。八舅母，文赵氏（1855—1937）。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农村妇女。

[3] 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七兩位舅父大人暨
舅母大人尊鑒 甥自去夏拜別忽忽經
年中間曾有一信問安知蒙
洞鑒辰維
起居萬福
履暢多亨居頃為祝 家母久寓
尊府備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狀現已
有轉機喉嚨十愈七八惟子尚未見
効來深本甚深遠圖茲多日不能奏効
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
間 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暫回服侍
於陽曆二月十二号動身十四号到上海因
向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滬動身
陽萊未嘗廢離somewhat 塵念甫頃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因此向候 四月六日
舅父大人因此向安未另 愚甥毛澤東 東
四
十五

毛泽东致七、八舅父母信的手稿。



1919年春，毛泽东和母亲及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湘江评论》[1]创刊宣言

（1919年7月14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2]，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

---

[1] 《湘江评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共出5号，每号四开一张，第2号附有“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上共发表文章41篇。第3号第4版载有《刊误》，对创刊号和第2号的12处讹误，作了勘正。8月中旬第5号刚印出，未及发行，即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收入本书的各篇，所标日期均为出版时间。

[2] 指14至16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空前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宣扬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打破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克〉莫克拉西[1]。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2]，我国的

---

[1]　克莫克拉西，今译德谟克拉西。

[2]　“同盟”“协约”战争，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欧洲形成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双方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激烈斗争，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南”“北”战争[1]，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

---

[1] 1917年7月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解散国会后，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京政府。次年孙中山受军政府中滇、桂系军阀排挤去职。不久，北洋军阀与南方滇、桂、黔系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爆发了战争，持续至1919年2月，此即作者所称“南”“北”战争。

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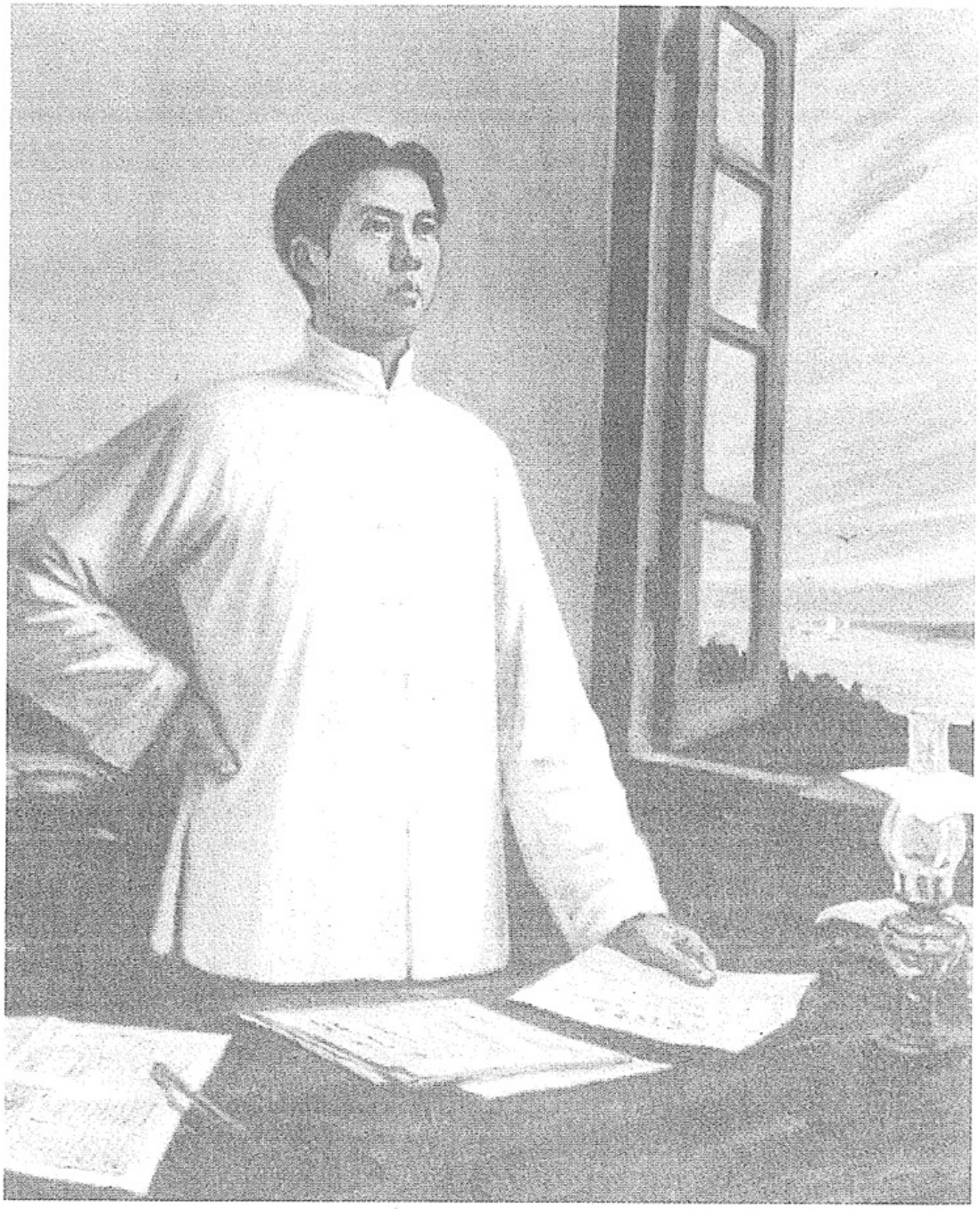
湘江評論

The Shian Kian Weekly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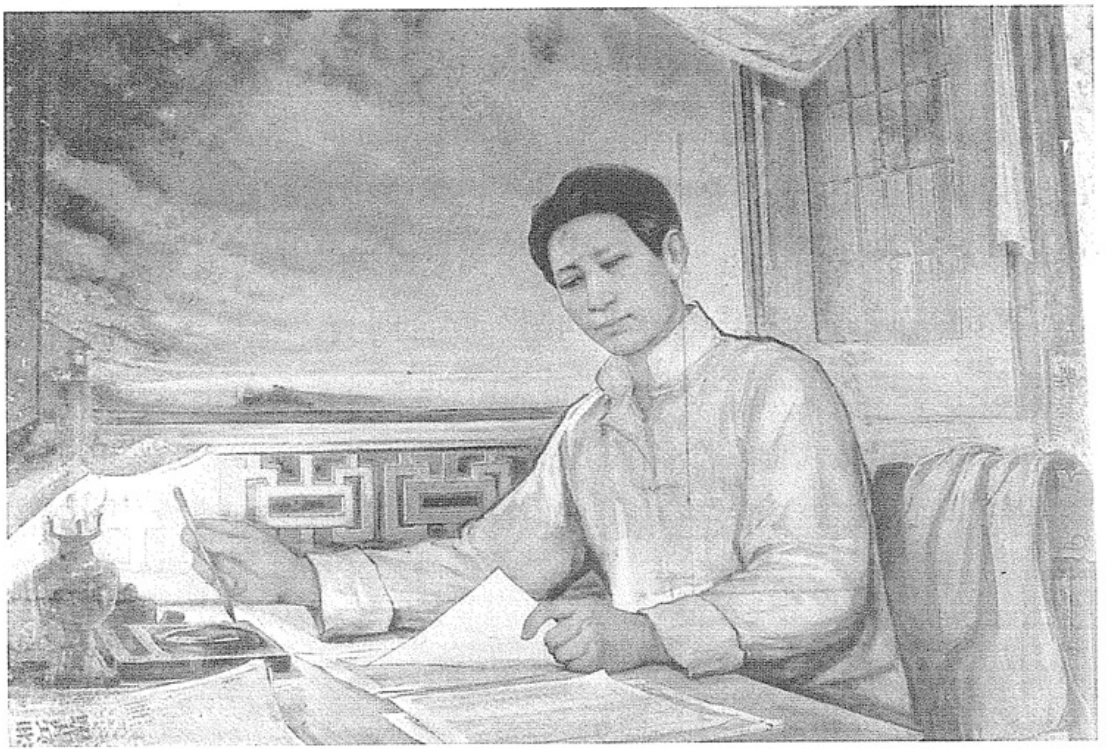
創刊宣言

澤東

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湘江评论》。



《主编〈湘江评论〉》（油画）



《主编〈湘江评论〉》（油画）

各国的罢工风潮

（1919年7月14日）

法英美三国的官阀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1]，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此回各国的罢工风潮。英国因为在大战初了时候（去年十二月），英伦和苏格兰各埠交通机关，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等已〈已〉演了一次大罢工。故此次罢工，未发生于英伦本土。法国罢工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参加者有英、法、美、意、日等27国。会议为美、英、法三国所操纵，名为拟订对战败国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和策划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会议。会上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联盟约》等。中国以战胜国地位出席，但列强无视中国主权，非法决定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爆发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情形，初颇严重，终亦以小惠收场，没闹出什么好结果。广义派人有乘机在巴黎实行政治运动之说，亦未见诸事实。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话人员的罢工，乃在附和议院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1]，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意大利之罢工乃社会党[2]嫉恶其政府所为的一种动运〈运动〉。德国自去冬少数社会党大失败，各处大罢工，亦随之而没得好结果。多数社会党掌握政权以来，早已禁〈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此次为和约签字问题，有激起罢工的形势。但施特满内阁[3]倒了，继任巴安内阁[4]，仍是前内阁的同调。抵御外侮不足，防备家贼有余的武力，紧握在手，谁敢予侮。广义一派的猛断政略，暂时决没有发动的机会。罢工不能成为事实，亦无足怪。匈

---

[1]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1946年宣告解散。

[2]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派另组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10月意大利社会党改称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

[3] 施特满，今译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曾任马克思·巴登亲王内阁阁员。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他竭力阻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1919年2月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组织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有民主党和中央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即魏玛联合政府。同年6月，因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辞职。

[4] 巴安，今译鲍尔（1870—1944），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人。1919年6月20日，谢德曼内阁辞职，随之组成了以鲍尔为国务总理的新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次年3月，鲍尔辞去总理职务，后任财政部部长和副总理。

牙利所受罢工影响不大，其原因则全在缺粮没饭吃。今将一月以来各国罢工情形，分述于下——

法国　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四日，蔓延更广，推算当有五十万人罢工。五日，洗衣工人罢工。自后罢工的人数更多。地底铁道，电车，街车的用〈工〉人决议继续罢工。地底铁道工人要求工值每月至少四百五十佛郎（以每佛郎当四角合我一百八十元），满五十岁须给养老金，服役十五年后亦须给养老金若干。七日，巴黎罢工现象有转机，五金业与机器业，工人与雇主，已〈已〉商妥数事。十一日，五金业及地底铁道工人上工。当道已〈已〉取必要方法对付铁道罢工。煤矿工人有全体罢工的形势。十二日，国会通过矿工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但矿工会议，仍不满意，决定从十六日，全体罢工。水夫联合会，也决计于十六日罢工。工人联合会，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郎，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朽腐。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骗，和垄断！十四日，风潮渐平。极端派有乘推翻克勤〈勒〉满沙[1]强权政府的运动，路工联合会拒绝之。但矿工因解释政府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未能满意，定十六日全体罢工。恐怕路矿运输联合会工人，也会罢工，表示同情。克勤〈勒〉满沙老头子急了，和运输公司及运输工人代表会商，恳请彼等在国家危急

[1]　克勒满沙，今译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号“老虎”，时任法国总理，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

时候，发出些爱国热忱。工人吃了他的浓米汤[1]，已〈已〉老老实实决议上工了。

英国　伦敦五月三十日电，全国警察拟于三日罢工的气象，正在酝〈酝〉酿中，政府已〈已〉允增给薪资，优加待遇，但不承认警察联合会及收用已〈已〉革除的警察。英国的属地澳洲，坎拿大[2]，苏彝士，皆有罢工风潮。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六月五日，苏彝士〈士〉运河工人罢工，局势狠恶。六月九日，澳洲航务罢工，势头狠烈，各项工业，都受窒碍。十□日，风潮仍严重，他业工人，因此赋闲的逐日增多。

美国　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员罢工没成。

意国　六月十三日，意大利斯贝齐亚地方，因粮食昂贵，发生暴动，捣毁商店。十四日，热那亚工界示威，被捕者数百人。银行商店闭门，电车不走。杜林工人此日多停工，纪念德国斯巴达团领袖卢生堡[3]氏。米兰工人罢工，抗议热那亚与斯贝齐亚当道的行动。

---

[1]　浓米汤，湖南方言，意即好话，奉承话。

[2]　坎拿大，今译加拿大。

[3]　卢生堡，今译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柏林一月战斗中，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同被德国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

德国　六月十三日，大柏林公民会议开秘密会，议决罢工。各职业及军界中人，均赞助停止各项实业工作的计划。有人料此举将促成国内战争，中等社会将得政权。

匈国　五月三十一日，匈京饥饿的工人，发生暴动。红旗军奉共产政府命令到各工厂制乱。匈京几无粮食。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返校时的留影。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

（1919年7月14日）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薪〈新〉世界被捕。被捕的原同〈因〉，据警厅方面的布告，系因这日晚上，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密探拘去。到警厅诘问，方知是陈氏。今录中美通信社所述什么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于下——

一、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2]职，并即逐驱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总司令。

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

---

[1]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陈被捕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声援营救。同年9月，北京政府被迫将其释放。

[2]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北洋皖系军阀。1919年6月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7月被免职。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19年初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6月被免职。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16年任驻日公使，1919年6月被免职。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919年初任北京政府币制局总裁，6月被免职。王怀庆（1866—?），字懋宣，直隶宁普（今属河北）人。时任北京政府步军统领。

五、促进南北和议[1]。

六、人民有绝屙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

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上文是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我们看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处。政府将陈氏捉了，各报所载，很受虐待。北京学生全体有一个公函呈到警厅，请求释放。下面是公函的原文——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二要点于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想之步。现今各种问题，已〈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北京学生又有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忽于真日[2]被逮，住宅亦被抄查，群情无任惶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

[1] 北洋军阀与南方军阀为争权夺利进行几年混战之后，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会议和。不久，爆发直皖战争和粤桂战争，南北议和无形消失。

[2] 真，韵目代日，指每月的11日。

上海工业协会也有请求释放陈氏的电。有“以北京学潮，迁怒陈氏一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的话。政府尚末〈未〉昏愦到全不知外间大势，可料不久就会放出。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章行严[1]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2]，要他转达警厅，立予释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3]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

---

[1] 章行严，即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华兴会成员，曾任《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为南方代表之一，后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时，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京。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病逝。

[2] 王克敏（1873—1945），字叔鲁，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清末任留日学生监督。时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

[3] 龚心湛（1871—?），字仙舟，安徽合肥人。历任驻美、日、秘鲁、英、法、意、比各国公使馆随员，后任安徽省财政厅长、财政次长等职。1918年任安徽省省长。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代国务总理。

倡新思潮『想』，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纲〈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萦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姿挺〈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　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

（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鲁森堡[1]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 鲁森堡，今译卢森堡。

强叫化[1]

（1919年7月14日）

前月的初间，日本米价顶贵时候，每石超四十元。日当局有狠〈狼〉狈之状。报纸证言粮食的危机巳〈已〉迫。可怜的日本！你肠将饥断，还要向施主逞强。天下那有强叫化能得多施的理。

[1]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世界杂评”和“湘江杂评”栏内共发表25篇杂文，其中22篇署名泽东（此系首篇），两篇署名子暲（即萧三）。还有一篇《好计策》，未署名，夹排在署名泽东的22篇中间，很可能是毛泽东撰写的。

研究过激党

（1919年7月14日）

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1]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已〈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2]，过激党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已〈已〉没得走处了！

[1] 高丽，即朝鲜。

[2] 一光眼，湖南方言，即睁眼一看，快速之意。

实行封锁

（1919年7月14日）

前月巴黎高等经济会议议决，实行封锁匈牙利悻说要直到匈政府宣言愿遵从民意时为止。这要分两层观察，一、协约国看错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二、实行封锁，适足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吾恐怕协约国也会要卷入这个旋窝〈涡〉。果然，则这实行封锁，真是“切〈功〉莫大焉”了。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

（1919年7月14日）

德国复文和会，要求德国陆军减少之后，协约国也须同减。这话谁人敢说错了？协约国满嘴的平等正义，我们且看协约国以后的军备如何？就可求个证明。

阿富汗执戈而起

（1919年7月14日）

一个狠小的阿富汗，同一个狠大的海上王英国开战，其中必有重大原因。但据英国一方面的电传，是靠不住的。土〈土〉耳其要被一些虎狼分吞了。印度舍死助英，赚得一个红巾照烂给人出丑的议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没得允许。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1]。阿富汗是个回教国，狐死兔悲，那得不执戈而起？

[1] 原文如此，疑有误漏。

来因共和国[1]是丑国

（1919年7月14日）

协约国要化来因流域为自己挡敌的长城，必先使之脱离德国的关系，别成一国。听说巳〈已〉在威萨登设立临时政府，一位道登博士做总统。这位道登博士不知果然高兴到甚么样？金人立了刘豫[2]，契丹立了石敬塘〈瑭〉[3]，我们中国也曾有几个这样的国呢。

---

[1] 来因共和国，即莱茵共和国，成立于1919年6月1日。位于莱茵河东岸，原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达到称霸欧洲大陆的目的，极力鼓动和支持成立莱茵共和国，几个月后，莱茵共和国即归于失败。

[2] 刘豫（1073—1146），宋景州阜城（今属河北省）人，北宋末年历任河北提刑等职。金兵南下时，弃职潜逃，并杀抗金将领降金。1130年，受金册封为“齐帝”，国号“大齐”，实为傀儡政权，多次配合金兵攻打南宋。

[3] 石敬瑭（892—942），五代沙陀人。五代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公元936年，勾结契丹贵族灭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国号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年献帛三十万匹，并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好个民族自决

（1919年7月14日）

波兰截克[1]复国，都所以制德国的死命，协约国尽力援助之，称之为“民族自决”。亚剌伯[2]有分裂土耳其的好处，故许他半自立。犹太欲在巴力斯坦[3]复国，因为于协约国没大关系，故不能成功。西伯利亚政府[4]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朝鲜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真〉是不要脸！

---

[1] 截克，今译捷克。

[2] 亚剌伯，今译阿拉伯。

[3] 巴力斯坦，今译巴勒斯坦。

[4] 西伯利亚政府，指1918年2月9日在俄国托姆斯克所建立的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政府。1919年12月，随着高尔察克的军队完全被苏联红军粉碎而瓦解。

可怜的威尔逊

（1919年7月14日）

威尔逊在巴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1]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秀〈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2]的意见”。我看了“卒已〈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

[1] 路易乔治，今译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是巴黎和会的主要操纵者之一。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政治家。历任驻意、奥公使，又先后任文部大臣、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1919年作为日本全权副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欧兰杜，今译奥兰多（1860—1952），1917年起任意大利政府首相兼内政大臣。1919年率领意大利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因未能满足本国要求而被迫辞职。

[2] 国际同盟，即国际联盟。

炸弹暴举

（1919年7月14日）

人人知道狠文明狠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巳〈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欠〈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何如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不许实业专制

（1919年7月14日）

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1]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剌斯[2]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

[1] 美国工党，指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是美国全国性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戈泊斯，今译龚帕斯（1850—1924），美国工会的右翼领导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参与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1886年起任该会终身主席。提倡阶级合作，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止罢工，拥护战争。

[2] 托剌斯，今译托拉斯，指由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联合组成的大垄断企业。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的第一个托拉斯。此后，托拉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迅速发展。

割地赔偿不两全

（1919年7月14日）

德国答复协约国，说，如失去西里细亚及萨尔煤矿，则无力履行赔偿。我料协约国听了一定狠烦脑〈恼〉。何以故？地可割，赔偿也可得，最为两全。据德国的说，两样便成了反比例，如之何不烦脑〈恼〉？虽然，奉劝协约国的衮衮诸公，天下那有两全的好事！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

（1919年7月14日）

奥总代表任纳[1]博士答复和会，说，“奥国今巳〈已〉坐食其较前大减之资本，若再加以摧残，必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蠢哉任纳博士！你还不知道协约国一年以来之真目的，系专为造成社会党流血之地吗？

[1] 任纳，今译伦纳或雪纳（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时，主张奥地利加入国际联盟，在外交事务中保守中立。

彭斯坦

（1919年7月14日）

德博士彭斯坦[1]演说曰，“媾和条件，乃野蛮战争的结果，德国最宜负责。和约条件十九为必要的”。我们固然反对协约国的强迫和约，但博士这话，系专对野蛮战争而发，听了倒狠爽快。

[1] 彭斯坦，今译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各国没有明伦堂

（1919年7月14日）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折〈拆〉毁明伦堂[1]，动了肝火，打电给岑伍[2]，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

[1] 明伦堂，我国旧时各地孔庙的大殿名称。

[2] 岑，指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北京政府官员，时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伍，指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时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并兼外长和财长。

什么是民国所宜?

（1919年7月14日）

康[1]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1] 康，指康有为。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 1 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7 号兴力工业中心 5 楼 09 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 16 开

页　　面：544 面

版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 1 日　第一次印刷

　　2013 年 11 月 1 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 套

全集字数：2015 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 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